吕梁英雄传

马烽 西戎 著

中国当代
长篇小说藏本
ZHONG GUO DANG DAI
CHANG PIAN XIAO SHUO
CANG BEN



马烽（1922—2004），原名马书铭，山西孝义人。历任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合作）；短篇小说《结婚》《一架弹花机》《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结婚现场会》《葫芦沟今昔》等；传记《刘胡兰传》等。

西戎，原名席诚正。山西蒲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艺和部队艺术学校。1949年后历任《川西文艺》主编，山西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主席、名誉主席。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合作）等。

《吕梁英雄传》，1952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

吕梁英雄传

马 烽 西 戎



封面设计：高　燕

吕梁英雄传

中国当代
长篇小说藏本
ZHONG GUO DANG DAI
CHANG PIAN XIAO SHUO
CANG BEN

马烽 西戎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7 重印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
ISBN 7—02—004893—5

I. 吕… II. ①马…②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671 号

责任编辑：姚淑芝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印制：周小滨

吕梁英雄传
Lü Liang Ying Xiong Zhuan
马烽 西戎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8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5　插页 3
195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57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
2005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15001—20000
ISBN 7—02—004893—5
定价　18.00 元

出 版 说 明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为了较完整地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

一、丛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

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超出了这一时段。

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

四、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 年 12 月

目　次

起头的话……1

第一回　日本鬼兴兵作乱　康家寨全村遭劫……1

第二回　康顺风勾结敌伪　桦林霸施展阴谋……5

第三回　变花样活动维持　逞奸计敲诈钱财……9

第四回　维持会逼粮要款　刘二则含愤丧生……16

第五回　邻居义葬屈死人　石柱黑夜谈抗日……20

第六回　老马组织暗民兵　石柱定计打洋狗……24

第七回　抗交粮麦里掺砂　打暗号老武接头……29

第八回　卖货买货宣传抗日　将计就计合法斗争……32

第九回　地头蛇仗势抢亲　松树林恶霸毙命……37

第十回　亲亲热热讲身世　欢欢喜喜认恩人……41

第十一回　假书记通风报讯　真汉奸脑袋搬家……45

第十二回　查户口老武遇险　巧掩护大婶立功……49

第十三回　参加“自卫团”以真冒假　处死谍报员把假当真……53

第十四回 敌人准备砍木料 老武夜谈保桦林……56
第十五回 周毛旦奋起杀倭寇 康顺风贪功动五刑……59
第十六回 孟二愣带伤上火线 武工队大战石崖湾……64
第十七回 热烈招待子弟兵 愤怒砸烂维持会……67
第十八回 全村人扬眉吐气 伪人员押送政府……71
第十九回 保家乡青年报名 建组织民兵开会……77
第二十回 老武半夜得急信 石柱动员砍树人……82
第二十一回 三村民兵放警戒 五百群众砍桦林……86
第二十二回 过大年民兵放班哨 送酒肉特务设机关……90
第二十三回 日本鬼杀人如割草 张老汉诱敌跳绝崖……94
第二十四回 魔王头祭奠烈士 新政府救济难胞……98
第二十五回 父亲骗女儿恩绝义断 岳丈害女婿狗肺狼心……102
第二十六回 石柱中毒遇医生 有红睡觉走汉奸……106
第二十七回 牛尾梁上捎情报 关帝庙内夺耕牛……110
第二十八回 说假话骗出真情 装敌人抓回特务……114
第二十九回 民兵积极学地雷 全村变工闹生产……117
第三十回 保护春耕闹爆炸 诱敌上钩踏地雷……122

第三十一回	阅读报纸学习经验 打通思想爆炸展开	127
第三十二回	美人计有富上钩 破暗号三村误会	132
第三十三回	大意炸伤自己人 赌气临敌不上阵	137
第三十四回	民兵打仗救羊群 顺风奸顽假坦白	141
第三十五回	特务奸计布罗网 民兵被困老虎山	145
第三十六回	二勇士血染阵地 三民兵舍命跳崖	149
第三十七回	受煽惑家属哭闹 探情况混进据点	152
第三十八回	李有红虎穴遇故友 康明理牢笼思同伴	156
第三十九回	千刑不改英雄色 万苦难移壮士心	160
第 四 十 回	定巧计刑场救危急 破猜疑监牢谈越狱	164
第四十一回	智勇发展暗民兵 奇谋营救众伙伴	168
第四十二回	康有富感动坦白 桦林霸畏罪潜逃	173
第四十三回	康顺风当场被扣 桦林霸中途就擒	177
第四十四回	人民群众大会伸冤 汉奸恶霸当场伏法	183
第四十五回	指导员当众作检讨 大汉奸财产被没收	188
第四十六回	开会检讨得教训 反省纠正坏作风	193
第四十七回	自选对象树立新风尚 新式结婚打破旧传统	198

第四十八回　赵得胜单身救民夫　康家寨大摆地雷阵……203
第四十九回　地雷声震天动地　日伪军粉身碎骨……209
第 五 十 回　暗民兵送出情报　钻地道去抓汉奸……213
第五十一回　抓汉奸汉奸漏网　炸汽车汽车翻身……218
第五十二回　敌据点民兵喊话　武得民舌战伪军……223
第五十三回　集思广益订计划　乔装改扮抓伪军……226
第五十四回　众伪军纷起诉苦　邱得世逃跑丧命……231
第五十五回　出火坑投明弃暗　听讲话悔恨交加……235
第五十六回　“扫荡”敌被歼殆尽　康有富发奋立功……239
第五十七回　借尸首狠心敲诈　受欺侮无处伸冤……243
第五十八回　暗民兵开会谈玉贵　散传单公所遇秀成……248
第五十九回　吃败仗吹嘘胜利　看传单揭破阴谋……252
第 六 十 回　拉关系定出捉鳖计　巧安排暗中布罗网……256
第六十一回　入虎穴活捉日寇　得胜利未打一枪……262
第六十二回　敌人胆寒假增援　百姓悲愤度除夕……267
第六十三回　辞旧岁民兵大闹据点　迎新春群众慰问抗属……271
第六十四回　伪军官兵起矛盾　“曲线救国”当汉奸……276

第六十五回 图报复敌寇吃败仗 防反正汉奸耍阴谋……280
第六十六回 月黑夜解救伪军出苦海 清明节公祭烈士倍思亲……286
第六十七回 暗民兵机智捉密谍 红黑账警告伪人员……292
第六十八回 催粮款激起众人忿 拉闲话组织大搬家……296
第六十九回 退租地泄露搬家事 巧说道遮掩不透风……300
第 七 十 回 破坏围墙打通出路 挖敌耳目奸伪落网……304
第七十一回 积极协助大搬家 热情招待移来户……309
第七十二回 村子空荡荡逼上碉堡 山岗冷清清困守炮台……313
第七十三回 详细讨论准备战斗 具体组织围困据点……317
第七十四回 战斗队进驻汉家山 日伪军抢水遭痛炸……321
第七十五回 工事内观察挖地道 碉堡中敌人受煎熬……326
第七十六回 争水喝敌伪起矛盾 施毒手日寇大屠杀……330
第七十七回 费心机发明自发雷 受挫折讨论改河道……335
第七十八回 大爆炸碉堡飞上天 紧围困敌伪坐禁闭……340
第七十九回 宣传争取伪军瓦解 合力围困敌人窜逃……344
第 八 十 回 汉家山解放庆祝胜利 新政府号召民兵参军……348

后　　记……354

起头的话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向我国进攻。由于国民党政府一贯对日屈服，订下许多卖国条约，专一压迫屠杀人民，对日本的进攻毫没作抵抗的准备，因而不到三个月光景，便被日寇冲进长城，顺着平绥铁路、同蒲铁路打进了绥远、山西。那时好几十万晋绥军，只是乱招架了一阵，便望风而逃；那些政府官员、将军、太太，带上平时刮地皮刮下的金银珠宝、法币现洋，坐上火车、汽车，争先恐后地逃到西安、重庆等大后方去了。这下敌人更是凶焰万丈，到处杀人放火，如入无人之境。山西、绥远大部地区沦陷敌手，千百万同胞在敌人铁蹄下呻吟。

幸亏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赴敌后坚持抗战，内中有一位贺龙将军，率领一二〇师，浩浩荡荡开到晋西北来。那时正是数九隆冬，北风凛冽，雪花纷飞。一二〇师的健儿们，在冰天雪地中和敌人苦战，给疯狂的日寇以迎头痛击。一九三八年春天，接连收复了宁武、五寨、神池、岢岚、偏关、河曲、保德七县，并深入到绥远敌后，建立起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〇年春天，晋绥人民、各抗日团体、抗日军队，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民主政权。从此以后，军民更加同心协力对敌斗争，不顾流血牺牲，到处攻打敌寇。解放了二十多座县城，粉碎了敌人无数次“扫荡”，坚持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巩固扩大了晋绥解放区。

晋绥解放区人民，在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许多热血男儿都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在家的就参加了民兵。民兵们平时在家

生产，抽空练兵习武；一到战时便拿起步枪、火枪、地雷、手榴弹和敌人战斗，保护群众，日夜打击敌人，并且配合主力军作战。尤其是执行了毛主席提出的“挤敌人”的方针以来，军民创造了明的、暗的、软的、硬的各种战法，组织了“变工爆炸”，实行了“劳武结合”，粉碎了敌人的“蚕食政策”、“怀柔政策”、“三光政策”，以及数次“强化治安”，挤得敌人统治区日益缩小，由面变成线，由线变成孤立的据点。把晋绥解放区保卫得铜墙铁壁一般。

在这八年的斗争当中，人民用血泪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涌现出无数民兵英雄。一九四四年晋绥边区群英大会上，单说出色的民兵英雄，就有一百二十四位。这些人物当中，有的是爆炸大王；有的是神枪能手；有的是破击英雄；有的是锄奸模范；有的是智勇双全的领导人；有的是天才卓越的指挥员……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本领。真是花开万朵，朵朵鲜红。像许多民兵英雄，英勇斗争惊天动地的战迹；像围困蒲阁寨、围困娄烦、围困三交、围困岔口等史无前例的模范战斗，要一一介绍出来，恐怕三年五载也说不完。如今只写一个故事，虽然仅是一个小村子里的事情，但也可以看出晋绥解放区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艰苦斗争的轮廓。这些闲言淡语，只当作一段开台锣鼓吧！

第　一　回

日本鬼兴兵作乱　康家寨全村遭劫

吕梁山的一条支脉，向东伸展，离同蒲铁路百十来里的地方，有一座桦林山。山上到处是高大的桦树林，中间也夹杂着松、柏、榆、槐、山桃、野杏；山猪、豹子、獐子、野羊时常出没。山上出产煤炭和各种药材，山中有常年不断的流水，土地肥美，出产丰富，真是一个好地方。

山下有个大村子，名叫康家寨。东南七里是桃花庄，东北六里是望春崖。三个村正好成了一个鼎脚。从康家寨顺沟往西走十里地，翻一架山过去是靠山堡村，顺沟往东走十里翻一条梁过去，是一个小集市，村名叫汉家山。汉家山再往东二十里就是水峪镇了。

康家寨全村有百十来户人家。村中有一家土老财，名叫康锡雪，年纪五十上下，长的圆头圆脑，脑门心秃得光溜光，酒糟红鼻子，三绺黄胡须，不管冬天夏天，经常戴一顶徽绒瓜皮帽。他有两个儿子，大儿佳玉，在晋绥军里当副官，敌人打来的那年，随着晋绥军逃到陕西去了；二儿佳碧，二十来岁，在家游手好闲，横草不拿，竖草不拈，每天起来嫖破鞋串媳妇，赌博抽洋烟，那颗脑袋瘦的像个干萝卜一样，没有一点血色，外号人叫“康家败”。

康锡雪在旧政权统治的时候，衙门里当过师爷，当过村长。家有土地四百多垧，开着几座炭窑。村里人大半都是他的佃户。这人满肚子阴谋诡计，横行霸道。仗着有钱有势，与衙门里有来往，硬把桦林山这座天生天化的东西，霸成他自己的家产。谁要上山砍一背柴，刨一点药，都要给他纳捐上税，因此外号人叫“桦林霸”。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进攻，战争爆发。康家寨是偏僻村庄，老百姓没见过大的世面，也不懂是怎么一回事情，只是想到事情不妙，又要遭“兵灾”了。特务和一些巫婆神官到处造谣说：“这是劫数，在劫的难逃，‘推背图’上注定的，要大乱三年，有星宿下凡啦!”

不久，太原失守了。晋中平川里的大城市都失守了。接着溃军蹿了下来，康家寨一天要过几十伙，有穿灰军装的，有穿草绿军装的，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歪戴着帽子，倒背着枪，南腔北调，各种口音。真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些“老总”们，有的骑骡压马，有的牵驴拉牛，牲口上拴捆着花红柳绿的包袱。一到了村里，见门就进，见人就捉。手里提着皮带，一开口“妈的×”，一伸手几皮带。要白洋，要大烟，要酒肉，要女人……不给吊起拷打……。一连过了两个月的溃军。不久，顺屁股日本兵也追到山上来了，把个康家寨闹得乌烟瘴气。直到八路军贺龙将军领导的一二〇师开来晋西北，打走日本鬼子，一九四〇年春天又建立起抗日新政权，人心才慢慢安定下来。新政权为了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使家家有活路，人人有饭吃，好发挥出一切力量齐心抗日，保卫家乡。

康家寨是边沿地区，离敌人的据点有四五十里。全村佃户穷人在农会领导下，向桦林霸进行了减租斗争。穷人们减了租，抽了受剥削的欠债契约，陈皮烂账打扫得一清二楚，家家光景慢慢过好起来了。村里的抗日自卫队也发展起来了。

一九四二年春天敌人实行“蚕食政策”，一步一步向解放区蚕食。正月底，敌人三路“扫荡”晋绥边区的心脏地区——兴县。八路军为着集中兵力反“扫荡”，边沿地区放松了一点，敌人乘机便占了离康家寨三十里的水峪镇。消息传到康家寨，闹得人心惶惶，日夜不安。村干部商量了一下，每天派两个自卫队员，出去探听消息。连着探了两三天，回来都说没有动静，敌人只是在水峪镇修炮

台，连村都不出。村里人这才安下心来。当时虽然马区长在据点附近各村，跑来跑去，动员大家空室清野，站岗放哨，严防敌人，可是康家寨群众听说敌人连村都不出，都满不在意地说：“敌人就是占大城镇哩，咱这山沟小村，保险不来。”村中干部也没积极推动。后来又因惊蛰已过，家家都忙着上地劳动，也好像忘记水峪镇有敌人了，连个哨也不放。到二月间敌人又占了汉家山，人们才着了急。

一天清早，天刚朦胧亮，这村农会干事张勤孝，提着粪筐拾粪。一出村口，见沟里进来一股穿黄衣服的队伍，他心中一跳，扔下粪筐便往回跑。一边跑一边喊道：“敌人来了！快跑吧！”接着就听见村外响起了枪声。这下村中大乱了，狗乱咬，妇女娃娃哭喊成一片，人们满街乱跑，有穿着裤子没穿上袄子的，有光身子披了一床被子的，老婆找不见丈夫，娃娃找不上妈妈，乱纷纷的往村西奔跑。

桦林霸康锡雪，本来全村数他家起得迟，只因昨晚多吃了些猪肉，天不明就起来跑肚。刚蹲在茅房里，忽听见外边打枪，街上乱喊敌人来了，吓得没有屙完，连忙拉起裤子，一溜烟跑到草房里，取出埋藏了的文契盒子，抱上就往外跑。混在逃难的人群中间，一气跑到山上，这才坐下来喘了一口气。低头一看，鞋子不知在什么时候跑掉了，脚底划破了一绽，脚板上糊满了鲜血与泥土，疼的像碎刀乱割。往山下村里一看，才想起家里人还都睡着，心想再回去叫吧，敌人已进了村子，只好心里干着急。

逃出来的人，整整在山上饿了一天，眼巴巴的等到半下午，忽然见村子上空冲起一片黑烟，高处的几间房子，吐着红红的火舌。料想是敌人放火后走了，男子汉们这才赶忙跑回来救火。

村里叫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村口柳树跟前杀死一个青年，浑身是刺刀穿下的窟窿。柳树上倒吊着两个年轻妇女，赤条条的一丝不挂；一个把奶头割掉了，一个肚子破开一绽，肠子流了出来，鲜血一点一点滴在地上，染红了周围一片刚发芽的绿草。路过

的人，不由得要涌出两眼热泪，低着头走了过去，不忍心看这个凄惨的景象。村子里十几间房子冒着红红的大火，满街是半截的死牛死猪，到处是污秽的血腥。家家的锅盆瓦瓮打碎了好多，粮食衣服扔下一地，粘着鸡毛和黑血……。

张勤孝是第一个回到村里的，刚走到街西头，就见村里一拐一拐走出个老汉来，浑身是土，脸上糊着污血。张勤孝细细一看，见是张忠老汉，忙问道："日本人走啦？村里怎样？"张老汉点了点头，收住泪点说："村主任康顺风，村代表辛在汉，都叫抓走了，共抓去七个。"说着把张勤孝引到了丁字路口康家祠堂旁边场里，指着个地窖口说："都死了，死光了……"说完趴在地上大哭起来。

原来敌人进村时，村里没跑脱的人到处藏躲，张忠老汉领着他三小子，还想往村外跑，不料刚到康家祠堂跟前，迎面就碰上十几个端刺刀的敌人，张老汉急了，抱着三小子一下跳进了这个地窖里。原先里边已经有四五个妇女小孩子。他们刚爬进洞里，就听见敌人在地窖口上吼叫。大家挤到里边吓的连气也不敢吭。过了一阵，上边扔下五六个手榴弹来，"轰隆隆隆"响的震天震地，洞顶上土块纷纷坠落，人哭喊着，挤成一团。张老汉只觉耳朵"嗡"的一声便昏迷过去了。等他醒来时，觉得身上重甸甸的，两手撑住地用力一扛，坐了起来，原是他三小子压在他身上了。借着窖口上透下来的亮光看时，人们都横七竖八的躺着。张老汉一个一个推了一遍，连动也不动，又用手摸胸口时都是冰凉，黏糊糊摸下两手血，知道是都炸死了。他抱着三小子，连哭也不敢哭，伤心的眼泪往肚里流。等了有两个时辰，听见外边静悄悄的，才爬了出来。正要回家去看看，忽听隔壁祠堂院里，有敌人"唔哩哇啦"说话，张老汉忙又藏到场旁边的一堆草里。这时太阳已经偏西了，张老汉从草堆缝里向外偷看，见村子里起了火，又听见敌人吹号，百十来个敌人都集合到了这个场里。有枪上挑鸡的，有手里提着包袱的，五六条牛驴身上驮着重甸甸的东西，又见旁边一串溜捆着康顺风等七个人。

一个日军军官站到土台上讲了几句话，队伍便起身走了。张老汉又等了有半炷香工夫，才从草堆里钻出来。

张勤孝听张老汉哭着讲完事情的经过，便拉起来道："张大叔，光哭能顶什么用？仇恨记在心里，等着以后报仇。快先回去救火吧！"这时，逃出去的人们，陆续回来了。张勤孝也顾不得张老汉，赶忙领上众人，分头去救火。

桦林霸康锡雪是最后回来的。一进家门，见家里院里，乱七八糟，花瓶、自鸣钟、玻璃窗子都打碎了，红油箱柜大开，盖子扔在一旁；油坛子酱罐子也搬倒了，红的黑的流下一地。幸好房子还没烧。只见长工康有富在收拾院里的东西，他老婆哭的两眼像灯盏一样，两个媳妇躺在炕上哼哼。老婆见他进来，照脸吐了一口浓痰，拿指头狠狠指了一下他那光溜光的脑门心，又哭又骂道："你这老不死的东西，只顾你跑了，丢下全家受难，两个媳妇都叫糟蹋了，佳碧也叫抓去啦！……"康锡雪最怕老婆，平日老婆无缘无故骂，都不敢回嘴，今天更是连气也不敢吭了，又听见说儿子被拉去了，气得两眼一瞪，倒在椅子上，只呜呜的干嚎。老婆哭了又骂，骂了又哭，全家人一直哭到半夜。到鸡叫时分，听见街门吱的一响，闪进一个人来。

第　二　回

康顺风勾结敌伪　桦林霸施展阴谋

进来的那人，约有三十几岁，矮个子，小眼睛，尖嘴巴，头上戴顶毡壳帽，穿一身黑棉袄、裤，外面披一件没面子半旧羊皮袄。桦林霸全家一见，又惊又喜，忙问道："啊哟！你不是叫敌人捉去了么？怎能跑回来的？佳碧回来了没有？"那人一屁股坐到炕沿上，

缓了口气说："从汉家山回来的，佳碧还在汉家山。放心吧，人家招待的挺好，一点制也没受。"

原来这人就是本村的村主任康顺风，和桦林霸是远房叔伯兄弟。以前是个"牙行"，在旧政权手里当过闾长，性情狡猾，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做事情都是看风转舵。新政权建立后，他表面上很积极，又被村里选成主任代表。这次敌人来没有跑脱，叫抓住打了个败兴，吓得叩头作揖求饶，任他一张快嘴，"爷爷""大人"的叫了一路，敌人连睬也没睬，一直捆绑到汉家山。路上他想：这回可不得活了。哪知一到汉家山据点，迎头碰到他表兄王怀当。他的肉团子脸，比以前更胖了，满脸的络腮胡子，刮得像珐琅皮一样。戴一顶灰礼帽，穿一套鼠灰色西装，脚上穿一对半旧皮鞋，跟着一个戴眼镜的日本人走了过来。

康顺风一见他这身打扮，猜想一定是在日本人手下当了官，马上哭哭啼啼，求他给想点办法。这王怀当在旧政权时，是汉家山村公所的村长。敌人打来的那年，便逃到了晋西南。一九三九年冬天，日阎临汾会议以后，他奉上级的命令到太原投敌。这次随敌人又来到汉家山，当了伪联合村公所的村长，在日本人面前是数一数二的腿子。只要他说一句话，要谁死谁就得死。外号叫"二日本"。

王怀当一见捆来的是他表弟，拍着胸脯说："老弟，不要担惊受怕，一切包在我身上，慢说这点小事，就是天塌了，一手也能撑起来！"回头又和那个戴眼镜的日本人咕噜了几句，当下就把康顺风的绳子解开，引到独眼窝翻译官房里。

这房子的摆设很阔气：靠窗放一张红漆八仙桌，上面摆着一架座钟和许多纸墨笔砚，桌两旁有两张大红椅子，墙上挂着红红花花的地图、相片。康顺风坐在椅子上，便有个穿黑西装的日本人，走过来招呼他抽烟喝茶。原来这就是日本人翻译官，真名叫松山太郎，平型关作战时，打瞎了一只眼睛，这里老百姓便叫他"独眼窝翻译官"。独眼窝翻译官装着很和气的神气同康顺风谈话，问他村里

的情形：有没有八路军，哪些人是干部，过去哪家是财主……。康顺风原想不能活了，谁知来到这里就当客人待承。康顺风素来就投机取巧，今天受了日本人这份热情招待，乐得恨不得怎样孝敬一番。当下就把村里的实在情形，一五一十地讲了个一清二楚。

独眼窝翻译官听了，笑眯眯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把他引到另一个房子里去见日本小队长。

过了两个多钟头，康顺风揩着满嘴的油，又跟着独眼窝翻译官从日本小队长房里出来，满头的汗，脸上红光红光的，手里捏着崭新一叠钞票，一边往口袋里装，一边又来到独眼窝翻译官房子里。这时王怀当也吃了饭来了，三个人又抽烟喝茶说笑了一阵，到夜里十点多钟，康顺风起身要走，独眼窝翻译官和他表兄对他说："你回去把话和康锡雪说知，只要他能答应维持，帮皇军的忙，保证放他儿子回去!"

康顺风把到了据点的前后情形，大概的对桦林霸讲了一遍。随手又从身上摸出一封信递过去说："这是日本人捎给你的。"桦林霸接过信拆开，凑在灯下看。只见他摸着光溜光的脑门心，又像高兴，又像生气，急得他老婆连忙问："信上说的是些什么？"康顺风抢着说："皇军觉得今天糟害了你家，很对不起，赔罪啦。还说锡雪哥有名望有学问，希望给皇军做点事，出头维持这个局面。"老婆说："写着佳碧能放回来不能？"康顺风说："急什么？在那边住几天吧，他比别人好得多，别人在冷房子里关着，他却是当客人待哩!"

桦林霸把信看完了，两手捏着信纸发呆。半天才发愁地说："唉！这事叫我进退两难，日本人把我家欺侮成这样，我再来替他做事，落下个汉奸骂名，这这……唉!"康顺风说："是呵！我当初也是这样的想，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如今只好打了盆说盆，打了罐说罐，维持了不但性命钱财不受害，还可捞一把哩！再说刀把子握在人家手里，不维持佳碧能飞回来？！唔！咱们以前都是阎督军手下干了事的人，阎督军说过：宁亡于日，不亡于共。人家那么大的人

物，都和日本的司令官在临汾照了相，说和日本人合作剿共，可见这天下是皇军的了!”桦林霸低下头，两手摸着光溜光的脑门心，一句话也不说，心中翻来覆去的想道:“维持了？八路军抓住就当汉奸办；不维持？这些财产就保不住了……”正在委决不下，康顺风又从怀中掏出一叠花花绿绿的伪钞来，放在桌子上说:“这是皇军赔偿你家损失的，以后维持的好，每月还有一百二十元的薪水哩!”

桦林霸老婆是有名的财迷鬼，外号人叫“小算盘”。一个麻钱看的磨盘大，和人共事总是想占便宜。比如在街上买菜，为了多要一苗葱一头蒜，常和小贩争吵得脸红脖子粗，要是那个卖东西的不留神，她便会把秤锤或别的小东西偷过来。“小算盘”看见那一叠崭新的钞票，心中欢喜，不由的顺手拿过来一五一十的点。数点了两三遍也没数清，还是康顺风告她说共三百元，这才放了手，眉开眼笑地说:“这可是宗大进项，好生意嘛！这年月！一月一百二，一年就是……”扳着指头算了半天也没算清，还是康顺风告她说：一年是一千四百四，这才放了心。又扭过头来，把桦林霸光溜光的脑门心点了一指头，恨恨地说:“把你个老糊涂虫，这样的好差事，一年就一千多哩!”

桦林霸没答理。寻思了半天，忽然站起来说:“村里人要反对该怎办呢？”康顺风说:“唉，这荒乱年头，人都是盼保住命就对了，谁还管那么远的事呢？就是怕那几个干部……”桦林霸用拳头在桌上捣了一下说:“上有好者，下必有效者。既然阎司令长官都和日本人合作，维持就维持吧！这几年没权没势，尽受穷人的气。趁这机会倒可把这些人教训一下。以后送情报，送给养，反正也出不到咱头上。你说那几个干部，哼哼!”桦林霸冷笑了两声继续说:“你数数，农会张勤孝虽然工作积极，是个老实疙瘩，拐的卖了他，还要跟上点钱哩；代表辛在汉又给抓去了，只要在皇军面前说句话，永远也休想放他回来。剩下自卫队分队长雷石柱一个人，就让他浑身是铁，也打不成几个钉子呀？再说他病的爬也爬不起来，将

来随咱们还好，不随就想法干了他。村里的事还不是由咱们办？至于其他老百姓更不算事。”说着凑在康顺风耳朵上，咕噜了好半天，康顺风高兴地拍手说：“哈哈！还是老兄肚子里文章多，就照这样办！”“小算盘”在一旁听着，也高兴的了不得。

说话之间，外面鸡叫了。桦林霸这才想起一天一夜还没吃饭，忙叫老婆给炒了一碟鸡蛋，热了一壶酒，做了些面，让康顺风也一块吃。康顺风说：“我在皇军那里已吃过了，还是大米罐头哩！”接着他俩又谈了些维持的事，康顺风说日本人马上让送二百块白洋去，桦林霸点头答应。吃完了饭，桦林霸随手研墨蘸笔，铺开一张大纸，在上面写了一片字交给康顺风，康顺风接过来，又向“小算盘”要了点糨糊，便匆匆出去了。

第 三 回
变花样活动维持　逞奸计敲诈钱财

康顺风从桦林霸家中出来，天还没大亮。他摸到村西头井跟前，看看四下无人，急急忙忙把那张字纸贴在墙上，一溜烟跑回家中。他老婆还在等着他，见他进来，忙问：“锡雪哥答应啦？”他嗯了一声，倒头便睡了。

清早，农会干事张勤孝就全村跑着调查损失。当他走到村西头井跟前时，见村里十几个人，围着看墙上贴的告示。张勤孝挤进去看时，上面写着：

> 大日本皇军告示康家寨全体村民知晓：皇军威震四海，万民归顺。限三天火速维持，可保全村安全。如迟迟不理，皇军一怒，发去大兵，先杀村中干部，后洗全村，房屋烧尽，鸡犬不留。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何去何从，

速速决断，特此布告。

看的人们在纷纷议论：富农李德泰，噙着烟袋，好像自言自语的低声说："维持了就平安啦，反正谁家坐了天下，也是一样纳粮。"揽工汉刘二则看了他一眼说："一样？一样就是两样，财主们能出起负担，咱穷人出不起呵！"另一个老汉说："要不维持，来了就是杀，黄土埋到脖子上的人啦，临死再挨一刀子？！"几个年轻人齐声反对道："人又不是个泥胎，他来了还不会跑？腿又没借给别人。"有几个人便拉着张勤孝问该怎么办？张勤孝说了声："这是敌人的阴谋！"便把那张布告揭下来，折好藏在袖子里，又跑到后街里调查了几家。他听人们说，康顺风回来了，便一气跑到康顺风家里。推门进去，见康顺风还在炕上"呼呼"睡着，他女人正在地下做饭；张勤孝推了康顺风一把，康顺风翻了个身又睡着了，搬住头摇了半天，康顺风才醒来，一看见张勤孝，忙起来穿上衣服。张勤孝问他："你昨天怎么回来的？村里那几个人怎么没回来？"康顺风不由得脸上一红，吞吞吐吐地说："哦！哦！我在汉家山找保出来的，村里那几个人呀？唉！说不清。"张勤孝也没再追问，从袖子里掏出那张纸来铺在炕上说："你看！敌人威胁要我们维持啦！这大概是昨天临走贴下的，我今早晨路过井边才看见。"康顺风心中早就明白了，但佯装不知说："哦！我看，这上面写的什么？"看了一阵急忙问："村里人是个什么意思？"张勤孝说："都是愁的没主意，咱们讨论个办法吧！"康顺风一面往炕角里团着被子，一面偷看着张勤孝说："我们手里又没兵又没将，有啥的办法？日本人能说出来就能干出来。不维持就先杀咱们干部，谁又不是长的韭菜脑袋，割了还能长起来？我看不维持是不行了。"张勤孝说："可是我们要替群众打算打算呀！这次敌人来，全村光粮食就损失了五十来石，还有六条牛，四条驴，连上房子家具，零零碎碎总共算起来，少说也有几十万！以后再要维持上，天天支苦差出负担，老百姓不要活了！"康顺

风说："维持也是为全村安生，这是蛇钻到竹筒筒里，只好走这条道儿啦。"

两个人一递一句，一个主张维持，一个主张不维持。越说声音越高，看看快吵起来了，康顺风忽然变成很和气的样子说："维持不维持咱也作不了主，看村里人的意思吧！"正在和面的康顺风老婆接上说："勤孝哥！咱们自己人说句知心话吧，这二年你在村里得罪的人可不少，遇上这年头，有个把仇人暗里害你一下，可就吃不倒哇！"张勤孝说："咱行的正，走的端，众人有眼哩！仇人不仇人小事，要叫我维持，向日本人低头，我是坚决不干！"说完便走了。康顺风看着他出去了，狠狠地说："狗日的！看谁能熬过谁！"这时他女人把饭端来了，因心中有事，胡乱吃了两碗，就往外走。

一出门，见满街灰塌塌的：烧塌的房子、熏黑的窑洞，破砖烂瓦，乱七八糟。碰到的人都是愁眉不展。走到街当中丁字路口时，见康家祠堂旁边场里围着好多人，场子里摆着六具尸首，有的断了脚，有的掉了臂，衣服上烧下好多洞，污血黄泥糊下一身。张忠老汉和他大儿二儿，满脸泪痕，用门扇抬着三小子的尸首回去了。他老婆跟在后边，大声嚎哭着，口中数说着听不清的话句。

康顺风从一条小巷进去，便走到周毛旦家中。因为周毛旦的儿子周丑孩，也被敌人抓去了，所以全家一见康顺风，都急着问："主任回来了。丑孩怎样？能不能回来？"康顺风装出忧愁的样子说："回来？唉！听说要往外国送哩！"周毛旦老婆和媳妇听了，吓得大哭起来。这时候，门外又进来三四个人，有老汉，有妇女，都是来打听各人家被抓去的儿子或丈夫的。一听说要往外国送，女人们都哭起来了，求康顺风给想办法。康顺风见众人都请求他，马上转了话头说："亲不亲总是一乡人哩，大家有了难，我不能不救呀。日本人不是贴了告示啦，只要咱们答应维持，不但人能放回来，全村也就安生了。"众人听了齐说："只要人能放回来，维持就维持吧！"康顺风说："我也是这想法，就是农会张勤孝不让，我说：'不维

持眼看抓走的人就没命了。’他说：‘管那些闲事哩，死不死又不是自己家的人。’他还说：‘谁要维持就枪崩谁。’你们听这还像个人话吗！”人们心里都是着急自家的人，听了康顺风的话，也不分真假，当时气得都骂开了。周毛旦本来就是个二百五脾气，不由得两眼冒火，口中嚷着：“我问这狗日的去。”气冲冲的就往外奔。康顺风一想：“这话本来是自己捏造出来的，要问的露出馅子来可就坏了。”于是连忙一把拉住周毛旦说：“那种人你问死他也不会承认，依我看，你们几个相随上闹他去，维持是为了往出救人，不能让他一块臭肉坏了满锅汤。”众人都说对。周毛旦几个人，便一起去找张勤孝。

康顺风看着一切都办妥了，连忙又回到家中，给他老婆布置了任务，让到村里活动去。他老婆也是和他一样的性格，能说会道，三十大几了，还是经常搽油抹粉的，听了她男人的话，便到街上去散布谣言。

农会干事张勤孝和康顺风争吵罢，回到家中，愁得眉头上挽起疙瘩，好像挑着千斤重担一样，一心思谋着对付敌人的办法。想到要早听了政府的话，全村空室清野站岗放哨，也不会受这损失。又想到村干部中康顺风是个维持分子，自卫队分队长雷石柱又病了。就剩下自己一人，一只手总拍不响呵！有心找政府商量办法，可是这时内地区军民正在进行反“扫荡”，政府不知转移到哪里。真是越想越愁闷，千头万绪，心乱如麻。老婆和他说话，他也不理，只是蹲到炕沿上抽旱烟。烟灰磕下一堆，窑洞里充满了烟草味，他老婆不断地咳嗽着，斥责道：“好你咧！不要抽了，把人给呛死了！”但张勤孝好像没听见，仍然烟袋不离嘴地抽着，熬得烟油“吱吱”响，抽完一袋，又重新装上一袋抽。

正在这时，门外撞进四五个人来，有妇女有老汉，都是气呼呼的。领头的周毛旦脸涨得通红，两眼充满血丝，两撇胡子一动一动的向上翘着，劈头就问：“你是不叫我们活啦！知道割了别人的肉

你不疼哇!”随后这个一言，那个一语。张勤孝起初真是摸不着头脑，听了半天，才知道是闹着要维持，想用维持作条件，换回被抓去的人。张勤孝忙说道:“维持那就是投降了敌人，咱们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减租减息翻了身的人，咱们能做那样的事吗？再说，维持了，咱们的人也不一定会放出来，这是敌人的阴谋！咱们可以想别的办法往出救人!”任你怎说，那些人总是不听。吵吵闹闹，逼着张勤孝非马上答应维持不可。哭闹了半天，好说歹说才走了。

黄昏时分，各种谣言像风一样的刮来，先是妇女们传说着，随后全村都传开了：一阵说敌人要来抓张勤孝哩！一阵又说张勤孝不走，敌人就要把康家寨杀绝哩！张勤孝听到这些谣言，对他老婆说:“反动派暗里害我啦！我是抗日干部，工作搞不好，受政府的处分甘心情愿。要让我维持是办不到。这里工作不能坚持了，我们搬到后边去吧！找见政府再说。”他老婆也赞成。于是连忙收拾东西，把土地托了他兄弟张勤顺经管，连夜搬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康顺风听说张勤孝搬走了，赶紧跑到桦林霸家。一见面就笑嘻嘻地说:“咳！锡雪哥的神机妙算，比张天师还灵呵!”接着把贴告示、活动维持、逼走张勤孝的前后情形，一五一十讲了一遍。两个人商量了一阵，桦林霸摸摸光溜光的脑门心，笑着说:“走了一步说一步，这阵村里的干部没人敢出头了，咱们就要闹一把子人，把这个江山撑起，把印把子握到我们手里。你看村里哪些人能办事，赶紧去活动活动!”康顺风想了想说:“二先生这人怎么样？”桦林霸把肉脑袋摇了几摇说:“白文魁这号念书人，这阵慌慌乱乱不安定，他不肯泼出身子来干，怕得罪人，等将来权柄都到了我们手里，请他干点事是行，眼下是要挑些敢闹事的才行!”康顺风说:“那你看康肉肉、康二旦和王臭子们呢？”桦林霸忙点了点头道:“行，行，非这些人打不开天下!”当下两个人又商量了一阵活动的办法，康顺风便去找康肉肉、王臭子们几个去了。

原来这康肉肉，是桦林霸的远房叔伯侄儿。当初的家业，和桦

林霸差不多，后来他父亲抽大烟，逛省城，几年把份家产踢蹋光了。康肉肉小时还赶着享了几天少爷福，锄把镢把没抓过，到后来穷了，老婆也卖了，受苦不会受，就靠吹吹拍拍，在村里吃百家饭，混着过日子。

这天康顺风找到康肉肉，把成立维持会的事情一讲，康肉肉巴不得趁这荒乱年头，享几天福，满口答应，于是便找来王臭子、康二旦。这二人都是和康肉肉一样的人物，康家寨的人们叫他们是“煞神”。几个人聚到一起便开起了会。虽然也叫开会，只是康顺风把桦林霸的主意讲了一番，几个人齐声赞同：“干，天塌下来也不怕！”便这样干开了。

晚上，家家户户正吃罢黑夜饭，村里忽然响起了锣声，接着就听见康肉肉喊着过来：“到康家祠堂开会啰！家家都到哇！”锣敲了两三遍，人们才慢腾腾地集合起来。一个个都是没精打采，愁眉苦脸，谁见了谁也不说话。

等了有两顿饭时分，人还没有全来。康顺风站在康家祠堂院里的台阶上发火道：“为什么村里这些人这么难请呀？”康肉肉也在下面接住道：“锣都快敲破了，架子真不小！”王臭子道：“点名，点名，看谁不到重重的办！”来的人们一听说要重办，都打发人赶快悄悄回去叫人。一会人来齐了，蹲下半院子，却不知道康顺风耍什么花样。

康顺风见人来的差不多了，清清嗓子，开始说道：“乡亲们，咱们把维持的事情讨论一下吧，告示上限的三天，今日就到期了，大家看是怎么办哩？反正维持了全村就能安生，不维持嘛……告示上说的明白，谁敢担保全村不受一点灾害，抓去的人能放回来咱们就不要维持！”他说完，人们心里才明亮了，原来开的是维持会，很多人虽然心里恨，但却不敢说。有的只顾抽烟，有的低头叹气。康肉肉见人们不说话，喊道：“大家说话嘛！”康二旦、王臭子也大声咋唬。被抓去人的那几家说开了话，都赞成维持，指望着放回他们的人来。富农李德泰和几个老汉们也说：“嗨！这年头，维持了就安生啦！”康肉

肉也接住道：“对嘛，这年头，能求个安然无事，就是大福!”这时，人堆里有个青年，跳起来说道：“你们都想当汉奸呀!”一句话，把康顺风点起的邪火给吹灭了！有几个青年低声道：“骂的好！痛快!”康顺风见风色不对，忙喊道：“有人不主张维持，好嘛，那么村里被抓去的人就任由日本人杀砍去吧!”这一下，被抓去人的那几家，又给煽起来了，喊叫着骂那青年，王臭子更凶焰万丈地叫道：“这简直是我们村的坏蛋，捆起来!”喊叫着就往下走。人都站起来了，台阶前桌上放的灯，被遮得什么也看不见了，趁着黑暗人乱，场子里有几个中年人，赶快把刚才说话那青年，推出门外说：“少逞点强吧，你不看这是什么时候!”然后回来院里说道：“算啦，算啦，那种愣人，不会说话，不怪他，他已经走啦!”会场这才平静下来。

康顺风又征求众人对维持的意见，意见人人都有，可是人们见康肉肉、王臭子这些“煞神”们又上了台，知道得罪了他们没好结果，而且刚才那一场风波，闹得肚里有话的人，也只好压住不说了。康肉肉见众人不说话，便道：“我看不说话就是没有意见，其实这是为了全村安生，除了那些坏鬼，不会有人有意见!”康顺风也说：“呵，要是大家没意见了，这就是民主维持啦!”仍然没人说话，停了半天，会便算散了。

一出祠堂门，那些没说话的人，都低声地骂开了。有的说：“民主维持，放屁！还不是他们画下圈圈叫我们钻!”有的说：“反正又该穷人们倒霉了!”忽然有人说：“低些吵吧，煞神们出来啦!”人们便都悄悄地各自散了。

开罢会第二天，被抓去的人，只有康家败回来了。周毛旦那几家，急着又去找康顺风说：“主任，不是说维持了，人就能放回来？怎么康佳碧放回来了，我们那些人还没有回来？”康顺风说：“说的倒容易，日本人又不是三岁小娃娃，答应个维持就能顶事？！俗话说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佳碧那是掏了五十块白洋赎回来的。”这下，人们才知道是非钱没救了，只好含着眼泪，回去卖牛卖

羊，东挪西借，想法救人。周毛旦家，原来光景就不好，这次敌人来又烧了五石多谷子，哪里来的五十块白洋啊！但是为了赎这个命根子儿子，逼得老汉卖了五垧地，又把媳妇的一个银项圈凑上，这才交清赎款。

第 四 回

维持会逼粮要款　刘二则含愤丧生

三四天工夫，康顺风把这几家的钱都收齐了，一共二百四十块白洋，一早奔到汉家山去。到半后晌，被捉去的人陆续回来了，一个个面黄肌瘦，浑身是伤。各家见了各家的人，难受得又哭起来，但人回来总算安心了。只有辛在汉家妈，等着等着不见儿子回来，心焦得好像坐在火上。向回来的人打问，都说，他们走时主任和他还没有动身。辛老太太听了，便独自坐到村口上去等着。山风呼呼地吹着，好像往人身上浇凉水。但她并没有感到冷；眼巴巴只等着儿子回来。直等到太阳落山，只见康顺风一个人回来了。辛老太太急忙上前去问，康顺风说："皇军说他是坚决抗日的，不放回来，我求告了半天也不抵事。"辛老太太一听这话，一下气得倒在地上，哭的死去活来。可怜五十多岁的寡妇老太婆，为赎儿子把牛也卖了，如今闹得人财两空。每天和十四岁的一个女孩，哭的泪人一般，气得大病了一场。

当天晚上，康顺风又溜到了桦林霸家中，商量成立维持会的事情。一见桦林霸，高兴地说："锡雪哥，今天皇军可把你夸奖了个美，让你当咱们村的维持会长哩！如今江山打下了，就请你上任接印把子！"桦林霸一听受了日本人的夸奖，十分高兴，及至听到叫他当会长出头露面，心中却暗暗犹豫起来。想道："自己出头可作不

得，万一日本人有个山高水低站不住，那可就砸烂沙锅了。”左来右去想了半天，忽然笑着对康顺风说：“嗨！古人说无功不受禄，我们这天下是你一手打下的，你的功劳最大，应该你当维持会长！虽说上头委了我，可是我上年纪了，人老眼花，胳膊腿也硬了。哈！反正你出头，我给你当军师吧！”康顺风虽然狡猾，但到底比桦林霸少一个心眼，自已本来就想出头露面抖威风，这下真是瞌睡给了个枕头，马上满口应承下来。

“小算盘”听见桦林霸不愿当维持会长，心中想道：“看着一块肥肉叫别人吃了。一月一百二，一年一千大几，可不能叫康顺风独吞了。总得有自家的个人呀！”于是连忙对康顺风说：“你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叫你侄儿佳碧帮你的忙吧！”康顺风听了连忙说：“那可好啦！我也正有这个心思。”桦林霸没吭气，心中想道：“我不出头，先叫自已儿子帮助作点事，就是将来新政权知道了，罪过也不大。”于是也答应了。两个人又说些闲话，康顺风这才出来回到家中。

第二天，康顺风就和康家败，召集了村里的王臭子、康肉肉等五六个流氓地痞，正式成立起维持会，把康家祠堂打扫的一干二净，门上挂起维持会的牌子，里面立起火灶。维持会这些人，每天就在一块肥吃大喝，纸烟不离嘴，见人开口就是“妈的屄”，整天吼三喝四抖威风。从此敌人汉奸常来常往，不是催粮草，就是催捐款，今天要民夫，明天要牲口，来的人不论官大官小，一来就得纸烟烧酒、猪肉白面待承。

康家寨村西头，住着一家佃户，名叫刘二则，四十来岁，是个老实庄稼人，性子善的像绵羊。夫妻两口有三岁的个娃娃，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租种了桦林霸的十五垧山地。去年秋里一共打了六石来粮，这次敌人来烧抢了个干净。穷得连糊口的也没有了，就靠掏炭过活。

一天下午，刘二则从炭窑上回来。一进村，就碰上维持会的王臭子。王臭子把眼瞪起说：“你钻到老鼠洞里不出来啦？让我到处

找。维持会长叫你哩!”刘二则一听维持会长康顺风叫，知道不是好事情，但又不敢不去，连忙到了康家祠堂。一进门，见炕上躺着四五个伪军，正在抽洋烟，炕桌上摆着一盘子花生，一盘子红枣，几盒子纸烟，地上站着本村的十几个人。康顺风坐在椅子上，手拿户口册子念道：“周毛旦，地亩捐小米三斗二升；特别费十一元五；爱路费五元七；警备队菜金十二元八。总共钱是三十元，米是三斗二，今天交清。”周毛旦着急地说：“啊哟哟，今天交清？！会屙银子也屙不及呀!”忽然从炕上跳下个伪军来，照着周毛旦“啪啪”两个耳光，喊道：“妈的个巴子，今天交不清就带上走。”周毛旦气得胡子撅起，蹲到地上不吭气了。

康顺风一扭头看见了刘二则，狠狠盯了一眼说：“你上月欠的建设费，户口捐，一个还没交哩！连这次新款，总共是三十二元、小米二斗五升。也是今天交清。”刘二则又恨又愁，连声求告道：“唉!家里连吃的也没，身上连一毛钱也掏不出来。好……好你老人家哩！再迟几天吧!”那个伪军哼了一声说：“家里没饭吃？怎没把你饿死？真是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今天谁不交也不行。快！都回拿钱去吧，我们要走了。”众人一齐求告说：“马上交实在没办法呀!宽容上几天，咱卖房卖地交就对了。”炕上的伪军都坐起来说：“不行！不行！我们宽容你们！皇军不宽容我们呀！为了要这几个烂钱，磨烂鞋子谁给买？”众人还是求告，伪军只是吓唬着非马上要不行。康顺风估计马上也拿不出来，又想在村里人面前卖好，便笑嘻嘻地说道：“我看限上两天吧！你们一家给弟兄们送上对鞋。”伪军们见康顺风不断向他们示眼色，这才转了口气说：“只准两天，两天没钱就要人。鞋折了钱吧，一双五块，省下你们买!”众人没办法，只好答应了。康顺风摆了摆手，众人这才唉声叹气地散了。

刘二则整整在炭窑里熬累了一天，受得筋疲力尽，骨节都像散了。两条腿上，好像带了千斤石锁，重得拖也拖不动。再加上维持会要款的事在心里焦愁，有一步没一步地往家里走。走进家门，老

婆就说："今上午康家败又来要租子啦！他说一朝天子一路王法，租子要照旧规定交哩！"刘二则听了，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正说中间，两扇门"砰"的开了，气汹汹涌进几个人来。领头的便是康家败，那干萝卜头上，歪戴一顶黑缎瓜壳帽，黑缎子袄，敞开怀，露出里面穿的粉红毛衣。戴着黑眼镜，提着马鞭子，凶神凶气，一进门就大声喊道："你的租子是给不给啦？"刘二则满脸赔笑说："啊！二少呀！快上炕来暖一暖！唔，租子我还能不给？唉！实在是没有啊！等明年……"康家败一只脚踏在炕沿上，用手在大腿上拍了一掌抢着说："倒等你一辈子哩！"回来对带来的人努了努嘴，说了声"搜！"那些跟在后面的人，马上动手动脚，翻箱倒柜乱搜乱找。

搜寻了半天，哪有半点粮食？只找见些谷糠旧菜。康家败说刘二则把粮食藏了，指着那些人，叫把掏炭的鸭嘴镢头、箩筐、绳子一齐拿走。刘二则苦苦哀求说："好二少爷！我就凭这些家具吃饭咧，拿走全家人都得饿死！唉！求你行行好吧！"康家败竖起眉毛说："你们这号穷骨头，非给点硬的不行！真是人打出钱来，狗打出屎来，明天交来租子，二少爷不吃你的家具，交不来，哼！送到据点里，夹棍板子试一试你的骨头！"说着就往外走。

刘二则老婆急了，拦在门口求告。康家败顿时冒火，飞起一脚踢去，那女人"哎呀"一声，按着肚子坐在地上。康家败一扬马鞭，狠狠地骂了几句，领着人气汹汹地走了。

这时，风呼呼地嚎叫，吹的房子都像在乱抖。那一盏豆大的油灯，一跳一跳的，发着昏暗的光。家里翻成粪堆了：破皮袄烂被子扔下一地，大瓮打成了七八块。老婆哭得像泪人一般。刘二则两手抱住头，一声不响蹲在地上，心中又气、又恨、又愁、又怕，越想越伤心。就这样愁愁闷闷地蹲着，两人谁也不讲一句话。

过了有两顿饭工夫，刘二则忽然站了起来，那黑污的脸上，现出一层绿色。对老婆说："我受了半辈子欺压。这二年刚直起腰来，可是又……又……唉！明天桦林霸的租子，后天维持会的捐

款，拿什么给呀？交不上就送据点，送进去就不用想活。以后年长日久，捐款还多哩！那是没底子枯井呵！反正早不死，迟也是死，只有死路一条了。”他老婆听着，想着丈夫受饿受累一天还没有吃饭，鼻子一酸，不由的那泪点像断线珠子一样掉了下来。刘二则突然往起一站，咬着牙，蹙着眉，在地上绕了几个圈子，猛的把心一横，走到后墙根水瓮跟前，趁他女人不防，头向下“扑通”一声栽进去了。他女人起先吓呆了，愣怔了半天，才急忙跑过去往外扯。怎奈吓慌了手脚，手抖得没有半点劲儿，最后连水瓮搬倒，人才算拖了出来。霎时，刘二则的鼻子嘴里都出了血。原来清水冲了肺，死了。这女人“哇”的一声抱着尸首嚎啕痛哭，口中数落着：“你好狠心呀！丢下我母子们怎么活呀，呜呜……要死都死吧！”娃娃也趴在炕边上嚎哭起来了。

窗外风刮得更紧，灯光一明一暗的闪着，终于熄灭了。黑暗中，这女人站起来，倒关上门，把心一横，举着切菜刀，摸准娃娃的头就是一刀。谁知手一软，只听“当啷”一声，刀子早落在地上了。娃娃惊得哭声更大，她忍不住又哭起来了，难受得好似滚油烧心！于是她又抱着娃娃，把奶头塞在娃娃小嘴里。躺在炕上，心跳着，抓起一把剪子……。

已经半夜了，月亮从破窗子上射进来，照得满窑惨白。这女人直挺挺地躺在炕上，娃娃枕在她臂上睡了。她手里握着一把剪刀，不偏不斜正正扎在心口，血流下半炕。

第　五　回

邻居义葬屈死人　石柱黑夜谈抗日

第二天一清早，康家败带着村警，拿着绳子，来到刘二则门上。

门反扣着，叫喊了多时也没人答应。口中骂道："死绝啦！妈的!"一脚踢开门冲了进去，往地上一看，吓得脸变成了白纸，惊叫了一声拔腿就跑。

这消息霎时传遍了全村。村里人听说刘二则夫妇寻了死，男女老少都急急忙忙涌来了。窑里院里挤满了人。只见刘二则的男娃娃抱着妈妈的尸首，嗓子也哭喊的哑了，黄蜡蜡的脸蛋上、小手上，沾满血污。人们看到这个情景，止不住鼻子发酸，妇女们有的就"呜呜"地哭起来了。

人们纷纷议论，都知道刘二则夫妇是被催租要款逼死的，一些佃户们更是伤心。有几个和刘二则一块掏炭的工人，黑污的脸上，泪水流成了两条小河，挥起铁锤般的拳头，呼喊着，叫骂着："他娘的，穷人不能活了！和他们讲理去!"这时，人堆里一个白胡子老汉，挤进来说："唉！这种年头，凡事忍为高，古人说：人在矮檐下，谁敢不低头!"众人一看，见是二先生。这人名字叫白文魁，六十多岁，是个老秀才。全身的穿戴，总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大襟长袖的古式袄子，配着顶半新不旧的黑市布瓜壳帽，腿上扎着腿带，胸脯上常年挂着挑牙签子，上面拴个一寸大小的胡梳。闲下无事时，戴起铜边老花眼镜，一面看木版古书，一面使用这小胡梳，一下一下地梳他那白了的胡子。因为他为人正直，在村里能说几句公道话，又有点学问，说话爱嚼字眼，往年间村里人买地写约，说合调解，一定请他来当个中人。因他排行第二，人们见面都称呼"二先生"。家中有一个老婆，没有儿，只有一个女子，名叫白梅英。说起家产来，在全村也算二等富户，出租土地一百来垧。新政权宣布减租法令以后，他详详细细读了两遍，感到大势所趋，潮流不可抗拒，后又经过干部说服解释，便自动减了租，佃户们也没亏过他。

众人听了二先生的话，都涌过来问他："如今该怎么办呢？"二先生说："邻家邻舍的，总要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刘二则又没有本家，大家凑点钱葬埋了吧！这可是个积德事情。"当下大家凑了些

钱，买下两副柳木棺材，刘二则的一些邻家、朋友，帮忙盛棺入殓。村里一些穷苦人家，都来烧纸吊孝；各人想起各人家的苦处，哭得更伤心了，一个个满脸悲愤。那个娃娃“呜呜哇哇”地哭着要妈妈，众人又伤心地哭了起来。当下康大婶便暂时把娃娃收养起来。晌午，佃户们抬着两副棺材，一直送到坟里葬埋了。

回到村里时，又见来了七八个“黑狗子”（警备队）。周毛旦几家以为又是催款来了，吓得到处藏躲。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汉家山敌人修碉堡要民夫，向康家寨要下三十个人。这时地里庄稼出苗了，人们地里活都顾不过来，每天却被逼着去修碉堡，受上牲口一样的罪，还要挨打受气，人人叫苦连天。

一天黄昏，村里人给敌人修碉堡回来，在街上乱哄哄地骂道：“这日子怎能熬下去呢？受了一天苦，除吃喝不上，还要挨一顿饱打，这还能干成！”有些老汉说：“活到这年份，死不了也得挺着，慢些喊吧，叫维持会的人听见又是个事！”这一说，人们都忍气吞声地各自回去了。有两个年轻人走到一块，一个对一个小声说：“不行，我们俩找石柱哥去，这总得他给想个办法才行啦！他是党的小组长呀！”“对！”另一个应着。两人便往雷石柱家里来了。

原来雷石柱是康家寨的自卫队分队长，今年二十三岁。虽是穷苦家出身，却生得眉清目秀，十分英俊，为人精明强悍，勇敢果决。家中很穷，从小跟父亲在这桦林山上，打山猪、赶獐子，七八年工夫，练下一身好本事：跑路像飞的一样快，爬山过岭如走平路。提起枪法，更是高强，山猪野羊只要叫他看见，总跑不了。一百五十步以内，说打头就是头，说打肚就是肚，真是百发百中。十八岁上父母全死了，留下他孤单一人，苦熬苦受。暖天给人家揽工做活，冬天就在桦林霸煤窑上掏炭。那时是旧政权，穷人没依没靠，受尽了财主的剥削，捐税重，工钱少；而且桦林霸欠下他二年的工钱，赖住不给，因此一个人养活一个人，年年还是少吃缺穿。自从新政权建立后，实行减租增资，买下十几垧地，光景慢慢翻起来了。

村里选他当了自卫队分队长。在去年减租运动中，他又参加了共产党，这村党刚建立，连他只有四个党员。他是党的小组长，冬天又在汉家山村娶了个媳妇，名叫吴秀英，夫妻俩过活的很好。

不料过大年时候，雷石柱害上了打摆子病，工作生产都搁下了。第一次敌人来时，他女人背着他躲到山上，出了一身大汗，在山上又受了风，病更加重了。回来看到敌人把村子糟蹋成那个样子，不由得头上冒火。后来又听说康顺风搞起维持会，越发火上加油，有心出头反对，可是病得爬也爬不起来，只好忍气吞声。谁知这下竟转成了气恼伤寒，一病俩月，连门也不能出，只是在家闷坐养息。

这天黑夜，风刮得挺大，天空的云层越铺越厚，不一会，空中忽明忽暗的打开了闪，接着雷声也隆隆的响起来，看来是要下大雨的样子。吴秀英坐在灯下做针线，雷石柱坐在炕沿上抽烟，心中想着村里的事，说不出的焦愁。这时，门外进来两个人。前头的一个，白面皮圆盘脸，戴着顶旧了的学生帽，穿一件白洋布对门衫子，蓝布裤子撒裤腿，这人叫康明理，过去念过几天书，新政权建立后，在晋西师范学习了一年，回来便当了本村的小学教员。后面一个人，身子又粗又大，紫红脸皮，眼睛特别大，眉毛又粗又黑，头上包一块粗布手巾，白布衣服被汗水渍成黑的了，系一条腰带，敞开衣襟，露出一片黑毛胸脯，裤子挽到膝盖上，泥腿泥脚，满身黄土，这人就是在康家祠堂反对搞维持的那个青年。姓孟，小名叫二愣，也是新政权下才翻身的。以前是雷石柱领导下的自卫队员。他三个人，因为都是共产党员，所以非常亲近。雷石柱病的时候，康明理和孟二愣常来看望；谈起敌人汉奸，在村里横行霸道压榨群众，都是恨得咬牙切齿。雷石柱一见是他二人，忙招呼坐下，吴秀英也忙着给倒水。孟二愣一只脚踏在锅台上，气呼呼地说：“今天去修碉堡，又叫黄皮猴打了一哭丧棒，不是村里人紧拉住，我真要揍他两下！反正扯了龙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一命换一命算了！”康明理坐在

箱子上也说："这气真受不下去了！石柱哥，等你好了，我们一块儿去参加八路军吧！"孟二愣听了，握紧拳头眼睁得圆溜溜地说："闹上杆枪回来，先揍死维持会长，再揍日本人！"雷石柱说："这事我思谋过好久了，参加八路军好是好，可是咱们走了，能任由反动派瞎闹吗？"说到这里突然停住，用手把他女人推了一下，说："你到大门洞里听着些，有人来你就快回来！"吴秀英出去了，雷石柱把康明理和孟二愣拉到自己面前，小声说道："咱村共四个党员，这阵剩下了三个，农会老张不主张维持，让反动派逼走了。咱们再要都走了，可不是正合了人家的心意啦？狗日的们恨不得把咱们这些眼中钉齐拔掉哩。咱们走了，村里的事还不是任由这些汉奸乱搞！"康明理听了，发愁地说："上级党的领导人一个也不在，靠我们这两个半人能闹过人家？"孟二愣抢着说："要是打架，维持会那一窝子鬼，也不够我一个人踢打的！"康明理说："任你力气大也没用，这也不是打架的事！"孟二愣不言语了，望着雷石柱。雷石柱说："不能太悲观，从前区上老马不是常来开小组会教育咱们：共产党员，时时刻刻都要保护群众的利益，和反动派斗争。今天反动派把村里闹成这样，我们是共产党员，还能光看不管？不行！这正是咱们党员起作用的时候！"因为讲话快了，闹得咳嗽了一阵才又说道："我想咱们团结些有骨头的年轻人，暗里搞抗日工作。等我们八路军来了，咱们配合上再……"正说中间，突然门外吴秀英跑进来说："来了个人！"家里的三个人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第　六　回

老马组织暗民兵　石柱定计打洋狗

停了一刻，果然从门外进来一个腰插手枪的人。细细一看，认

出是马区长，大家都高兴极了。康明理轻轻吁了一口气：“哎呀！老马同志，你可把人想坏啦!”雷石柱问：“就来了你一个？”马区长说：“还有一个，在外面放哨哩!”说着跳上炕去，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纸烟，放到炕上叫大家抽。

大家就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一般，问了几句话，雷石柱便给马区长把最近村里成立起维持会、逼着要款、做苦工修碉堡、逼走张勤孝等情形讲了一遍。马区长听罢，也把内地区反“扫荡”的情形讲了一些：周参谋长指挥队伍，在田家会打了个大胜仗，歼灭敌人一千三百多人。大家听了，高兴地跳了起来。

孟二愣说道：“老马同志，你看叫敌人欺压的还能活？快给想个法子吧!”马区长点着头说：“今天我就是专来和大家讨论这事来了!”三个人一听，心里说不出的欢喜，笑着说：“你说吧!”马区长把手里的半截纸烟擦熄，把头往后炕转了一下，见雷石柱的女人和衣睡着了，打着鼾声。于是声音很轻地说道：“咱们都是模范自卫队员，又是党员，现在毛主席号召咱们组织民兵挤敌人，咱们共产党员要首先响应！组织的办法是：要挑选村里最好的青年，编成小组，暗里和敌人斗争；慢慢由小而大，将来搞到敌人的枪炮，反掉维持，就可以扩大，成立公开民兵，武装保卫村子。这民兵就叫不脱离生产的兵。”马区长这么一讲，三个人身上仿佛都有了一股子热劲。雷石柱说：“我们刚才还讲想参加八路军哩。这下可有好办法了，咱们几个就先成立个小组，以后再慢慢扩大!”孟二愣把袖子一卷说：“为什么只几个？今天把有义、丑孩都叫来，大搞起来，一下反掉维持不来的痛快！”康明理把二愣瞟了一眼，摆出很懂事的样子说道：“不懂不要硬插嘴！什么时候也是那股子愣性不改。一件事要成功，那是非慢慢来不行!”孟二愣本想反驳康明理的话，忽听马区长说：“明理说的对！一件事要成功，一定得慢慢来。”孟二愣这才没吭声。马区长又继续说道：“我给你们讲讲人家赵家沟发展民兵的情形吧!”大家说对。马区长便又擦火点了一支烟，讲故事

似的说开了。

雷石柱们三个听着，忽而笑，忽而吃惊。老马最后说：“这工作很艰苦，你们几个要起模范作用，为了人民，要不怕牺牲！”孟二愣把大腿一拍说：“只要能把敌人挤走，流血牺牲不算个事！”康明理也说：“绝对不怕艰难困苦，干！石柱哥就负责领导吧！”马区长见大家很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想到天气亦不早了，跳下炕，放下三颗手榴弹，说：“以后有问题，到靠山堡找我吧！”又对着雷石柱耳边说了几句什么。刚要出门，康明理上前一把拉住说：“先别走，我还有个问题要和你商议一下！”老马站住，回过身来问道：“什么事？”康明理说：“康顺风找了我几回了，说叫我到维持会当书记，你说我能干汉奸事情吗？”孟二愣急忙道：“明理，你可不能干。这老混蛋，要是我，不当面揍他一顿有鬼！”老马用手抓抓头皮，想了想，然后说：“他既叫你干，我看你就不妨给他干。咱们为了更好地把敌人打垮，干上以后，对咱们今后的工作，倒是有许多好处：一来里头有了自己的耳目，好了解情况；二来也可以作争取瓦解工作。你们看怎样？”孟二愣本来不同意，听马区长这样一讲，也不好讲什么了。康明理担心地说：“我就怕群众骂我是汉奸！”老马说道：“名义上虽然是给维持会办事，暗里干的抗日工作，这对群众有利。将来总有一天，群众会知道你给大家办的是好事！”大家又说服了一番，康明理才答应下来。这时，老马在雷石柱耳边上又说了几句什么，雷石柱点了点头，三个人便把马区长送出门外。

这时，天已半夜。送走了马区长，三个人又回来商议了一阵，最后雷石柱说：“咱们不能打草惊蛇，工作要悄悄干，一镢头掏不成个井。二愣是个暴性子，更要小心谨慎才行啦！”说完，康明理、孟二愣点头应承，开门各自回去。雷石柱忙把三颗手榴弹藏起来，这才睡去。

说也奇怪，自那日马区长来过以后，雷石柱的病，慢慢就好了。过了两天，他便跟上村里人去汉家山修碉堡，一则可以叫康顺风们

少疑心；二则去看碉堡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进了汉家山据点，一看，只见村后东西两面山上，修起了两座大碉堡，就是还没有盖顶。半山坡上，成百苦工上下走动，背石头的、扛木料的、挖土打围墙的，乱纷纷一片。十多个日本人、汉奸，每人手里握着条皮鞭子，沿路蹿来蹿去监工。看见谁不顺眼，没头没脑的就打。山坡上，不时有喝骂声、皮鞭声、惨叫声传来。听到这种声音，每个人心里都是既怕又恨。傍晌午，人们亲眼看见监工的日本人，把两个老汉打得头破血流。那两个老汉倒在地上昏过去，被日本人用脚踢着往山沟里滚了下去。

雷石柱们这天打了一天围墙，天黑回来。想到修碉堡看到的情景，气得饭也没吃，出去找来孟二愣、康明理两个，便关住门悄悄商量怎么办。雷石柱说："日本鬼子真可恶！咱们想法子要叫他这碉堡好修不成！咱们发动群众，以后拿上坏家具去，熬日头磨洋工，反正众人齐心捣鬼，他长上八只眼也看不住呀！"孟二愣、康明理听了，马上回去暗里一家一家分头去宣传。人心都是一样，谁肯挨上打给敌人卖力干呢？第二天去修碉堡的人，不是拿的小放羊铲铲，便是扛个活了把子的烂锹，秃了头子的坏镢，一个个要死不活。远远看去，手脚一刻也不停，镢头举得挺高，可是落到地上，砍不了二寸深。那些拿小锹破镢的，故意把土扬得很高，闹得黄风四起，土气遮天，二十步以外，什么也看不清楚。监工的走到东头，西头便停了手，监工的蹿到西头，东头又休息下了。雷石柱看到这个样子，不由得心中高兴。

忽然，人们低声传着："快挖吧，洋狗过来了！"雷石柱抬头一看，见两个日本人，引着一只黑灰色大洋狗，向他们这里走来。原来那狗是日本人专门训练过的，比狼还凶。只要看见谁停住手，马上就扑过来，浑身乱咬。前几天望春崖的两个民夫，就是叫这洋狗活活咬死的。

说话之间，洋狗已到跟前了。人们把锹头飞快地舞动，眼睛偷

溜着那狗的动静。那时有个姓武的老汉，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刚停住手擦了擦汗，那狗便“呼”的一下扑了上来。武老汉心中一急，忙拿镢头招架，洋狗从前面扑，武老汉在前挡，洋狗调身从后面扑过来，武老汉又慌忙转身在后面打，日本人在一旁看见狗咬不住，气得“八格牙鲁”“八格牙鲁”大声喊叫着奔了过来，又是皮鞋又是耳光，打得武老汉满嘴流血，白胡子都染成红的了。可是日本人气还不平，又叫来两个汉奸，把武老汉全身衣服剥光，绑在树上，专让洋狗去咬。那只洋狗扑上去，两只前爪乱抓，嘴巴上下乱咬，一霎时，武老汉身上鲜血直流。日本人看看人被咬死了，这才叫上洋狗说说笑笑走了。

雷石柱看到这事，又气，又恨，又急，怒火从心窝涌起来，又压下去。他想：“非把这条洋狗打死不行，不然终究是老百姓的大害！”散了工后，他调查清了日本人是住在汉家山村里，夜间这里，只有这只洋狗和两个汉奸看守。在回来的路上，便悄悄和康明理孟二愣商量了一番，各自回去吃晚饭。

等到上灯时分，三个人收拾妥当，在村外聚齐，一块踏上向汉家山去的路。路上谁也不说话，只有脚踏着石子，发出“沙沙”的响声。不一阵工夫便到了汉家山。雷石柱把他二人安顿在山沟里，自己一个人，爬到修碉堡的地方。

这天正是阴历五月十六，一轮明月照得地上一清二楚，只见那个放哨的汉奸，抱着枪在睡觉，洋狗卧在跟前。忽然那狗两耳一竖，朝这边跑来。雷石柱急忙把带来的羊肉扔给一块，那狗一闻是肉，便一声不响地吃了。雷石柱转身就走，洋狗随后紧跟。雷石柱前头走一阵，扔一块肉，一直引到山沟里。孟二愣见洋狗来了，脱下上身穿的布衫子，猛扑上去，紧紧地包住了洋狗的头，用力压在地上。雷石柱与康明理，抡起镢头，一递一下死命地砍，那狗开始闷声闷气地嘶叫，后爪在地下尽力地刨，尾巴摆动着，挣扎着，随后便一声不响了。三个人长出了一口气，随手用土埋好，擦擦镢头上

的血，就往回返。刚走了半里地光景，忽然见前边跑来个黑影，手中提着明晃晃一把刀，三个人急忙闪在路旁，等那黑影过来的时候，孟二愣从身后猛的一下抱住，那黑影惊得大叫了一声。

第七回
抗交粮麦里掺砂　打暗号老武接头

三个人听见声音好熟，细细看时，原来是本村武老汉的儿子武二娃。武二娃今年只有十七岁，生的又黑又小，聪明勇敢，天不怕地不怕。这天他听到修碉堡的人回来说，他爹叫洋狗咬死了，马上气得心如刀搅，提了把杀猪刀子，连夜就要去找日本人报仇。

雷石柱问清了武二娃，忙把他们打死洋狗的事讲了一遍，武二娃听说后，恨气消了一些，但仍拗着非去不行。雷石柱说："日本人有洋枪洋炮，门上放着哨，围着铁丝网，恐怕你连门也进不去就没命啦。要报仇不难，参加民兵咱们一块干！"没等说完，武二娃抢着问："民兵是干啥哩？"孟二愣插嘴道："打日本嘛！"武二娃一听是打日本，再没往下问，便非参加不行，并且说："你们敢干的事，我都敢干！"雷石柱一想，这小孩子平日坚决勇敢，将来倒是个好民兵。当下就答应下，路上又把民兵的任务，要注意的事情，给讲解了一些，说着回到了村里。

到六月尽头，敌人把汉家山的碉堡修好了。那碉堡修的甚是坚固：高约三丈，周围有七八尺高的一道土围墙，中间夹着好几道铁丝网。里边住着一小队日军。村子里，东头大关帝庙里，住着一中队伪军，西头一座楼院里，是伪联合村公所。这伪联合村公所，管辖着康家寨、望春崖、桃花庄等几个村子，村长就是"二日本"王怀当。他上任以后，每日便派村警，四村催粮要款，抓民夫，派花姑

娘。谁家不交，便将人捆回村公所，不问青红皂白，按倒就是一顿军棍马棒。轻的放回来躺个一月四十天，重的生生就叫他拷打死了。方圆村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恨他的。

最近，伪联合村公所又派下七千斤麦子，康家寨全村，分配的是二千斤，限三天交清。给雷石柱摊派了五十斤，雷石柱心中气闷，顺步来到街上，看见有几家穷人，也因这件事，唉声叹气地议论。雷石柱过去听了听，大半都是苦恼地叫着："这样下去，穷人可是没活的路了！"心里一阵气愤难受，便走到村西头康大婶家里。康大婶五十多年纪，家里很穷，有一个儿子，一九四〇年参加了八路军一二〇师。家里剩下她一个孤寡老太婆，抗日政府帮助她种十几垧地，还能过活。她为人心肠好，谁家小娃娃头痛脑热，都请她去看一看，问个偏方；康大婶自从收养了刘二则夫妇的孩子，就好像是她的孩子一样，想尽一切办法喂养。这样她在村里就落了个好名声。

雷石柱一进门，见康大婶端着半簸箕土，慌慌张张往麦子里掺。见进来人，吓得连忙拿口袋遮盖；后来看见是雷石柱，这才松了一口气。雷石柱忙问："大婶这是做什么？"康大婶说："石柱子你看这还成个世道？又派下三十斤麦子，掺上些土，好少交点呀！"雷石柱听了，看了看那掺上土的麦子，忽然想起个办法，连忙说："康大婶，你这可是个笨法子，掺的少了不抵事，掺的多了，一眼就看出来啦。"于是把刚才想下掺砂的办法告给她。并说："咱们吃不成，叫敌人也不要想好好吃。不过麦子里的皮皮圪渣，可要闹干净哩！"康大婶听了高兴地说："这可是个好谋算！"急忙出门就去找砂。雷石柱也赶快出来，又把这办法告给民兵们，亲戚传亲戚，邻家告邻家，大家都照那办法掺搅上了。有几家先交到维持会的，康顺风们不但没看出来，还夸奖说："这回的粮交的可痛快哩，又快又好，连个皮皮圪渣也没有。"

雷石柱看着计划成功了，心中很高兴。想起自己的五十斤麦

子还没交。连忙到河滩里找回五斤重的块砂石，捣成面面用箩箩过，又叫他女人吴秀英，淡淡地熬了些榆皮水，洒在麦子里，然后把砂子和进去搅匀，这样一颗麦子上便沾了几粒小砂子，不放到眼跟前，一点也看不出来。刚刚掺好风干，正要往维持会去送，忽见康明理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啊哟！石柱哥，大事不好了！"

雷石柱忙问："出了什么事啦？"康明理喘了口气说道："街上来了个货郎子，身上带着良民证，我问他从哪里来的，他说从水峪镇来的，我正要问他卖的是什么货，他就反过来问我说：'你知道雷石柱在哪儿住？'我看这人不对，恐怕是敌人派来的密谍，你快躲一下吧!"雷石柱听罢，先是大吃一惊，随即好像想起了什么事似的，脸上平静了一点，问道："你看见那人头上戴的什么帽子，身上背的什么颜色的包袱？"康明理说："头上戴一顶黑瓜壳，身上背的蓝印花布包袱。"雷石柱听罢，把手一拍，高兴地说："咱们快看去!"这一下，弄得康明理摸不着头脑了！愣了一阵问道："石柱哥，是怎么回事?"雷石柱说："你先别问，停会就明白了。"说着，两个人便相跟着出来。

到街上走了没几步，就见一个头戴瓜壳，身背包袱的货郎子走过来。康明理扭头给雷石柱使了个眼色，低声说："就是这个人!"雷石柱抬头一看，见那人商人打扮，年纪有二十七八，个子长得很结实，脸色黑里透红，看起来很精神，两只大眼炯炯有神。给人一种英俊忠厚的感觉。那人一面往过走，一面也在打量雷石柱。两个人眼光碰在了一起，雷石柱急忙躲开，向四周扫了一眼，见街上没有人，连忙迎上去摸了摸脸说："我就是雷石柱。"那人也摸了摸脸说："哦，给你捎着封信啦!"雷石柱说："到我家里去吧!"那人点了点头。

三个人回到雷石柱家里，雷石柱把包袱接过来放到炕上，便叫吴秀英到院里去烧水。大家坐下，一面抽烟，一面拉闲话。康明理在一旁好像闷在鼓里，想问又不敢问。那人瞟了康明理一眼，向雷

石柱说：‘他——’雷石柱忙抢着回答说：“他也是自己人，没关系！”那人听了，脱下鞋，取出一封折成三角的信，递给雷石柱说：“这是老马同志写的组织介绍信。”雷石柱拆开看了，激动地对康明理说：“这位是武得民同志，来这里领导咱们对敌斗争，暂时代理咱们这里的支部书记！”康明理忙过去握了握手，说：“这下我们就有办法了！”

老武一面抽烟喝水，一面便问村里的情形。雷石柱就把他们打死洋狗，交粮掺砂的事实，从头说了一遍，老武笑了笑说：“好，以后就是这干法！”三个人又计划了一下今后的工作，老武便对康明理说：“你到村里跑一趟，看谁家买东西，就说这里来了货郎子！”说罢，康明理转身要走，雷石柱又一把拉住说：“只叫那些穷人家，维持会的人可不要叫来！”康明理应着，飞快地去了。这时，老武又给雷石柱吩咐了一番，雷石柱点点头说：“对，这好办！”

第　八　回

卖货买货宣传抗日　将计就计合法斗争

过了不多一会，村里妇女老汉，来了一大群。半年多村里没来卖货的了。众人一进门，希罕地叫着：“怎么今天来了卖货的啦？”雷石柱赶快告诉大家说：“这卖货的是我的个朋友，在水峪镇摆小摊，前几天特别给人家捎话，叫人家到我们村来一下，不然人家也不来。”众人听了，都感激雷石柱的好意，说：“这年头，那些办公事的人常跑据点，要什么能买到什么，就是苦了我们这些穷汉。”

说着，见老武把货包子打开来。好眼热呀，包袱里有布匹、针线、颜料、洋火、袜子……庄户人用的东西，样样都有。看着这些东西，各人有各人的想头，妇女们拣起针，拿起线，便伤心地说：“这日

子可怎过呀！害的半年多也买不下个针！”男人们提起布翻一翻，摸一摸，看看自己身上穿的衣裳，蜂窝似的浑身窟窿，不由的也伤心掉泪地议论开了。有的说：“日本人害的老百姓，吃不上穿不上，到现在穿的还是棉裤。”有的说：“买下点布，还叫人家给抢上走啦！”另一个说：“这年头真没法活了！”你一言，他一语，纷纷议论。

这时有个白胡子老汉，上炕坐到老武跟前，一把抓住老武的胳膊，把脸凑过去说：“真是久旱逢甘雨。咱们中国总是有好心肠的人啦！”众人一听这话斯斯文文的，就知道是村东头的二先生。老武把二先生打量了几眼，笑了一笑说：“亲不亲一家人，咱们都是本乡本土的嘛！”二先生微笑着摸一摸胡子，又问道：“你们水峪镇这阵是怎么的个样子呀？”老武眉头皱了一下说：“天下的老鸦一般黑，还不是一样，什么都实行配给！”

周围的人，一听到“配给”二字，马上都愁苦地低下头，心里一阵阵发冷。因为敌人的维持村完全实行配给，货物都集中到他的合作社里，价钱特别贵，老百姓买东西还受限制，一家一月只配给一盒洋火、半斤油、三尺布。一人一月二两盐。家家饿着肚皮，还要交数不完的捐税：地亩捐、预借款、人头税、合作费、割头税、通行证费、居住证费……人们想到这些，都伤心地落下泪来。老武看见有的人哭了，便说：“活到这年月，我看只有和他们斗争才行！”二先生摇摇头说：“在劫的难逃！我看这也是黎民百姓的劫数，受够就完了！”老武赶快打断他的话说：“可不能这么说！日本人打我们中国，是想灭亡我们，叫大家都做亡国奴。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面哩！”

一句话把众人说得愁上加愁。忙向老武道：“那你说咱们以后可怎么活呀？”老武不慌不忙地说：“要活，总有办法，活人总不能叫尿憋死！要是村村学会赵家沟的办法，可就好了！”众人一听，知道赵家沟离这儿不甚远，只有三十多里，村子也是五六十户人家，可是摸不清他们到底是个什么办法。就着急地问：“赵家沟到底是个

什么办法哩？”老武说：“今天我可不该拉扯这些事，不过咱们统是自家本乡本土的人，我才敢扯一扯，大家出去，可千万不能乱说!”众人随口答应不说。老武便说道：“赵家沟先前，也是个维持村，可是全村人齐心，暗里抗款迟交，不给敌人送信，偷扣情报，抓汉奸，偷偷和敌人干，闹的他也没法子。后来武工队去了，暗地组织民兵，力量一天天大起来，今年四月里就反掉维持。现在人家那村子，有民兵保护，敌人轻易不敢去。”

众人听的心里好像有了点明路，可是又觉得不舒坦，周毛旦老汉埋怨地说：“为什么我们抗日政府的武工队，就不来这里呢？”老武笑了笑说：“自己人说句知心话，只要大家决心抗日，抗日政府是不会忘掉我们老百姓的。我们镇上，武工队进去摸过几次碉堡啦，把狗日的们吓得天一黑就不敢出碉堡门了。”雷石柱接上说：“人怕齐心，虎怕成群，咱们要齐了心，也能闹成赵家沟那样。”

老武觉得时间很长了，便收拾包袱，显出要走的样子说：“你们要买啥，拿上先用，如今大家都困难，钱迟给几天不要紧，咱们都在难中嘛!”几句话打动了众人的心，大家都感激地说：“真是个好人!”当下你买几尺布，她要三根针，全都是赊下账。老武说：“你们还要买什么，我再天来给你们捎。时候不早了，我得快快回去，迟了城门上又是个麻烦。”说罢打起包袱要走。有几家拉住老武，嘱咐下次来捎些盐，老武答应着开门正要走去，坐在门角里个老汉，含着两眼泪花，站起来抓住老武说：“老乡，我有个大儿，叫日本人把腰打烂了，下次来能不能给我买点药!”老武仔细一看，见他有五十七八年纪，穿一身烂得累累絮絮的衣裤，戴一顶烂了边透了顶的旧草帽，面貌和善可亲。

原来这就是第一次敌人来时，死了三小子的张忠老汉。家里很穷，一辈子就是靠租种地过活。身边还有两个儿子，大儿叫张有义，今年二十五岁，二儿叫张有才，今年二十二岁，都没娶过媳妇。半月前，张老汉的大儿张有义，被敌人抓去做苦工，打烂了腰。回

来没几天，伤口化脓溃烂，越烂越大，每日痛得饭不能吃，觉不能睡，几天光景，脸色难看的怕人。请医没处请，抓药没处抓，每日全家人真急的像发疯了一般。

老武见张老汉伤心地掉下泪来，心里暗想："我还懂得一点外科，身边也还带些贴疮膏药。"便对张老汉说："看外科疮痛，我还懂点门道，叫我去看看怎样！"张老汉一听，感激地说："这可有救了……这可有救了……"急忙前边领上老武，一直回到家来。

老武进门一看，见窑里"嗡嗡"地飞着好多红头苍蝇，窑洞顶上熏得发了黑色，地下摆着好多盆盆瓮瓮，土炕上铺着块破席子，病人直直地躺在上边，脸上青一块红一块，痛的"哎呀哎呀"叫喊。老武上炕坐到病人身边，揭去包疮的布条一看，见腰上有碗大一片烂疮。用手一捺，里面黄色的脓水便流了出来。老武连忙用开水化了点盐水，轻轻把疮口的硬痂子洗掉，拿新棉花把脓挤了，又打开包袱取出一块膏药，贴在疮口上说："你们放心，这疮顶多半个月就能好！"张老汉全家听了，真是千恩万谢，非留老武吃饭不行。老武说："话到了，就和吃了你的饭一样，今天天气不早啦，下次来再吃你的饭。"张老汉哪里肯依，拉扯了半天，见无法留住，便去到箱子里，挖出来两大碗核桃，强纳硬装，给老武塞了两口袋，才满意地放老武走了。

老武正要出村，忽听身后有人追上来喊："武乡亲！"老武转身一看，见是雷石柱气喘着跑来悄悄说："老武同志，刚才听说，敌人又派下羊毛来啦！不管喂羊不喂羊的人家，一个人交五斤，限三天交清，这怎办呢？"老武说："能想办法拖延些时日就好办了！那时维持也反了，让狗日的们再要不成！"雷石柱说："硬抗是抗不住，怎拖延呢？"老武手撑着腮巴，沉思了一刻说："用软办法和他斗。可以发动群众向敌人请愿！"雷石柱听了，说："这个办法好是好，就怕敌人不允许。"老武说："你们不要找维持会的汉奸，直接去找日本人。这阵敌人正假仁假义的到处想卖好，你们找上几个上年纪能

说话的人领头，总有个八九成把握。”雷石柱点了点头说：“试试吧！”送走老武回来，就叫来康明理、孟二愣、武二娃们几个，把老武教的办法一商量，都说：“行，分头发动吧！”立刻四个人便沿门挨户地去说。

到第二天，雷石柱、二先生、张忠几个人领头，带着五六十个人，一窝蜂似的进汉家山请愿去了。

康顺风听到村里人不交羊毛，反而去汉家山请愿，十分恼怒，骑了条小叫驴，打了一鞭，“蹬蹬蹬”地也追往汉家山去。一路心里想道：“我在日本人面前说一句话，要打断你们的狗腿！”想着高兴起来，又抽了叫驴一鞭，叫驴尾巴甩了几甩，呜哇呜哇叫了两声，飞快地跑起来了。

不一阵，康顺风进了据点。一看，村西头楼院门口，黑压压地站下一场子人；日本小队长和独眼窝翻译官，站在门口台阶上，眉脸恼怒得像猪，死盯住场里的人。他心中暗喜道：“哼！你们请愿？日本人有甜的叫你们吃哩！”

康顺风很想发作几句，在皇军面前露一露自己的手段。于是跑到台阶跟前，对着请愿的人大喊：“你们这些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皇军为了咱们，要点羊毛你们都难受成这样！羊毛又不是长在你们身上，回去把羊毛剪下交了不就完啦！良心统统坏了的！”康顺风说着，摇头晃脑得意的不行，站在那里，想到猪头小队长听了他这几句话，一定会夸奖他办事好。不料猪头小队长从台阶跑下来，伸手“啪”的给他吃了个耳光。喊道：“你的大大的坏，不会照顾良民的，皇军大大的爱民如子的，维持的坏，大家回去的，羊毛迟迟交的！”众人一听，几百只眼把康顺风狠狠瞪了一下，便都相随着回来。路上，雷石柱与康明理又给大家解释，这就是敌人的“怀柔政策”。人们说：“谁还不知道日本人那鬼把戏？故意在咱们跟前卖好哩！”

第 九 回

地头蛇仗势抢亲　松树林恶霸毙命

康顺风没得了好气，摸着火辣辣发痛的脸，心里气，嘴里又不敢哼，只好肚里说："坏事都推到维持会身上！三天交羊毛，是你下的命令，这阵又在老百姓面前卖乖哩！"

这时群众都走了。猪头小队长笑眯眯地拍了一下康顺风的肩说："你大大的好人，忠实皇军的，以后好好的干活，大大的有赏！"康顺风听了，马上气平怒息，心中洋洋得意地想道："哼！还是我吃的开！"便高高兴兴地骑着毛驴回来。

请愿的人们回来以后，家家户户没有一个不高兴的。雷石柱、康明理们几个，在家里正笑着议论，门外进来个人。一看是老武来了。雷石柱就赶快把请愿的情形，从头讲了一遍。这时张老汉听到老武来了，急忙也跑来，说："武乡亲，你那药真灵！我儿那疮，自贴了膏药，就不很痛了。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老武笑着说："不算甚！我这里还有几张膏药，你都拿上给他贴去吧！"说着从包袱里拿出四五张膏药递给张老汉。张老汉更是感激不尽，随说道："武乡亲，我回去叫给你做饭去，今天可一定吃我老汉顿饭再走哇！"说罢开门就往外走。

恰巧，门外边进来个人，因为走得很急，一下撞了个满怀。张老汉站住一看，见是二先生慌慌忙忙的从门外进来。本来他是找雷石柱来了，一见老武也在，就哭着说："武先生你看，这光天化日之下，地头蛇就平白无故要抢亲哩！"老武听了不明白，忙问："到底是怎回事？地头蛇是怎样个人呢？"二先生长长叹了口气，坐到炕沿上说："唉！无廉耻的东西，本名也不知道叫个啥，反正外号人都

叫他‘地头蛇’，是汉家山的个地痞。在地方上欺软怕硬，不干好事。旧政权手里，公安局干过几天，如今在汉家山给日本人当密谍组长。今后晌来村里，在门口看见了我女子，他就打发康家败来说亲。你想我怎能和个汉奸结亲？我两口子不答应，我女子也哭的死去活来，谁知那东西就老羞成怒，要抢亲哩！这阵正在维持会里，派下牲口就来了！这这……唉！真是逼着人跳火坑呀！”

二先生的女儿梅英，今年十九岁，生的聪明，长的俊俏。老两口爱得像命根子一般。如今地头蛇要抢亲，怎能不急不愁？这事把老武也给难住了。二先生虽然是团结抗日的对象，但是他女儿眼看要被汉奸、鬼子糟践，这件事民兵要是不管，二先生必然疏远我们，要是想法救了他，不但二先生更能靠近我们，就是他的女儿梅英，也会成为一份抗日力量。老武低下头，手撑住腮巴，只顾在地上踱圈子。脑子里翻来覆去盘算了好久，忽然严肃地说：“大伙看这样办好不好？”说时，四个人脑袋凑到一块，老武说明他的想法，应该如何如何，征求二先生的意见。二先生愣了一会，脸上有些为难的神色。老武拍着二先生的肩膀说：“武工队我有熟人。只有这样，别无好办法！”张老汉也说：“不怕，当媒人这事我能办了。”二先生这才唉声叹气地说：“唉！真是在劫的难逃呀，众人是圣人，就这样办吧！”说罢，张老汉就急急忙忙跑到康家祠堂。

进了院，见柏树上拴着匹洋马，听见地头蛇在家里，吼三喝四地说：“马上就去，不好好走就抢！不识抬举的东西……”张老汉壮了壮胆走进去，见了地头蛇，就赔着笑脸说：“哈哈……先生，给你道喜啦！刚才二先生也是一时的糊涂，这阵想开了，让我来说亲咧！二先生说：像队长这样有钱有势的女婿，打上灯笼也难找。不过二先生说，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不可太潦草，总要挑个好日子，明媒正娶。嗨！他们书香门第人家，就爱个排场。”几句话，喜得地头蛇浑身痒痒，笑眯眯地说：“早有这话，也省得生这闲气了！”随手脱下个金戒指，又掏出三百块鬼子票，递给张老汉说：“这是彩礼，

一应花销齐由我出。唔，初五过事吧!”

张老汉满口应承，拿上东西，一溜烟跑回雷石柱家中，一五一十讲了一遍。老武又吩咐了雷石柱几句话，便和二先生谈谈说说地走了。

二先生拿着订婚礼回到家中，把订婚的事情，详细告诉了老婆女儿，一家人就张罗着做新衣，筹办喜事。可是村里人不摸底细，就有人背后骂道:“有了钱，王八也是好女婿！哼，和个汉奸结亲，真丢人!”二先生听见也装听不见。

到了初五这天，二先生家里里外外，收拾得一干二净，门上贴起红对子，院里摆着桌椅板凳。维持会那些人，也都来溜沟子，捧场面。道喜的，送礼的，男客女客，出出进进，倒也热闹。

晌午时分，忽听得对面山上锣鸣鼓响。人们都跑出去观看，只见红红绿绿一簇人马下来，霎时已进了村，原来正是地头蛇来娶亲的。只见前面是六个吹鼓手。“嘟哇嘟哇”的吹打，随后是四个提纱灯的，两个打旗的，分在花轿两旁。地头蛇骑着高头大马，穿着袍子马褂，礼帽皮鞋。四个警备队，全副武装，明晃晃的刺刀上，拴着红绿彩绸，耀武扬威，到了二先生家门口。

三声炮响花轿落地，地头蛇下了马，早有人打躬作揖迎了进去，直迎到上房。二先生亲自来陪，抽烟喝茶拉闲话，故意消磨时间。谈古论今，前五百年后五百年，从天上说到地下。地头蛇本来一窍不通，可是为了在丈人跟前装门面，也只好假眉三道的胡应承。到半后晌，才摆上酒席来。二先生亲自敬酒，亲戚朋友，也都来轮流把盏，接着康顺风也来敬酒，地头蛇酒量虽大，可是怎支住川流不息地喝，席吃了一半，已有点醉意了。那四个警备队，也自有人招待，喝酒猜拳，叫的一声响。直吃到上灯时分，才抬起花轿走了。送亲的是新媳妇的表兄，跟在轿后面。二先生看着娶亲的走了，不由地握着两手心汗。

地头蛇因为喝多了酒，骑在马上摇摇晃晃，那四个警备队，也

是喝得昏昏沉沉，深一步浅一步跟着走。走着走着，走进了一片桦树林，突然树林中“砰”的一声，一团火星，直照地头蛇飞来。只听地头蛇尖叫一声摔在马下，那马惊得乱奔乱跳，谁知地头蛇摔下去时，一只脚还在镫上挂着，那马倒拖着他直奔汉家山去了。

这时人群早已乱成一团，灯笼火把轿子，扔下一地，乱跑乱逃。有跑掉鞋子的，有丢了帽子的，慌慌张张各自逃命。就在这混乱当中，从树林里跑出一个人影，正是孟二愣。他很快跑到花轿跟前，把白梅英从轿里抱出就走，走了几步，看见新媳妇的表兄，就交给他领回去了。

那四个警备队，吓得酒都变成了冷汗，还没来得及还枪，树林中的子弹早飞了过来。又听得背后山坡上一声哨响，有人大声喊道：“第二排上刺刀，冲呀！捉活的！”警备队一听，吓得骨软筋麻，暗暗说道：“碰上老八路了，快跑吧！”一个一个都夹着尾巴逃走了。

这时，树林中又出来三个人影，领头拿连枪的便是老武，拿火枪的是雷石柱。武二娃提着个手榴弹。山坡上喊罢口令的康明理，送了白梅英的孟二愣，也都跑回来了。五个人就分开几路，悄悄回到村里。

汉奸地头蛇家中，正是灯红酒绿，喝酒猜拳，十分热闹的时候，忽然一匹马飞奔进来，镫上倒拖着尸首，衣服扯成了一条一块，脑袋擦成了个血葫芦。众人围上去看时，认出那就是新郎，不由的大惊失色。接着吹鼓手、抬轿的、四个警备队，都陆续逃回来了，一个个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把半路上叫八路军包围住劫亲的事，讲了一遍。众人听得目瞪口呆。地头蛇父母看见儿子成了这样，大哭大嚎。一面把尸首移到洞房中，盛棺入殓；一面报告了日本小队长，请发兵报仇。可是日本人摸不清八路军有多少，也不敢胡乱出动。汉家山村里人听到地头蛇叫八路军打死了，都暗里高兴地说：“这可给地方上除了个大害啦！”

第　十　回

亲亲热热讲身世　欢欢喜喜认恩人

转眼已是五黄六月。一天，雷石柱正要去锄地，刚走到大门外，看见南边涌起一片黑云，风刮得很紧，村边的树木不停地摇摆。黑云渐渐扩大，从南面山头上涌过来，太阳完全被遮没了，天空中黑暗无光，远处响着一连串的雷声。

雷石柱看了看天色，知道是要下雨了，便返身回到家中。刚拿出烟袋抽了几袋烟，只听院里一阵紧急的脚步声，抬头一看，见门推开了，进来的是老武，顶着一头汗，背上背着个布袋。老武把布袋放下，一面擦汗，一面说道："跑得把人累死了，背着二十多斤盐，只怕着了雨！"恰好这时雨正来了，院里一片风雨声，雨滴敲在金瓜的叶子上，发出很大的声音。

雷石柱问清老武是一早起身的，便让老婆去做饭。两个人坐在炕上拉话。雷石柱说："那天人们说了句要盐，你就这么远把盐给送来，真辛苦啦！"老武说："为群众服务就要实心实意，咱们闹革命的，群众有实际困难，就要实际解决，不能只说空话！"雷石柱点了点头说："老武同志，我觉得你这人觉悟很高，你一定住过大学校吧？"老武笑了笑说："住过群众大学！"停了一下又说："以前穷的肚子也填不饱，哪有钱去念书？如今有了点文化，还不是党培养的！"雷石柱忙问道："你以前也是穷人？！"老武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穷到底了。"接着便讲起了他的家境：

"我爷爷手上就当长工。到了我爹手上，还是当长工。我爹四十几岁才娶过女人。我十二岁上，就跟上我爹给地主李义家当小长工，爹给人家种地，我给打杂，每天倒脏水、喂猪、看孩子……只

吃饭没工钱。一次下大雨，比今天这雨还大些，倒脏水滑了一跤，把盆子摔破了，东家女人揪住耳朵，打得嘴鼻流血，一天没给吃饭，还罚得在雨地里淋了一阵！黑夜回去，我哭着死也不去了，我娘抱着我哭，爹说：'爹没本事，就会死熬死受，受了一辈子，流的汗一担也担不完，给人家攒了家当，害得俺娃跟上挨打受气！'娘说：'俺娃孬好学上一样手艺，再不要像你爹一样受这份气了！'以后我便学了铁匠。

"学铁匠比当长工也不强多少。打了十来年铁，受了十来年罪。事变那年，我娘和爹都给日本飞机炸死了，炸的腿胳膊都找不见了，尸首都没埋全……"

窗外，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家里静悄悄的，雷石柱急问道："后来又怎样？"

老武眼神一亮，说："后来我就参加了游击队，先当战士，后来当了班长，后来又升了排副。日本人炸死我爹娘，我就要他用血还！我不大爱打枪，我爱用刺刀扎，我亲手捅死的日本人，少说也在十个以上。因为我打仗勇敢、坚决，指导员介绍我入了党，经常上党课，学文化，我更加认清了共产党，知道了自己这一辈子应该向哪条路上走。

"后来我腿上带了花，在医院养了三四个月；我不爱闲住着白吃饭，便学了医，以后又到了地方上工作，后来又住了咱们办的敌工训练班，学了几个月日文，再以后便调到武工队来了。"

雷石柱听完，长出了一口气，说道："你这经历真不简单！"老武说："唔！我说着说着就说远了！嗳！谈点现在要做的工作吧。"这时饭已做好了。老武一面吃饭，一面把目前要做的工作谈了谈，最后结束道："现在基本群众已经起来了，大家都要求共产党来领导，我觉得可以公开和他们讲了！告给群众知道我是个干什么的吧！"雷石柱突然高兴起来，说："唉呀，我早就盼有这一天哩，村里人知道了你就是八路军抗日政府的干部，一定高兴！"说着从窗户上看

了看天色，又说："雨停了，我去叫人！"说完，跳下炕便走了。

村里买过老武货的人，听说背来了盐，都高兴地跑来雷石柱家里看老武。一阵工夫，屋子里就密密挤满了人。

二先生见了老武，高兴地对众人说："咱们都不是外人，实说吧！那天我女儿那事，是武乡亲给出的主意，八路军也是武乡亲给引来的。"众人一听，都嘈吵开了，有的说："他还认识八路军，为什么不引来一个领导咱们？"有的就抱怨起来了："八路军为啥光在别处领导抗日，咱们愿抗日，却不来个人领导一下！"这时，雷石柱提高嗓子说："大家要求八路军来领导么？可是八路军早就来了，也没个人理！"众人听了急问："在哪里呀？快说！"雷石柱不慌不忙地指着老武说："你们当他是货郎子么？嘿！他就是武工队的武得民同志！"众人一听，如同开云见天，兴奋的一下把老武拥在当中，二先生拉着老武激动地说："好恩人哩！呃，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呀！"这时人人高兴的含着两眶热泪，亲亲热热，不知说句什么话才好。

张忠老汉从人堆里挤进来，一把抓住老武的手，含着两眶热泪，兴奋地对住老武的脸说："好同志啦，你为何不早告诉我们呀？这回可不准你走了，就住到我们村里领导我们吧！"康大婶几个老太婆，看着老武，喜的嘴里不住念着："阿弥陀佛！天天都盼八路军，原来八路军就在眼跟前，这可有靠啦！"

正说间，背后又一个人挤过来，头上罩块手巾，黑黑的两道眉毛，厚厚的嘴唇，神气十足，因为用力过猛，差一点把张老汉给撞倒。张老汉转头一看，见是孟二愣把胳膊高高举起，在人头上乱摆，急着要说话，可是众人并不注意。孟二愣大声说着："咱们再不用受敌人的欺压了！武同志，领导起来干吧！咱们大伙先把维持会这些灰孙子们收拾了就好啦！"青年们听孟二愣一说，都嘈开了。

雷石柱见大家嚷的声音挺大，担心外面有人听见，就赶快叫大家说话声音小一点。可是他的话人们好像没有听见一样。有几个老年人，一边抽烟，一边用责备的口气说："嗨，年轻人做事没分寸，

可做不得哇!”说着，一伙儿涌到老武跟前说:“武同志，还是要靠八路军哩！你给毛主席捎句话，叫多调些人马来，把这些瘟神们铲除净!”雷石柱抢前一步，把腿一拍叫道:“你们倒忘了从前老武给我们讲的赵家沟的办法啦？只要大家决心抗日，就有办法，握紧拳头打人，比伸着巴掌劲大多了!”马上，又有几个人附和着说:“对，赵家沟那办法就不错，大家团结起来，力量比啥也大!”随后，你一言，他一语，这个还没说完，另一个又接上去，有的高嚷，有的附和，满屋子嚷得听不清一句话。老武看到这般情景，心中暗喜。这时，雷石柱把手一拍说道:“大家都别嚷啦，还是听武同志说吧!”顿时没有了半点声音，都眼巴巴地望着老武的脸。

老武举起手来，脸上浮起几丝笑纹，温和地说:“大家的话都对。大家都决心抗日，就是一条活路！咱们八路军是老百姓的子弟兵，来是不成问题的，一定来这里打敌人。不过大家要明白，和敌人斗争是长期的，八路军担任全边区的战斗任务，武工队也要经常到敌人屁股后面去活动，并且组织那里的老百姓和敌人干，不能在一个村子里长住。要把敌人挤走，保护自己免受敌人的害，还要靠大家团结起来干!”这一片话说过，有些人又觉得糊涂起来。老汉们便着急地问:“武同志，你说队伍不能长住，叫我们这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能干出什么来呢？”老武马上就把雷石柱他们刚才说的话，解说了一遍，接着就把毛主席挤敌人的办法，如何组织起来，老年人做老年人的事情，年轻人做年轻人的事情，男子做男子的事，妇女做妇女的事，大家团结得像铁桶一样，一步一步往外挤，原原委委地给众人讲了个一清二楚。

霎时，满屋人又高兴的眉开眼笑。这时，张忠老汉脸色很严肃地走到门跟前，把足一顿，声音沉重地说:“乡亲们，听见了吧！毛主席给咱们巧谋妙算，想出好办法啦，要活大伙干！人常说：人怕齐心，虎怕成群。以后咱们信毛主席、八路军、抗日政府，咱们闹抗日，谁也不能半道变心，出卖大伙！来，咱们对着毛主席宣誓，谁要

变了心，大家除灭了他！”张忠老汉越说越有力，就像撞动了庙里的钟，声音在人心上响着不散。他说完，便领头跪在地上，众人见张忠老汉跪倒，也都跟着跪下一地。屋子里，突然鸦雀无声，气氛十分庄严。人们把头抵到胸脯，心里默默地说：“誓死把敌人赶走。决不给敌人当走狗！”过了一刻，老武上前把张忠老汉搀起，又把众人都请起。孟二愣刚从地下爬起来，就向众人说：“咱们今天发了誓，成了一心，明天就干！”众人齐声喊对。老武赶紧告诉大家，事情要慢慢干，不要性急，走漏了风声，打草惊蛇，就会坏了大事。众人一听，都说老武说的对。

老武向外看了一眼，见时候不早了，回头对众人说：“大伙可要记住保守秘密，要是一个人走漏了风声，咱们大家都别想活啦！”几句话，好似在每个人心上钉了只钉子。看人们的神态都是又坚决、又严肃，好像对老武说：保证谁也忘不了。大家正要走，突然门边有人低声说：“维持会的书记来了！”众人吃惊起来。

第十一回
假书记通风报讯　真汉奸脑袋搬家

雷石柱连忙跑到门口说：“大家别怕，切记武同志的话，要保守秘密！我出去看看去，你们都散了吧！”说完出来，见来的正是维持会书记康明理。雷石柱见他脸上惊慌的样子，知道又出了事。康明理劈头便说：“哎呀，坏了！情报员王臭子，知道了武同志是武工队的，要去报告敌人哩！”雷石柱一听，惊得倒抽了一口气，心“通通通”地跳起来。呆了一刻，忽然又问道：“这事维持会其他人知不知道？”康明理喘了一口气说：“王臭子那家伙，想到敌人那儿独得功赏，谁都还没告诉。”雷石柱听罢，心便放下了一些，拉了康明理一

把说："老武正在我家里，找老武讨论办法吧！"说罢，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了回来。

康明理自从当了维持会的书记，表面也就和那些人一起厮混，心里却有个老主意：处处留心他们。今天早上，康明理一进祠堂，就听见康家败和王臭子，在屋里高喉咙粗嗓门地争吵，他听了听来势不对，便悄悄站在门外偷听，听见康家败骂道："你算什么玩艺？我是情报组长，你眼里太没王法了！"又听王臭子骂道："康家败，你不要在你老爷面前摆臭架子！尿你也没工夫，你凭什么独吞？这钱不分给我就不行！""王臭子你骂谁？二老爷不吃你这一套！""就是骂你！你敢怎么样？"两个人一递一句，一声比一声高，接着房里便有桌子椅子"砰砰嘭嘭"撞倒的声音传出来。

这样响动了一阵，康家败跌跌撞撞跑出来，头也不回地跑了。随后王臭子手里提一只三条腿圆凳，气势汹汹地赶到门口，见康家败走远了，才用手擦着鼻血，跺着脚大骂："康家败，我操你十万辈子祖宗！走了和尚走不了庙。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康明理听了半天，也摸不清是为了什么事，便过来向王臭子说："这是为了什么事动武？"王臭子正受了一肚子气没说处，见康明理问，便说道："为了啥？他凭组长欺压人！前天我想找点野食，一下想到了康大婶家。你知道她儿是八路军，我就吓唬那老婆说：'你儿是八路军，我要报告日本人啦！'吓的那老太婆求告了半天，答应下今天给五块白洋了事。这事我告诉了康家败，谁知今天一早，康家败狗养的倒把钱取来独吞了！我向他要分一半，他不给还和我瞪白眼。操他娘，凭你康家败能办了个啥？你还当情报组长哩！村里有人要造反了，你知道个毬！"康明理听到话里有话，急问道："村里谁要造反？"王臭子一把拉住康明理说："走！到我家里去，我正要请你帮忙办这件事。得了赏总有你的一份。"康明理便随王臭子出来。

王臭子是个光棍汉。到门口开了锁子，把康明理让到屋里。躺到炕上，摆开洋烟家具，点着闷灯，打开五两盒子，挑了一块，在

灯上烧了起来，烧成一个泡子，按在烟枪上，便双手递过去请康明理抽。康明理连忙说："啊哟！我可不会这一套，我连旱烟也不会抽。"王臭子便独自躺在炕上"吱吱吱"抽起来了，青烟从两个粗鼻孔里往出冒。

康明理急要知道他说造反是指谁，便故意恭维他说："你老兄真有本领，不要说村里有人想造反，就是谁肚里想什么，也逃不脱你老兄的眼。我不是当面奉承你，康家败当情报组长凭什么？他连你的脚后跟也拾不上！"王臭子抽了两口烟精神大了，听康明理这一说，高兴的眼里放光，又忙把刚烧好的一个泡子，一气吸完，闭住嘴，喉咙里"咕嘟"咽了一声，然后坐起来说："咱们俩也不是外人，实对你说吧。你知道常来村里卖货的那个姓武的是谁？嗨！那就是八路军的武工队！"康明理听了暗暗吃惊，但尽力显出平静无事的样子问道："你怎么调查出来的？恐怕不是吧！"王臭子把帽子往后脑勺上一推说："他要不是武工队，你把我的头割了！那人是水峪镇人，叫个武得民，日本人没来以前就参加了八路军。我在水峪镇见过他。"康明理问道："你怎知道的？"王臭子说："前一回我去水峪镇，碰见那里的密谍组长，他告我的。"停了一下又说："这事没第二个人知道。日本人说抓住一个武工队赏五百元。你看我瞎字不识，你帮我写个情报吧！得了赏总不亏你。"康明理想了一想忙说："你这里纸墨笔砚什么也没，等晚上我带来写吧！这点小事还不能帮忙？不过你千万别再向第三个人说，要是有人抢了头功，可就没咱们的份了！"王臭子说："这事我心里有数哩！保险走不了风声。"康明理又说了几句奉承话，便出来，慌慌急急来找雷石柱。

雷石柱领着康明理进到家里，见众人都散了，老武和孟二愣还在等着。康明理忙把王臭子要报告老武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孟二愣没等说完就说："我去干了这个狗杂种！"老武摇了摇头没说话，只是眉头越锁越深，用手撑着腮帮思谋。雷石柱望着老武，心里焦急，脸上也直变颜色。

屋里静了一阵。老武把手猛地一甩说：“我看这样吧！”说着上前把康明理和雷石柱拉上，到另一个屋里去了。这边留下孟二愣，一个人干着急，想跟过去听听他们商量办法，又怕老武批评。急了一阵子，只见三个人说笑着又出来，康明理一个人走了。

康明理匆匆来到桦林霸家，悄悄对康家败说：“可出下大乱子了！”康家败忙问什么事。康明理道：“王臭子要报告八路军，说你是汉奸！”康家败冷笑了一声说：“我是汉奸！他给皇军当情报员，又算什么？”康明理道：“他明里是皇军的情报员，暗里可是八路军的坐探……”康家败问道：“你怎么晓得？！”康明理道：“昨天晚上他多喝了几盅，吐了几句真言，他还拉我和他一块给八路军干事，要我帮他调查你的罪恶……”康家败道：“你上钩了？”康明理道：“我要上了钩还来告你？”康家败问道：“王臭子真是八路的坐探？”康明理道：“他说上次树林里抢亲，就是他引来的八路军。连二先生都不知道。”康家败听了，指手划脚地说：“好你王臭子，二爷去皇军面前说句话，马上要你的命！”接着又叹了口气道：“不过，空口无凭啊！”康明理忙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递给他。康家败展开一看，见是抗日区政府的通行证，证明王臭子是区武工队侦察员。后边盖着区政府的大印。原来老武身上就带着几张空白的通行证。这是刚才才填写上的。康家败哪里知道其中的奥妙。一看这张通行证，如获至宝，喜得连那颗干萝卜脑袋都好像舒展了。不住嘴地说：“好呀！好呀！”随手把那张通行证一装，疑惑地问道：“你怎么得到的？”康明理道：“刚才他掏纸烟掉到地上，我捡起就送来了。他还不知道呢！俗话说：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要报告皇军快去吧！迟了就落到他圈套里了。这是有凭有据的事，一定要叫皇军把他弄死，不然放虎归山，咱们就吃不倒啦！咱们姓康的江山，还能叫他外姓称霸！”康家败说：“不怕，叫他归天吧！”说完，骑了匹牲口就奔到汉家山。

到半下午时分，王臭子正要去找康明理写情报，一出门就碰上

据点里派来的两个伪军找他，说“皇军”有要事请他去！王臭子想：准是发特务费。便整了一下衣帽，兴冲冲地跟着来人，一气赶到汉家山。

刚进了猪头小队长的房子，劈头就挨了一马鞭，王臭子被打得辣辣的痛。正要开口问，见猪头小队长把桌案用力一拍，喝道：“你的通匪，良心大大坏了的。”说时，皮鞭在王臭子身上头上，好像捶泥一样的响起来。这等风险，王臭子还是头一次遇到，头上轰的响了一声，两眼顿时发黑，金星乱跳，昏头昏脑的早已分不清东西南北，他又哭又叫地分辩道：“不……是……是……我……通匪……”本来话就说不清，又遭这一吓，更是变腔变调，结结巴巴说了半天，猪头小队长也没听清是说什么。随即向门外一喝，进来四个提枪的日本兵，把王臭子拖猪般拖了出来，推到当院，猪头小队长嘴里喊了一声，日本兵的马刀明晃晃的一闪，王臭子的脑袋，滚出丈把远去了。

第十二回

查户口老武遇险　巧掩护大婶立功

康家寨自从闹过请愿斗争以后，康顺风便感到村里人这几天的风色不对；后来又听康家败说情报员王臭子暗中私通“八路”，被敌人调去杀了，心中更加惊慌不安，就去和桦林霸商议办法。桦林霸说：“不是上边有公事叫成立护村自卫团吗？我看快快成立起，管得严一点，就能防止老百姓胡闹！”康顺风领了一番教，回到维持会，马上就开会组织，凡年满十七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者，都编成了自卫团员。

汉家山据点的敌人，杀了王臭子以后，也疑心康家寨仍有“匪

军”暗藏，除了一面令康家寨维持会加紧防查外，便又命令伪军中队长，到康家寨清查户口。

一天，伪军中队长带着一小队伪军，骑着一匹大洋马，往康家寨来了。

这个伪军中队长，姓邱名得世，山西五台人，今年三十七岁。小时在家，爱穿爱吃，不肯劳动，到十七八岁上，家里待不住，便跑到北平一家小饭馆里，当了一年跑堂的。因为每天接的客人，三教九流都有，邱得世慢慢混的满口京腔，一身流氓习气，后来不干堂倌，就成了小流氓，偷人拐人，敲诈钱财。

一九三〇年，邱得世便混到了晋绥军里，一直干了五六年，升了个三个花花一道金的连长。一九三七年太原撤退的时候，邱得世以为中国完蛋了，不如早寻出路。他没跟队伍，跟着他的个营长，在太原投降了敌人。先是在警察所当队长，后来敌人见他能干，便把他调来汉家山据点，当了伪军中队长。此人生的细长高粱秆个子，鸡蛋脸，两道撇下来的眉毛，活像鸡蛋壳上画了个八字。因为有一口很大的烟瘾，把脸抽的像块砖头颜色。他自从当了中队长住到汉家山后，每天抢财掠物，奸淫妇女，这一带的人，只要提起他，没有一人不恨得咬牙切齿。

天没晌午，邱得世的人马赶到康家寨。维持会一见汉家山有人马前来，立时手忙脚乱，张罗欢迎。康顺风去到村口，躬腰作揖，把邱队长接回去，一面喊叫温酒炒菜，一面到邱队长身边，奴颜十足地笑着说：“天气很热，队长路上辛苦啦!”邱队长往床上一坐，开口就没好气地说道：“扯蛋！没差事谁肯出来受这份罪，还不都是你们害的么！哼!”狠狠地斜了康顺风一眼，便躺下点着支烟抽起来。康顺风见邱队长气色难看，想卖点好，赶快打发康家败拿来佛手烟枪太谷灯，摆在炕上，打开一个五两盒子，康家败陪着给邱队长过瘾。康家败把烟烧好，装在葫芦上，送过去，邱队长眼都不睁一下，衔住便抽起来，一气吸完，嘴里却不冒一口烟。这样一连抽

了四五个泡子，邱队长才懒洋洋地点了一支“太阳牌”香烟，把眼皮掀开，问康顺风村里的情形。康顺风赶快好言回奉：无非是“良民归顺”一类话语，不料邱队长把烟屁股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厌烦地说道：“得啦，得啦，又是你那一套！你说的不腻，我早听腻了！”忽然他猛往起一坐，道：“我问你，这几天村里安静？”康顺风赶紧赔笑说道：“这几天，村里还安静，嘿嘿，还安静！”话刚说完，邱队长猛一伸手，“啪”的就是一个耳光，厉声喝道：“给老子少打这份官腔！你当的什么鸡巴会长？你知道老子跑这一趟为了什么？走，马上叫人领上查户口，今天查出坏人，就带你回去！”康顺风见邱队长满脸凶气，吓得浑身发抖，用手摸着热烘烘的脸，领着邱队长出来。

康顺风装了一肚子闷气，正在想法躲开这倒霉的差事，迎头看见张忠老汉走来。原来张忠老汉正在和老武他们开会，商量如何对付成立自卫团的事；听见狗咬，便出来探消息，谁料碰上康顺风，要他领邱队长查户口，康顺风推说给邱队长去准备饭，趁机溜回祠堂院去了。张忠老汉碰上这事，马上就想到老武他们，心就通通地跳起来。回去告诉吧，又走不脱！只好领着从村西头开始，一家一家地查。

正在村东头开会的老武他们，等了一会不见张忠老汉回来，听见村里的狗，愈咬愈凶，知道不妙。正想出去看看，门外武二娃气喘喘地跑进来着急地说：“汉家山的伪军来查户口，已经把村子包围了！”老武大吃一惊，说了一声：“我冲出去！”开门撒腿就往外跑。

正要出村，见面前有一个伪军，背向他站着。他赶快收住腿，慢慢向侧面溜过去，刚走不几步，就听见后面大喊道：“站住！”老武扭头一看，见有几个伪军已追上来。他本想开枪射击，一来怕给村里群众惹下麻烦；二来怕打乱自己的整个计划，于是便不顾一切往前跑。只觉得脚底下，一会是砖头瓦块绊住了，一会是柴草刺针勾住裤腿，这样转了一个弯，又转了一个弯，村子里到处有伪军把守。看到要脱身出去很难，便避开伪军的眼睛，闯进一家大门里，这正

是康大婶的家。康大婶正在炕上给小孩喂饭，见慌慌张张闯进一个人来，吃了一惊。定睛细看，认出是武工队老武，正想开口问话，老武已经气喘着说："大婶儿，快，伪军追上来了!"一边说，一边就从裤带上抽出一把连枪来，急慌慌地说："先把这找个藏处!"康大婶接过手枪，急忙下炕塞进炉子下面灰窖里，刚回过身，几个提枪的伪军，已经出现在门口。康大婶一见，心中焦急，不知如何是好。愣了一下，顺手抓起一把扫炕笤帚，狠狠地向老武打过去，嘴里叨叨骂道："我把你个没心肝的东西！什么风把你又刮回来了？家里水没水柴没柴，有老有小，你走了就死了心了！"说罢，真像伤心似的，眼泪扑簌簌地滚下来。几个伪军在门外听着，一个个摸不着头脑。

这时，有一个伪军跳进家来。把老武打量了一番，瞪起眼睛问康大婶道："他是什么人？你放明白点，知不知道我们是来干啥？"康大婶并不着慌，上去一把拉住伪军的臂，伤心地哭着说："好你们哪，他是我的儿嘛！唉，有这么个儿，和没有一样，整天飞的不在家，我六七十的人啦，水没水，柴没柴。要有个人能给我管教管教，真是行好积德啦!"她真像有满肚冤屈似的，说一气，哭一气，哭一气，说一气，一阵说的伪军都愣在那儿。刚会爬的刘二则的小孩，见来了许多生人，也哇哇地大哭开了。蹲在地上的老武见进来查户口的都是伪军，没有本村维持会的人，灵机一动，赶紧站起来把哭着的孩子抱在怀里，摇着，哄着。

大门外，张忠老汉领着邱队长来了。张忠老汉一见门口堵满了伪军，猜定不妙，便在院里故意大声叫道："嗳！你大婶，家里没外人吧，邱队长来查户口啦!"康大婶应了声："没外人，来吧!"伪军们见队长来了，都端端正正退到两边。邱队长进屋扫了一眼，向张忠老汉道："他是什么人？"张忠老汉一见老武抱着孩子哄，急得好像掉到深沟里一样，心跳着，浑身都出了汗。正不知道说个什么好，康大婶抢前一步，指着老武，气愤地说："从今天起，你不是我

儿，我不是你妈，没你，我也少受点气！”说罢，一屁股坐在地上，呼呼地长出气。张忠老汉一听也赶快不慌不忙地对邱队长说：“这是大婶的儿子，良民。”邱队长疑心，上去把老武检查了一顿，见身上没有什么特别痕迹，便向门外的伪军努一努嘴，说话之间，家里走的没了一个人影。

老武转头往外一看，见门口没有了伪军，想起刚才的事，伸手在头上一摸，湿淋淋地出了满头冷汗。他望着康大婶，微微一笑，感激地说：“大婶，我这条命要不是你，今天就完了！”康大婶并没有理老武，拐着一双小脚，到门洞瞧了几眼，弯回来从灰窖里抽出手枪，递给老武，又从老武怀里接过小孩来，说：“我听见那些人还在隔壁查，说不定有人乱说还会回来，你快躲一躲！”正说着，门外雷石柱慌慌张张进来，一把拉住老武，二话没说，往外就走。

一气跑到村西边一个破院子里。老武站住脚一看，院里只有一眼土窑，不住人家。随即开门进去，只见满地柴草麦秸，原来这是个放草的窑洞。雷石柱用手把墙角的草刨开，墙根现出一个小黑洞来，他指着小洞对老武说：“你先在这里面躲一阵，黑夜我们来找你。”说着，老武躬腰进去，雷石柱随手用草把洞口遮住，便关上门走了。

第十三回

参加“自卫团”以真冒假　处死谍报员把假当真

老武在小窑洞里坐着，天渐渐黑了，太阳落了山，窑洞里昏暗下来。老武一则因为心中有事，二则腹中饥饿，身上感到困乏。脑子里乱的好像丝团一般。他想到自己，人熟地熟，一年来常在据点周围活动，向来没有什么差错，不料今天却闹出这样大的乱子，这

也是日子久了，未免就有点轻敌！要是弄得引起敌人注意，以后就更不好行动了……这时小洞里更加黑暗了，老武坐的耐不住，便推开草堆，慢慢爬出来。从破窗户上望出去，只见月亮已经升上高空，满天的星星亮晶晶的。夜很静，刮着小风，不时传来秋虫在草丛中唧唧啾啾的叫声。老武看了一阵，觉得浑身更加困乏，便又钻进小洞里，躺在草上，脑子里胡乱想着，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正在酣睡的时候，蒙蒙眬眬听见窑洞门开了。顺草缝一看，只见门外进来三条黑影，有个人低声喊："武同志！武同志！"老武听清是张忠老汉的声音，立刻瞌睡也没有了，赶快钻出来一看，原来另两个人是雷石柱和孟二愣。老武忙问村里的情形，张忠老汉便把伪军在村里清查的情形，仔细说了一遍，雷石柱接着说："狗日的没有查出什么来，很生气，临走给维持会下令，限三天，叫把护村自卫团闹好，赶快放哨，每天黑夜，还要向维持会作口头报告。"孟二愣也插进来说："他要叫我放哨，我就不放狗日的！"老武听着没说话，掏出烟袋连着抽了两袋，才说："咱们今天上午不是讨论过啦？我看就只有那一条路。既是按年龄强迫编制，恐怕是谁也躲不下。不过……"停了一刻，继续说："不过咱们不能让自卫团成了敌人的，一定要想各种办法，叫自卫团不起作用，同时还要瞅机会搞敌人，把人都拉过来，变成我们的自卫团，打垮敌人的诡计。"众人都点点头，就又蹲在一块具体商量，很久很久才散了。

过了几天，参加了自卫团的人，便在街街巷巷嚷开了。有的说："自卫团，是送命团，村里出了事，还不是自卫团先挨揍！"维持会叫自卫团去放哨，不是叫不到人，便是推到半前晌去哨位上转一下就跑了。到黑夜，到维持会瞎编造上几句："没有事，""没情况，"就算把一天过去了。康顺风看到这情形，心上也有点忧愁，不过他却这样宽慰着自己："反正日本人再来，我是可以应酬过去了。"

这样过了两三个月。到十月初，有一天，正是遇上孟二愣被维持会强迫放哨，村外进来一个人。那人整整齐齐，穿一身黑衣裳，

背个小包袱，一副商人打扮，大摇大摆地进来。孟二愣一见，立时心上一阵火起："哈！这不是汉家山常见的那个大汉奸吗？今天可有机会出口气了。"便上去挡住，大叫一声："哪里来的？"那人吃一惊，站住脚把孟二愣斜瞟一眼，爱理不理地又要往前走。孟二愣心上一气，火早已冒起来，跑上去没客气，举手就是一拳打去，那人踉跄倒退几步，脸色一变，也张牙舞爪地要打孟二愣。刚举起手，叫孟二愣上前一把抓住，用力向后一扭，那人就地转了个圈，胳膊便朝了后。孟二愣另一只手起来，把那人的脖子一卡，用力往地下一按，那人便"通"一声狗吃屎趴在地上。孟二愣提起蒜钵似的拳头，照头照背，就是一顿饱打。那人正在地上挣扎叫喊，忽然远远的跑来一人说道："二愣你干什么？"孟二愣停住一看，见是雷石柱跑来，便放脱那人，喘呼呼地说："你问他吧！"两手把腰一扠，站到一边。那人从地上爬了起来，浑身是土，又挣扎着去打孟二愣，被雷石柱拦住。一看，突然也吃了一惊。原来被打的，正是在汉家山修碉堡时常见的那个汉奸。雷石柱呆了一下，想起从前修碉堡时，就有这家伙监工，每天打人，武老汉就是被他捆到树上让洋狗咬死的！想起这些，心里也说不来的愤恨，心想："老虎下了山，你狗养的今天可算落到老子手里了！"上去盘问了几句，便要在那人身上搜查。那人叫道："不要误会，自己人嘛！"雷石柱说："看你这人！我们是奉了上边的命令的，谁都一样。嘴是两张皮，说话没根据，你说你是自己人，没凭没据谁知道。要是放走了八路军，我们可负不起责任来，非搜不行！"那人看看无法，只好伸起两臂叫搜。先是脱了帽子，后又解开棉袄，脱了裤子，脱了鞋子，这时正是初冬天气，前两天又下了一场雪，天气冷了起来。雷石柱们却故意里里外外搜了好几遍，足有一顿饭工夫，才把衣裳让那人穿好，又去搜包袱。突然从包袱里搜出一个皮包，打开一看，里边包一张假造的根据地路条。那人见搜出了路条，又上来说道："不要误会，是自己人，我是汉家山警备队的！"可是雷石柱这阵，装出很认真的样子，猜定他又

是到根据地作特务工作去，便吩咐孟二愣说："看他一定是个八路军，捆起来送据点！"孟二愣也很机警，从腰里抽出条绳子要捆，那人见要捆，有点着急，不住地说："我找你们会长去，我是自己人呀！"孟二愣好像没听见，三两下就把那家伙捆起来。两个人押着，绕村边往汉家山送去。

雷石柱没有猜错。原来这家伙正是汉家山敌人的密谍，专门调查情报，暗杀抗日军民。这天，他正是奉了日本人的命令，伪造了张假路条，到内地区搞情报工作去。叫孟二愣们扣住，那家伙心里真是火透了，一路上话也不说，仿佛只等到据点见了日本人，再出这口气。

这时天色已快黑了。走到石崖湾的时候，雷石柱心想："狗汉奸，往哪里送？推下崖砸死狗养的算了！"见那家伙只顾悻悻的头前走，便跑过孟二愣身边，指点了一下，用手比了个架子。孟二愣会意。正好这时走到个窄道上，孟二愣在身后用力把那家伙一推，只听见"骨碌碌通"的一声，摔死在沟里了。两个人便悄悄回来。

第十四回

敌人准备砍木料　老武夜谈保桦林

当天晚上，雷石柱一想，不对劲！要是汉家山敌人看见了尸首，这事情就麻烦了。于是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叫上孟二愣，又跑到石崖湾，刨了个坑，把那尸首埋了。返回来时，太阳已经出来了。正走中间，忽然看见桦林山最高顶上，站着十来个日本人，指手划脚不知在干什么，两人急急就走回村里来。

原来日本人计划修一条轻便铁路，从这里通到汉家山，再通到水峪镇。汉家山是个出煤的地方，计划把这里的煤运到别处去。

筑铁路要用枕木，打听得桦林山上有好多树林，便一心要来抢夺这些木料。

这天，十几个日本人，骑着大洋马，保护着木厂工程师，来到桦林山上，察看这些树林。那个木厂工程师，是个四十多岁的老鬼子，身子不大，长得却很胖，肉头肉脑的。他站到一块大石头上，眯着小眼，拿着望远镜，朝四面看望。只见那又高又粗的树木，像一把一把的大伞，交叉错落的干树枝，在微风中“哗啦哗啦”作响，真是好枕木材料！工程师看着，心满意足地笑了，摸着胡子，咧开嘴，露出嵌的金门牙，十几个日本人也都高兴地笑了。看完，又照了四五张照片，便骑着马来到康家寨。

马蹄在碎石路上，“踢踢踏踏”地敲打着。听到这声音，全村人的心都收紧了。家家忙着关了大门，男人们偷偷地向外瞧，妇女们抱着娃娃，到处躲藏，街上静的鸦雀无声。

日本人一直到了维持会，康顺风和一些狗腿们，打躬作揖迎接进去，工程师拿着黑黝黝的文明棍，敲着康顺风的肩膀说：“这里树木大大的好，皇军要统统的砍掉，筑铁路的。”康顺风恭恭敬敬地答应着：“是的！是的！”工程师又叫康顺风，五天以内准备好十把大锯，三十把大斧，说完歇了一阵，便都骑上马走了。

雷石柱和孟二愣回来，见桦林山有十几个日本人不知是干什么，回到家里刚吃罢早饭，就听到外面有人说：十几个日本人，骑着洋马进了维持会。他知道一定又要有什么事发生了。等了一会，听说日本人都走了，急忙跑到维持会去打听。过了一会儿，皱着眉头走了出来，心上像压了一块大石，说不出的烦愁。悄悄走回家中，心中却在想：“桦树林这是全村的命根子，砍了穷人们可怎样活呀？唉，唉，筑起铁路来，可就更坏了！”他越想越闷气，便要去找老武商量。可是想到老武是个无根沙蓬，没有个准地方，到哪里去找呢？于是决心到靠山堡去。他披了个破夹袄就往外走。

这时天空阴雾雾的，飘洒着零零碎碎的雪花。刚一出门，恰巧

老武来了。一把把他拉回家中来，雷石柱忙说："我正要到靠山堡找你去哩！唉！桦林山……"老武抢着说："都知道了，昨天在区上就接到了情报。我今天就是来商讨这问题的。"两个人坐到炕上，老武抽了两袋烟说道："问题很严重！日本人要是砍了桦林山的木料把铁路修起来，不单这地方受害，整个根据地也要受威胁！现在只有硬干，先把维持反掉就好办了。"雷石柱说："我也是这样想，就是还不知道村里人是个什么想法。"

正在这时，听见院里有什么东西响动，老武向门边摆了摆头，雷石柱忙跑过去，开开门向外看了看，只见雪下得大了，雷石柱老婆正往隔壁家里搂干柴。于是关起门，坐回原来的地方。老武这才说道："村里人吵的翻天了！敌人的粮款逼的紧，家家愁的没办法，都说：这是逼着人死呀！你想这时候反维持，还不是最好的机会吗？你算算咱们的力量。护村自卫团的人，大部都向着咱们的，只有康二旦、康肉肉几个二流子，是跟着康家败跑。周毛旦、张忠老汉这些人，不用说，都愿意抗日，虽然多是些老婆婆老汉汉，可是都是每家的主事人，反维持更是坚决。二先生是个小地主，不过抗日这一点上，和我们还能合作，因为日本人对他没利。"老武压着指头，滔滔不绝地说着。抽着了一袋烟又说："村里几家富农像李德泰、王有仁们，虽然是胆小鬼，树叶落下来也怕打破头的人，可是维持对他们也没利，早就不愿意了。特别是今天听到日本人要往汉家山筑铁路，更愁坏了。你知道，汉家山煤窑还有他两家的股子哩！"

雷石柱听着，心都热烘烘的了，拉着老武的手说："呀！武同志，你是外地人，比我这本村人还知道的详细，这是怎么搞的？"老武笑了笑说："没别的办法，调查研究嘛！不闹清情况，就不好办事情。这些时我就干的这事情呀！吹句牛，全村谁家吃什么饭不知道嘛，可是谁家有多少地，几口人，总说不差。比如你家吧：种的二十一垧地，十垧是翻身后买的，十垧是租种桦林霸的。再比如：你

老婆是汉家山娘家，你丈人是个二流子大烟鬼，叫吴为才，你丈母早死了，你说对不对？”雷石柱听着惊奇地笑了，不住地点头。老武把脸上的笑容一收，说道：“一个共产党员，对周围的情况，随时都应当了解。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了解情况，就没法工作！”雷石柱嘴里没说什么，心里却十分钦佩。老武有力地说道：“你把民兵准备一下，三两天内就干！”雷石柱说：“要动手就动吧！为何又等三两天呢？”老武站起来，抖了抖皮袄说：“反维持不是个简单事情，只一个村反了不顶事，这回要把望春崖、桃花庄的维持会一齐搞掉。现在我就回靠山堡和马区长商量去。有事情，马上来找我。”说完，急急忙忙走了。

雷石柱随后也跟着出来，只见漫天大雪，街道上像铺了一层白毡，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他独自走到维持会门前，听到里面“五魁”“八仙”喊得震天震地。雷石柱暗暗骂道：“狗养的们，看你们还能好活几天！”心中骂着，没停脚，一直去找着武二娃、孟二愣几个民兵，把反维持的事情，说了一遍，布置完工作，又嘱咐大家，千万要小心谨慎。说完这才回家里来。

第二天早晨，雷石柱正睡得甜蜜，听见街上有人叫喊，他兀的爬起看时，太阳已出山了。他老婆从外边走进来说：“维持会的人来说，今日轮你到据点里担水砍柴哩！”雷石柱没吭气，穿上衣服跳下炕来，往怀里揣了两个窝窝，随上村里十几个人走了。

第十五回

周毛旦奋起杀倭寇　康顺风贪功动五刑

半晌午时分，汉家山敌人，向康家寨要下五个花姑娘。派来一个日本兵，一个警备队，马上等着带人。这下，把村里人气炸了，就

像开了锅一般，到处嚷嚷，到处反对，维持会派下谁家，谁家也不去，年轻姑娘媳妇都躲藏了。老婆婆们满街哭骂，老汉汉们撅着胡子，气忿忿地说：“畜生，真是畜生！谁家的女子愿意叫牲口糟蹋？割了脑袋也办不到！”

康顺风看看没办法，就亲自走到街上，对村里的人说：“唉！这也是劫数啊！其实这也没有关系，谁家锅底没有黑？这种年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对了！上碉堡住几天也没有关系，人家日本人又不带上走！”人们都吐着唾沫走开，乱哄哄地骂着：“这是放狗屁哩！”“你喜欢日本人，就把你老婆送去。”康顺风听着，气得脖子都粗了，马上回到维持会，叫警备队和日本兵，分头到各家去拉。

日本兵和警备队员出了维持会，第一下便闯进了周毛旦家。碰巧周毛旦的儿子周丑孩支差没回来，周毛旦担水去了。家中只有周老婆和儿媳妇。媳妇因为有病没躲走，见那两个家伙进来，吓得面无血色，周老婆哀求说：“太君饶了吧！她有病哩！”这两个家伙本是法西斯豺狼，见那媳妇长的好看，早乐得没命了。两个交头接耳咕噜了一阵，就要先下手。

那媳妇躲在婆婆身背后，吓得直抖。周老婆在前又拦又挡，口中不停地哀求说：“太君饶了她吧！行行好！”警备队员扑上去一把拉开周老婆，周老婆身子往前一扑，便抱住他的腿死死不放。日本兵上来狠狠一脚，正好踢在周老婆胸脯上，周老婆疼得两眼直冒火星，按住胸脯，爹一声妈一声地躺在地上打滚。那两个家伙扑上炕去就拉扯那媳妇，那媳妇又哭又喊，直往炕角里躲缩。可是一只绵羊怎斗得过两只饿狼？最后被两个家伙拉过来。那媳妇死命挣扎、叫喊，三个人滚做一团，拧成一块。忽然日本兵的手指头被那媳妇咬了一口，鲜血直流，日本兵又疼又恼，随手拔出刺刀，对准那媳妇的面孔就要砍，正好这时周毛旦挑水回来，见了这个光景，气得头发都竖起来了，脸红得像喝醉了酒，把桶一扔，举起扁担，照着那个日本兵的后脑瓜打去，日本兵手中的刀子还没砍下去，后脑瓜

早着了一扁担，“啊呀”一声，倒栽葱跌到地上，正好一头把水桶碰倒，冷水浇下一身。周毛旦抡起扁担就像打铁一般，连着又是六七下，那个日本兵便躺在水里不动了。

那个警备队员，起初被吓呆了，泥胎似的站在炕上不动。随后看见周毛旦又来打他，这才慌忙跳下炕来，连滚带爬逃出门外去了。

快到村口，猛听得背后有人大叫，慌忙回头一看，只见头顶上明晃晃飞来一把斧头，紧防慢躲，斧头早落在头上，两眼一黑，“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像刚割了头的山羊一样，四条蹄腿在地上乱蹬乱动。头上拳大的窟窿，黑血泉水般往出冒。

原来周丑孩的媳妇是孟二愣的妹子。这天孟二愣正在院里劈柴，张忠老汉跑进来惊慌地喊道：“哎呀！你还在这里劈柴啦！日本兵要拉周家你妹子，周老叔不让，打下人命啦!”孟二愣听说要拉他妹妹，气得一跳三尺，也不问清打死的是谁，提了斧头，就往外冲。迈出大门，正好碰上警备队那小子从周家往外跑。孟二愣心中的愤怒，好似干柴见火一般，没松气，拔腿就追。只见那家伙，跑的一阵风似的，眼看就要脱网，孟二愣心一急，把手一甩，斧头飞了过去，把那家伙打倒了，这才觉得大大消了胸中气愤。走过去定神一看，见那家伙直挺挺的躺着不动了，不由得一阵后怕。心想：“这回可闯下祸了！这是日本人的天下，要是被他们抓住，不知要怎办！逃到靠山堡再说吧!”想着，拔腿就走，连斧头也没顾及拿。

走了没半里路，听见后面有人大喊大叫，有个粗嗓子喊：“刚从这里跑下去!”又有个细嗓子喊：“那不是？那不是？”孟二愣一听不对劲。正要往路旁枯草丛里钻，忽然见康家败戴着眼镜，提着马鞭，来势汹汹的，领着维持会一群拿绳带棍的狗腿，已经扑到跟前了。这些人看见孟二愣，一下四面围住，康家败上前扬起马鞭，指着孟二愣说道：“哼！你的胆子倒不小，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给我捆起来!”一声高吼，眨眼工夫，把孟二愣捆得像根柱子一般，推的推，

拉的拉，一直拉回了维持会。

到半后晌，雷石柱和周丑孩给敌人做苦工回来。一进村，见街上冷冷清清，有几家女人在哭嚎，好似做过丧事一般。雷石柱知道又是出了岔子，紧走几步到周家门口，见周丑孩妈妈披头散发，坐在街上，两眼哭得睁也睁不开。周丑孩见他妈妈哭的满襟泪湿，嗓子也哑了，不由得心里一酸，跑过去抱住，就哭就问。老太婆睁开泪眼，见是儿子回来，哭着说："日本兵要拉你媳妇，叫你爹打死了，你爹也叫抓到维持会去啦！"

这时，正好张忠老汉从前村过来，雷石柱上前拦住问道："到底村里出了什么事？"张忠老汉没说话，回头看看没人，一把把雷石柱和周丑孩拉回他家里，把村里事说了一遍，不禁叹了一声，两眼盯住雷石柱忧愁地说："你看这怎办呀？可出了乱子了。"雷石柱先是皱住眉头不说话，想了一阵才说道："事情既然闹成这样子，我们赶快想办法干吧！你看这日子，还不是菜碟舀水，一眼看到底的事情，日后还不知要有多少祸害哩！""可是该怎么干呢？"张忠老汉接住问了一句。雷石柱说："办法不愁。你先给我找一方白麻纸来，我给老武写封信。"说时，张忠老汉早已从乱账上撕下一方白纸，雷石柱从口袋里摸出半截铅笔，趴到炕上就写。出了一头大汗，写下歪歪扭扭没二十个字。雷石柱拿起念了一遍，张忠老汉和周丑孩高兴地叫道："好！有他们来就有办法了！"雷石柱把写好的信递给周丑孩说："你快把这信送到靠山堡，路上跑的快些，今天晚上一定要送到！"周丑孩接过信，两条腿穿梭似的走了。

这时天已黄昏。雷石柱嘱咐张忠老汉去前村找武二娃，要他们夜里到村外接武工队，说完便一直跑回家里。刚端起饭碗吃饭，忽见康明理跑进来说："那些狗养的们，把二愣抓回去就打了一顿，康顺风已派人给汉家山送了情报，说今天就往汉家山送。你看，这这……"康明理眼睛瞅住雷石柱，脸上带着愁容。雷石柱想了老半天，猛一抬头对康明理说："这样吧，我先去求个情再说，管他行不

行，反正拖长时间就好办。”说罢，就出门往维持会里去了。

孟二愣自从被抓到维持会，就挨了一顿拷打。孟二愣只是大骂，没说下个长短。康顺风看看无法，叫把孟二愣的衣裳剥净，赤身子关进后院一间冷房子里。康顺风睡到炕上边抽大烟边想：“二愣性子躁，年轻人，火气上来，打死人，情有可原；周毛旦虽说脾气怪，可是他一个死老汉也敢往死打人？嗯，村里一定有粗腿！逼出口供来报给皇军，又是一宗大进项。”主意拿定了，就叫康家败把周毛旦吊上二梁拷打。打一鞭又一鞭，一阵工夫，把周毛旦的棉衣打烂了，棉花一块一块掉下来，渐渐渗出了血。开始还有气没力的叫喊，随后嘴唇发了青，昏迷过去了。劈头浇了一盆凉水，周毛旦才又有了一点活气。

康家败见他醒过来了，扬起鞭子又打，打了几鞭，突然有一只手，把康家败的鞭子扯住了，转头一看，见是雷石柱，好生动火，正要开口问他，雷石柱却笑容满面地道：“康二少，你看都是一村的人，出门就见面，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也用不着你动这么大的肝火，放下来好说好道就完了嘛！”康家败把雷石柱的手一甩，愤愤地说道：“这才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我们在拷问坏人，与你何干？”雷石柱说：“不与我相干。咱们总算都是一个村里人，常说：亲不亲一村人，他这大年纪的人啦，还吃住那样拷打？！”

康家败听着雷石柱这话，分明是给周毛旦辩护，早有七分不高兴了。恰好康顺风这时在一旁看着，心里暗想：“村里那次请愿抗交羊毛，一定是有人领导，说不定就是雷石柱搞的！……害得我被小队长辣辣地打了两巴掌！乘这机会，把雷石柱也拷打拷打，就是说不出真情，出出心头的仇气也好！”想着便走到康家败身边，鬼鬼溜溜，用手指点了几下，康家败那颗干萝卜脑袋点了点，眉毛一竖，厉声喝道：“早知道你也是康家寨的坏鬼，捆起来一块往汉家山送！”康二旦几个狗腿，马上扑过来，把雷石柱也吊上大梁。

第十六回

孟二愣带伤上火线　武工队大战石崖湾

雷石柱被吊上大梁，两眼望着窗外的天空，心里说：“想不到我雷石柱，今天就死在这些反动派手里！”正在这危难的时候，大门外冲进一大群人来，雷石柱高兴地放声叫道：“哎呀！你们来的正好！”领头进来的那个人，正是武得民，他忙上前把雷石柱和周毛旦解下来，雷石柱指着遍体鳞伤的周毛旦，痛心地说：“你看把周老汉打成什么样子啦！”这时，跟在那群人后面的周丑孩，一见父亲成了这般光景，一下扑过去伏在身上，放声恸哭起来。

原来进来的这些人，正是住在靠山堡马区长领导的武工队。都是二十一二的棒后生，一律穿着便衣，个个都有两件武器，专门在这一带打击敌伪，做发动群众工作。这几天，武得民把康家寨的情况向区委作了报告，区委会便把搬来靠山堡的张勤孝叫来，一块把康家寨的情况仔细研究了两天，认为群众条件不错，正式决定过两天反掉维持，开辟康家寨的工作。晚上，突然接到雷石柱派周丑孩送去的信，区委会决定提前行动，便叫老武带十几个人到康家寨，马区长去望春崖、桃花庄。老武便连夜带队直奔康家寨而来。

刚到村口，忽见张忠老汉和武二娃，满脸惊喜地跑过来说：“哎呀！你们可来啦，天刚黑我们就等上你们啦！”随即三个人压低嗓子说了一气话，武二娃伸手往维持会那里摆了几摆，老武就飞快地带上队伍，一齐冲进维持会院里。一见这个场面，没有一个心里不冒火。老武脸色一变，叫把康家败捆起来。站在一边的康顺风，早吓得脸像一张黄表，浑身乱哆嗦，跪在地上捣蒜似的叩头求告。维持会的村警、跑腿的、做饭的，也都吓得乱钻乱跑，没有跑了的都跪

在院里求告。

老武气得脸像块青铁，指着康顺风的鼻尖说：“姓康的，你在新政权领导下也当过干部，新政权也给过你好处，你不做抗日工作，反倒在村里仗鬼子的势力称霸为王起来，你可知道维持敌人、苦害老百姓是当汉奸不知道？”康顺风一边点头，一边结结巴巴地求告，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半天也没说下个长七短八。老武把手枪一摆，大声说道：“把维持会的人，暂时都先关起来！”武工队员们便动手把房里院里维持会的人，都集合到一块，正要往大厅里关，听得一阵急剧的脚步声，门外飞跑进一个人来，雷石柱抬头看时，见跑进来的是放哨的李有红。

李有红二十左右年纪，长得非常精悍，穿一身蓝袄蓝裤，头上包一块红道道手巾，耳朵上戴两个狐皮耳套，身子瘦瘦的，腿却很长。他满头大汗跑进来，两步就跳到老武面前，气喘喘地说道：“快！快！我看见日本人从老虎山下来了！”老武忙问：“有多少？”“有十来个。”“干！”老武喊了一声，满院的武工队员便集合起来，老武在队前说：“敌人这次来，一定不知道我们把维持会搞掉，乘这机会，我们好好打他个埋伏，叫他来得去不得！”说罢，武工队员们赶快把维持会的人员们关起，收拾武器，准备出动。

这时，跟随老武们回来的张勤孝上来说：“要打埋伏，我领你们个好地形，瓮中捉鳖，十拿九稳。”武二娃见老武他们去打仗，也急着要求要参加。老武摸着他的头说：“你们不必去，给你和石柱留一支枪两颗手榴弹，在家把这些人看守住，等打完仗我们就开大会。”说毕，便领队跑步出发，一阵风似的去了。

剩下雷石柱们几个，把维持会的公文、账簿收拾到一块，正翻着看，猛听见从后院传来“咚咚”捣门的声音，接着听见有人喊道：“开门来，急死我了！”康明理一听，记起孟二愣叫康顺风昨晚关在后院房子里还没出来。赶忙进家把衣裳拿上，去开了门说道：“今天闹的真像喝了迷魂汤，连你也给忘啦！”孟二愣出来穿上衣裳，见

了雷石柱便问："我听见像是老武他们来啦，是不是？"雷石柱赶快告诉他说："敌人出发了，他们已经打仗去了。"不讲还好，这一讲可把孟二愣急得发了疯似的，慌忙穿好衣裳，猛地夺过雷石柱腰里的手榴弹，迈腿就要走。雷石柱一惊，挡住忙问："你哪里去？""打仗去！"雷石柱一把扯住，见他脸上还红一块青一块的肿着，又在冷房子里冻了一晚，就解释不让他去；可是孟二愣哪里肯听，一提打敌人，早把浑身伤痛忘得一干二净了。他甩开雷石柱的手，头也不回地就从大门飞奔出去。雷石柱后面追上去，紧唤慢喊，孟二愣已跑得不见影子了。

汉家山据点的敌人，接到康家寨维持会送去的情报，听说打死了要花姑娘的人，虽然十分恼怒，但因天色已晚，不敢自由行动。挨到第二日，派了一小队伪军，跟了三四个日本兵，大摇大摆地来了。一路游山玩景，和往常一样。

谁料走到离康家寨二里的石崖湾，突然半山上一声枪响，接着手榴弹雹子般飞打下来，霎时敌人群里，黑烟灰尘冒起几丈高。敌人叫着，嚎着，有的早已掉头鼠蹿了，有的枪还在身上背着，就躺倒不动了。这时，埋伏在半山腰的武工队，见敌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跑了，正要下去收拾胜利品，忽然有一个日本兵，抱着头从石头底下爬出来。老武正端起枪要打，听见"轰隆"一声手榴弹响，这个敌人应声倒地，再不动了。武工队员们看着都惊讶地叫起来，摸不清手榴弹的来向，都端起枪往沟底冲下去。刚到打死日本人的地方，见迎面有个人，背两支枪在那里站着，张勤孝一见，又惊又喜地叫道："哎呀！你什么时候跑来的？刚才打手榴弹的就是你呀！"那人没有答理，便一直走向老武面前，哇啦哇啦地说起话来。原来这人正是孟二愣。老武喜得拍着他的肩膀说："好样的！好样的！真是勇敢！你得的这两支枪，就发给你们的民兵小队好了！"孟二愣一听，高兴的小孩一般，又蹦又跳，跟着队伍打扫战场去了。

第十七回

热烈招待子弟兵　愤怒砸烂维持会

这天清早，村里的人看到武工队来把维持会的人扣起，又打仗去了，高兴的都像疯了一般。一阵跑到街上，一阵又跑回家里。年轻人们，都自动跑去抓维持会的狗腿，街上杂乱的人声和脚步声，混成一片。

张忠老汉跑到康家祠堂门口，见站着很多人，维持会的牌子还在那里挂着，便气恨恨地过去摘下来，用力对准石头“喀嚓”摔成了两片。跟前站着的人，也都跑了过来，用脚踏成了几截。人们笑着，骂着，吐着唾沫，高兴地说：“共产党八路军来，可把压在咱们头上的泰山搬开了！”“被狗养的们压迫了快一年，这下可又见到太阳了！”

这时，只见马保儿和张有义几个年轻人，拉扯着维持会的狗腿康肉肉，从东面跑了过来，康肉肉的棉衣襟子被扯开了一块，糊了半脸土，张有义抓住他的领口，走到人堆前面故意大声说：“你跑，跑到天边外也要把你抓回来！”说着便拉进了康家祠堂里。接着，又有几个年轻人把康二旦、张拴拴也抓来了。

人们议论着，比着手势，大声地喊着。这时虽然山那面不时传来枪声，但谁也没有惊慌。

到中午时，家家都在烧水做饭，准备招待武工队。不多一会，街上有人大声喊叫起来：“看！咱们八路军打胜仗回来啦！”这下，好像静水里投了块石头，村子翻动起来了。人们带着满脸惊喜的神色，从家里出来；男的女的，娃娃大人，连六七十岁的老汉汉老婆婆，也拄着拐棍出来了。

人群把队伍包围起来，两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从人堆里挤进来，走到武工队面前，“扑通”一声跪倒磕头，老泪横流地说：“你们真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啦！”老武赶忙上前扶起二位老人，和和气气地说：“你们上了年纪的人，可不敢这样。咱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是老百姓的子弟兵，打敌人保护群众，是咱们应尽的责任！”“拥护八路军！”人群里的年轻人们，高兴地举着拳头，大喊起了口号。娃娃们也高兴的忘记了恐怖，小兔子似的在人群里乱蹿，欢欣雀跃。人们笑着，喊了半顿饭工夫，张忠老汉才提醒似的说：“军队辛苦了一天啦，快叫到家里暖一暖吧！”马上，人们都插到队伍里，争着往自己家里叫人。

老武被六七家拉扯着叫去吃饭。康大婶着了急，从人堆里挤出来，两只手拉住老武同志，边走边说：“孩子，快到我家里去，别人不去能行，你不去不行！”她移动着两只小脚，一直把老武同志拉回家里，亲热地安顿到炕上坐下，忙把已经做好的白面条、炒好的鸡蛋，一碗一碗摆在老武同志面前，劝吃劝喝。那股亲热劲儿，真如自己多年未见的儿子突然回来一般。康大婶坐在老武身边亲热地说：“你忘了那天查户口大娘救你啦？”老武点头笑道：“大娘，我永远也忘不了，现在我该叫你娘才对！”康大娘也笑道：“我儿早参加了八路军，你也是八路军，你到了我家里，就和回了你家里一个样，要吃要喝，要缝要补吭声，我就是你娘！”说着爽朗地笑了。

吃完了饭，门外跑来个武工队员叫老武，说雷石柱正等他去研究明天开大会的事。老武便跳下炕来穿鞋。康大婶往老武脚上瞅了一眼，见他穿着双烂鞋，忙放开手，揭开箱子，翻了半天，取出一对毡窝子鞋来说：“孩子，看你那鞋烂的，把这双鞋穿上，不然放哨把脚要冻坏啦！”老武死活不要，康大婶强要给穿，一个推，一个拉，推让了半天，还是大婶生了气，老武这才换上。康大婶笑了笑，半责备地说道：“今天你不穿上，我心里就不舒服！”

临走，老武给放了一顿饭的粮票菜金，康大婶说什么也不要，

并说："你们这样小看人！我再穷也能管起你几顿饭！"急的老武说："这是八路军的制度，你不要，我们再不来你家了！"康大婶这才收下。

这天，桦林霸听说武工队来把维持会的人扣起了，着急的就像踩在火堆里，坐卧不安。到上午，又听见远远响起了枪声，更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只悄悄躲在家里吃惊。

中午，桦林霸听见街上嘈闹，顺门看了一眼，看见满街都是些穿便衣背枪的人。他返回家往炕上一躺，嘴里直叫："完了，完了，世事又完了！"他女人见他脸发青，忙问出了什么事，桦林霸也没有答理，只是坐起来抽烟，可是两只手抖得连香火也对不到烟锅上。老婆以为他是病了，赶快伸手到头上摸摸，却摸了满掌的冷汗，便赶紧吩咐儿媳，给熬点姜汤喝。

到了天黑时分，康顺风的女人来了一趟，告诉桦林霸说武工队正审问维持会的人哩。这一说，把桦林霸更吓昏了，两眼痴痴地望着油灯，连那女人什么时走了都不知道。只记得那女人呜呜咽咽地哭着说："你大叔，这事可得你出头救一救哩！不然他可就不能活啦！"桦林霸心里又烦又怕，耳朵里仿佛老听见外面有人叫他的名字。他躺在炕上，迷迷糊糊地看见把他儿子和康顺风吊起来打！康顺风忍不住痛，给人家吐了实话："你们不用打我，康家寨的维持会长是康锡雪，这是他叫我出头……"几个八路军就拿了枪来捉他，他撒腿便跑。忽听背后"空隆"一声，他觉得头上挨了一枪，眼前顿时漆黑，心想这下可真完了！睁眼一看，原来是一场噩梦，心还不住地乱跳。

他坐起来凝神听着外面，突然又是照旧"空隆"一声，一阵"沙沙沙"的声音，直向窗纸上扑了过来，他才清楚是外面起了大风，刮得大门乱响。他朝长工房喊了两声，叫康有富把大门顶好。于是又躺下胡思乱想着，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

直到第二天早饭时分，他被街上"噹噹噹"的锣声惊醒。正在

心惊肉跳，又听见有人高声大喊道："开大会啦！到祠堂院里，家家都去呀！"他慌忙穿上衣服，想起昨晚的噩梦，心里麻团一样的乱。无心吃饭，只喝了一碗油茶，便出了院门，一直往丁字路口祠堂院里走去。

快到祠堂门口，看见砖墙上，红红绿绿满贴着一墙标语，他急忙近前一看，一张红纸上面写着："把贪污敲榨的东西吐出来！"桦林霸心中暗想："完了！完了！他们和康顺风算账呀！"正要转身看第二条，从院里传出塌崖一般的吼声："选雷石柱当主席！"桦林霸赶紧进门去看，门口站着两个穿便衣拿枪的八路军。院子里人山人海，从大门道到房檐下，挨挨挤挤，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头。人们有的高声大叫，有的流泪哭泣，桦林霸差一点吓得倒下去。原来康顺风维持会那一伙人，都是灰眉溜眼，少光无色，一条绳子串捆着。康家败那颗干萝卜脑袋低垂着，蹲在桌子前面。

这时雷石柱站到场子当中，场子里马上鸦雀无声，静了下来。雷石柱摆动两手说道："大家选了我当主席，我就干，咱们现在就开会。今天共产党八路军救了咱们！想一想从前，日本兵烧了我们的房子，杀了人，抢了我们的东西，后来又受骗维持了敌人。这都是谁害的？今天大家都说吧！肚子里有啥就说啥，不要怕，有抗日政府给作主，咱们和那些压迫了咱们的人算账！"他这一席话，触动了人们心上的伤疤，场子里大半人都沉痛地哭开了。雷石柱又说："不要难受，难受不抵事，把受了的苦讲出来，算账！"

刚说完，村西头的马有德老汉，从人堆里站起来，嘴动了几下要说话，忽然后面他老婆用手把他扯了一把，又往康顺风那里指了一指，马老汉便又坐了下去。一会儿他又站起来，看了康顺风一眼，突然又坐下去。

这个情景，雷石柱看得明白，便大声对马老汉说："有德叔，你心里有什么快说吧，不要怕！天阴总有晴天时，受苦人总有翻身时。今天共产党八路军来，就好像是阴天出了太阳，有什么话放大

胆子，口袋倒西瓜，都往出倒!”马老汉把身上的烂羊皮袄一脱，把胸膛一挺，大声说道:“我的脑袋拚上不要了，顶上老命也要出这口冤气。”他往前移了一步，用手直直地指住康顺风，咬牙切齿地说道:“我共种的十三亩地，日本兵要‘保管’粮，每亩九十斤，交不够，他逼我跳了井，村里人把我捞出来，他又把我押了三天，逼得把地全卖了，没吃的把两个娃都饿死，叫他给我的儿顶命!”马老汉边说边哭，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流成了几道小河。

第十八回
全村人扬眉吐气　伪人员押送政府

辛在汉的妈妈在东角里喊了一声:“我有说的话!”便气汹汹地冲了出来。她披头散发，两眼哭得核桃似的。原来春天她儿辛在汉被敌人抓到汉家山据点，为了赎儿子回来，卖了一头牛，结果钱交给了康顺风，儿子也没有放回来。昨天她听人说，她儿是康顺风送给敌人当了伪军，辛老太太又急又气，直哭了一个整夜。她走到桌前，一把抓住康顺风，好像要咬他几口才解恨，说:“你个康顺风，你个害人精!你逼的我老婆子把牛卖了，人没给我赎回来，问你那东西哪里去啦?”康明理在人堆里插嘴说:“我清楚，那钱他私吞啦!”康顺风起来诡辩，群众立时喊成一片:“不准汉奸讲话!”好多人都站起来了，伸着臂，摆着手，同时要求发言。雷石柱挥着胳膊，连声高喊:“大家坐下来，一个讲了一个讲，今天谁都有机会讲话!”大家才又都坐下。

揽工汉康三保站起来，眼里冒着火星说:“康家败给敌人当忠实走狗，亲自查哨。那天自卫团里轮我放哨，抽空回家吃了一顿饭，他查出来就罚了我五斤盐!”他刚说完，中农康天成接着起来发

言。他一开口，眼里的泪珠就滚出来了，声音也嘶哑了。说了半天，别人没听清他说的什么话，旁边知道这件事的人，便起来替他补充：原来是康顺风把他侄女强迫嫁给水峪镇一个汉奸，引进城睡了三天，就又退回来了！这件事，把坐着的妇女们激怒了！这边大婶说康顺风引日本兵杀了她的肥猪；那边张有义说康顺风要差打过他；二先生说地头蛇抢亲的事；康大婶抱着刘二则的孩子控诉康家败催租子逼下人命的事……伸不完的冤屈，吐不尽的苦水，好似黄河里的急浪，一个赶一个的涌起来。站在墙根里的武二娃，往起一跳说："我爹修碉堡，叫洋狗咬死，这全是康顺风维持敌人害的！"满场子的人又全激动地站起了。主席大喊："一个一个说，一个一个说！"人们好像没有听见，喊着质问康顺风："你过去是个穷鬼流氓，整天就是凭上你那两片嘴当伢子吃饭，这会你穿绸挂缎，吃肉吃面，买房买地，问你哪来的钱呀？主席，叫他说！"康顺风站了起来，浑身发抖好像筛谷糠，刚说了几句，马有德老汉就握紧拳头大喊口号："真坏！真坏！真正坏！万恶的汉奸！"

在这群情高涨时候，孟二愣"呼"的从台阶上冲下来，把身旁站的几个人也撞倒了。他脸色紫红，两条眉毛直挺挺地立起来，扑向康顺风，抡起蒜钵似的拳头就打。这一下，全场沸腾了。张有义、周丑孩也挽起袖口冲上去打，群众也潮一般的涌上去，一声巨吼："打死汉奸卖国贼！"天崩地裂般的吼声，直震得四面山谷里都起了嗡嗡的回声。落在房檐上的麻雀，惊得呼一声全飞走了。

前边冲上去的人，压在康顺风那一伙人身上，后面的人上不去，捞起柴棍探着打。有一个女人匆匆地跑上来，从人腿空里钻进去，探着踢了几脚，愤愤地说："你再欺侮老娘吧！"雷石柱看见这般光景，赶快大声喊："大家停一停，叫他自已说。"待众人分开看时，康顺风头上的帽子也不见了，浑身是土，口鼻出了血，好似土窖里拉出来的一般。

他从地上挣扎着站起身来，周丑孩爹周毛旦扑上去，激愤地吼

道："问康顺风，看他给敌人保管的粮哪里去了！"站在周毛旦身旁的马保儿爹马有德重重地用鼻子哼了一声说："哼，哪里去了？敌人没拿走，还不是他姓康的一家子私吞了！说起这粮，全是在穷人身上榨的油水！"张有义爹张忠老汉，扭头把桦林霸狠狠地斜瞪一眼说："怪不得，今天财主们一句话也不说。"桦林霸一听这话，好似迎头浇了盆凉水，顿时毛骨悚然，浑身打颤。坐在他身旁的富农李德泰，脸上也吓得变了颜色。因为他也私吃过敌人的保管粮。他用肘碰了碰桦林霸，小声说："快起来说几句吧！"桦林霸的心"咚咚"乱跳，仿佛就要从胸口上跳出来一样。站起来倒抽了一口冷气，两条腿打着哆嗦，正要说话；康顺风突然往众人面前一跪，伸手"啪啪"地把自己的脸连打几下，显出一副苦相说道："大家饶恕饶恕，反正我在维持会没给众人办下好事，众人处罚我就是啦！"康顺风来这一手，原来是怕众人提出桦林霸，追出他们的老根子，问题更难解决，所以来了个先发制人。

人们更加激怒了。会场里年轻小伙子们，拍着大腿说："你跪下？你今天把你的头割下也不能饶你的罪恶！"老汉们也说："这简直是屙到人头上拿尿洗哩嘛！不行，算账！"人群中又跟着呼叫起来："康顺风不要耍无赖！"

这时，主席雷石柱走向康顺风，面孔很严肃地教训了他几句，康顺风便又站起来说话。支吾了几句，人群中又喊："不要讲废话，说你贪污了多少东西，干干脆脆都吐出来！""死了的人叫他顶命！""退还我们的粮食！""退还银器首饰……"一霎时，人们又喊得什么也听不见了。主席用手招呼，提高嗓子喊叫，场子里愤怒的人声，还是不能平静。

一直坐在桌边的老武，见众人如此激愤，心情也十分激动。站起来摆着手，说："大家静一静，叫康顺风自己给大家交待！"人们马上闭住嘴，静悄悄的，眼睛盯住康顺风。

康顺风移前一步，腿哆嗦着，声音又颤又哑，向众人承认了各

种贪污事实，又说敌人要一百，他就给老百姓派一百五，收下的款，有的交了敌人，有的……刚说到这里，康顺风就闭嘴不往下讲了。孟二愣跳起来向大家说："像这样不彻底坦白的坏蛋，应当马上枪崩了才对！""对！枪崩了！"人群里伸起臂膀，拥护这提议。孟二愣见众人赞成，早已把昨天打仗得下的那支枪提在手里，"哗啦"一声推上顶门子，上去把康顺风的领口擒住。坐在桌旁的老武看到这个情景，心想："群众不起来斗争，要发动；群众起来了，就要注意掌握政策！政府实行宽大政策，这样打死人不行！"于是忙站起来向大家解释说："大家慢点动手！咱们抗日政府，实行的是宽大政策，这些人过去做了坏事，咱们今天还是要宽大他们，再给他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孟二愣表示不同意，说道："这宽大我先不赞成！看他做过多少恶事吧，整天要粮要款，逼财害命，这村谁没有挨过打？"场子里的人马上又喊道："除了没养下的和死了的人，谁都挨过！"这时张忠老汉也接住说道："打了的人就别说了，打一顿痛一阵，小事情。咱们算一下死了的人吧！敌人第一次来村时，光地窖里就炸死了七八口，我三小子就死在那里头！再说武二娃爹是怎死的？刘二则家两口是谁逼死的？辛在汉为何回不来……"马有德截住说道："别数了，过去是害一命偿一命，这阵他们害死这么多人，早该办死罪了，枪崩了算了！""对，枪崩了除了害！""不是正经东西，狼改不了吃人，留下以后还是祸害！"人们乱哄哄地争嚷着。

老武见众人坚持要枪毙康顺风，心里稍稍犹豫了一下。再想想，觉得既然执行宽大政策，还是不杀对。于是笑着向众人解释道："大家的意见很对，这些人罪恶虽然大，只要他们能改过，我们还是要宽大，让他们重新做人！"

老武这样解释，有些人虽然心里还不痛快；但想到老武过去给群众办事，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无论说什么话、办什么事，没有不正确的，因此也就同意了。富农李德泰这才擦了头上的一把汗，上前笑着恭维老武说："老武先生，这才是行好啦，你真是开了善门

啦！”二先生也附和道：“救人一命，恩重如天，老武同志真是宰相肚才！”老武对这些话，好像没有听见似的，抬头看看天色，已经下午了，便领导大家把分配斗争果实的原则讨论了一阵。当场选出五个清算委员，把康顺风一伙贪污的六百块白洋，一千多斤粮食，五十斤油，一匹叫驴，三条毡子，五斤银器首饰，还有些日用家具，都一宗一宗地算出来。马上派人到他家搬东西，把现有的粮，贷给抗属和没办法生活的人，日用家具和银器各归原主，还有一部分白洋粮食拿不出来，康顺风当众答应，把三十七亩地、两眼窑拿出来赔偿，分给没地没窑的人。

算完康顺风们的贪污账，人们长长吐了一口气。都觉得今天总算出了这口冤气。但是没有镇压了康顺风，总觉得心里是个疙瘩。

这时，又有人起来说：“老虎的头我们割了，剩下这些尾巴我们也要把他们收拾一下！”人们知道这话是指维持会那些村警狗腿子们说的，便喊道：“对！”维持会那些村警狗腿，看见斗争康顺风、康家败的阵势，早吓得恨不得地上有个窟窿钻进去。康肉肉吓得屙了一裤裆也不知道。听众人说又要和他们算账，赶快双膝跪在当院，得了疯病似的，满院转圈作揖叩头，嘴里不住气地喊：“叔叔、伯伯、婶子、大娘们，我给众人说，我只当了三个月村警，只打过三个人，要差吃过人家十块钱零二毛。今天，你们打我一顿也不屈，十块钱我退，我退……伯伯、叔叔……”接着四五个伪村警们，都照样办起来。霎时跪下一地，都是一个腔调的嘴里“伯伯叔叔”地央求。

这时，桦林霸在墙角给李德泰眨了几下眼皮，李德泰便起来说道：“主席，康明理给维持会当书记，也当了几天汉奸，为什么还叫他坐在那里？他做下什么有理的啦？”旁边有人低声说：“人家康明理可没做过坏事！”孟二愣一步跳到当场，粗嗓子响雷似地说道：“康明理就是比他们有理！”人们听了莫名其妙，正想发问，雷石柱手招了几招说道：“康明理的事，众人还不知道，他就是有功劳！”随

即把康明理如何当书记，如何探情报杀死王臭子，救下老武的前情后尾，根根梢梢说了一遍。全场人人面带笑容欢呼道：“哦！没想到明理是个无名英雄呀！”伪村警们听了这件事，都望望康明理，低下了头，脸上露出羞愧的神情。

老武见这些人都向群众认了错，承认退出贪污讹诈的东西，立誓再不做坏事，便问大家道：“这些伪村警们，已经向大家认了罪，决心改悔，大家看该怎么处理？”人们说：“叫他们当场找保，以后再不能干坏事，放了他们！”伪村警们听群众说释放，感激得什么似的，都高兴地从地上起来，跑到人堆里找保人写保状。

康肉肉先是找李有红保他，李有红不但不保，还给了他个硬钉子说：“叫我保你？早些爬远点！”康肉肉碰了一鼻子灰，又去找张有义，张有义好像没听见似的，把头昂得高高的，来回摆着，爱理不理地撇着外路腔道：“闲事儿不管，问事儿不知！找别人去吧！”康肉肉一连碰了几个钉子，求张张不管，求李李不保，急得用手捶着后脑瓜说：“好你们啦，你们把我保住，我要再当了汉奸，抓住把我这西瓜水倒了！”说着就“呜呜”地哭起来。康天成和康肉肉也是叔侄，看见这个样子，才答应了保他。

要讨保的人，都写了保状，李德泰低声向二先生道：“也该有个人去把顺风保一保！”二先生随口道：“是呀，谁保一保？”李德泰道：“就你去试一试，你说句话，比我们有面子，也许行！”桦林霸也凑过来怂恿道：“你行，说句话也能说到点上，那些人肯听信你的话！”这么一说，二先生也觉得保康顺风有几分把握，便站起来向桌边走过去。

保状都送到了主席桌子上。老武拿起来正一张一张地看，听见有个人在耳边小声道：“康顺风能保不能？我保他吧！”老武搁下保状抬头一看，见是二先生面带笑容地发问。他还没来得及答话，场子里便有许多人愤声恨气地嚷道：“不能保！”“不杀他已经是轻饶了他，叫他坐几天禁闭受受罚吧！保出来怕他又当了汉奸！”众

人一阵哄嚷，把二先生闹了个有嘴张不开。看看势头不对，便搭讪着说道：“嗳，对嘛！古人说：树不斫不成材，逆子不教难成器。让政府的王法好好教育教育他们才对！好！”说罢，众人也无反应，他便不声不响地退到一边。

老武对众人说：“康顺风这些人，问题很大，我看把他们送到政府，假使他还不肯悔过，那时就由大家处理！”老武话刚讲完，院里人便连声喊开了：“说的对！”“就这么办！”当下老武便集合起武工队员要走，张忠和周毛旦几个老汉，又上去挡住说：“武同志，你们武工队别走，就住在我们村吧，有你们吃，有你们穿，保管饿不着！你们要走了，日本人又来了该怎么办？”老武一听，知道大家对武工队的任务还不了解，便告诉大家武工队的工作，不专门是打仗，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一人在一个地方领导工作。今天是为了康家寨的任务要紧，临时集合起的，他们马上还要各回各村，领导那里的群众反维持，和敌人斗争。咱们这村，要防止敌人出来扰乱，就要马上建立民兵保卫家乡。这时雷石柱也插进来说道：“建立民兵的工作，老武同志已经和我谈了，这个会上，咱们跟着就要讨论！”这样一说，人们都不做声了。半晌，张忠老汉说：“要是这样，你们的任务大，我们不留啦！”他说罢，老武吹了一声哨子，就让武工队员们押着康顺风、康家败，往靠山堡去了。他仍留在康家寨。

第十九回

保家乡青年报名　建组织民兵开会

人们看着武工队员押上汉奸们走了，都长出了一口气，好似割掉了长在身上的贴骨疔疮一样的愉快。

太阳已偏西了。人们正想散会回去，有人已站起来拍着身上

的土，老武忽然说道："大家再等一等，还有一件大事没有讨论。"人们又静下来，老武接着说："现在咱们把维持反掉了，并不是就平安无事了；敌人会更狠毒的来报复，为了防止敌人报复，保卫咱们全村，需要建立民兵。"接着又把民兵的任务讲了一下，说明民兵就是本村的队伍，平时一样闹生产，有了情况就保护群众转移，打击敌人。最后说："你们村过去就有民兵，雷石柱、康明理、武二娃、孟二愣都是暗民兵，他们做了好多工作。过去是秘密的，今天维持反掉了，就公开干吧！谁愿参加民兵来报名！"话音未散，张忠老汉就高兴地应声说道："小伙子们，这是好事，你们快报名吧！我要年轻十年，非报名参加不可！"

张有义见父亲号召别人，先跑上来对当记录的康明理说："写上我，第一个张有义，再写我兄弟张有才。"记录刚把他的名字写完，周丑孩就起来说："写……写上我，周丑，丑……"周丑孩结巴了半天一个"孩"字还是说不出来，众人笑着打趣说："不用难受啦！记录知道你这个结巴巴啦！"这时康大婶用手推了一把站在她脸前的一个青年人说："人家都报名参加民兵，你这么个棒小伙子怎不说话？"那青年人转回头来，把康大婶瞅了一眼，很不自然地走到一边，又坐到另一处人堆里。

原来这青年叫康有富，二十四五年纪，家里很穷，爹是个掏炭的，炭窑塌了压死在里边了。爹手上欠下桦林霸五十吊钱的债，桦林霸便把他娘卖给了人贩子，那时康有富十三岁了。桦林霸见他已能劳动，便留在家里叫他放羊，以后又当了长工，只吃饭不赚工钱。十六岁那年，一次，一个人在山上放羊，突然来了五六条狼，扑进羊群，羊被冲散了，四下乱跑，他去打狼，就被四条狼三面围住，有一个狼扑上来，爪子搭在了他的身上，正吓得他丢魂丢魄的时候，山上过来一群锄地的，才把狼赶走。从此后，康有富吓输了胆，话也不多讲了，上嘴唇经常糊着两道干鼻涕，变的像个痴人一般。

康大婶见康有富躲开她坐到别处，正要叫他，那边李有红站起

来说："写上我李有红！"后面有人打趣说："有红，你是我们村有名的睡觉把式，参加了民兵可不敢睡的叫日本兵把你活捉了！"李有红见众人说自己的毛病，笑了一笑。回头看见康有富，叫道："康有富，你为何不参加民兵？"桦林霸也起来说："参加民兵保家乡，是好事嘛；你快参加吧！"其实桦林霸说这几句话，一则是在众人面前卖好，蒙蔽众人，让众人不怀疑他；再则是想叫康有富参加了民兵，当个耳目。康有富见掌柜的叫他参加民兵，不敢不参加，也就报了名。

东房角有人喊："写上我马保儿！"有人笑着说："这是个犟驴脾气，参加了民兵一天能打十架！"又有人说："这人脾气赖，看你会用不会，只要顺着他的毛，怎么办也行！"接着康三保也喊着报名。记录忙得笔杆乱动，报名的人一个紧挨一个。康明理登记完以后，把名字念了一遍，新参加的民兵和过去的暗民兵，共有雷石柱、康明理、孟二愣、武二娃、张有义、张有才、周丑孩、李有红、马保儿、康三保、康有富十一个青年。

康明理念完以后，会场上的人们纷纷议论开了。周毛旦、马有德一伙人说："这些都是好青年！一个能打警备队十个！""这一把子人手，都能贴到一起。""我看总得石柱子当领导，别人扛不下来！"另一个说："二愣也有两手哩！""二愣猛倒是猛，就是没肚才！"……另一伙伙是富农李德泰们，蹲在墙角里，摇着脑袋低声议论道："日本人洋枪大炮的，靠几个民兵能抵个什么？""我看是烧香引的鬼进来！""迟早是人家的一碟菜。"……

当下又选举了周毛旦当村主任，二先生当书记，张勤孝仍旧当了农会干事。

老武看了看天色，和雷石柱交换了一下意见，雷石柱当即宣布道："天气不早了，大家也都累了，现在就散会，吃了饭以后，民兵都来这里集合，还有事情要讨论！"说完，场子里乱了起来：杂乱的脚步声，拍衣服声，说笑声……院里扬起一片雾一样的尘土。

晚饭后，老武和雷石柱，相随着又到了康家祠堂。一进西窑门，见张有义、孟二愣、周丑孩等五六个民兵已经来了。张有义正站在炕沿上，学老武演说，见老武走到了他面前，不好意思地吐了一下舌头，便坐在周丑孩背后去了。老武笑了笑说："张有义可是个捣蛋鬼!"

说话之间，康明理、康有富几个也来了。雷石柱检查了一下人数说："李有红怎还没来？"武二娃说："早就来了。"一转身把堆在墙角里的皮袄一掀说："这不是!"李有红揉着眼坐了起来。

张有义打趣地说："老武同志，我给你介绍，这就是我们村有名的瞌睡虫。他睡着了要没人叫的话，能连着睡十天半月，好像黄鼠转生的，嘴对住屁眼能睡一冬天。"说得众人都笑了。李有红说："你再编排人，小心老子毁了你!"张有义接着又说："给你个枕头睡觉就不毁我了!"说得众人又笑了。

老武说："开会吧!"等大家静了下来，老武接着说："维持反掉了，民兵建立起来了，大家都自动报了名，这很好。今天咱们要组织一下，讨论一下今后的工作。康家寨编个分队，大家选个分队长，看……"老武的话还没说完，大家便响鞭炮似的乱叫着选雷石柱当了分队长。众人笑着拍了几下手，欢迎分队长领导开会，雷石柱倒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我也没经验，以后全凭大家出主意啦！咱们是民兵，比村里群众就要多操一份心，多辛苦一些。康家寨名誉出去了，打死了日本兵，反了维持，咱们更要多操心，防备敌人报复。"正讲到这里，听见炕角里李有红打了个喷嚏，张有义圪圪嗤嗤笑个不住。原来雷石柱讲话时，张有义见李有红又把眼合住，便搓了一根纸捻子，轻轻捅到李有红鼻孔里。李有红被闹醒了，笑着要打张有义。老武说："别闹啦，注意听!"雷石柱才又继续说道："我看以后站岗放哨，探消息……都要讨论一下，看大家有些什么好意见？"

孟二愣说："岗哨站不站也淡事，反正敌人出来就打，敌人不出

来我们就干别的。”康明理说：“你不放哨，怎能知道敌人出来？”马保儿看了康明理一眼说：“一天起来尽站了岗，啥事也不要做了。”大家你一言他一语地乱吵，吵来吵去，最后决定了白天儿童们放哨，夜晚民兵们轮班放哨，民兵们放了哨顶抗勤工。

讨论完放哨，又讨论武器问题，张有义说：“别的都是小事，第一是枪要紧，咱们是民兵，既是带了个兵字，就得有枪！队伍上人常说：枪是第二性命，我看没有第二性命就不能保卫群众!”李有红也说：“有了枪就好说了！”接着乱纷纷地说：“让上头给我们发枪吧！一人发一支步枪，再发些机关枪!”武二娃加了一句说：“再发上个筒筒炮，咱们攻汉家山吧!”众人一面说，一面眼都看着老武。

老武说：“你们不要看我，我又不会造枪，我的手枪还是夺的敌人的！靠上级发枪也没有那么多，全边区这阵有十几万民兵，一人要发一支枪的话，用木头割也来不及。再说，咱们民兵和正规队伍不一样，咱们的任务不是攻城夺镇，主要是保卫群众，挤敌人。”老武扫了众人一眼又说：“要枪也容易，敌人手里多得很，咱们瞅空子打几个便宜仗，问题都解决了。”康明理接上说：“陕北红军闹革命，起初只有两支破枪三颗子弹，还有一颗塌火的，如今多大世事了!”孟二愣也说：“前天我们还没一支枪，昨天跟上武工队打了一仗，马上就有两支了！只要打仗，枪不愁。”一气说的大家都兴奋起来了。老武又说道：“过些时，可以给你们发些地雷，以后每个民兵都要学会埋雷。石柱，把咱们现有的武器可以先整理分配一下。”

雷石柱说：“现在就是有五颗手榴弹，昨天缴下的那两支步枪，还有我的一支火枪!”李有红说：“我也有一支火枪!”老武说：“看谁还有什么武器，都可以拿出来!”武二娃说他有捡下的一排子弹，马保儿说他有两颗手榴弹，是一九三七年溃军下来捡下的。张有义高声说：“我有一支三八步枪!”众人忙问哪里来的，张有义

撇着京腔说：“还在日本人那儿，等我高兴时取来得啦！”众人都笑了。

最后讨论分配武器问题。周丑孩结结巴巴地说：“我、我背、一、一支！”张有义说：“你算啦，结巴子嘴说话都不连利，保险打枪也没准头！还是叫我背上一支抖一下本事吧！”周丑孩生了气，连结带巴的嚷叫不赞成。李有红趁此想报复张有义一下，便说：“叫你背上枪，嗨，又该到姑娘们脸前表现表现了，这回可不愁找对象了。”笑闹了一顿，老武解释了几句，大家提出步枪是二愣得的，应该给二愣一支，雷石柱也应该给一支，两支火枪只有李有红和张有义会打，给他两个人，手榴弹给众人分开。张有义说：“火枪那个玩艺我不要，我是民兵，又不是打山的。要不然咱抓纸蛋，谁抓住谁背。”众人都说不合适。张有义又说：“放哨时候应当拿步枪！”雷石柱说：“这倒可以。大家都想要步枪，只要咱们好好干，那不愁！”

散会以后，天已小半夜了。张有义对雷石柱说：“石柱哥，今天我先放哨吧！”雷石柱说：“可以！”张有义说：“那么你把步枪给我背吧！”雷石柱笑了笑说：“拿去！”

张有义拿到步枪以后，连忙跑回家里，把鞭子上的红缨子拆下来，插在枪口上。换了件新棉袄，背着枪前街后街夸耀了一回。这才跑去放哨。

第二十回

老武半夜得急信　石柱动员砍树人

鸡叫时分，老武正睡的美，“咚咚咚”外面有人打门。那声音，好似擂鼓一般，非常之急。老武从梦中惊醒，还没穿衣服，先把手

枪握在手里，轻声问："谁呀？""是我，快开门！"老武听出是孟二愣的声音，这才松了口气，急忙穿衣下炕，开了门便去点灯。待他点上灯回头一看，见孟二愣身后，跟进两个人来。

一个有二十八九年纪，粗胖个子，肉团团脸，两条浓眉长到了一块，鼻子好似一头蒜。一只手提着支牛枪，一只袖子是个空筒筒。这人是退伍军人赵得胜。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北上抗日，他在平型关大战中，被敌人的机枪打断了左臂，下来住了三个月医院，左臂成了残废，便退伍回到家里来。这次马区长到望春崖组织民兵，他因为是共产党员，过去又在村里当过自卫队分队长，不愿受敌人的蹂躏，积极帮助马区长，在村里组织起秘密民兵。他虽然只有一条臂膀，可是打枪非常准。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一把手"。后一个是桃花庄的民兵分队长崔兴智，今年二十四岁，生的皮肤很黑，穿一身黑衣裳，腰里插两颗手榴弹，灯下一看，真是黑人一般。

老武看了片刻，开口问孟二愣："他们是哪里来的？"孟二愣说道："他们说是从望春崖、桃花庄来的，我们从前在汉家山赶集，也常见面认得，就是不知道谁叫什么名字。"老武听罢，心中正在疑惑不定，带牛枪的那一个人，一步跳到老武跟前说："你就是武得民同志？"老武应了一声是，那人便伸手到腰里去摸，摸了一阵，掏出来一封信。老武接信，打开凑到灯前一看，是马区长写来的，上边写道："武得民雷石柱二同志：今天听说你们那里的维持反掉了，桃花庄、望春崖两村的维持，昨天也一齐反掉了，我现在正发动群众，准备进行砍桦林斗争。上级指示说：不要给敌人一根木料，不容易保护时，可以毁了它。大家要努力发动群众，粉碎敌人修铁道的计划，阻止敌人蚕食，把他挤出去。你们那里发动的如何？我有很多事还不能离开，今介绍桃花庄民兵分队长崔兴智、望春崖民兵分队长赵得胜二同志，前去你处，共同商讨反木材斗争。马长胜。"

老武看罢，惊喜异常，忙笑着招呼那两人上炕，不住地说："早就听说过你二人的名字了，想不到今天见啦，很好。"随即又吩咐孟

二愣，去叫雷石柱快起来，有要紧事讨论。孟二愣飞跑出去。

不一刻，雷石柱来了，进门见有两个人在炕上抽烟，有几分面熟。走近仔细一看，认出是桃花庄分队长崔兴智和望春崖分队长赵得胜。上前握住两人的手，亲热地说："哎呀，今天是什么风把你们给刮来啦！过去咱们常在行政村开会，三天两头见面，自从敌人占了汉家山，快一年没见面了。咳呀，哈哈……"崔赵二人也笑着说："可不是快一年啦，过去一起工作过的人，多时不见面还想的不行！哈哈……"三人说笑了一小会，老武便把刚才那封信递给雷石柱看。雷石柱接过信刚念了几句，便高兴地大笑起来："老武同志，那可闹好了哇！"接着又继续往下看。老武笑了，炕上那两个人也笑了。只是孟二愣一人，好似装在鼓里，摸不清他们高兴什么，一时心急，便把头也凑到灯前，争着和雷石柱看信。可是他不认识字，只见满纸弯弯扭扭，不晓得写了些什么。于是他急得跺着脚大叫道："到底是什么事？你们专捉弄我这睁眼瞎子啦！"雷石柱看罢信，把信上的事说了几句，孟二愣便高兴地又去放哨去了。

雷石柱们四个人在家里开起了商量砍桦林的会。

交换过三村情况，村里鸡已叫了两遍。老武把水笔日记本掏出来，说道："大家自己估计吧，看自己村能动员多少人？"桃花庄民兵分队长崔兴智说："反木料斗争，我村可负责动员一百五十人。"一把手赵得胜擤了一下蒜头鼻子说："我们望春崖动员一百五十人也没有困难。"雷石柱想了一下，也说："我们村比你们的村子大，动员上二百名。"老武听了三村动员的人数，共是五百多人，不由得心里兴奋起来，两条胳膊，好像喝醉酒似的，在空中乱摆着说："这次大家加油干！反木料斗争，不成问题能胜利完成。七天以内，各村把人都动员好，除去民兵要放警戒，其余的人编成三个大队，到十一月十三那天，鸡叫吃饭，天明赶到桦林山就干。"

讨论完毕，正好天色大亮，崔赵二人要回，老武又给马区长写了一封回信，告知会上的规定，交给崔兴智带回桃花庄去。把崔赵

二人送走，老武雷石柱就分头到各家做动员工作。一连好几天忙得不可开交。

桦林霸自从那天开罢大会以后，一面因心中气愤，不能发泄，一面是担心康顺风到政府里事情闹大，露了馅子，愁思成病，每日饭也不多吃，躺在炕上长吁短叹。只打发老婆，白天在村里打听点消息，看风行事。

有天黑夜，桦林霸的老婆小算盘从康顺风家串门子回来，已有三更天，村子里人已都睡了。她路过马有德老汉门上，看见家里还点着灯，窗子上明晃晃的，有几个很大的人影子在动。那女人一见，心中生疑，蹑手蹑脚地走近墙根偷听。听见里面雷石柱的声音说："我们村去一百多人，用的家具多啦，你老人家不是还有一把大斧，把它拿上，咱们人多手快，最多三两天就砍光了！"小算盘没头没尾听了几句，屋里便静了下来，等了老半天，还是没人说话，她冻得不行，正想走开回家，这时，屋里有一个粗声音传出来："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先下手为强！咱们不砍，敌人还不是要抓民夫给他砍？咱们砍了还能变卖成钱，要让敌人砍去修起铁路，这一带的老百姓可就算害上贴骨疔疮啦！"又听见一个老汉咕咕哝哝地说："不管怎么说，桦林山总算咱村几辈子的个宝，刨药材，采蘑菇，打野兽，往年家家都有几两银子的进项。民国年虽说票子不值钱，砍一背柴也能卖一升谷米，如今砍了实在心痛！再说三天两天要砍座山，你们试试，万万是办不到！半道上日本人知道了，那就坏了！"一场争辩之后，屋子里又无声无息的静下来。

停了老半天，蓦地，窗上一个老大的黑影站起来，挥着手说："砍了林子是可惜。可是咱们只要保住这地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往后还不是要啥有啥！"小算盘听到这里，心乱如麻，再也听不下去了，正要回去告诉桦林霸，又听见屋里雷石柱的声音："别说了，大家回去准备吧，后天就动手干！"

"吱"的一声，窑门大开，开会的人涌了出来，小算盘急忙蹲在

墙角里，黑暗中也看不清出来的是哪些人；等人们走净了，她才快步跑回家里。见了桦林霸，把刚才听到的话，一五一十说了一遍，桦林霸半天吐不出一句话来。过了一阵，他从炕上起来，手摸着光溜光的脑门心，在地上走来走去绕了几个圈子，长长吐了口气，走到油漆书桌前，自言自语地说："阎罗殿上撑好汉，我叫他们一个个都从我手上逃不出去！"马上抽笔开砚，写好一封情报，第二天，便差康顺风女人假装探亲戚，送往汉家山据点。

这几日，据点里的敌人，正忙着运东西抓民夫，积极准备砍山。接到桦林霸送去的情报，说这一带群众准备砍桦林，非常生气，当下就点起伪军日军几十名，准备袭击砍山队。

第二十一回

三村民兵放警戒　五百群众砍桦林

到了十一月十二这天——砍桦林的前一天，张勤孝忙着挨门去检查督促。他先走到周毛旦家，见周毛旦女人正在蒸干粮，媳妇在炕上补皮袄，周毛旦蹲在地上修斧把子，见张勤孝进来，忙站起说："快上炕暖一下！天气真冷！"他媳妇也忙拿来烟袋。

张勤孝坐在炕沿上，一面抽烟一面问道："都准备现成了？"周毛旦说："正准备哩！误不了事。"停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去年春天闹维持，和你闹架，把你逼上走了，这都怨我脑筋不开，上了康顺风的当。"周毛旦女人也插上说："维持了，丑孩也没白放回来，真是吃亏又上当。早就想找你赔个不是，勤孝哥！你可别见他的怪，他那二百五人，三句话不投就和人吵！"张勤孝忙说："我知道毛旦哥的脾性。那次吵架也不怨毛旦哥，都是受了康顺风的害啦！"停了一下又说："我那回也不该丢下工作不管，自己躲上走了，上级也

批评了我。”周毛旦说：“村里人没齐了心，你一只手也拍不响！”张勤孝说：“这阵我们都成了干部啦，咱们自己要好好团结，啥工作也应当起模范，总要拿出个公字来，为老百姓办事！”周毛旦说：“我这是新手，总要你们老人手帮助啦！”张勤孝说：“有什么事我们和村里人多研究，互相帮助！”谈了一阵，两个人一块出来，去各家检查。到街上没走了几步，迎头见康三保背着三把大锯，走了过来，张勤孝忙问：“这是哪里借的？”康三保说：“刘家畔我姑姑家村里借的。解树离了大锯可不行！”张勤孝高兴地说：“来回三十里倒回来了？”康三保说：“天不明我就起了身。”说着走过去了。张勤孝和周毛旦又到别的人家去检查，家家都在忙着准备：刮锯的刮锯，磨斧头的磨斧头……

晚间，周毛旦又来接了一下头，说都准备好了。

鸡叫时分，张勤孝一睁眼，见窗上泛起白色，赶快穿衣起来，叫醒老婆做饭，出门到村里喊各家起床。

外面有雪花飘打，满天乌云，天空如锅底一般。家家房顶上，冒起一缕缕炊烟，好像浓雾一样，罩着村子。张勤孝见各家都已生火做饭了，心里非常高兴。出了大门一扭头，见雷石柱背着枪，引着几个民兵，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说：“勤孝哥！我们民兵们先走了，老武说你们也早点动身吧，就是下雪也要砍！要不，怕来不及！”说完，匆匆忙忙地走了。张勤孝也忙返身回家吃饭。吃了饭，刚放下碗，街上周毛旦已敲锣集合人。

康家祠堂门前，好像赶集一样，人越来越多了，拿着家具，带着干粮，一群一伙的向这里聚集。天气异常冷。老汉们呼出来的气，在胡须上结成了霜，年轻人们的脸蛋冻得通红。人们吵嚷着，踏着脚，兴奋地谈论着，好像出征前的队伍。张勤孝周毛旦负责查点完人数，便领队出发，人群随后一溜长蛇阵的走着。

北风越刮越大，阴云越阴越厚，不一阵，鹅毛大雪，漫天飞舞，举目一看，四山白茫茫的一片，好似银铸玉塑一般。砍山队迎风冒

雪，刚走出村外不远，看见对面山梁上，望春崖、桃花庄的砍山队也来了。唱的笑的，喊的叫的，人们的心，都烈火一般。路被雪盖没了，领队从排头传下话来：“上山了，大家操心!”人们便一个拉一个，喊着叫着往上爬，好像一条铁链。

不一阵，三路砍山的人，都上了桦林山。满山的树木在寒风中挺立着，粗的、细的、高的、低的，密密层层，好像人头上的头发一般。人们都记得，每年夏天，这林子长的多么俊秀，多么的茂密呀！花儿红，叶儿绿，树枝交叉着树枝，人们做活做累了，便钻到这凉飕飕的林子里，采野果子，歇晌午。可是现在为了和敌人斗争，人们要把这心爱的宝库砍掉！人们清楚的知道，日本打不走，林子再好，也不能够幸福地享受啊！没有一个人犹豫，划分了地界，五百多砍山群众，分开几伙，散到每一个角落，像太平年打围场似的，挥斧搭锯，开始了工作。两个人守住一棵大树，锯的锯，砍的砍。这边“砰嗵！砰嗵!”那边“嘶哗！嘶哗!”这边有人高兴地唱起了“牛枪小调”，那边有人在乱喊大叫。斧声、锯声、人声，霎时响遍山林，那声音真好似六月天发山洪一般。

一阵工夫，每个人头上的汗，都滚滚如雨。只听得这边有人大声喊过来：“倒呀！倒呀！操心！腾开!”人们乱跑着过来看，“嘭”的一声，一棵三丈高的桦树砍倒了，接着那边也有人在叫：“倒呀，倒呀，那面拉锯的散开！西头那桦树下的人，快跑开，大树向西头倒下去了!”“嘭”的一声，又一株树倒下来……

一会，东头又有叫声起来，接着是大树倒下来的声音。忽然那边有人“啊哟啊哟”地叫了几声，周围的人忙停了手一看，见是李元元倒在了雪里，有几个人忙跑过去扶了起来，见李元元左手被倒下来的树枝打破了，鲜红的血一滴一滴流了下来。张勤孝从腰带上撕下一条布，给包扎住，说：“你回去吧!”李元元摇了摇头说：“没要紧!”人们都劝他回去，但他只是摇头，咬了咬牙，站起来抖了抖身上的雪，又继续工作。“嘭嘭嘭……”数不清倒树的声音，从各个角

落响起来。整个桦林山，好像地震似的动荡起来。桦树一棵一棵地往下倒，飞溅着雪花；山雀野鸡，惊叫着四处乱飞。人们在白地毯似的雪上跑着，嚷着，好似从前打山围歼野狐、山羊一般。张勤孝领着他的大锯组满林子飞跑，听见这边“嘭”的响一声，赶紧过来搭起大锯，三尺长一截，三尺长一截地锯起来，锯成了敌人不能当枕木用的材料。锯完，赶快又跑到另一处。

就这样锯着砍着，约摸晌午时分，人们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山后边，“叭”的响了一枪，山顶上飞跑下一个人来。跑到张勤孝跟前，喘着气说：“敌人出来了！不过不要紧，老武领着三个村的民兵，卡住山那面那个细腰路，雪下了这么大，那坡又陡又滑，估计日本人他上不来！就是上来，手榴弹也够他吃喝的！”

张勤孝听完，向林子里吹起一声哨子喊道：“敌人出发了！大家别怕，加油砍树，保险没事！”马上众人又加油干起来了。虽然山那面的枪声，连续打得很急，可是没一个人害怕。斧头砍的更紧了，锯子拉的更快了。

天快黑时，风雪停息了，山那边枪声也不响了，砍山队把能做枕木的大树，砍倒了不少。大家正在围着火堆烤着吃干粮，山头上老武带着警戒的民兵下来了，人们一齐围上去，高兴地喊起来。民兵们也叫喊着，有的披着日本大衣，有的背着三八步枪，张有义戴着顶日本钢盔，指手划脚的给众人讲他们打仗的情形：“我们正在山上趴着，对面山上来了有十几个敌人，向我们一股劲开枪，我们听了老武的话，一枪也没还。一阵枪停了，敌人向我们这面冲了上来，我们还是没动，等到离我们有几十步光景，老武打了一枪，我们站起来，就喊杀，就扔手榴弹，敌人顺山坡滚了下去，滚成个雪蛋了，哎呀……”张有义正讲得高兴，猛不防武二娃从后边给他脖子里洒了一把雪，冰得张有义只是个弯下腰，往外掏。人们笑成了一团。老武向四周看了一遍，见一座黑压压的桦林山，砍得乱七八糟，遍地都是三四尺长的木桩桩。说道：“这下叫狗养的们再抢！”

民兵们都挤在火堆前，烤着吃了些干粮，老武又告诉了各村干部，再砍两天，就差不多了。要防备敌人报复，不能大意。各村砍山队这才说说笑笑各自回去。

第二十二回
过大年民兵放班哨　送酒肉特务设机关

砍了三天三夜，桦林山上，只剩下些不能做枕木的小树了。为了防备敌人报复，干部就动员全村空舍清野，每天派民兵，到据点周围活动。转眼间已到旧历年关。康家寨虽经过敌人一年来的压榨，家家光景都不如以前了，可是三百六十天，好容易才熬到过年，又反掉了维持，得到解放，家家都是想尽办法籴米买面，割肉打酒，忙着准备过年。

到了除夕这天，雷石柱沿门串了一趟，见家家都在蒸馍馍，扫院子，贴对联，忙忙碌碌，和日本人没来以前差不多。雷石柱每到一家，总要提醒大家说："你们闹成这样，要是敌人出来扰一下可就要吃亏哩！"人们都是摇着头说："没事，敌人也过年呀，保险不会来！"有些民兵，叫去放哨，也推推辞辞地说："过年用不着放，叫民兵们也休息休息吧！"雷石柱看到这个光景，虽然不大舒服，但他也暗暗想："一年三百六十天，就过的一个年，听说外国人是过阳历年，可是他们来到中国，也许要过一下老百姓这旧历年哩！"这么想着，刚才的一点担心，也就没有了。

回到家里，老婆吴秀英正在糊灯笼，不太高兴地说："天天忙，夜夜忙，一年三百六十天，腊月三十日你都忙得不能给家里做点活，你看院也没扫，火塔子也没垒；我长上四只手也做不完呀！"雷石柱笑了笑，便找了把扫帚把院扫过，拿箩头提出一箩头炭，蹲在

当院垒火塔子——把炭块堆积成塔的形状。

原来这里过旧年的风俗，初一天不明就起来，首先得把当院的火塔子点着。因此这个火塔子一定要在除夕的白天垒好才行。

雷石柱正垒中间，马保儿从大门外进来，笑着说："分队长也忙着过年啦!"递给雷石柱一封信又说："我爹到靠山堡送我姐姐，碰见老武，给你捎来个信。"雷石柱拆开一看，忽然眉头疙皱起来，马保儿见雷石柱的神色不对，便有点担惊，小声问道："信上说什么?又出了啥事啦!"雷石柱随口"嗯"了两声，便回家披了件衣裳，出来对马保儿说："你先去，把各代表召集来，告诉张勤孝叫把农会小组长们召集来，都到祠堂院里，老武来了信，我给大家说一说!"说罢便从大门出去了。马保儿也摸不着又出了什么事，看雷石柱的样子，一定很紧急，因此也就慌忙到村里叫人。

雷石柱出来，先把民兵们召集到一块，说："老武刚才来了个信，说敌人今年在康家寨吃了大亏，趁过年说不定会来报复，叫咱民兵特别下点辛苦，提高警惕，以免老百姓受了损失!"随即把信掏出来，又叫康明理念了一遍。

刚念完信，张有义就噘起嘴说："哼！老百姓过年，民兵不能不过年呀？放哨可以，年初一这顿羊肉饺子可不能叫误了！"马保儿听见张有义开口先说吃，就有几分冲了他的犟脾气，便反驳道："成天就是说吃，我们村里成立起民兵，是为了保护老百姓嘛！咱们吃点苦没关系，总不能叫全村人有个差错。今夜岗哨更要加紧哩！"张有义回嘴道："你不说吃，是不是？初一给你吃糠面窝窝头你高兴!"康有富说："依我看没事情。我们打的敌人出也不敢出来了，怕啥？安心睡觉吧，敌人也过年哩！"这时孟二愣飞起眉，跳起来说道："敌人报仇还管你过年不过年？又不是娶媳妇嫁闺女，要挑黄道吉日。要是敌人来了，哼！过年？我看过周年吧！没人放哨我一个人去。"李有红也从炕上坐起来说："我也去!"张有义说："你去和不去一样!"李有红问道："怎么一样？"张有义说："你那瞌睡大

王，敌人来也不知道，还不是和不去一样!”

讨论了半天，最后意见一致了，都说要加强岗哨，保护全村过大年。决定在离据点五里路的牛尾巴梁上放班哨。雷石柱马上就把民兵分成两班。第一班雷石柱、李有红、马保儿等五人，其余的算第二班，后半夜替换。

第一班的民兵，都带上武器穿上皮袄走了。雷石柱忙又来到祠堂院，见干部们都到了，便把老武的来信说了一遍，众人商量了一番，张勤孝、周毛旦几个干部，便分头去动员群众，叫家家把牛驴牲畜寄到村外，铺盖吃食都收拾妥当，一听见打手榴弹，就往村西炭窑里躲。有的人家听了干部们的话，马上就收拾东西，往山沟里送牛羊空舍清野；有的人家却私下里说：“嗨！真是脱了裤子放屁：找麻烦咧！有民兵保卫，万无一失。再说十冬腊月滴水成冰，牲口寄到村外，又没棚又没圈，冻死谁赔呀？”因此虽经一番动员，多数人抱有侥幸心，只有少数人家，把牲口寄到村外了。

桦林霸这天早晨接到敌人的一封信，说夜里要来“扫荡”，叫他把民兵想法拉住，不要放哨，事情办好了赏他一千块钱。

到下午，桦林霸见雷石柱把康有富叫去开会，心中便紧了一下，不由得愁闷起来。双手摸着光溜光的脑门心，在地上乱转圈圈。

过了一阵，康有富开会回来了。桦林霸赶快叫到面前，手摸着焦黄胡子亲热地问道：“有富，你跟民兵们开什么会呢？”康有富吱吱哼哼地说：“布置叫今黑夜站岗放哨哩！后半夜的一班就有我。这闹的连个年都不能在家里过!”桦林霸一听说加强岗哨，立刻惊得眼瞪了挺大。又听到有富说后半夜一班有他，脸上才泛起点喜色，翘起个大拇指，在康有富脸前摇摇晃晃地说：“嗨，你们民兵，实在辛苦啦！为了老百姓，过大年都还要放哨，忍饥受冻，担惊受怕，这都是为了全村人安生呀，真叫我们过意不去!”说着，显出几分感激的神态，低着头，把光溜光的脑门心，一把一把不断地摸。半天，

声调更亲热地对康有富说："有富，你看你在我这里做活，做的实在不错，今年过年，我本想掌柜伙计，坐到一赁喝几盅，可是你们民兵的公事更重要，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看这样吧——"桦林霸笑着露出一排黄牙齿，转身对里间里的老婆说道："今黑夜，炒上一斤肉，倒上二斤陈酒，给有富带上。"

小算盘正和儿媳们坐在里间房炕上包饺子，听了这话，把脸一板，向外叫道："把你个老糊涂虫，东西是钱换来的，又不是土块，把你个老不……"她正想如往日似的又痛骂一顿，忽然想到过年不能说不吉利话，便把嘴闭住了。这时桦林霸从外间进来，赶快给小算盘示了几个眼色，低低说了几句，小算盘便挺机灵地随口答道："可真是，有富这娃娃不错，你看年不能在一块过，那就黑夜带上些酒菜吧！"康有富听见小算盘也说开了，便很感激地说："不用麻烦啦，要有的话，带上壶酒挡一挡寒也就够啦！"桦林霸把头一偏说："说是说，带上一壶酒，还能光你一个人喝呀，再说和你一块放哨的民兵们，为了全村人辛苦一场，拿去叫大家都喝上一盅，就当作我姓康的对抗日救国的一点小心意。"小算盘也插嘴道："婶子把肉给你们炒的香香的，吃吃婶子这手味！"康有富一听，也觉得说的是理，其实他根本也想不到这里边会有什么阴谋，当下便高兴地答应了。

半夜，第二班民兵开始换哨。康有富起来，进厨房里拿上酒肉出来，民兵都已走了，康有富随后飞也似的赶到牛尾巴梁上，把桦林霸慰劳的意思，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孟二愣一把拦住说："这狗杂种不会放上砒霜吧？"康有富说："看你，不要把人家的好心当作喂猫食！我看这老家伙倒有点转变了！"康有富还没说完，张有义早把酒瓶子端起喝了一口说："喝吧，喝了是五八，不喝是四十，送来就喝！该斗争他，照样！"接着"咕嘟咕嘟"又喝了几口，其他的民兵正冻的没法招架，见了酒肉，不管三七二十一，凑到一堆吃喝开了。过了半个时辰，孟二愣突然惊叫道："啊呀！坏了，看村子那边是怎啦？"众人急忙回头一看，见村子里冒起火光，照得两面山上通红。

康有富说：“嗨！今天过年啦，谁家院里能不摆塔塔火？我出村时，见有些人家已经点着了。”于是又放心的你一口我一口地喝起来。

大家喝酒闲谈，谁也忘记放游动哨了。就在这个时候，汉家山的敌人，已经从沟底下摸过来。这股敌人，不骑马不带炮，不咳嗽不吐痰，穿的都是软底鞋，一路上轻脚轻手，直摸到康家寨背后的山坡上，便都趴下了。带队的猪头小队长，这时站起来，向村里一望，见家家院里烧着一堆炭火，全村子安安静静。等了大半天也没有一点响声，马上便把四十个伪军分成四路，把村子包围起来。他亲自带着三十个日军冲进村里，见门就进，见人就抓。

第二十三回

日本鬼杀人如割草　张老汉诱敌跳绝崖

雷石柱第一班放哨回来，躺了没有一个时辰，忽听见街上狗乱咬，又听见人声嘈杂，哭喊成一片。急忙从炕上往起一爬，不由得通身打了个寒战。他跳下炕，轻轻地开了屋门，站在院里听：村子里的脚步声，哭嚎声，愈来愈大了。他急忙跑到大门上，从关着的大门缝里往外一看，黑黝黝的见扑过个人来，“砰！砰！”几脚，“哗啦”把门踢开了。雷石柱急忙闪在开了的门后，借着门外的火光，他看清了进来的是个日本兵，端着上刺刀的枪，凶狠狠地往里撞。雷石柱举起顶门杈照着日本兵的后脑，猛力一棍打去，那个日本兵没哼一声，便倒在地上死了。

雷石柱赶忙回到屋里，把吴秀英喊醒说：“快！快！敌人来了！你快躲，我要冲出去！”吴秀英吓得愣怔住了，全身发抖，一把抱住他的腿，呜呜地哭着说：“不能只管你跑呀！要死死在一起……”雷石柱又急又气，二话没说，拉着他女人，一下跳进山药窖里，把他女

人留在窖里，他又跳出来，把上边盖好，拿起日本兵的枪往外就冲。忽然又停住脚寻思道：“敌人一定把村子包围了，光我一人一枪能冲出去！？”想了一下，便把那个日本兵的衣帽全剥下来，急急慌慌地穿戴在自己身上，把帽檐拉下来，掩住眉眼，这才走出门去。

街上，手电火把照得通明。满街是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日本兵跟在后面，用枪托皮鞭赶打着，喝喊着。张忠老汉头上被打破了，马有德被剥成了光身子。孩子们哭着，喊着，乱纷纷的一团。雷石柱挤在人堆里，看见这个情景，心疼得连头也不能往起抬！人们见他过来，以为是真日本兵来了，吓得都往两边挤。雷石柱趁空紧跑几步，赶到村口上，听见黑暗中好几个声音吼道：“什么人！站住！”雷石柱听出是放哨的伪军，便假眉三道的口里咕噜道：“太君的，筱面眐饹一马司！”北风刮的很大，伪军们也没有听清说什么，把他当成是日本兵了，便没再问。雷石柱脱了险，撒腿飞跑上牛尾巴梁。

敌人把全村男女老幼，一齐赶打到康家祠堂旁边大场里。场当中，七横八竖地堆着一堆桌椅板凳、乱柴乱草，烧着熊熊的大火，火苗有两三丈高，照得半个天都红了。场周围站着几十个敌人，枪上都上着刺刀。全村人被围在火堆前面。

猪头小队长手里握着明晃晃的洋刀，和独眼窝翻译官，走到人群前面，唔哩哇啦地说道：“谁的是民兵？嗯？说，不说通通的斯拉！”众人你看我我看你，全场静得鸦雀无声，只有呼呼的西北风狼嚎般的吼着，火烧得更旺了，发出“劈里啪啦”的响声。火光映着张忠老汉愤怒的面孔。日本人连问了几声，也没一个人吭气，气得猪头小队长喉咙里好像猪叫似的，“嘿嘶，嘿嘶”直响。叫了半天，把手中的洋刀打闪似的在人头上晃了半天，人们依然沉默着。猪头小队长大喊一声，扑过去从人堆中拉出个年轻媳妇来。那媳妇穿着一身单衣裳，全身冻得站都站不稳当了，火光里照见她惨白的脸，嘴唇变成了黑紫色。原来是孟二愣的女人。

猪头小队长问道：“你的说，说了的不杀！”那媳妇急急巴巴地说：“我不不……不知道！”猪头小队长叫了一声，马上扑过两个日本兵来，举起枪托，照那媳妇肚上腿上，没头没脑地打，打一阵问一句，问一句打一阵。那媳妇忍着痛说：“不知道！……”一阵昏过去，一阵又醒过来，疼得满地打滚，忽然翻了个身，喉咙里“哦”的一声，便不动了。在场的人看了，都是眼泪滚滚，心中十分难过。

猪头小队长又拉出个年轻小伙来问。人们一看，是李元元。猪头小队长问：“你的是民兵？”“不是。”“谁的是？嗯？”“不知道！”“砰”的一洋刀，李元元愤怒地向前扑了两扑，终于倒在血泊里了！

李元元妈冲出人群，扑到儿子身上，大声嚎哭着，妇女们难受地捂住脸，眼泪从手指缝里往外流。翻译官走到人堆前，人堆挤得更紧了，女人们尖声叫，娃娃哭得奶头也塞不住嘴。翻译官一把拉出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来，装得和气地说：“小朋友不要怕，谁是民兵？你好好地说。”从口袋里掏出几块糖，塞在小女孩手里。康明理几个民兵一见，顿时把心收紧了，眼睛瞅着，握着两手心冷汗，只怕孩子不懂事说出来实情。可是那女孩，说了声：“我不知道！”把糖丢到火堆里了。翻译官气得两条眉一竖，提起那个小女孩子，一下就扔到火里，一时头发着了，衣服着了，小孩被活活烧死。看着这情景，人们难受得心如刀割，仇恨的火，好似眼前的大火似的在人们心中燃烧。辛老太婆突然从人堆里挤出来，披头散发，像疯了一样，连哭带骂：“断子绝孙的日本鬼子呀！你们抓走了我的儿子，又杀了我女儿，老娘也不活啦！”旁边的人扯也扯不住，她弯腰捡起一块石头，照准翻译官的面门打去，“嗖”的一声，翻译官把头一偏，石头打在他后边的一个日本兵的脸上，黑血直冒，口里“啊呀呀”乱叫。马上冲进六七个敌人来，刺刀在火光里闪着，照准辛老太婆左一刀右一刀地刺，不一时，辛老太婆浑身被刺成血人一般，躺倒死了。

猪头小队长眼睁的像铜铃，洋刀在冻硬的地上敲着，喊道：“通

通的坏了心的！通通的斯拉！”人群挤得更紧了，变成了一颗疙瘩。场子边上的敌人散开了，架起两挺歪把子机关枪，开机关枪的人趴倒了，枪机“哗啦哗啦”的响，人群中的儿童，吓得大声地哭嚎。

二先生吓得上下两排牙齿不住敲打，心中想道：“说了吧！死上几个民兵就能救下全村人！”李德泰吓得好像害了打摆子症，抖的脚也站不稳了，有好几次想跑去说，但看看康明理几个民兵的神气，念头又打消了。四五个民兵被人群围在当中，挤得上气不接下气，康明理对别的民兵们低声说：“舍上命干吧，反正是个死！”周围的人也低声地说：“干！”正要发作，忽然张忠老汉从人堆中挤出来，站在敌人面前，面无惧色道：“谁是民兵，我都知道。民兵都在村外住着，我引你们捉去！”小队长听着高兴地笑了，双手拍着张忠老汉的肩膀说：“你的顶好，前边开路的，捉住民兵，大大的有赏。”张忠老汉赶忙又说：“民兵多哩！皇军把兵马都带上吧，少了捉不住！”日本人答应了。张忠老汉便头前引路往左边山上爬，后边跟着一串敌人。

四周一片漆黑。西北风狂吼着，把沙土往脸上横打。路是十分难走，一会高，一会低，猪头小队长紧拉着张忠老汉的腰带，生怕他飞了。爬了有半里多路，张忠老汉紧走了几步，突然站住说：“到了，我喊出来你们就捉。”后边的敌人都卧倒了。张老汉高喊道：“老武同志！石柱子！我姓张的总算对起全村人了……”话还没说完，冷不防返身抱住猪头小队长，死命向前一跃，“咆隆隆”滚了下去。

敌人急得都站了起来，拿手电四处照。这才看清前面是几十丈深的绝崖。翻译官急得乱跳乱吼，指挥日本兵下去找小队长的尸首，但转了半天连路也寻不见，只好带上队返回村里。跑到场子上时，连个人影也没有了。分头到各家找寻，仍然没有找见一个人。原来村里人，一见张老汉引上敌人爬了山，便都藏躲起来。敌人找不见老百姓，又气又恨，满村子乱蹿，见牛驴东西就拉就抢，见

房子柴草，就点就烧。一霎时，村子变成了一片凶恶的烟火世界。

第二十四回
魔王头祭奠烈士　新政府救济难胞

雷石柱化装从村子里跑出来，黑暗里跌跌撞撞，一直奔到牛尾巴梁上，见那几个放哨的民兵，都背靠背睡着。雷石柱急得连喊带推把大家叫醒说：“你们的哨怎么放的？敌人把村子全包围了！”民兵们因为喝了陈酒，都醉呼呼的，听了这话，吓得酒都变成了冷汗。一齐爬起来，孟二愣喊了一声：“走，打去！”大家拿起枪就往山下冲。雷石柱拦住说：“去送死呀！敌人多咧！咱们只有分成两伙，扰乱一下敌人！”于是分配孟二愣领三个人上北山，自己领两个人上南山。

雷石柱这一路民兵，爬到山顶上往下一看：村子里好似火海一般。也顾不得气喘汗流，三个人趴下就开排子枪。接着对面山上孟二愣们也打开了。民兵们人虽不多，因为枪是连住打，听起来好像队伍很多。正在村里乱叼乱抢的敌人，听见两面山头上响起了枪声，惊慌起来，伪军们惊慌地喊叫：“老八路来啦！”日本人最怕老八路，很快赶上牛驴，一气往村东败退，两路民兵顺屁股追打，直追到牛尾巴梁，夺下三头耕牛。

这时天已大明，看着敌人进了汉家山据点，民兵们这才赶上牛返身回来。路上，雷石柱批评民兵们放哨不负责，民兵们就一五一十，把夜里桦林霸送酒肉，大伙喝醉的事说了一遍，孟二愣睁圆眼说：“准是这条老狗捣的鬼，回去拉出来枪崩了吧！”说着迈开大步要走，康有富一把扯住他，认真地说：“你别把人家的好心冤枉了！当初人家的意思，是嫌我不能在家里过年，叫我带点酒肉大家吃

的，没想到就——”雷石柱着急要回村里，看到底闹成了什么样子，便不耐烦地打断他们说：“少说几句吧，怨你们爱吃人家的东西!”大家瞅了张有义一眼，都不说话了。急急忙忙走回村里来。村里人正忙着救火，满村子烟熏气，像钻进炕洞里一般。

孟二愣和康有富两个人一直跑到桦林霸的院里。只见西边的一间房子烧塌了，全家男女正在救火，有用水浇的，有拿雪压的。桦林霸头上包着布，站在台阶上，看见他俩进来，便一拐一拐地过来，拉着康有富，伤心地说：“你们可回来啦！唉！夜里敌人一来，捉住我逼问民兵在哪里，我说不知道，那些瘟神就往死里拷打我，夹棍板子把我打的死过去，又用凉水浇过来。三推六问我也没露一句真情。我知道你们在哪里，还给你们送了酒肉嘛！可是我不能说呀！这些瘟神把我的房子也烧了……”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

原来桦林霸用的是苦肉计，敌人来了虽然到过他家里，但并未烧他的房子。为了在群众面前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在敌人逼问群众时，他钻在家里没有出去。他恐怕民兵看出破绽，便把一间不用的房子，亲自放火烧了，并装成敌人打过的样子。康有富和孟二愣，听了桦林霸的这一席话，看见这情景，信以为真了。没说别的话，转身出来，正碰上后面赶牛的民兵们回来了。孟二愣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众人都说：“这老家伙又不知捣什么鬼啦!”说完刚走了几步，就见张勤孝红着眼圈和雷石柱说话，他叫了一声：“石柱子……”哭着便说不下去了，用手向丁字街口指了指，便把民兵们引到康家祠堂大场里。

火堆还在冒烟，场上直挺挺的躺着三具尸首，黑血结成了冰，把尸首和地冻到了一块。雷石柱看着，不由得流出了眼泪，其余的民兵也都暗暗伤心。孟二愣看到他女人的尸首，气得脸上一会变白，一会变黑，握紧拳头怒冲冲地一句话也不说。

村里又来了好多人，围住雷石柱们，告诉他们敌人夜里拷问残杀村里人的事情。说到张忠老汉引上敌人找民兵的事时，张有义

气得跳起来说："我爹也当了汉奸啦？"话刚落音，山上跑下个人来，结结巴巴地说："舍身崖底下又有个死人，看不清是谁。"众人听了，派人从沟里绕进去。到跟前看时，原来正是张忠老汉紧紧抱着猪头小队长，摔死了。这下人们才闹清，张忠老汉是舍命救了全村人！众人悲痛地流着眼泪，急忙动手把张忠老汉的尸首抬回来，也摆到场上。

村里人越来越多了，密密层层站下半场。一个个唉声叹气，满脸悲愤。雷石柱走到尸首前，"扑通"一声跪下了，全村人都跟着跪下。这时张有义从沟里飞也似的跑来，袖口卷起，一手握着明晃晃的刺刀，一手提着猪头小队长的脑袋，"砰"地扔在张忠老汉身边，趴到地上放声大哭。全场子的人，都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过了半顿饭时，雷石柱站起来，十分沉痛地说："他们在敌人刀子下没低头，死了也是光荣的！张忠老汉舍命救了全村人，够得上个英雄！咱们活着的人光哭不顶事，要替死了的英雄报仇！"场子里的人都站起来了，擦干眼泪齐声喊道："对！替死了的英雄报仇！"

这时后面山上的大路上，黑压压一伙人赶着牲口，往村里来。人群中有背锅的，有拿碗的，五六个牲口驮着粮食口袋，人们乱哄哄的说话，牲口"呜哇呜哇"地吼叫，一下拥拥挤挤站下半场子。从人群中走出一个人来，身披羊皮袄，腰里别着支手枪，原来是武工队的老武。老武走到尸首跟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转过身来说："众位父老们受苦了！今天一早听说康家寨受了敌人糟害，政府给拨了十五石小米两万农钞，让我来慰问大家。"又指着同来的那些群众说："他们都是靠山堡村里的老百姓，听说敌人把你们家家的锅灶都搞坏了，自动凑了些家具，送给你们使用。"接着，康家寨的群众，亲热地和大家握手，人群中乱哄哄地说："政府和你们太关心我们啦！"来的人们说："谁家也有三灾六难哩！互相帮助嘛！"全康家寨的人，看到这个情景，一个个感动地哭了。靠山堡的群众

又安慰了一番，把东西放下，便赶上牲口回去了。村主任周毛旦和农会干事张勤孝，领着村里人，把四位遇难烈士安葬了。到清明节时，全村人又集钱给立了碑，这是后事。

这天，老武帮着干部们，查点清村里的损失：有烧了门窗的；有丢了牛驴的；有打破锅灶的；有没了粮食的……。马上就按受灾的轻重，发给救济钱粮；死难家属发了抚恤金。靠山堡群众送来的锅盆碗筷，分给没法做饭的人家使用。随后民兵们又开了个检讨会，警惕提高了，每天放出坐探，监视敌人。这样过了一月多光景，康家寨行政村村公所、民兵中队部、农会也新建立起来了。

原来这康家寨，从前只是个自然村，村公所在汉家山扎着，所辖汉家山、康家寨、望春崖、桃花庄四个自然村，五百来户人家。自从敌人在汉家山扎了据点，把村长打死，农会秘书抓走以后，汉家山便没有村公所了。以后敌人向内地蚕食，整个行政村都成了敌占区，只有老武领导的武工队活动。不到一年，打退了敌人的蚕食，反掉了维持，四个自然村，除了汉家山据点全都解放了。为了今后更好开展工作，领导对敌斗争，经党的区委会讨论，由区政府作了决定，把行政村改在康家寨，新建立行政、武装、群众团体的领导机构。

这个工作布置下来，民兵们尽是青年人，干什么也积极有劲，于是先就酝酿讨论建立自己的领导机关。三村民兵开了两次会，候选人都想的差不上下，一致提议雷石柱当行政村民兵中队长。民兵指导员很难找这么个合适人，康家寨、望春崖提议让老武当，桃花庄提出让康明理当。到选举的那天，各家把自己的候选人条件提出来，竞选了一番，康明理自然比老武各方面都差劲一些，最后还是一致通过了雷石柱任中队长，武得民任指导员。可是老武说选他当指导员这事，还得征求区委的同意。后来他亲自回去了一趟，区委会决定他仍做武工队工作，可以兼任康家寨民兵指导员。这样，康家寨行政村民兵中队部便算正式成立。康家寨自然

村的民兵分队长，民兵们选举了康明理担任。

当天，民兵们大伙动手，把康家祠堂的两间南房打扫开，糊了糊窗子，搬来“社”里的两张桌子，墙上挂起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便算作中队部的办公地方。

行政村农会，也选举了张勤孝任秘书。原因是：农会干部不脱离生产，又多是穷人，如选外村的，一来生产误不起；二来村公所在康家寨，商量工作也不方便；同时张勤孝当农会秘书，各村也没意见。这样全行政村的农会也成立了。

剩下成立村公所的事，虽然这里解放了，但离敌人很近，还算游击环境，实行普选很困难，便由上级决定让望春崖李福厚担任村长。群众一听说决定了李福厚当村长，都很满意，因为他从前在敌人未占汉家山以前，就担任过村副，办事很认真，懂得群众的疾苦，雇工出身，还识些字。各村群众都说：“好村长！”

到正月底，村公所正式成立了，就在康家祠堂的正厅里办公。书记是从外村请来的。门上挂了块长条木牌，写着九个大字：“康家寨行政村村公所”。

从此康家祠堂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第二十五回

父亲骗女儿恩绝义断　岳丈害女婿狗肺狼心

二月中旬的一天，老武和雷石柱去区上开会。开罢会，老武因为区武工队还要讨论工作，就住下了，只有雷石柱一人从区上回来。一路上只是唉声叹气，走一阵站住了，两手在身上乱摸一阵。原来他把个小日记本丢了，那上边写的尽是村里的秘密工作，平时连他老婆都不让看，就在贴身的口袋里装着。今天在区上开会，正

要掏出来报告工作，才发觉丢了，也不知丢在哪里，也不知什么时候丢的。心中好生气闷。路上边走边想，不觉已进了村，迎头碰上康天成老汉赶着一群羊过来。康天成一见他就说道：“石柱，你家来客了。”雷石柱问道：“哪儿的客人？”康天成道：“后晌我在村东放羊，看见汉家山你丈人来了。”他边说，边把羊赶回他家场院去了。

雷石柱听了，不由地放慢了脚步，低着头沉思起来。他知道他这个丈人吴为才，是汉家山的个二流子。平常不爱劳动，整天起来游门串户，不是抽大烟，就是耍钱。抗日政权在的时候，村里对他进行了改造，曾经好了一阵子。自从日本人占了汉家山以后，听人们传说他又旧病复发。天天在赌博场、大烟馆出出进进，和那些伪军、汉奸们称兄道弟，混得烂熟……他们已经好久都不来往了，今天忽然跑来，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是一般的走亲戚，还是另有什么打算？

雷石柱边走边思忖，不知不觉已经走进了自己的院子。这时天已经黑了，窗户上映出了灯光，屋子里传出他丈人和他老婆吴秀英的说话声，父女俩好像是在争论什么。雷石柱多了个心眼，轻手轻脚走到窗户跟前，从一个破纸洞里向里看时，只见吴秀英在刷锅洗碗，他丈人吴为才坐在炕沿上抽烟。只听他丈人继续说道：“……你不要磨蹭了，趁石柱没回来，快收拾收拾跟我走吧！”吴秀英道：“我不是和你说过几遍了：汉家山日本人占着，我怎么能去呢？我不去！”吴为才道：“你怎么这样死脑筋？日本人占着怕什么？日本人也是人生肉长的。我是想叫你去享几天福！你跟上石柱，穿不上件好衣服，吃不上顿好茶饭……”吴秀英道：“我就是天天喝凉水，心里也乐意，我倒是劝你不要回去了，就留在康家寨好好过日子吧！”吴为才道：“留在康家寨？康家寨迟早也是日本人的一碟菜。如今是日本人的天下……”吴秀英接着说道：“石柱常常说，不能只看眼前，抗战一定要胜利，迟迟早早会把日本人赶走！”吴为才冷笑了一声说：“没那么容易。八路军都躲的不敢出来了，

就凭几个烂民兵，想把日本赶走？做梦去吧！爹不会害你。只要你跟爹到了据点里，还不是天天吃香的，喝辣的。绸子缎子由你挑着穿……”吴秀英气狠狠地说道：“我看你是想拉我当汉奸哩！你要再这么胡说八道，我立刻就去报告民兵！”吴为才忙说道：“爹这是为你好呀！有话咱慢慢商量嘛！”他说完，边一袋接一袋抽烟，边偏着脑袋想鬼主意。

雷石柱听了以上一段谈话，心里又是气恼，又是高兴，又是惭愧。气恼的是竟然遇了这么个不成材的老丈人；高兴的是老婆对自己有情有义，立场坚定；正在这时，忽听屋里他老丈人拍着空烟口袋说：“拿点旱烟。”吴秀英道：“烟在小炕桌抽屉里，你自己拿吧。”吴为才拉开抽屉，拿出个放旱烟的硬纸盒，忽然发现下边压着个小日记本。他顺手拿起来翻阅。雷石柱在窗外一眼就认出来那正是他要找的那个小本本。他正想冲进去，只听吴秀英向她爹喊道：“快放下！”吴为才道：“看看怕什么？这是哪儿来的？”吴秀英道：“那是石柱清早穿衣服掉下的。他的东西不准别人翻。”吴为才匆匆翻了几页，随手就往怀里装，吴秀英一下扑过来把他的手拉住了。厉声问道：“你要做啥？快放下！”吴为才边挣扎，边说道：“傻闺女，这是该咱父女们发一笔财了。只要送给日本人，奖赏少不了。”吴秀英边夺边说道：“你要不放下，我可要叫人了！”吴为才紧紧握着日记本不松手。父女俩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雷石柱一脚踢开门冲进来了。他照着吴为才当胸一拳，顺手把日记本夺了过来。吴为才正想开口骂人，一抬头见是雷石柱，立时吓出了一头冷汗，二话没敢说，拔腿就往外跑，雷石柱转身就追。吴为才刚跑到大门口，雷石柱一把把他的腰带抓住了。恨恨地骂道：“你还算个人，汉奸！走，到民兵队部去！”吴为才两手抓住门框求告道：“好石柱哩，我错了，放了我吧！不看僧面看佛面，好坏我总是你丈人……”雷石柱骂道：“有你这个亲戚，败兴透了。走！”边骂，边死拉活扯把他拉出了大门，吴为才不再挣扎了，乖乖地走着，走了有

三十多步，猛一下拔腿跑了。雷石柱低头一看，腰带还在手里握着，原来被那家伙割断了。雷石柱随即就追赶。这夜恰好是个阴天，乌云把月亮、星星都遮住了。街上黑漆一片。追到村口也没有追上，只好返身回来。正想到康家祠堂队部去报告这一情况，迎头碰上了康明理。康明理告他说刚才来了十几个八路军伤员，是从晋中平川转运上来的，今夜要在这里住宿吃饭。雷石柱忙说："咱们赶快去安排一下。"说完，连忙和康明理相随着走了。

回头再说吴秀英。她看着雷石柱夺下日记本，又听着拉上她爹走了，这才算松了一口气。她猜想雷石柱一定还饿着肚子，于是连忙动手做饭。刚把米下到锅里，她爹忽然推门进来了。原来吴为才并没有跑出村去，他知道要是一直跑，一定会被雷石柱追上，于是在拐弯的时候就躲到了路旁的厕所里。后来当雷石柱返回来和康明理说话的时候，他都听见了。他料定雷石柱一时半时还回不来，便大着胆子又回到女儿家。吴秀英见他进来，忙问道："你怎么回来了？"吴为才道："我到队部做了检讨，他们就放了我啦。要我连夜回去，可村口的哨兵不让出村。"吴秀英道："你不会让石柱送你出去？"吴为才道："来了一些伤兵，石柱忙着安排吃住去了。你把爹送一下吧。"吴秀英觉得既然民兵已经放了他，那就赶快打发他走吧，省得又在这里胡搅蛮缠。说道："好吧，等我披上件棉袄。"当她开箱子取棉袄的时候，吴为才趁机揭开锅盖，把一包毒药洒到饭锅里了。

吴秀英领着她爹来到村口的时候，根本没有哨兵的影子。吴为才忙说道："大概是到前边去了。你再送爹一段，要不，碰上他们还得折回来。"吴秀英只好陪着他往前走。一路上劝他回去以后再不要做坏事了，应该下决心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吴为才满口胡应承。一心想的是要把女儿骗回汉家山去发洋财。

原来前些时候，吴为才在赌博场上输给了密谍组长巴三虎一大笔钱。巴三虎知道他一个大子也拿不出来，于是就逼着他把女

儿引回来顶债。还给他筹谋划策说：如果要是卖到水峪镇日本随军妓院里，会得很大一笔钱。除了还赌账，剩下全是他的。吴为才思来想去，觉得只有这条路好走。今天在他临起身的时候，巴三虎又安抚他说：要是能顺便探听到民兵的情况，另外有赏；要是能收拾了雷石柱，他就立刻可以变成财主。吴为才一路上只是打他的鬼主意，女儿的话一句也没有放在心上。

这时他们已离开村子有半里多地了。吴秀英忽然站住，说道："这哪儿有哨兵？你快走吧，以后也别来了。"说完转身就要回村。吴为才一把抓住了吴秀英的手，说道："别走，还是跟我回汉家山吧！"吴秀英一面挣扎，一面骂道："你不像个人！简直是畜牲！"吴为才猛然从腰里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刀子来，对准吴秀英的胸口说道："你要不跟我走，我立刻就捅了你！"

第二十六回
石柱中毒遇医生　有红睡觉走汉奸

雷石柱把伤员安排好，回到家里已经有小半夜了。进门一看，窑里黑洞洞的，叫了两声也没人答应。他以为吴秀英到谁家串门子去了，没有在意。随手摸了根麻秆，从炉子里燃了个火，把灯点着。揿开锅盖，热腾腾的饭直冒气。雷石柱早就饿了，拿碗舀上就吃。"呼噜呼噜"吃下第一碗，觉着肚子有点痛，他以为是吃饭过猛压住冷气了，等他舀上第二碗时，肚子痛的突然厉害起来，简直像刀子搅一样。他把饭碗一丢，马上腰也直不起来了，随身倒在地上，两手卡着肚皮满地打滚，痛得嘴里直叫："妈呀！哎哟呀！"身子一会团住，一会伸开，翻转来又倒过去，出了一头冷汗，痛得把衣服鞋袜都蹬开了，喊叫的声嘶力竭。正在这时，恰好张勤孝来了，他

是来找雷石柱，商量明天派担架转送伤员的事。谁知一进门，见雷石柱在地上躺着打滚，吃惊地叫道："石柱！石柱！怎么了？！"连叫几声，雷石柱也没答应，他赶紧拿过灯来往脸上一照；不由得使他"哎呀！"叫了一声，雷石柱嘴上涌出一堆白沫，两只白眼珠子乱翻。用手摸了摸胸口，还有热气。他想了一下，赶快跑出去找人去了……。

村外通往牛尾巴梁的路上，这时吴秀英正被她爹用刀逼着，深一步浅一步朝汉家山方向走去。一路上，吴秀英不停地哭泣，不住地谩骂。吴为才一时劝解，一时威胁。软一套，硬一套，万变不离其宗。他见女儿哭闹着非要返回去不可，冷笑了一声说："打开窗子说亮话吧，如今就是放你回去也晚了，雷石柱已经见阎王去啦！"吴秀英骂道："你胡说，你骗人……"吴为才道："实告你说吧，临出门，我把饭锅里洒上毒药了。你回去就是自找死路——毒害亲夫的罪名你是推不掉的。"吴秀英听他这一说，哭闹的更凶了，而吴为才也抓的她更紧了，刀尖紧顶在她的脊背上。他们渐渐走近了牛尾巴梁。吴为才多了个心眼，他绕开大路，抄小路走了。

这天晚上，因为村里住下了八路军的伤员。雷石柱为了保证伤员的安全，专门派了两个民兵在牛尾巴梁上放监视哨。一个是李有红，一个是武二娃。这晚，两个人一到哨位上，武二娃就对李有红说："今天阴天没月亮，咱们可得特别小心，光在这条大路上不行，还得到小道上转一转！"李有红说："对！你到小路上去，大路我把守，保险蚊子也飞不过去！"武二娃说："你可别睡觉！"李有红不高兴地说："你管你的吧！"武二娃没吭声，背上枪走了。

李有红把武二娃打发走，掏出烟袋抽了几袋烟，四周转了一圈，便蹲在一处背风土塄下，把皮袄往身上一裹，团成了一团。心里还是老念着："可不要睡着，可不要睡着。"念着念着两眼合住了，身子软软往旁边一倒，鼻子里就"呼噜呼噜"地响起来。

武二娃弯着腰走到小路上，听见前边有"沙沙沙"的脚步声，他

赶紧趴在地上，两眼盯住有响声的地方。一会，从村里那条小路上，黑黝黝上来两条人影，一高一低走的非常急，眼看就要闪过去了，武二娃身上一紧，“哗啦”把枪里推上了子弹，随即喊道：“站住！不站住就开枪了！”只听一个尖嗓子喊道：“救人哪！快救人哪！”喊着就坐在了地上。另一个黑影撒腿跑了。武二娃跳起来，提着枪就追。只见那个黑影飞快地朝通汉家山的大路跑去。武二娃边追边喊道：“李有红，有坏人，快截住！李有红，快……”叫喊了半天，也不见李有红的动静。再看那黑影，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武二娃只好扭头跑了回来。一把抓住地上坐的那个人，喝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只听那人叫了声“武二娃”，便“呜呜”地哭起来了。武二娃听出了是雷石柱的女人吴秀英的声音，摸不清是怎回事。问了几句，吴秀英也不答理，只顾“呜呜”地哭。武二娃把她拉起来到了大路上，四下一看没有个人影，听着旁边土塄底下有鼻鼾声，跑过去见李有红死猪似的睡着。武二娃气极了，一脚把李有红踢醒，告诉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并骂道：“大路上放块石头也能把汉奸绊一跤，亏了还放的个哨！”李有红知道自己作下没理的了，也没敢回嘴，忙问吴秀英黑天半夜往哪儿去。吴秀英没有回答，忽然高声叫道：“你们赶快回去看看，我家饭锅里放上毒药了，不知我男人吃上了没有？”李有红一听，忙对武二娃说：“你快跑回去看去吧！把她交给我。你捎信叫第二班放哨的来换哨！”武二娃飞快地跑回村里去了。

正在雷石柱家里的张勤孝，见雷石柱那般光景，不知得了什么病，忙跑去找来护送伤员的医生，康明理听到消息也跑来了，刚走到雷石柱门上，恰好武二娃也喘着气跑回来，把吴秀英说饭里放了毒药事讲了一遍。四个人进到家里来，把雷石柱扶到炕上，医生拿出一包药面，武二娃去邻家找来一碗开水，大家七手八脚给雷石柱灌上。停了一会，雷石柱呻吟起来，又过了一阵，“圪哇圪哇”吐了一大摊，才觉得浑身轻松了许多。睁开眼，见八路军的医生和武二

娃、张勤孝、康明理站在跟前，只不见他老婆，想了想，心里慢慢也清楚了。忽然睁大眼伸出手对武二娃说："你，把枪给我，我追到汉家山把这汉奸除灭了！"医生赶快上前按住说："不敢乱动，要好好休息一下。"武二娃也插上说："你别急，你女人逃跑，被我们哨位上扣住了，李有红在后边引着，一阵就回来了！"

过了一会，李有红领着吴秀英进来了。雷石柱气得两眼冒火星，一只猛虎似的从炕上扑下来，一把揪住吴秀英的头发，喊道："你说，谁叫你害我的？说！"照准吴秀英胸脯就是一脚，吴秀英说了句："全是我……爹……"便哭得语不成声了。雷石柱正要踢第二脚，却被张勤孝和李有红抱住了。康明理忙劝道："我看这事很复杂，要冷静一些，咱们慢慢查考清再说。"医生也过来说："你躺着，不要乱动！"李有红说："石柱哥，这事全是你丈人干的！和石柱嫂无关。她在路上都给我说了。"雷石柱急问："我那汉奸丈人扣住了没有？"李有红说："没有抓住。这全怪我睡了觉，不要紧，瓮里的王八，他跑不了，包在我身上，非抓回来不可。"这时门外进来左邻右舍的好些人，都是听到消息来探望雷石柱的。也都想了解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康明理向吴秀英说道："你快把前后经过说一说吧，免得大家干着急。"于是吴秀英便起根由头说了一遍。众人听了都大吃一惊。张勤孝说："看这汉奸特务多可恶！以后咱们可要加强锄奸工作哩！"康大婶拉着吴秀英的手说："孩子，可真难为你了。"雷石柱想到刚才不问青红皂白踢了人家一脚，感到很不好意思。不住嘴地说："我可真气糊涂了！我可是气糊涂了……"吴秀英倒没有在意，她知道那是出于一时的气愤。看到自己的男人能动手动脚了，反而暗自庆幸。

这时，外边已经鸡叫二遍了。张勤孝他们忙着要去派抬担架的人，别的人也想让雷石柱好好休息，一个个都走了。吴秀英对八路军的医生非常感激，一直送到门外。

第二十七回
牛尾梁上捎情报　关帝庙内夺耕牛

雷石柱家里，自从发生了这起中毒事件之后，夫妻俩的感情更加好了。

雷石柱在家躺了几天，身体逐渐复原，这时已是二月末了。一天，天气暖和，便出来街上游散，见小河里的冰已消开，顺河床静静地流着，柳树都吐出了绿芽。他心中想道："春耕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

走到祠堂门口，有一堆人在那里闲谈，见雷石柱走过来，都亲切地问候。雷石柱和大家招呼了几句，便也蹲在那里，听人们议论说："往年赶正月尽就送粪，惊蛰就开犁，今年惊蛰已过几天了，还什么动静也没！"有的说："牛叫敌人全抢走了，拿啥耕地？今年等死吧！"雷石柱想了半天说："咱们可以想办法买些牛，就是用镢头，也总得把籽撒到土里。要不今冬天真得喝西北风呀！"马有德说："办法倒是个办法，可是我们村能买起牛的人家不多呀！"康天成老汉说："只靠镢头刨，能刨多少？！"

雷石柱听了这些话，心中好像结了一颗疙瘩，愁得两条眉皱成了一条，悄悄溜回家中，往炕上一躺，拿被子蒙住了头。吴秀英急忙问道："又怎么不舒服了？是不是肚里又难受？"雷石柱伸出头来摇了摇，吴秀英又问道："你究竟有啥心事？……"雷石柱于是便把敌人抢去牲口，群众没法生产的事讲了一遍。吴秀英听了，低头想了想说："我爹……"说了两个字，脸上红了一下，接着又说道："前次来，我记得好像提过这事，说从咱们村抢去的牲口，都在关帝庙后院关着。你看咱们有没有法子闹回来？"雷石柱不由得心里亮了

一下，忙坐起来问道：“有没有敌人看守？”吴秀英摇了摇头说：“那就不清楚了，我没问他！”

雷石柱沉思了半天，便跑到村公所。正好民兵们都在院里，李村长也在那里。民兵们有的在练习瞄准，有的在练习刺枪，见雷石柱来了，都跑过来亲热地问候。

雷石柱看了看在场的人问道：“老武同志到区上还没回来？”李村长说：“还没有。”雷石柱坐到台阶上招了招手说：“咱们大家来商议一件事情！”大家都围了过来，散乱地坐在地上。雷石柱便把敌人抢去牲口，春耕没法进行，群众的反映，他老婆刚才谈的情况，从头讲了一遍。孟二愣说：“咱们去夺回来！这阵咱们有五六支枪了，和他干！”其余的人也都高兴地叫道：“他能抢去，咱们就能夺回来！”李村长说：“夺是可以，就是咱们人手不多，马保儿和周丑孩又调到区上学埋地雷去了，老武同志也不在，光你们几个怕不行！”康明理说：“要说和敌人比人手比武器，就是加上他们也没敌人的零头多，咱们得用计策哩！我看咱们不能冒冒失失去夺，最好派个人去探一探，看牲口是不是还在关帝庙？有多少牲口？有没有敌人把守？”雷石柱点了点头说：“我也是这样想，我看有红去一趟吧，你走路快。最好天黑以前赶回来。”李有红说：“行！这事好办。”张有义变了个鬼脸说：“可不要半路上睡了觉！”李有红笑了笑，匆忙地走了。

天黑，李有红还没回来。过了一阵，放羊的康天成老汉，捎回一个纸条来，说是李有红在牛尾巴梁给他的。雷石柱打开一看，上面写道：

> 石柱哥！情炕（况）都炭（探）好了，晚上来把（吧），我在村口等你门（们），暗号是人（扔）石头。
>
> 李有红

雷石柱看完，和李村长、张勤孝商议妥当，马上就集合起民兵，

带上武器，向汉家山而来。天色很昏暗，风刮得枯草树枝“哗哗”作响。不多一阵，已到了汉家山村外。侧耳一听，鸡不叫狗不咬，村里静悄悄的。忽见前边村边上有一个黑影，雷石柱心想，这大概是李有红。捡起一块小石头扔过去，那黑影便跑了过来。正是李有红。

大家都隐蔽在暗处，李有红悄悄对雷石柱说：“都闹清了，你看！山上点灯的那两个碉堡住着日本兵，天一黑就撤了吊桥，不下来了。村西头点灯的那个大楼院，住的是伪联合村公所，东头关帝庙住的是伪军，抢来的牛驴，都在关帝庙后院圈着，日本兵已经把三条牛杀的吃了。”雷石柱忙问：“街上有哨兵没有？”李有红说：“街上没哨兵。只是伪自卫团巡夜咧！关帝庙魁星楼上伪军有个哨兵，一过半夜就撤了。现在动手还太早一些。”雷石柱听完，思谋了一阵，对大家说道：“你们就在这里等一等，我和李有红进村看看地形去。”说完，两个人提着枪摸进了村里。

这村子中间有一条小沟，把村子分成了东西两半，当街有座小石桥。雷石柱和李有红刚走到石桥跟前，见从东头过来两个巡夜的伪自卫团。雷石柱拉了李有红一把，忙闪到墙角里，这地方魁星楼上的哨兵刚好看不到。雷石柱们贴着墙立着，等那两个巡夜的过来时，雷石柱和李有红两支枪一齐伸了出去，对着那两个人的胸口，压低声音喊道：“不准叫喊，要喊就打死你！”那两个伪自卫团吓得跪到地上求告道：“好八路爷爷哩！咱们是好老百姓，日本人强迫干的呵！”雷石柱忙拉起来和气地说：“不要怕，我们只向你们打听件事情。跟我们到村外来！”那两个人乖乖地跟着来到村外，到了民兵隐蔽的地方，雷石柱查问了一顿村里的情形，和李有红说的一模一样。又问他们说：“关帝庙后院有没有哨兵？”那两个人说：“哨兵是没有，只有两个喂牲口的警备队。其余人都在前院住着。”雷石柱听了，便和大家计划怎样进去；怎样收拾那两个喂牲口的；怎样赶上牲口走。一切都计划妥当了，但天气还早，不好动手。

这时虽然已是春天，但夜里还是很冷。民兵们伏在地上，腿都冻麻了，又不敢烤火，又不敢踏脚，只好耐着性子干冻。一直等到头鸡叫，估计魁星楼上的哨兵也撤了。雷石柱对那两个伪自卫团员说："今夜我们要夺关帝庙里的牲口，明天敌人知道了，你俩的脑袋也长不住！我看把你们俩捆起来吧！明天敌人要查问，就说八路军捆住了，不能报告。"两个伪自卫团员听了高兴地说："这可是个好办法，我们正愁明天没法交代咧！"当下，民兵就把他俩绑在村边树上，雷石柱又派张有义领了一个民兵去通碉堡的路上埋伏，如果日本兵出来，截住就打。他亲自领着其余的民兵，一直绕到关帝庙后院西墙外，都停下来。

民兵们抬头一看，见院墙有丈数高，后门倒关着，雷石柱叫武二娃站在二愣肩上架起去。武二娃爬上墙头，见北面有一排牲口圈，牛驴饿的"嗼嗼"地叫喊等人喂草。武二娃正要溜下去开门，忽然对面房子里点着灯了，一个人提着灯笼出来，走到槽跟前照了照，自言自语地骂道："妈的屁，一万人切草也供不上。又完了！"接着又朝屋里喊道："张万胜，起来切草，明天让上士看见没草，又要挨耳光了！"屋里答应着又出来一个人，两人便切起草来。

武二娃看到这个情形，只好下来，民兵们气得唉声叹气。孟二愣拉了雷石柱一把说："石柱哥，打进去吧，就这两个还怕他，一锤就捣扁了！"雷石柱还没来及答话，李有红又凑过来低声说："前边庙门前有一堆干草，我去点着吧，他们一去救火，人一乱，咱们就好动手了。"雷石柱刚说："这个主意不错！"李有红便弯腰走了。民兵们蹲在墙根底等着，等了有几袋烟工夫，果然见庙前火光冲天，有人大声喊道："着了火啦！快救呀！"接着听见前院里的伪军乱喊乱叫，门子摔得"砰砰"乱响，后院那两个切草的伪军，也慌慌急急跑去了。前边人声嘈杂，好像天塌地裂，后院却鸦雀无声了。孟二愣连忙又把武二娃架起去，翻墙跳进院里，开了后门，又把通前院的小门关了。民兵们一涌进去，把所有的牛驴，一齐拉了出来，派了

三个民兵，赶快往康家寨赶，雷石柱带着几个在后边掩护。一出村，埋伏的张有义他们也来了，看到那许多牛驴，高兴地说：“我们还以为没闹成，叫敌人发现了。”

第二十八回
说假话骗出真情　装敌人抓回特务

大家赶着牛驴走了四五里，看看后边没有人追来，天也快亮了，这才把脚步放慢。雷石柱后边赶上来，一查点人数，发现缺了孟二愣和李有红两个。急得正要返回去寻找，远远看见汉家山路上尘土飞扬，好像追来好多人，并且隐隐听见喊道：“站住，不站住老子们就开枪了！”接着就是“叭”的一枪。民兵们不由得吃了一惊。雷石柱忙叫张有才和康有富赶上牲口前边走，又指挥大家赶紧卧倒，子弹推上膛，手榴弹揭开了盖，准备战斗。

过了一阵，前边来的人走近了，看清满共只有三个人。等过来一看，原来正是孟二愣和李有红，还捆着雷石柱的丈人吴为才。孟二愣没等人问，就高声叫喊道：“这老家伙半路上跑脱了，我打了一枪才抓住。”张有义吐了一口说：“你两个可来啦！我以为李有红又睡觉去了！”李有红说：“你算咬住我不放了！”说着便蹲下来抽烟。

吴为才见了女婿，心中又羞又怕，好像唱小旦的胭脂没搽匀，脸上红一块白一块，十分难看，身子不住的乱抖。雷石柱气得两眼冒火星，说了声：“我没死到你手里，你也有今天！”说着把枪端了起来，吴为才吓得魂不附体，“扑通”跪下了。雷石柱照准他的脑袋正要搂火，忽然想起老武说过：“新政权是宽大政策，小汉奸只要能决心改悔，可以争取改造他。”于是把枪一收，说道：“走吧，回去交给政府处理！”民兵们赶着牲口，说说笑笑往康家寨走来。路上，李有

红给大家讲述抓吴为才的经过：

原来昨天黑夜民兵们夺了牛驴临出村的时候，李有红走在最后面，他心里一直记着在他放哨时跑了的汉奸吴为才。便一心要把吴为才抓出来，除了这个祸害。但自己一个人又怕办不了。正好孟二愣也在后边，李有红便拉了他一把悄悄地说："咱们俩办一件事去！狗日的汉奸吴为才放毒害石柱哥，咱们乘这机会，把那老狗抓出来，替石柱哥报仇！"孟二愣摇了摇头说："石柱哥临来不是告诉咱们么，这回主要是夺牛驴，搞别的事怕把这大任务耽搁了咧！"李有红听了心中想道："这家伙愣头愣脑，倒是满有主意！"低着头想了想，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你这家伙胆小怕死，还推三推四咧！你不敢去，我一个人也敢去！"这一激，孟二愣气得跳起来说："老子怕死？！王八蛋才怕死！走！你到哪里，老子跟你到哪里！"李有红听了心中暗喜，两个人在村外站了一阵，听着民兵们赶上牲口走远了，这才又返身进了村里，远远望见关帝庙前大火，照得大街通明，火势乘着西风，越着越旺了。伪军们担水的，上房的，乱纷纷的救火，全村狗咬成一片。

李有红和孟二愣穿进一条小巷里，走了一阵快到大街上了，才想起自己并不知道吴为才在哪里住。正在为难，忽然旁边一个黑油大门开了，闪出一个老汉来，朝着火的地方看。二愣不问青红皂白叫道："呔！老家伙，吴为才在哪个院里住？"那老汉冷不防听见有人叫喊，见是两个背枪的人，吓得就关门，李有红连忙上前拉住说："老汉，我们是皇军便衣队的，昨天下午才调来，刚才皇军让找吴为才有紧要事，劳驾你指引一下。"那老汉这才放心地说："原来都是自己人呀！我也是维持会的文书嘛！"又向东指了指说："从这里往东，再往北拐，路西第四个破街门就是，门前有棵老槐树，好找的。"李有红一听说这老家伙也是汉奸，本想抓上走，忽然看见门里还站着两个人，于是扭头拉上孟二愣，照着老汉的话，一直找到吴为才门口，见两扇破街门紧闭着，孟二愣拿枪柄正要去砸门，李有

红拦住说："冒失鬼，不要动！"又悄悄说了几句，自己便上前去打门。过了一阵，吴为才开门出来了，拖拉着鞋，揉着眼骂道："死下人啦，半夜三更……"李有红抢着说："这是皇军大人叫你，你不想去就回去睡！"吴为才一听说是皇军叫，吓得连忙穿起鞋，口里说着："哦，哦，对不住，我当是谁！"跟上李有红就走，一直走到村西口上，吴为才看着不对劲，站住说："皇军在山上碉堡里住嘛，怎走到村西来了？"李有红说："哼！康家寨你女婿找你放毒去咧！"吴为才一听知道上了圈套，转身就跑，不想后面孟二愣拿枪逼住了。两个人把他押上，走了二三里地，忽然吴为才挣脱跑了，孟二愣着急的打了一枪才抓住，又用腰带捆住，一直追上赶牲口的民兵。

民兵们一面走，一面谈论。快到康家寨时，太阳刚出山，鲜艳的朝霞染红了半个天空，远远望见村口站着一大群人，正在指着他们谈论。张有义大背着枪骑在牛背上，帽子挂在脑后，露出前边的长头发。他看到村边上有几个年轻姑娘，便得意地唱开了小曲："骑白马，挂洋枪，咱民兵天天打胜仗，鬼子汉奸命不长呼嗨呀，哭爹那个又叫娘！"李有红打趣地说："张有义，你是表现什么哩！"别的民兵也笑着说："唱的高点，要不姑娘们听不见！"张有义被众人说得有点不好意思，跳下牛背笑着说："连唱小曲曲的自由也没啦！"

村边上的人们都围了过来。李村长和张勤孝喜得眼都眯成了条细缝，齐声说道："这可是大功劳！"其余的人也都是喜眉笑眼，有的亲热地问长问短，有的指着吴为才说："这就是雷石柱那汉奸丈人！可也给抓住了！"有的摸着自家的牛驴说："唉！几天工夫，瘦的屁股都尖啦！"牛驴见了自己的主人，有的"嘆嘆"的叫着，有的摆着尾巴，有两条牛自己跑回家去了。

人们听民兵们讲完了夺牛的经过，都称赞成立民兵组织的好处，高兴地叫道："我们村被敌人抢去十三条牛，七头驴，这下夺回一、二、三、……十一条牛，一、二、三、四、……八头驴。""民兵真抵

事啦！”富农李德泰见他的牛也夺回来了，摸着胡子笑道：“这些青年们真行！”二先生高兴得在人堆中穿来穿去，伸着大拇指说：“民兵们夺牛这是第一功劳；抓汉奸这是第二功劳；咱们村应当立个功劳簿，都记起来！”众人齐声欢呼道：“对呀，二先生执掌功劳簿吧！”民兵们也很高兴。李村长说：“把这些牲口都赶到村公所后院吧，等咱们讨论一下，再看怎样处理。”

李有红和孟二愣押着汉奸吴为才，一直来到雷石柱家，吴秀英正在做饭，一见抓来她爹，马上气得脸都白了，指着吴为才又哭又骂道：“你还有脸进雷家的门，跟上你，害得我人不人鬼不鬼，我好苦命呀！早死的妈呀……”哭得十分伤心，雷石柱连忙劝住说：“不要这样了，快点收拾吃了饭，咱们把他送到区上，让政府处理去吧。”吴为才也哭丧着脸说道：“都是你爹的罪过，可是水有源病有根，你爹昧了良心也是日本人逼的呀！”吴秀英说：“汉家山村子也不是三户五户，为什么日本人就不逼别人！自己就不走正道嘛；抽烟、赌钱干了一辈子人不人鬼不鬼的事，只管你好活，家里有吃没吃不问，我妈跟上你受了一辈子气，最后气死了。这阵为了日本人几块钱，狠心往死路上引我。”说着又哭起来了，吴为才低着头没敢再答腔，只是不住地唉声叹气。吃过早饭以后，雷石柱给老武和马区长写了一封信，派孟二愣和李有红把吴为才送到了区上。

第二十九回

民兵积极学地雷　全村变工闹生产

到半下午，李有红、孟二愣，和去学地雷的周丑孩、马保儿都回来了，还背回十颗地雷来。孟二愣一进雷石柱的院子就大声嚷道：“石柱哥，这回夺牛胜利，区上奖了咱村十个地雷，老武说你和马保

儿、周丑孩都学会了！让你们把我们都教会！”雷石柱问道：“老武在区上还做什么呢？怎不回来？”马保儿说：“他病了，在区上休息着呢！”说着四个人已进了家里，把地雷都放在了炕上。雷石柱摸了摸地雷说：“我还是上次在区上开会学会的，咱们大家都学会，保卫春耕就有办法了。”

听说区上奖了地雷，民兵们都跑来了，都抢着看希罕。见炕上摆着十个铁圆蛋，每个有碗那么大小，顶上有个嘴嘴，旁边有两个耳子。众人七手八脚地摸着说：“这就是那地雷呀？！这怎么使用哩？”周丑孩给众人讲，两手比划着，脖子都急红了，嘴里却结结巴巴地说不出来。张有义笑着说：“哎呀周教官，这可是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有货嘴里倒不出来。还是叫马教官说吧！”其他民兵也急得要听，便让马保儿讲。马保儿告诉大家说：“这肚里装的是炸药，嘴上安上爆发管，埋在地下以后，跟前挖个方坑，上面架上踏板，把爆发管上的火线结在踏板上，上面闹得和地皮一样了，敌人一踏就炸啦！”他向四周看了一眼，见众人很注意听，又接着说道：“另外还有一种埋法：把地雷埋好，火线拴在很长的绳子上，人躲起来，抓住绳子头，等敌人进了地雷区，把绳子一拉就响了！”张有义接着说：“我觉得总不如步枪得劲，步枪能找上打敌人，地雷是死等，敌人不到上面就没用。喂！马教官，你说是不是？”说着向马保儿变了个鬼脸。马保儿脸红了一下说：“你再挖苦人，我揍你！”张有义嘻皮笑脸地说：“喏！刚当了教官，倒耍官僚架子啦！”李有红说：“没有张有义，开会不热闹；有了张有义，尽给你胡打岔。他弟兄俩可不一样，张有才像个哑巴，一天说不了十句话；张有义像只麻雀，经常吱吱吱喳喳喳。我看你弟兄俩最好捣烂和起来，重回一下炉！”说得全屋子的人都笑了。张有才说了句：“你胡说！”便不吭气了。张有义说：“瞌睡虫！老子可不是好吃的果子，你别在老虎嘴上拔胡子来……”

雷石柱见大家扯得走了题，插嘴说：“别扯远了，还是说地雷

吧！我看张有义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倒是应当研究清楚，要不，好像地雷没用处。”马保儿接着说：“我们在区上学习时，好多人也有这个想法，总觉着地雷用处没步枪大。后来把思想闹通了，咱们民兵是保卫村庄的，多埋地雷，敌人一出来就炸，比一两支步枪可顶事！只要埋的好，伪装的好，敌人就看不出来。地雷的劲可大啦，我们在区上试验了五颗，一炸一个铺滩，把旁边扎下的草人都炸的乱飞开了！”雷石柱补充道：“地雷咱们后方能造，要多少有多少，咱们都学会埋雷，将来把全村人都教会，家家都埋，敌人走到哪里也占不了便宜。”

一气说的民兵们都兴奋起来了。都要求马上学。于是马保儿、周丑孩、雷石柱领着大家就在院子里挖了三个雷坑，教大家怎样埋，怎样接火线，怎样伪装……一面说，一面就亲自做样子。大家轮流着学，雷石柱女人吴秀英，起初站着看众人埋，随后也要求试着埋，雷石柱笑了笑说：“学吧，大家回去，最好把家里人都教会！”吴秀英刚拿起一颗地雷，张有义故意吃惊叫道：“看！炸了！”吴秀英说：“我才不怕你吓唬，没有爆发管还能炸了？”人们见吴秀英动作很熟练，都说：“石柱嫂看都看会了，康三保和康有富，把住手都没教会。”

张勤孝和周毛旦进来了，见大家学埋雷，张勤孝喜欢地说：“这就是地雷吧？这东西可厉害啦！去年我在靠山堡见演习过，响声比大炮还响，咱们学会这东西，春耕可不要发愁了。”民兵听这一说，更有信心了。

雷石柱问道：“你们不是开农会？开的怎样了？”张勤孝说：“刚开完。听说你们学地雷，没来叫你们，我给你们说一下吧！”

这时天已黑了，大家都进了家里，吴秀英忙着给众人抓烟点火。张勤孝说：“夺回来的牛讨论的分开了，吵了个九进八出，那里边有一条牛一头驴是望春崖的，大家讨论下给人家。我们村里丢了牲口的人家，有的这次没夺回来；这次夺回来的，只给了原主也

不合适，不给原主也不合适，后来决定还是给原主，没牲口的人家和有牲口的人家变工，把地都要想法子种上。开了半下午会，以牛驴为中心组织起十二个变工组，一组有四家的，有五家的，大家选我当了生产队长。大家还提出你们民兵要多辛苦点，保卫村里把地平平安安种上！”康三保插嘴问道：“我们民兵保卫春耕，我们自家的地误下该怎办？”周毛旦抢着说：“会上讨论了，不能把你们的误下，各变工组帮你们耕种。”民兵们听了很高兴，说：“这还像个话。”雷石柱说：“我看民兵的地都靠了变工队也不合适，群众负担太重了，咱们也应当参加生产！”张勤孝说：“群众也有这个反映。”张有义说：“那还行？当了民兵还生产，那让他们当民兵来！”康明理说：“正式队伍还闹生产，不打仗就开荒种地，咱们为什么不能参加生产？”

当时大家乱纷纷地吵开了，最后还是都同意了雷石柱的意见。临散的时候，张勤孝高兴地说：“这样闹就好办了，群众也会满意。”

接连几天，康家寨家家都在准备春耕：修理农具，调剂种籽……政府又贷来了一部分春耕贷款，农会用这钱又买回了四条犍牛。

春耕开始了。每日早晨打了生产钟以后，民兵都到前边警戒去了，变工组便一群一伙相随着上地动弹。娃娃妇女们也参加了送粪、点籽等工作。

一天晚上，全村开了个大会，人们听到敲集合钟，都到了村公所院里，李村长提高嗓子说：“今后上地劳动，咱们更要好好的组织一下哩！夜天黑夜区上调我和中队长去开了一夜会，老武说汉家山据点，猛然增加了一百多敌人，乱抓民夫，在村周围修围墙，恐怕还要出来扰乱春耕。我们商议了一下，靠近汉家山那面的地，还是要抢种上，村西的迟几天也荒不下。”

人们听了，有些胆小的、地土多的人家，便不安起来。有的说：“靠近据点那些地，全荒了也不够一百亩。离据点那么近去种，担

惊受怕的!”有的说:“碉堡上看得显显的，敌人看到这么多人、牲口，原不想来也要来一下!”康天成老汉说:“这年头，少种上几亩吧，打的够吃了就行啦!”马有德老汉地少，便反对道:“政府叫扩大生产，种的光顾自己吃，军队、政府吃啥哩？打日本怎么打哩？你们近处地都够种，说这号话；我们这地不够种怎办呢？”地远的几个民兵也都一下子吵了起来。雷石柱说:“大家别吵了，地都得种上，为了不发生危险，我们得好好组织一下!”民兵们都说:“有我们保驾，啥问题也没!”孟二愣说:“先打他个下马威，叫他知道康家寨的民兵不好惹!”民兵们都叫道:“对！对!”但康天成和几个老汉，仍不放心地说:“唉！人家人多势众，有洋枪洋炮，就凭你们这几个民兵还能顶住？三拳敌不过四手呀!”李德泰几个老汉也说:“哼！打下马威？不要老鼠溜舔猫屁眼，小心给我们村惹下祸害吧!”可巧这话叫张有义听见了，跳起来骂道:“你们这些顽固坏蛋，谁说民兵不行谁就是汉奸!”众人谁也不敢再吭气了，有的蹲下抽烟，有的呆呆地站在那里。心中却暗暗骂道:“刚打了几回豆子大的胜仗，倒晓不得贵姓啥了！我们的地不种总可以吧？”

雷石柱看到这个局面，连忙解释说:“如今我们还不是找着打敌人的时候，主要是保卫春耕。昨天在区上开了一夜会，老武给咱们想下个好办法：就是几个村闹联防，我们村和望春崖、桃花庄的民兵联成一片，敌人到了哪一村，哪一村就打信号，另外两村的民兵赶快去救应，这样咱们的力量就大了。再说咱们还有地雷，总能保护住村子。”人们听着他的话，都放心地站起来了，说:“这么办还差不多，强将手下无弱兵，有石柱子啥也不怕了。”

大家都同意了抢种靠汉家山据点附近那百十来亩地。可是有的又提出要把全村牲口，都集合到前边去，理由是人多手众，几天就完了；有的不赞成去的多了，怕让敌人包围住，一下就都完了，不如去上一两犋赖牲口，就是丢了也不值几个钱。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说各有理，吵得最凶。最后，张勤孝说:“我想咱们不如挑几犋

精悍牲口，让年轻力壮的人赶上，到前边去，能多耕几亩地，敌人出来也能很快转移，再说还有民兵保卫嘛！”大家听了，都满意地说：“勤孝哥出的这个主意不错，就依这办法闹吧！”

当下就挑选好七犋牲口，编了两个组，决定第二天去突击抢种。散会时，已有半夜了。

第 三 十 回
保护春耕闹爆炸　诱敌上钩踏地雷

第二天清早，太阳刚从东山露出了半个脸，村里已经打了上地钟。民兵和变工组的人有牵着牛驴的，有扛着犁耙的，有背着地雷，扛着步枪的，都汇集到了康家祠堂门口，好像赶骡马大会一样热闹。人们抽着烟，说着话，听候指挥，等待出发。

雷石柱带着民兵们出发了，好像要去打仗一样。当他们爬上牛尾巴梁时，一眼就看见汉家山据点周围尘土飞扬，模模糊糊的见有几百人在那里修围墙。山顶上那座圆形白色碉堡，在阳光下闪着光。

一阵，后边那两个变工组来了，都是三十来岁身强力壮的人。雷石柱留下武二娃和康明理监视敌人行动，其余的人都过来参加变工队生产。山梁上变成了一幅热烈春耕的图画：七犋牛在湿润的耕地上迈着稳重的步子，鞭子在空中响着，山谷中震起一阵回声。民兵们有的帮着掌犁，有的跟在犁后撒种籽，有的飞舞着镢头在刨地畔。人们不休息，亦不抽烟，汗水顺着两鬓流了下来，没有人顾得擦一下，都在全力抢耕抢种。

快晌午时分，放警戒的武二娃满头大汗飞跑过来说：“敌人出来了，正向咱们这里来，看不清有多少！”变工队没有参加过打仗的

人，有点慌手慌脚。有的扔下牛犁就跑。雷石柱喊道：“大家别慌！快把牲口赶到山背里，我们民兵去看看。”变工队的人这才心里踏实了一点继续耕种。雷石柱带着民兵跑到前边来，大家趴在乱草堆里。见前面来了有二十多个敌人。民兵们把枪都推上了子弹，有几个民兵也有点慌乱。康有富还没看清敌人在哪里，把手榴弹不拉火线就扔出去了。这时雷石柱生气地说：“敌人还远哩！至少也隔二里路。怕什么？让他来吧，正好试试我们的地雷。”说着亲自带着马保儿和周丑孩，下沟里去埋雷，又嘱咐山上的民兵们作掩护。

雷石柱们下到沟里大路上，连忙挖坑掏土，一字长蛇埋下三颗踏雷，用衣裳把挖出来的新土包起倒了，埋雷的地方又盖上旧土，上边用三个指头点了好多印印，和原来羊走过的一样了。

刚埋好，康明理在山上摆手，三个人以为敌人来了，慌慌急急就往山上爬，赶爬到山上一看，原来敌人从左边小路上走了。孟二愣生气地骂道：“他娘的，不让你来你要来，让你来你又不来了！”雷石柱更是着急，早就想试验一下地雷的威力，提高民兵们的信心，这回炸不成，不知何时才有机会哩！康明理说：“咱们装个女人，把敌人引进沟就好办了。”孟二愣喊道：“我也装女人！”张有义说：“你装成女人，走下去敌人就回去了。”二愣看他一眼问道：“为什么？”张有义说：“敌人当成牛头马面出了世，吓也把他吓回去了！”民兵们听了都大笑。这时雷石柱把夹袄脱下翻过来穿上，原来是绿里子，头上包了块白手巾，站起来扭了几步说：“像不像女人？”众人都笑了起来，说：“像倒像，就是脚大啦。”康明理也要去，雷石柱说：“你有颜色衣服？”康明理点了点头，应了声“有的是”，便把头发披下来，也罩了一块白手巾，把衫子脱掉，露出里面穿的红毛衣，装扮得和个女人一样了。两个人翻山跳沟向敌人那里扑去。

走到敌人屁股后边，雷石柱尖着嗓子叫了两声“嫂嫂”，扭头就跑。敌人一见是花姑娘，后面紧追，口中叫喊着：“花姑娘的不要

跑，皇军的顶好。”雷石柱、康明理拚命地跑，敌人死命地追。山上的民兵们都替他们捏着一把汗。看看快追上了，忽然雷石柱、康明理向右一拐，便进了埋雷的那条沟，绕过地雷，一屁股坐到块大石头上喘气。敌人追进沟里，见“花姑娘”坐在那里跑不动了，一齐扑了过来，看看离有五六十步远了，忽然脚下“轰隆隆”三个地雷一齐响了，一股红光，一股黑烟，山崩地裂一般，敌人的腿、胳膊，随着尘土飞到了半空，两边石崖上、树干上贴满了血肉。没有死的敌人悲惨地哭叫着，山头上的民兵们高兴地拍手叫好：“过瘾！过瘾!”后边隐蔽的变工队，也都站到山头上看热闹。

正在这时，忽听得沟里“轰隆隆”一连又是两声。雷石柱不由地吃了一惊：一共埋了三颗地雷，怎么变成五颗了？原来前边的敌人踏响了地雷，吓得后边的急急忙忙往回逃命，你撞我，我碰你，前面的挤倒了，后边的便从身上踩了过去。谁知把两颗手榴弹木把踩断，炸了，又炸伤了几个，哭爹叫妈乱成一团，没死的一溜烟逃跑了。

山上民兵见敌人跑了，孟二愣领头，打着呼哨一齐扑下沟里去抢胜利品。雷石柱生怕敌人来个“二反长安”，扯开嗓子叫喊，叫留下一些作掩护，民兵们哪里还听得见，紧叫慢叫早已扑下沟底来了。雷石柱只好一个人又爬到山上去监视敌人。

民兵们扑到沟底，满沟里是火药气，炸倒的六七个敌人，横七竖八的躺在路上。有炸烂脑袋的，有炸破肚子的，缺腿的，没胳膊的，红血白脑浆这里一滩那里一滩，好像进了杀房一样。还有两个没炸死的敌人，趴在那里哼哼。孟二愣一看，恨得睁圆铜钱眼，就地抱起块大石头，“砰砰”几下，把两颗脑袋打成个烂西瓜，转身便又去找还有没有隐藏的敌人。其他民兵们，都一窝蜂似的扑过去收拾东西。有拾钢盔的，有脱皮鞋的……康明理早拣起一支手枪和一支自来水笔，武二娃拣起一个哨子，高兴地吹着跳着。

沟前边张有义和康有富吵起架来了。张有义刚才冲下沟里正

在抢纸烟，看见石头上放一件日本大衣，便拿了起来，谁知是康有富刚放下的，见张有义拿起，康有富便扑过来夺，两个人扯着一件黄呢大衣。康有富瞪大眼睛说：“是你拾的？炕圪鹍里拾老婆，早就有主了！我从鬼子身上剥下来，放到石头上刚一转身，你倒抢去了。快放手吧！”张有义挺着肚皮骂道：“谁说是你的？你把它叫答应。哼！老子拚上命打下的江山让你坐，尿你也没空空。”“有本事夺敌人的去！你不放开，扯碎也不能让你受用。”“说这号话不要脸！老子没本事，不像你谎包，日本人还离二里路就不拉火线扔手榴弹！”互相骂着，拉扯着，真是铜盆撞了铁扫帚，谁也不让谁。只听得“刺”的一声，把大衣扯成两半了。

康有富扯着张有义的领口，张有义撕着康有富的耳朵，两个人谁也不放谁，口里骂着，另外两只手互相乱打。康明理和孟二愣过来看见，才上前拉扯开。两个人还不服气地骂着，康明理很严正地说道：“你们这算干啥？是打日本来啦，打架来啦？”训了几句，两个人都不吭气了。

民兵们打扫完战场，都又爬上了山顶。雷石柱对这次大家不听指挥很不满意；又听说康有富和张有义为争胜利品打了架，心中更加生气，于是当时就领导大家在山顶上开检讨会。

民兵们都坐在树阴下，有的抽着纸烟，有的吃着饼干。雷石柱看了大家一眼说：“今天咱们开个检讨会，把这次战斗检讨一下。大家一见打了胜仗，都跑下去拣胜利品，山头上不留掩护，万一敌人返回来，咱们要受多大损失！还有……”雷石柱指了指张有义和康有富说：“你们两个在战场上打架，这成个什么事体？同志们，咱们应当把这些缺点检讨一下！”

康有富和张有义都低下了头，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好像见了生人的大姑娘。其他的民兵悄悄地把纸烟弄熄了。今天的开会，异乎往常的严肃。静了半天，康明理说：“石柱哥的这话是对的。咱们不遵守战场纪律，不听指挥，这是很大的缺点，不管敌人打垮

没打垮，抢着拣胜利品，这是种发洋财思想，我也有这种毛病，以后一定要改！”李有红接着说：“康有富和张有义打架更不应当，还不也是因为发洋财引起的！”康有富辩解道：“我的大衣他抢去就对？”张有义说：“谁说是你的？都是打下日本人的。就算成你的，你好好说嘛，因为什么骂人？”康有富不服气地说：“谁拿我的大衣我就骂谁！”大家见康有富不服气，都批评他态度不对，康有富生气地说：“你们都对，就我康有富不对！”孟二愣火了，大声说：“这叫什么话？我们偏三向四啦？我对你就很有意见，打起仗来往后缩，一抢胜利品就跑到前头了。”雷石柱说：“咱们民兵要好好团结，咱们内里分成几片子，怎能打敌人？我看今天打架，两个人都不对，一只手拍不响，有一个能守纪律的也打不起来！”张有义说：“我打架不对，这个以后能改！”康有富没吭气，心里不服气地说：“扯了我的大衣，再受上批评，算我没梦见好梦！”

歇了一阵，见敌人没动静，雷石柱便叫留下两个民兵放哨，带着其余的人，又参加到变工队里生产。民兵们把捡下的纸烟，送给变工队的人抽，大家夸赞地雷的威力说：“啊哟哟，那地雷真厉害啦，炸的鬼子们东倒西歪，我们在山上看的可高兴啦！”大家一面谈论，一面紧张的生产，到半下午，便收了工。

回到村里，人们到处宣传地雷的作用。人人听了，都惊讶地雷的威力，佩服民兵有本领。康明理便把这次保卫春耕闹爆炸的情形，写了一篇稿子，送到《晋绥大众报》社去了。

雷石柱对今天地雷战的胜利虽然也很满意，但想起张有义和康有富为了争夺胜利品的争吵，觉得必须加强对民兵的纪律教育。这时他想起了老武同志的病，十分盼望他能早日回来给民兵们上上政治课。

第三十一回
阅读报纸学习经验　打通思想爆炸展开

过了有一个多星期,《晋绥大众报》上把康家寨民兵闹爆炸保卫春耕的稿子登出来了。全村人听了读报，非常高兴。有的说：“我们村这事也上了报啦，全边区的人，连外国怕也晓得了吧!”“可不是！这以后可要好好闹哩!”民兵们更是高兴得很，每天饭都顾不得吃，一心一意练习埋雷。

又过了几天，中队长雷石柱和李村长到区上开了一次会，讨论开展全民爆炸运动，当时，老武的病好了，便也一块回来了。三个人分了一下工，停都没停，老武、李村长便往桃花庄、望春崖去了。康家寨留下雷石柱，当天下午就先把民兵们叫到中队部开会。会上一面进行纪律教育，一面讨论今后如何开展工作。

雷石柱根据老武的意见，给大家讲了讲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民兵们学习讨论了一会，张有义在会上作了自我检讨；康有富自知不对，但一直没有说话，好像心里还有点不服气。雷石柱说：“学了纪律，就要照办，不能挂在嘴上，康有富没有说话，并不等于认识了错误，还要好好学习认识。”接着便征求大家：“谁还有说的？”大家说：“没有了，你赶快把区上开会布置的工作说一说吧!”于是雷石柱拿出个小本本来，把关于开展全民爆炸的重要性和意义，讲了一遍，让大家讨论办法。没想到谁也嘟着嘴不发言。

原来民兵们有个怪思想：一向觉得只有他们能打仗，群众们不懂得什么全民爆炸，有个别人，还怕群众学会埋雷，不给他们帮耕土地。雷石柱看出了这一点，想批评，又怕大家一时接受不了，便绕了个弯子，先自我检讨了一番说：“从前我思想不对，只觉得光民

兵能打仗，群众啥也不了解，其实不对……我脑子里也有点武艺不传人的保守主义！”这么一来，启发了康明理、张有义几个人，也都来了一小段反省。康明理说的比较长，听起来也空洞，孟二愣听得不耐烦起来，便发话道：“老念那些藏经干啥？说干啥就干，痛痛快快！”接着马保儿对雷石柱道：“开展全民爆炸，这个愿学，那个不愿学，可麻烦啦！依我看还是光民兵干倒清利，多练两套技术，把全村保卫住，还不是一样？”武二娃说：“不对，说得不入板！你不听中队长刚才说：全民爆炸是要叫人人都学会才算哩！”孟二愣说：“要是都能学会，还要我们民兵干什么？早些解散吧！”周丑孩红着脸说：“你，你们，都，都不，对，爆炸，一……一定，要，要开展，谁不来，来，就，就处，处罚！”张有义看着周丑孩说话，脸也急红了，唾沫星溅下一嘴，忍不住直想笑，等他结结巴巴讲完，才长出了口气说：“唉呀，你少说两句吧，你说的不急，别人听着也快急死了！你叫处罚？你老婆最封建，我看将来就是受罚的头一名！”满屋人都笑开了。

康明理正正经经地说道：“只要咱们耐心教群众，保险能教好。你们看中队长的女人吴秀英，人家捎捎带带就把埋雷学会了。”张有义说：“人家那是铁棒敲钟——灵锤锤。”这个一言，那个一语，说了阵闲话，吵嚷了一阵，谁也想不出个好办法。

这时，村公所通讯员从区上送公事回来了，带回一卷报纸。康明理见报来了，便急忙拿过来拆开看。其他人有的抽烟，有的打闹，会也开得不像个会了。

康明理看着报，忽然欢喜地叫道：“这可是个好办法！这可是个好办法！”众人以为来了什么好消息，都围过来看。孟二愣虽然不识字，也挤过来把头凑在报纸上，眼睁得大大地问：“哪里又打了胜仗了？”康明理嘴里哼了一声，眼仍没离开报纸，把周围的人急得心里直发痒痒。过了一会，康明理看完了，用手把大家推开，展着报纸念道：

五区赵家沟群众，从一年来对敌斗争中认识到：爆炸运动不仅是民兵的任务，更重要的是要和变工结合起来，才能使爆炸运动得到广泛的开展。一年来在劳武结合的方针下，全村已有七十多个人学会了埋雷，有的学会了三四种埋法。许多妇女儿童也学习埋雷技术，他们经常带着泥捏的地雷演习。干部和民兵认识到：劳武结合不仅是变工组里有民兵，而应当是群众都学会爆炸。因此对去年变工组织进行了改造，全村一百一十个男劳动力，自由组合为十二个变工组，民兵为了使群众都学会爆炸，他们都分编在各组内。他们带上地雷上地生产，休息下就练习，一有情况，变工组就成为了爆炸组。

读到这里，康明理忽然大嚷起来："这办法好，咱们也要把过去的缺点改造一下，学人家的办法！"众人急着说："快往下念吧！"康明理继续念道：

他们决定种一百一十亩军火田，将来解决军火困难，要做到自制自给，现在正发动妇女儿童扫硝熬硝。妇女杜长秀，扫硝很积极，已经熬下七斤纯硝了。全村计划到年底要熬二百斤硝。为了补充武器不足，他们发明了磁雷代替铁雷。据试验的结果，杀伤力亦很大。

康明理把报纸一丢，说："这又是个好办法，咱们也可用磁雷，这样能解决我们地雷不够用的困难啦！"

雷石柱好久没有说话，原来他很早就思谋用石头作地雷，但怕不成功，所以也没对人讲过。听报上登出赵家沟发明了磁雷，一下坚定了他的信心，说道："他们赵家沟发明用磁雷，我看咱们发明用石雷吧，这比磁雷还省钱！"众人听了都很奇怪，都问石雷怎么样发明，雷石柱说："我还没想好，不过总能办到。你们看石匠破大石头，都是钻下窟窿，用炸药炸，那么大石头一下就炸开了，咱们闹的小一些，保险更能炸碎，还怕打不死敌人！"众人听了，一叠连声叫

好。惟有孟二愣摆着手说：“那可是瞎子看西洋景，白熬工夫。地雷生下是铁的，什么石头呀，磁的呀，都顶不了大事！”马保儿说：“石头的保险行！顶不了大事？！要不先做上一颗试试，不把你二愣的脑袋炸烂才怪！”孟二愣把袖子一挽说：“打什么赌？”张有义接上说：“赌上五斤肉！”李有红说：“你就会吃，还会赌什么？我看赌上两个地雷吧，谁输了谁买两颗。”孟二愣说：“行！赌啥也行！”马保儿说：“石雷保险能行，但要炸烂二愣的脑袋我可不敢！那还要我顶命哩！”二愣说：“马保儿你下草鸡蛋啦。”众人胡扯了一顿，雷石柱把会议又引在了正题上，讨论如何教会群众埋雷。大家说：“就照人家赵家沟那个办法吧，那就不错！”雷石柱见众人也说不出什么新办法，便提议男人以变工组为单位学，妇女以纺织组为单位学。接着又把民兵分配在各变工组，作埋雷教员。张有义说：“我来教妇女们吧！”李有红捣了他一拳说：“你就会找这个窍门，你教男人吧，怕你出乱子啊！”吵了一顿，决定康明理和周丑孩教妇女们，会便散了。

第二天，按照昨天的规定，民兵们除了放警戒的，都随各变工组上地去了。都带着地雷，休息下，就抓紧时间教大家。可是十个指头不一齐，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有些人愿学，很热心，有些人思想没打通，他就不学。

有天下午，雷石柱正在村公所院里试验打石雷，听见外边张有义说道：“走！你们这些老顽固，见中队长去！”一个老汉的声音说：“走就走，中队长也是个人，他也要说理啊！一口把我吃不了！”雷石柱忙停了手里的营生，抬头一看，见前边进来的是张有义，怒悻悻的，后面跟着两个老汉，一个是中农康天成，一个是富农李德泰，最后还跟进来一些看热闹的小孩。

雷石柱把他们引到房子里，问道：“这是怎么啦？”“怎啦？”张有义斜了蹲在地上的那两个老汉一眼说：“今天不把这些顽固家伙治一治，我这教员就不当啦！我们变工组讨论下：每家买一颗雷，上

地带上学。人家都买了，就是他们不买，不买不买吧，好好学也算。到歇下的时候，众人都学埋雷，他俩就不学，坐到地畔上抽烟说闲话咧！我叫他们过来看，他俩说：‘我们还想多活几天，怕把骨头炸碎了！’大家刚学了一下，他俩就喊要干活，有他两个什么也弄不成！”张有义说完，康天成老汉站起来说：“你说完啦？不怕，有理不在高言，山高遮不住太阳。我给你说：那天你叫变工组的人限三天都买下地雷，我们说那是个地雷，又不是颗鸡蛋，那样容易买？到这阵还不过七八天工夫，你天天说我们是老顽固！再说你教大家学埋雷，一学就是半天，我说了句把工夫可耽误了，你就说我破坏爆炸工作，给我盖了顶‘特务’帽，我可担不起这罪名！我是有一句说一句。”张有义凶狠狠地说：“都是你的理，他妈的！”骂着扑上去就要打康天成。雷石柱制止道：“你这是什么作风？刚刚学习了纪律，你忘了？打人骂人不是革命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张有义退到了一边，康天成说：“你们看吧，在中队长面前还打骂人！这有多厉害！”雷石柱把张有义批评了一顿，然后转过身来说：“天成叔，这事主要是我们民兵不对。不过开展爆炸也是为了打日本，保卫咱们全村人。你们也要好好想一想，不学埋雷，还说二话，这可就是你们的不对！他们学的时间长，你们可以提意见，买不到雷可以迟买或不买。要是那样乱说可不对！”雷石柱这么一讲，康天成也觉得对，不过总认为地雷作用不太大，于是说道：“人过三十不学艺，老了，手脚也不灵便了，叫人家年轻人们闹吧！”雷石柱又解释了几句，算是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了。

因为这件事，雷石柱想把各变工组的情况检查一下。当晚召集民兵们开了个会，各组都有些不愿意学的人，多半都是老汉们。各组都有争吵的事情。雷石柱想了想觉得这样下去不好，便告诉大家说：“以后谁一定不愿学就算了，不要强迫都学，强迫不抵事，咱们要多说服，另外还要用事实教育。”民兵们听了，有的心里很不舒服，张有义说：“当初就不该教老百姓嘛！”雷石柱说：“这样说很

不对！不愿学的只是少数老汉们，大部分人还不都是很热心的学么！看我们村妇女们多起劲!”康明理忙接上补充道：“妇女们不但学埋雷很起劲，而且还扫硝土哩!”接着又把李村长要组织“熬硝合作社”的计划讲了一遍，民兵们说：“你们先把架子搭起，将来咱们也入股。”正说间，雷石柱老婆吴秀英来了，对康明理说：“人都到齐了，快教去!”民兵们说：“看人家康明理这戏唱得多红，这台下来赶那台!”“妇女们劲倒不小，我们男人和她们比赛比赛!”吵嚷着便都散了。

第三十二回
美人计有富上钩　破暗号三村误会

桦林霸自从村里反掉维持，政府把康顺风和他儿子康家败押走之后，表面上，好像霜打了的草似的，少精无神，整日钻在家里，门也不多出；实际上内心的仇恨，比以前更深了。最近看见村里民兵越闹力量越大，爆炸运动也开展起来，这些事，真使他日夜焦愁，黑夜睡不着觉，白天吃不下饭，羊肉饺子糖月饼，也吃着不香不甜了。后来日本人又暗暗给他送来信，骂他不忠实。他看看信，心里暗想：“我要是不加紧破坏民兵，日本人一败，我再靠谁呢？我的租也吃不成了，我的账也放不成了，我几辈子当财主置下的地，穷人们一块一块就都拿走了！这……”他倒在太师椅上，半天动弹不得。

门外，康有富提着一只水桶进来，脸色恼怒，眼睫毛湿湿的，是刚哭过的样子。桦林霸一见很觉奇怪，便问道：“你怎么啦？”康有富没做声把水倒进缸里。桦林霸又问了一句，康有富仍没说话，却抽着肩膀哭开了。桦林霸不知其情，正想发一顿火，康有富哭声哭

气地说：“好狗的张有义，专，专拣软的欺侮哩！”桦林霸听出是民兵当中出了事，心里马上一动，忙显出几分亲热的样子，一声不断一声地问：“怎啦，谁又欺侮你啦？你快给叔叔说一说，我早知道人家要欺侮你哩，看人家都是些什么人嘛！唉！没娘孩子实在可怜哩！”

康有富正一肚子气，叫桦林霸这么猫哭老鼠假慈悲了一番，便忍不住说道：“大叔，你听我说：今日我在变工组里耍笑的说了句：‘这变工可没意思，变的一个工，学埋地雷就得一个半！’这一下张有义不让啦，说：‘我看你这人就很成问题，你给桦林霸揽工，别的没学会，地主的话你倒学会啦！’我不让他，我俩就打了一架，回来民兵们开会，又把我批评了一顿。你看，前一回打罢仗，因为一件日本大衣，和张有义闹了一场，受了众人的批评。这一回又是和他闹，又是众人批评……”说着说着，便又眼泪簌簌地哭起来。

这时候，桦林霸心上，舒服得就像出门拾了个大元宝一样，从太师椅上起来，走近康有富说：“孩子，你可斗不过人家！人家那些人，都是狐狸精转的，心眼可稠啦。人家是一伙伙，专欺侮你哩！这年头，装好人可不行，以后也得给他们硬些些。人常说：墙倒众人推，鼓破乱人捶。人都是欺软怕硬！有富，别哭啦，以后给他们硬些！”停了一会，桦林霸把光溜光脑门心摸了几下，又说道：“实说吧，全村也只有叔叔我是你的个亲人，你看你这么大啦，连女人也没娶过，民兵们谁管过你？他们就是会欺侮你，这事情我可给你操心哩！”正说着，小算盘从门外进来叫：“有富，今儿咱们吃糕，你快给推米面去！”桦林霸说：“改日再闹的吃吧，有富今日心上不好活！”小算盘道：“有什么的不好活？雇下长工不用叫白挣工钱……”小算盘还要说下去，见桦林霸示了个眼色说：“你——”才转身走了。

黑夜，桦林霸独自坐在太师椅上，两手摸着光溜光的脑门心，想着康有富今天这事，便打下破坏民兵的主意。他高兴地自言自

语说："哈，先用美人计勾上一个就好办了!"想着想着便想到大儿媳妇身上。

原来他和大儿媳妇就有一手，小算盘也知道，因此他最怕老婆。他想了一阵，打定主意，便悄悄溜到后院西窑里。他大媳妇穿着一件水红夹袄，正在灯下做针线，冷不防有人推门进来从背后抱住了。大媳妇起先吃了一惊，定眼一看是她公公，便顺势倒在他怀里，一只手抓住他的焦黄胡子，一只手摸着他的光溜光的脑门心，撒娇撒痴地说："老骚货！老骚货!"桦林霸抱的更紧了……

公公儿媳耍闹了半天，听见院里有脚步声，两个人慌忙从门缝里向外一瞧：月光下长工康有富挑着水进来。桦林霸对着儿媳耳朵，喁喁私语了几句，慌忙出去。

第二天大清早，康有富正一个人在后院扫院，听见大媳妇在西窑里娇声娇气地尖叫道："有富，我的炉灰满了，火也生不着，你先来给我把炉灰掏一下。"康有富赶快放下扫帚，寻来铁铲筐子。走进西窑，见大媳妇在炕上还没穿裤子，故意把一条白腿，露在水红绸被子外边。

康有富一边掏灰一边暗想："这骚货，男人几年不在，大概是熬不住啦!"大媳妇也一边慢腾腾地穿衣服一边问道："你们民兵上一回打了胜仗，人家都有胜利品，怎么你没？"康有富见了女人，也能说几句俏皮话，叹了一口气说："唉，送饭罐打了耳朵啦，不能提啦！我捡住一身黄大衣，又叫张有义扯烂了，众人还批评了我，真是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受气!"大媳妇说："唉！他们这是齐心欺侮你哩嘛!"忽然又撩逗地说："你看我没打仗，可是得了日本人的两张美人相片。"康有富停了手里活儿，也喜滋滋地说："拿来我看!"两眼盯住那媳妇。只见那媳妇白牙把下嘴唇一咬，脸上显出两个酒窝，斜瞟了有富一眼说："不在手边，你黑夜来!"康有富一见这个样子，心里早有七分明白，心想："这家伙调戏我哩！和她搞叫民兵知道了，可是不得了!"忽然又想道："两个人的事别人怎能知道了？"

这天，他把和张有义吵架的事，早忘光了，心全到了那媳妇身上。

晚上，康有富把水担罢，便溜进大媳妇房子里，假意要看相片。那媳妇说声：“你来看！”呼一下吹了灯……

突然，门“砰”的一声踢开了。只见一个人一手提盏马灯，一手拿根棍站到门上喊道：“康有富，好！你做的好事！”康有富定神一看，原来正是桦林霸，顿时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大媳妇这时也把脸一翻，指着康有富哭着说：“你骗了我，你欺侮了我呀！”桦林霸把帽子往后脑勺上一推，露出光溜光的脑门心，睁圆眼，用棍指着康有富说：“你是民兵，强奸良家妇女，这是犯了刑法啦！这是死罪呀！捆上你见政府去！”康有富吓得好像打摆子一样，浑身乱抖，跪在炕上，捣蒜也似的磕头，求告道：“好大叔哩！我再也不敢了，由你处罚我吧！千万不要送政府呀！好大叔哩！”求告了半天，桦林霸这才松了口气说：“唉！这也是家门不幸，生下你这败坏伦常的子弟！咱们是门第人家，叔嫂同奸，把祖先们的德也缺了。唔！不送政府也行，只要答应给我做一件事。”康有富听见改了话头，连忙又磕了几个响头，穿上衣服说：“好大叔哩，只要你救了你侄儿的命，慢说一件，就是十件八件，我也尽心尽力替你老人家干。”桦林霸道：“好！有富，这是你说下的，可不能翻口！以后民兵中间有什么事都来告我，挑拨他们和村里人闹不团结，破坏武器……。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也不管，要是走露了消息，小心你的脑袋！”停了一下又问道：“你们民兵里，有些什么秘密事情哩？”康有富这时心中十分熬煎，真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不说吧？又怕他报告了政府；说了吧？这明明是破坏抗日的事嘛！支支吾吾半天也不说。桦林霸又威胁了一气，康有富心中害怕，便把桃花庄、望春崖闹联防的事说了，把三个村用放火联络的暗号也说了。桦林霸听了骂道：“哼！联防？我看你们联成联不成！”随即便给了康有富一个任务，最后又威胁着说道：“三更时分点火，办成了有你的好处，办不成，哼！哼！”说完又给大媳妇使了个眼色，便怒冲冲地出去了。

康有富低下头，一句话也不说，心中左右为难。这时大媳妇又甜言蜜语地给灌了些迷魂汤。俗话说：女人是枕头边的风，不听也得听。康有富叫这女人引逗的心花缭乱，便答应了给桦林霸做事。这夜他便在大媳妇屋里过夜。

两个人正睡得甜蜜，忽听窗子上敲了几下，桦林霸的声音喊道："有富，时候到了，快去吧！"康有富只好起来，扛了一捆柴草，开了后门出去。他绕过哨位轻手轻脚地摸到村外，一气爬到村后山顶，匆匆忙忙点了两堆大火。

这夜，在村口放哨的是马保儿，见村外山梁上起了火，慌慌张张跑回村里，叫雷石柱集合民兵。孟二愣已脱了衣服睡了，听见街上人喊，急得只穿了条裤子，光膀子提上步枪就跑出来。一见众人，便大喊起来："敌人在哪里？在哪里？快抢山头！快抢山头！"说着，前面就跑。张有义、康明理，还有刚溜回村里来的康有富，一行四五个民兵，跟在孟二愣后面，猛虎似的冲上了山头。

四处一看，月光很明，山山凹凹，静悄悄的连半个人影也没有。孟二愣暴躁地大骂道："他妈的！这是怎么搞的？"张有义也气得往地上一蹲说："老子正梦见打下日本人的大米罐头会餐哩，把老子的好梦也耽搁啦！"这时康有富也假眉三道地说："一定有人捣鬼！今天不是保儿放哨吗？问问他是谁点的火！"

正说中间，雷石柱、马保儿们也跑上来。孟二愣第一个抢上来问马保儿，问了半天，马保儿也说不出个究竟，康有富趁势说："问你什么，你不知道，像你这放哨，不放也行哩！"这一下，把马保儿的犟驴脾气冲着了，扑到康有富身边急急分辩道："你说谁？老子又不是马王爷长了夜眼，在村前放哨，后山梁上放火就能看见是谁啦？别吹牛，谁不抵你放哨，一个狼就吓得尿到裤裆里。"康有富见马保儿又翻他的老账，气得无话可讲，想起桦林霸昨天说的话，觉得这又是欺侮他，拿起手榴弹就要打马保儿。刚举起臂，被孟二愣跳上来猛一推，康有富躺到了一边，孟二愣骂道："半夜三更把大家

叫起来看你俩打架来啦！”康明理说道：“你们别闹，我有个办法：点火的人，他总不能飞到山上，他上来总有踩下的脚印，咱们现在去找脚印，看他是从哪里来，又往哪里走了，然后咱们就好调查了！”众人听了，都赞成这么办，只有康有富心中忐忑不安。

大家动手在山上找了些蒿草，扭成火把，从放火的地方开始，跟着康明理，一步一步地找下去。山头上火堆旁，只丢下孟二愣一个，一边烤火一边生气地说：“贼走了才拴门哩！”

大家一直从山坡上找下去。到了村口的个场里，因为场里没有松土，脚印不见了。大家正摇着火把四处乱找，山顶上“砰”的响了一枪，听见孟二愣大声喊叫：“同志们快上来，敌人来了！”众人慌忙丢了火把，提着武器，一气跑上山来。借着月光四下一看，见前面山凹里，果然圪拥圪拥跑下一伙人来。雷石柱把手一扬说：“大家准备，等敌人下了沟就打。”霎时，民兵们都隐藏的隐藏，卧倒的卧倒。

孟二愣性急，爬了一刻，没等到对面的人马过了沟，忍不住早已“砰”的又一枪打过去，其他人听见开了枪，便也“砰砰”地打起来。正打中间，只见通桃花庄的山梁上，也隐约下来一哨人。雷石柱忙喊住众人停止打枪，回头和康明理说：“恐怕是望春崖、桃花庄的民兵，看见点着火来了吧？”康明理看了看，也不敢断定，对雷石柱说：“派个人到沟畔上喊着问一问！”雷石柱便对康有富说：“你到沟畔上喊的问一问去！”康有富怕真是敌人来，躲躲闪闪不想下去。马保儿从一边跳过来说：“我去！”飞快着跑下去了。

第三十三回
大意炸伤自己人　赌气临敌不上阵

约有半顿饭时分，马保儿领着望春崖的民兵上来说：“我们打

了自己人，望春崖有一个民兵头上挂彩啦!”孟二愣一听，气得从地上跳起来说:“他妈的，抓住点火的人非千刀万剐了不行。”一阵，桃花庄的民兵也从上面梁里下来，跑得满头大汗。一问说是没有敌人，好像皮球上戳了一刀，都泄了气。都批评康家寨民兵，放哨不负责任。

雷石柱看到大家这般情绪，心中也很难受，给两村的民兵说了些好话，望春崖、桃花庄两村民兵便又连夜回去，雷石柱也领着康家寨的民兵回来。

雷石柱对于山梁上放火的事，调查了好几天，也没查出个结果，十分纳闷。有一天，民兵们开会，雷石柱在会上说:“我们的暗号叫坏人知道了。我调查了好几天，也没有查出来，这件事，以后大家都要注意调查，防止以后坏人再捣乱！如今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众人听了急问:“你快把办法讲出来!”雷石柱说:“我们以后放哨，还要加强；人不放哨的地方，叫地雷放哨；我们多买些地雷，在村周围挖好坑；村里规定打钟戒严，天一黑，地雷下地，谁都不能出村，天一亮打钟，再把地雷取回来。”众人都说这办法好，全体同意，当场就决定把桦林山砍下的木料，卖一部分换地雷。

四月中旬，民兵们换回地雷来了，差不多每人都有一颗，于是就实行地雷放哨的办法。这办法果然灵验，差不多半个多月，敌人也没敢来。村里也没有发生意外，每天仍照常是晚上埋上，早晨取起来。有些人做事，开始热心，干着干着把股新鲜劲过去，慢慢就有点应付起来。又过了半个多月，民兵们情绪有些松了，有时晚上打了钟，有的也不去埋雷，天明打了钟，有的也不去起雷。

有一天，已经吃罢了早饭，张有义才去起雷。刚走到半道，就听见埋雷的地方“轰”的一声响。他紧跑了几步，过去一看，原来是康天成老汉的羊群踩上了地雷。几只炸死的羊，血淋淋的在一边躺着。康天成老汉手上带了伤，痛得泪都流出来了。一见张有义来了就骂:“你们民兵，尽是往死害人哩！闹了些铁圪蛋，炸不住日

本人，把我老汉的手炸坏啦!”张有义把包头手巾往后一推说：“看你这老汉，我们民兵一年辛辛苦苦，还不是为了你们，炸死你几只羊倒心疼的不行！不是我们保护，你这群羊早叫日本人杀光啦!”“叫日本人杀不光，倒是叫你们炸光啦!”张有义冒了火，生气地骂道：“你个老顽固胡说什么哩？村里地方这么大，谁请你到这儿放羊来啦？炸了你的羊，我们再到据点里夺回来赔你；你踏了我的地雷，给我赔!”“我老汉不活啦！你们民兵厉害，把我杀了吧！好容易你们打了几下日本!”说着说着，康天成就用头往张有义身上撞。张有义倒退了两步，见康天成老汉还是只顾碰他，就把手里的枪端起，“哗啦”枪栓一拉说：“你不要在我这里耍赖皮，小心爷爷枪崩了你!”

两人正在厮闹，忽听身后有人喊道：“张有义！你这是干什么？”张有义转身见是李有红和马保儿来了。便把枪放下，指住康天成老汉，生气地说：“你们看这老汉，他放羊不操心，把埋的地雷踩响，反过来还讲民兵的不是！哼，不是可惜子弹，我真想一枪崩了这老家伙!”听张有义把争吵的情形讲说一遍，李有红便插嘴说：“这些老百姓，简直是把好心当成驴肝肺。我们民兵整天流血打仗为的谁？咱们村里数这老汉坏啦。上一回我们打仗去，农会干事叫他给我代耕，到这阵庄稼快入锄的时候都还没耕完!”马保儿见李有红说的那么起劲，也抢前一步，急急说道：“我们村里，坏老汉可是多啦，都是榆皮青石包饺子，又光又顽。就说我爹，敌人把房子烧了都不说什么，那天民兵埋雷丢了他只烂锹，倒好像是割了他的二股筋，一见石柱哥就叨叨!”

康天成老汉正装满了一肚子气，不料又碰上这两个来，不说劝解，反而还来指责他的不是。康老汉更是气上加气，心中一恨，便又冲上来用头碰张有义。张有义年轻性躁，不管三七二十一，火性上来，举手要打，却被李有红一扑抱住说：“说是说，你真的动起手啦？打人可是要受纪律处罚哩!”张有义不听劝告，仍一边挣扎，一

边大声说："你放开，民兵不打好人，坏人还是要打哩！"康老汉听出张有义话头不对，知道再硬下去，要吃他们的亏，赶快把羊一赶，边走边说："你们厉害！你们厉害！咱们回村里说！"说着赶上羊群，怒悻悻地走了。

李有红有点担心地道："这老汉回去一定是到中队长面前奏本去了！来，把炸死的这几只羊给他背上送回去！"张有义把眼一瞪，满不在乎地说："送？背回去会餐去吧！"

张有义们刚回到村里，和康天成老汉厮闹的事，雷石柱已经知道了。康天成老汉见雷石柱，又是气又是哭，把地雷炸羊的情形，仔细诉说了一遍。最后抱怨地说："要是不叫我在这康家寨住了，叫我搬家都行，这么欺侮人可受不下去！"雷石柱非常生气，用好话把康老汉安慰了几句，出来就找张有义、马保儿、李有红三个谈了一次话。到第二天前晌，又把全村民兵集合起，开会检讨这件事，批评张有义他们三个的错误。

会整整开了一上午，李有红和马保儿都当场承认了错误，单单张有义一个不接受批评，反把大腿一拍说道："这号老顽固，全是叫你们惯坏了！不但不开会斗争，反叫我去给他赔情；老子宁愿拚上命到据点里夺回羊来赔他，就是不赔这情去！"康明理见张有义拗劲不退，继续批评道："我们民兵，是康家寨全村的好子弟，康家寨的老人，都是我们的父母，做下错事，就应当认错才行……"康明理的话还没说完，张有义气愤地顶了上去说："你们知识分子有文化，会说漂亮话；要赔情你赔去，我不干民兵能行吧！这是拿上脑袋顶买卖哩嘛，谁还非干不行？"说着，"忽嚓忽嚓"把子弹带、手榴弹，全都从身上解下来，扔在地上。马保儿见张有义如此任性，急得满脸通红，说道："张有义，我就和你不一样，我的脾气怪，做下错就改，只要叫我干民兵，赔十回情都行！""十个指头不一般齐，一娘生的一个样，你少给我灌米汤！"马保儿叫张有义一碰，生气地说道："走，赔情去！"到门口一把拉上李有红，头都不回地跑出了门。

满屋的人，为张有义的事，吵成一团。雷石柱、康明理只管开导，孟二愣眼睁得挺大，光会嚷着要打张有义。屋里正在吵吵嚷嚷、人声沸腾的时候，康天成的老婆，拐着两只小脚，满头大汗，拉着马保儿和李有红从门外进来。那老太婆一站住脚，便着慌气喘地说道："你们叫孩子们赔啥情呢？快！我家他爹今天在前山放羊，从汉家山出来五六个黑狗子，把我家的羊赶走，把他爹也拉走啦！石柱子，你们快给我想个法子打闹回来！"孟二愣一听，眼瞪得更大了，把步枪一提，大声呼叫："夺羊的人跟我走！"马上李有红、马保儿、武二娃，便各背武器，应声跟上去。雷石柱喊住说："别急，听我说！你们四个一路，跑快些，从老虎山右边转过去，把敌人迎头截住；我们后面从沟里下去夺羊，保险他一只也赶不走！"孟二愣们一阵风似的跑出大门。

雷石柱们急忙背起武器，也要出发；见张有义蹲在那里动也不动。周丑孩着急问道："张有义，你，你怎不……不收拾武……武器走呢？"张有义把身子一扭，两臂环抱住头，说："我不去，我的命值钱，打死了谁抵命呢？"满屋民兵等着他，急得满地乱转。

第三十四回

民兵打仗救羊群　顺风奸顽假坦白

这时，民兵们都急愣了。康明理过去拉了他一把说："你怎不动？挨了点批评就灰心丧气啦！快走吧！"张有义把康明理的手摔开，又换了个地方蹲下来，抱住头说："老子不去！"常不说话的张有才见张有义还是不动，也急得开了口，说道："他不去咱们走！那是犯了错误啦，又不是打了胜仗，给谁摆架子哩！"周丑孩在门口，也急得脖子通红，嘴里结结巴巴说不成话。雷石柱更是着急，走到张

有义身边说道：“有什么意见，打罢仗回来再说行不行？”见张有义仍不吭声，气得把手一摆，领着民兵们走了。

屋里，只留下康天成老婆和张有义。她见张有义不去，想到是那天老汉得罪了他，便赔罪央求道：“你们年轻人嘛，为啥和那些死老汉赌气呢？那天都是你叔叔那老糊涂的不是。人常说：‘杀人要见血，救人要救彻’，你先打仗去，将来叫你叔叔给你磕几个头也行哩!”说着，从桌上取过子弹带、手榴弹袋，哄小孩子似的给他挂在身上，嘴里不住地说：“孩子，你们可不要和那些上年岁人一般见识，都是些快死的人啦！该忍让的，就忍让着。你先去吧！他们已走远啦!”张有义听了康天成老婆的话，回想一下刚才的态度，也有些懊悔。暗想：“自己犯了错误，再不去打仗更是不对的。”于是从地上跳了起来，一边背枪挂子弹，一边说道：“大婶，只要话说到‘坦白’处，我张有义牺牲了也没有问题。事情打仗回来再检讨!”说罢，跳出屋门，一阵跑步，飞也似的走了。

前面山梁上，已经响起了枪声。张有义没有追雷石柱他们，却直向沟底穿了下去。见前面十丈左右地方，有两个伪军拉康天成老汉，康天成紧抱住路旁的一棵大树，死也不走，嘴里连喊：“大人们放了我吧!”有一个伪军上来用皮带打，其余的三个在赶羊群，羊群惊乱了，满沟里乱蹿。张有义不慌不忙，端起枪瞄准前面一个，“砰”的一枪，那家伙一个倒栽葱，便倒了下去，其他几个听见枪响，吓得直往汉家山方向逃了。张有义跑上去，把康天成老汉从地上扶起，见已吓得人事不省，半天才睁开眼睛。见是张有义，顿时老泪横流，哭着半天说不成话。

孟二愣、雷石柱领的两路民兵，也都穿下沟来。见羊群没有损失，康天成已被张有义救下，不胜欢喜。康天成老汉定了定神，摊开两臂，感激地向众人说：“孩子们，千不是，万不是，都是我死老汉的不是！你们救了我的命，今天我可认识了民兵的用处啦！回去，我老汉杀只羊慰劳你们!”雷石柱说：“那天的事情，主要是民兵们

的不对!”张有义也接住说:“对!第一，是我态度不对，第二，作风不好，第三，……”康老汉连声嚷道:“不能不能，主要是我老汉的缺点!”说着就叫大家快回，晌午要请民兵在他家吃饭。民兵们嚷着:“不用!不用!”民兵们扶着康天成老汉，赶着羊群回村来了。

晚上，桦林霸听说民兵又打了胜仗，气得饭也不吃，倒在太师椅上，两手抱住光溜光的脑门心，心中好似压了块千斤重石。忽然，他想起了什么似的，抽笔开砚，在灯下写起了一封信，正要封口，窑门“吱”的响了一声，轻手轻脚，闪进个人来。桦林霸也没看清是谁，急忙把手里的信，装着摸虱子，往裤裆里一塞，调转身去。进来那人已经开腔说道:“老哥!几个月不见，你连我也避讳起来啦!”桦林霸听声音很熟，仔细一看，惊讶地说道:“是顺风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佳碧回来没有?”康顺风说:“他正在区上悔过自新，坦白哩!一两天就回来。”说着鬼鬼溜溜，往外看了两眼，转身把门拴上，坐下说:“今后晌回来吃了饭，我就想来看你，可是怕人家疑心，这阵街上没人了才来!”桦林霸最关心的是事情如何了结的，忙问:“区上怎处理了?”康顺风拿起水烟袋抽着道:“自己人不说假，坦白是坦白啦!可是你想一下，我还能在他们共产党跟前说真话?他们叫坦白，我就坦白，把那些不重要的，给他们编造了一片，就应付过去了，老兄你的事我一句也没露!我知道我走了你一定担了惊了;可是我有个老主意，实说吧，你看这阵日本人那里，村长、县长，多半是阎司令长官派下来的，将来把共产党消灭了，这天下还不是咱们的!到那阵，减了的租子，分了我们的东西，原样叫他们拿回来!世事还要是老样子。”几句话，把个桦林霸高兴的胡子摸得更快了，左一把右一把，简直像要拔下来似的。

因为听着顺耳，康顺风又把在区上假坦白的情形，从头细说一遍，桦林霸愈加钦佩康顺风的肚才;连声称赞道:“亏你长了那张好嘴，实在会说，连我也佩服哩!”接着，他也把这几个月来村里民兵的活动，和他如何收买利用康有富搞破坏的情形，告诉了一遍，然

后忙从裤裆里掏出那封写好的信，递给康顺风看。康顺风看罢，低头抽烟，寻思了一刻，抬起头来便说：“既然民兵闹的这么厉害，就赶快想法一网打尽才是！依我看，你老兄肚才比我大，想出的这办法，是再好不能了。到那一天，布好天罗地网，叫康有富把他们引上老虎山，保险是瓮中捉鳖，不信他能逃过一个？”桦林霸得意地点点头。忽然问道：“你说这计划，叫谁进据点和日本人商量去呢？计划虽好，商量不妥也是枉然呀！”康顺风把手里的水烟袋一搁说道：“不怕，要没人去，就让我老婆去一趟。女人家假说去走亲戚，干部们保险不会怀疑！”桦林霸听了，十分得意，夸奖了康顺风几句，忙找小算盘炒菜温酒，想请康顺风痛饮几盅。不料老婆早在正窑里睡了，听见桦林霸在门上叫喊，恨恨地臭骂了一顿，桦林霸再没敢往下叫，只好乖乖地走到二媳妇门上，把二媳妇叫起来，闹来酒菜，和康顺风又吃又喝。直到三更多天，康顺风才把信拿上从桦林霸家出来。

第二天，康顺风老婆把信缝在衣服里，假装走亲戚，进了汉家山据点，先找见她表兄王怀当，王怀当引上她把信交给日本小队长，又谈了一阵，半下午才回来。康顺风听她讲了一遍，忙去见桦林霸，把老婆去汉家山和日本人计划的情形，讲了一遍，才回家去吃饭。挨天黑上灯，桦林霸便跑到后院大媳妇住的西窑里，把康有富叫来。

康有富这几日，叫桦林霸大媳妇缠住，昏昏迷迷，像喝了迷魂汤一样。民兵中的事情也不去过问，活儿也不多做，成天在大媳妇窑里钻着。当下听见桦林霸来叫他，连忙跟着跑进正窑里。开口便问：“大叔，叫我又有什么事？”桦林霸不慌不忙，从桌上提起酒壶，满满地斟了一杯递给康有富说：“有点小事。你先喝盅酒。”说着笑着，把斟满酒的酒盅，双手送到康有富脸前。康有富见桦林霸这样，有些不好意思，接着喝吧，有点担不起；不喝吧，已经送到脸前。心中想：“自从上次牛尾巴梁放了火以后，我掌柜对我真是好，

有什么事，只要能办的一定办。”接住酒盅，“吱”的一声喝了个干。桦林霸说：“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的事，我能办的就办，这阵我大媳妇，明铺暗盖都由你；可是我还有一件事要你干！”康有富说：“大叔你说吧，能办的一定办！”“好！”桦林霸走近康有富，嘴里喷着酒气，眼里闪着凶光，把要干的事，低低一讲。康有富说：“今天晚上轮我放哨哩！”桦林霸摸着黄胡子说：“轮你放哨那就更好办了，你就说是桃花庄送来的情报。”停了一下，桦林霸笑着又低声说：“干成了，大叔不会亏待你，有你的好处。”此刻康有富心里，一面感激桦林霸，一面想着那大媳妇，哪管其中有什么利害，满口答应了桦林霸给的任务，跑到村口哨位上转了一圈，又溜回大媳妇窑里睡了。到三更时分，康有富睡得正美，窗外有人低叫道：“有富快起来，时分到了。”

第三十五回

特务奸计布罗网　民兵被困老虎山

康有富听出是桦林霸的声音，想起了昨晚吩咐的事，急忙披衣起来，跑出大门，就在满村乱吼乱叫：“敌人来了！敌人来了！”村里民兵们听见叫声，急急忙忙，都背起武器出来，问什么事，康有富假装着急地说：“我放哨时，桃花庄两个人送来一封情报，说他们得到消息：汉家山敌人要来包围我们村子。中队长和指导员都到区上开会走啦，咱们怎办呀？”康明理把康有富手里的情报拿到手上，划着洋火看了一看说：“石柱哥到区上去了，他临走吩咐咱们的任务是保卫村子，不主动的打硬仗；要是打出乱子来怎办？”孟二愣伸手把情报夺过去，几下撕了个粉碎，说：“去你的吧，怕什么？打了再说，打出乱子我二愣负责！谁怕死谁就不用去！”趁势，康有富也插

上说：“敌人来了，老虎山是个好地形，早占山，打个好埋伏。”张有义也傲气十足地说：“我们民兵哪一回打过败仗？打！保险没错！估计敌人也不会多来，还不是派几个没用的警备队扰乱一顿！”他话没讲完，民兵们都嚷着要打，各人便都把武器背起来。康明理见大家不听他说，如坚持不叫去，怕在众人面前落个怕死鬼的名誉，也随着说了声“打就打！”就叫李有红到山梁上放火，给望春崖、桃花庄民兵打信号，前来助战。李有红去了不多时，山梁上火光四起，等李有红下来，孟二愣、康明理率领全部民兵，如飞一般奔出村去了。

刚翻过牛尾巴梁，猛听见沟口上响了一枪，众人一时惊乱，正要散开隐蔽，张有义在队前喊道：“前面已经发现敌人，大家快跟我抢山头去！”民兵们地形熟悉，拐弯抹角，跳沟攀崖，从一条崎岖山路，上到老虎山来。

这老虎山梁，离村子只有五里，三面临沟，一面连山，是个很好的地形。要上山只有一条小路，只要把这条小路卡住，四面都是断壁绝崖，插翅也难上来。山顶上有一座古坟，四面有土砌的围墙，坟里长着十几株松柏树，还有一些石碑、石桌。

民兵们跑上老虎山梁，月亮西斜，已是鸡叫时分。民兵们四处观望，见地形很好，张有义高兴地说：“好地形，有障碍物，这回可打个痛快吧！”话还没说完，右面山梁上，“轰”的一声，流星般的划空飞过一颗炮弹来，康明理赶快大叫一声：“快散开！”“轰哗”，炮弹已经落在脸前的地里，火光中，掀起一人多高的尘土。

原来康顺风和桦林霸，想把康家寨的民兵引到这老虎山上，一网打尽。那天康顺风老婆进据点，和日本人定下计谋，敌人便派来三十多个人，两挺机枪，两个掷弹筒，早早埋伏在两面山上，等民兵一来，就两面合击。

康明理看到这情形，估计是中了敌人的埋伏。一时心慌，没有了主意。看看桃花庄梁上，也不见那两村有人前来营救，心想：“一

定是那天闹误会，打伤了他们的人，他们不愿再来了!”正在想法突围，左面山上敌人，也开了机关枪，子弹飞蝗一般，“嘶嘶”的响着在身边乱飞。康明理见敌人火力强，便喊：“同志们！咱们被敌人包围了！赶快下山冲锋突围，死也不当俘虏!”大家一听他喊，都飞奔着从小路下去突围，谁知敌人早把小路用火力封锁了。半山腰里，一道道的红光密密层层，子弹打得石子乱响乱飞。民兵们见下不去，只好又一拥回来。有些人便埋怨起来。张有义说：“埋怨什么？打仗就得牺牲流血，一个换一个，和敌人拚到底!”于是大家立刻散开，借着松树、围墙掩蔽，向敌人打开排子枪。战斗就此展开……

打了一阵，民兵们都不打了，左面山上敌人的机枪，仍在“咯咯咯”地扫射，一道光带，直打得松树针叶，飕飕的往下落。张有义气的浑身冒火，说：“妈的！老爷一枪打你个哑巴!”趴在石碑后面，瞄准火光那里，一枪打过去，真的那挺机枪突然哑然无声了。

这时背后山上有汉奸喊道：“快投降吧！快缴枪吧!”孟二愣听到喊声，往起一跳，也喊道：“卖国贼，我操你八辈祖宗，你再叫，二老子打断你的舌头，抓住非把你们生吃活啃了不可!”

“轰”的又一个掷弹筒弹打过来，正好落在张有义趴的石碑上，打得石碑碎石纷飞。接着又是“轰轰轰”四炮，“咯咯咯……”的机枪，枪声炮声，好似急雨带雹般打过来，火光中，松枝、石片、砖块，四处飞溅着，整个山头，刹那间变成座烟雾世界，谁也看不见谁，尘土搅着火药气味，使人闷得连气也出不来。炮弹落处，有人“哎呀哎呀”地叫了起来。

原来是二愣和张有义，被炮弹打塌的石碑压住了身子。孟二愣两手撑地，用力一扛，从乱砖瓦中钻了出来，把张有义也拖出来，推上子弹，继续射击敌人。

打着打着，东方发白，天已渐亮。突然，正面山上的枪声，戛然停了下来。康明理一想不对，怕是敌人要冲上来了，便匆匆地弯着腰跑过去，对周丑孩说：“敌人停了枪，恐怕是要冲上来！你快到细

腰路上埋雷，敌人一上来就炸!”周丑孩慌忙背了两颗地雷，绕着地边转了下去。

敌人真的冲上来了，吵吵嚷嚷，声音老远传来。周丑孩急忙选择了个拐弯地形，人急力大，三两下就刨好两个雷坑，前一个后一个把雷埋好，准备来一批敌人拉一颗。

地雷埋好，刚隐蔽起来，下面已涌上来六个敌人。周丑孩在水圪凹里，瞧的清，看的明，猛力把雷绳一拉，天崩地陷般的一声巨响，六个敌人应声倒地，像上坡骡子拉屎似的，顺着陡坡“骨碌骨碌”滚下去了。

不一阵，又冲上来六个敌人，周丑孩心想:“保你一个也跑不了!”瞅着瞅着，敌人又踏进地雷圈，他猛力把雷绳又一扯，爆发管响了，却不见地雷爆炸。原来民兵中很多地雷，在桦林霸的指使下被康有富破坏了:把雷里的火药倒出来，装上了烟筒里的黑土。

周丑孩见地雷不炸，心中疑惑，伸头一看，被敌人发现了，敌人直向他扑来，这时周丑孩所处的地形，左右无路，眼看敌人来了，正急得不知该怎样办，忽然想起腰里还带着一颗手榴弹，他往出一抽，心想:“反正我活不了，你们也不能好死，我一个换你们六个吧!”敌人扑过来抓他，他急忙用口咬开保险盖，“铮”的一声拉断了火线，握在手里不动，想和敌人同归于尽。

敌人见他拉断了火线，急忙都散开四处卧倒，单等手榴弹的爆炸。等了几分钟，听不见手榴弹响，敌人起来一看，周丑孩早已飞快顺山梁跑了上去。原来这手榴弹，也是被康有富偷偷尿到里面，火药受了潮湿，不炸了。

周丑孩三步并作两步，如箭如飞跑上山顶，结结巴巴地大喊:“地,地雷没炸,敌人冲，冲上来了，我们坚，坚决抵抗到底!”众民兵听喊，又抖起精神，沉着应战。“砰砰叭叭”的枪声又响起了。

第三十六回
二勇士血染阵地　三民兵舍命跳崖

把民兵引来老虎山梁的康有富，此刻吓得枪也丢了，鞋也掉了，藏在一棵大枯树后面，浑身瘫软，两腿乱抖，屎尿早拉了一裤裆。他真万没想到，原来桦林霸叫他干的，是这么一件危险可怕的事情！要跑，枪弹如雨，打得头也抬不起来！又听周丑孩跑上来一喊，说敌人冲上来了，早已吓得昏头转向了。正在焦急，见眼前黄蜡蜡冲上来几个敌人，心里一急，不分东西南北，撒腿就跑，一颗子弹飞来，正好穿透他的左耳，鲜血顺脖颈淌了下来；他顾不了这些，糊里糊涂，直往前跑，不料正好闯到敌人怀里，被敌人抓住了。

这时，趴在圪里的孟二愣、张有义、马保儿、李有红、康三保看见敌人顺大路冲上来，手榴弹也打完了，就地抓起石块雹子般打过去，把三个敌人打得头破血流倒在地上。孟二愣眼珠血红，提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从围墙后跳出来，对准带了伤的敌人“扑哧”“扑哧”三刀戳死三个。刚一回头，身后又冲过来三个敌人，早被一个敌人抓住了他的衣领，孟二愣扭转身来一刺刀，不偏不斜，正从这个敌人的胸膛里穿过去。他拔出刺刀来正要刺另一个敌人，一见刺刀弯了，拉开栓，枪里也没了子弹，正在着急，张有义、马保儿已从后面闯上来，和那两个敌人厮拚。那两个敌人丢开孟二愣，去战张有义、马保儿，孟二愣乘机猛扑上去，一下抱住了一个，一咬牙，便把敌人摔倒在地，举拳打了两拳，不抵事，就地搬起够八十斤重的一面石桌，一下把敌人脑袋捣了个血浆迸流。

民兵们打退了敌人三次冲锋，已是精疲力竭，康明理看见无法支持，便商量转移突围。可是路被敌人封锁着，三面尽是断崖绝

壁，看看只有跳崖一条路了，于是大家便离开坟地，刚跑了几步，一大群敌人冲了上来，“砰砰”两枪，周丑孩左臂上挂了花，康三保“哎呀”了一声，便直挺挺倒在地上，嘶声喊道：“同志们快往出冲吧，我完了！”大家看到无法突围，又急忙退回坟地里。

敌人冲过来，要俘虏康三保，只听见他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敌人捅了他三刺刀，康三保便光荣牺牲了！

敌人直追过来，民兵中张有才，一刺刀捅死一个敌人，自己头部受了重伤，也光荣牺牲了！张有义见兄弟牺牲了，仇恨怒火，一时狂烧起来，两眼通红，叫道：“同志们，我打掩护，你们都往后退！”这时扑来四个敌人，一个抓住了他的枪，一个在他臂上捅了一刺刀，另一个却拦腰抱住了他，端着刺刀的一个敌人，又向他凶狠地刺来；张有义用了一股猛劲，将抱他的敌人摔倒在地，转身就跑。一跑跑到沟畔，到了绝地，下面是几丈深的沟，他也不管高低，跃身跳了下去。

周丑孩被敌人打伤了左臂，刚回转身，又被敌人打伤了右臂，枪也掉在地上。他赶快拾起枪来，忍痛挂在脖子上，想道：“枪是我的命，我人不死，枪也不能丢！”继续往前跑。突然腿上又受了伤，倒在地上，眼看敌人追来了，情况十分危急，就两臂把枪一夹，从山顶滚下了崖底。马保儿被三个敌人围到沟畔，一看脚下，是四五人高的崖。后面，敌人虎狼般直扑过来捉他，便不管高低，一跃身也跳了下去。敌人见被追的三个民兵都跳了崖，便弯回来向坟地里冲。伪军们嘴里呼喊着：“活捉！”藏在一条土墙后面的李有红，见敌人冲进坟地，急忙起来，跳出围墙，迎头碰上几个敌人，他转身又返回西面，见面前是几人高的石崖，半崖石头缝隙里，悬空长了些荆条草根，他把腰一缩，攀住半崖的荆条草根，几下溜到沟底，借着沟渠当掩护，避过敌人火力，突围出来，直往靠山堡村跑去。

趴在坟堆后面的孟二愣、武二娃，隐蔽在松树后面的康明理，见敌人一个个都跳进了围墙，一群饿狼似的，挺着刺刀张大嘴，“哇

啦哇啦”嘶喊着扑了上来。康明理抓起破砖碎瓦，一块接一块的向敌人头上打去，敌人堆里，早有几个头上挨了砖块，钢盔“当啷当啷”地响着落在地上。另几个敌人，涌上来直扑康明理，康明理赶快往后一闪。坟堆后面的孟二愣，早把武二娃背的一颗大地雷夺过来，把雷绳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两手托着地雷，冲着扑向康明理的敌人，使劲向前一扔，地雷顺着坟堆滚下去，“轰”的一声，在冲上来的敌人堆里炸开了，孟二愣大喊一声“好!”猛听到脑后“八格呀鲁！八格呀鲁!”的乱叫，回身一看，后面墙上又跳进一群敌人，早把康明理抓住了。又有两个敌人去捉武二娃。武二娃空手赤拳，眼看就要被活捉，他把腰一弯，老鼠打洞似的，两只手不住地往身后刨黄土，一时尘土飞扬，两个敌人的眼睛，被土迷得睁也睁不开。孟二愣见敌人只顾用手揉眼，马上猛扑过去，一下抱住了一个，不管三七二十一，张开嘴往那个日本兵耳朵上就咬，连皮带肉啃下来一块。这时，后面又过来五六个敌人，用刺刀逼住，把孟二愣、武二娃捉住，用铁丝捆了手臂，又踢又打，带回汉家山去了。

这天，雷石柱在区上开会，正吃早饭，忽然看见李有红满头大汗跑来，说民兵在老虎山打仗，被敌人包围，有的牺牲，有的跳了崖，有的可能被敌人抓走。雷石柱和区上的人一听，好似晴天霹雳，个个都惊得面色煞白！当下雷石柱随了老武，带了五六个武工队员，拔脚急往村里赶来。

路上听李有红报告民兵被包围的情形，雷石柱心里好像钢刀乱戳，难受得落下泪来。抬头一看，已来到村边，就告诉李有红说：“你快到村里叫些人来抬上担架，我们先到前边去看看。”雷石柱们前面走了，李有红跑回村里，和众人一讲民兵受了包围，一下就出来二十几个人，抬了五副担架。李村长领着两副到老虎山梁，抬牺牲了的民兵；张勤孝领着三副到沟底抬跳了崖的民兵。

众人急急忙忙，来到老虎山下沟底，分头四处找寻，在一个泉水洼里，找到了马保儿。只见他半个身子陷在稀泥里，满脸紫血

斑，口中微微喘气。众人赶快打救起来，扶上担架。又四处去找，忽听的半山崖石头缝里，有人声“哼哼”，赶快上去一看，原来周丑孩夹在个石头缝里，枪已跌做两段，人还没有跌死；众人赶快扶上担架，又东瞅西看，四处找张有义。可是找前寻后，一条沟都跑遍了，并不见张有义的影子。雷石柱着急，问李有红道：“不是敌人抓走了吧？”李有红说：“没有。我亲眼看见他抱住枪跳下来的！”众人又分头找了一阵，还是不见。正在着急，忽然有人站在高处往崖上一看，见半崖一棵树上挂着一个人。李有红攀荆拉棘爬了上去，见果然是张有义，急忙从树上救下来，人还没有跌坏，只把全身衣裳挂扯碎了。李有红解了两条腰带，打个死结，把张有义从崖上吊下来，扶上担架，抬着回来。

村里人听说抬回民兵来了，都是提心吊胆地来瞧看，康顺风和刚从区上放回来的康家败，也混到人堆子里，看见抬回来三个带伤民兵，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于是跑到民兵家属跟前，假装怜悯地说：“这些娃娃真可怜，看打成什么样子啦！咱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吧，正规部队都打不走日本，靠你们民兵可抵啥哩？那是茅石板上打滚，寻的往死坑里跳哩嘛！”被他们这么一煽动，有些民兵家属们都哭哭嚎嚎，跑来找雷石柱要人。

第三十七回

受煽惑家属哭闹　探情况混进据点

雷石柱的屋里，民兵家属们的哭嚎声，谩骂声，混成一片。武二娃的妈哭哭啼啼：“你们快把我儿给找回来呀！”康明理的女人张翠鱼，满脸是泪水，抽动着肩膀，拉着雷石柱喊：“给我把他找回来，不找回来这日子怎么过呀！”雷石柱见这般光景，无话可说，真似滚

油煎心。这时，村里人把老虎山梁牺牲的民兵也抬回来了！张有才的妈，连哭带喊闯进来，扑在牺牲了的张有才身上哭喊说：“看！我大儿给闹成这样，我二儿叫日本鬼子打死，我不活了……”哭着又往张有义身边一扑，手捶着地，身子摇晃着，嚎啕大哭起来。

张有义本来伤痛不想说话，见妈妈和其他民兵家属们如此哭闹，火气又冒起来了，忍痛叫道：“你们这些人真是落后，没有点牺牲观念，打仗就得流血呀！再说这怎能怨石柱哥呢！第一是民兵太大意，没听石柱哥的嘱咐；第二是地形不利呀！”躺在担架上的周丑孩，见老婆和妈妈在身边哭喊，心里早不耐烦起来，大声直叫：“你们乱……乱哭啥哩？牺……牺……”众人不听他喊，又哭又闹，把房子都快闹翻了。雷石柱无法，急得头上直淌汗水。想起牺牲被俘虏的民兵，心里一阵酸痛，泪珠便滚了下来。李村长忍着难受上前劝说道：“打了盆说盆，打了罐说罐。既然事情闹成这样，众人光哭闹也不行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解决……反正这是我们的责任没负到，叫民兵们受了损失！……”武得民同志心里也极难受，但他没有流眼泪，他想着如何把大家从悲伤中解脱出来，振奋起来。于是他十分自豪的大声说：“大家不要难受了，也不要闹了，民兵上当受包围，是坏事，但他们所表现的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这是十分宝贵的。要想打走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这种英勇奋战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能行吗？所以我们不应当难受，应当向他们学习！”经他这么一讲，有些人停止了哭闹，老武同志继续说道：“我看现在的办法，是先把受伤的人，送到后方医院养伤口；被敌人抓走的，咱们想法子往出救；光荣牺牲了的，咱们买棺材装起来，开追悼大会埋葬。你们说除了这样办，还有什么好法子呢？”众人一听，指导员讲得有道理，虽然还免不了啼哭难受，但总算各自散了回去。

此时天色已晚，老武和武工队要回区讨论办法。村主任周毛旦，忙派人把三位受伤民兵，跟随老武抬往靠山堡转到医院去。李村长和各干部又东奔西走忙了一天，第二天把牺牲的民兵装了棺

木，心上的十分忧愁，这才算解去三分；惟有那几个被敌人抓去的民兵无法营救，把大家愁得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

雷石柱更是愁的厉害，老婆和他说话，他也不理，只顾独自蒙起被子睡觉。心里有事，哪里能睡稳觉呢？刚一闭眼，康明理、孟二愣们几个民兵的影子，就在脑子里转起来：他们是死了呢，还是活着呢？也许敌人把他们关到木笼子里了，他们瞅空会跑出来吧？也许敌人给他们上了刑，逼问口供；孟二愣的猛性子，一定不说，骂开了，敌人就把他杀了！康明理，也许不会暴露秘密！康有富，呵，康有富，这家伙吃不住拷打，他要一说实话，其余三个人就都完了！完了……他越想越细，心里越急，恨不得一下想个什么法子把他们救出来！可是脑子想昏了，想胀了，想痛了，也还是没有好法子。嘴里只是“唉唉”的长出气。一天两天，想得眼窝也深了，脸也黄了，好似害了伤寒病的一样。

一天下午，雷石柱正蒙住头发愁，忽听门外进来一人说道：“雷石柱，你光每天发愁也不算个办法呀！”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武得民同志。雷石柱把被子一掀坐起问道：“你刚从区上来？快上炕！”他招呼老武坐下，两条浓眉又愁的皱成一条，说道：“有什么法子呢？我往区上走的时候，千嘱咐万嘱咐，结果他们自以为是，闯下这个大祸，闹的叫村里人都埋怨我！唉！一年的成绩，这一家伙是豆腐掉到灰堆里，没法子收拾啦！没办法……”老武见雷石柱有悲观情绪，就安慰着说道：“同志！为人民服务，遇上困难不能悲观泄气！这次出问题，一方面是民兵们自大轻敌，另一方面可能有坏人煽动破坏，我们得全面分析情况，想个办法才行！”雷石柱急问：“你说有什么办法呢？这几天敌人正三路‘扫荡’二分区，我看待几天那里的反‘扫荡’结束，咱们正规军过来，把汉家山拿下就有办法了！”武得民说：“咱们的军队还有大的战斗任务，行动是有计划的，不能专为了这个小据点来打仗呀！我看现在还是先探点消息，了解了解康明理他们几个的情况。这两天，我在区上商量了几次，区

委同志们也是这意见。”雷石柱一听到是区委的意见，便点点头，急忙出去找来李有红说：“明天汉家山逢集，你化装一下进去，先探一探康明理他们几个的生死下落。情况弄明才好定主意。”李有红答应了。雷石柱便给他找来上次打仗搞到的中涧村的一张“良民证”，并嘱咐他提高警惕。第二天吃毕早饭，李有红装扮起来，背了一斗小米，抓了一只老母鸡，假装赶集粜米，卖鸡，往汉家山去了。

汉家山据点，碉堡修成以后，敌人又从四村抓苦工，在村周围筑起够三里多长的一道外围墙，把村子紧紧围住。最近新从水峪镇换防调来一队日军，仍住在碉堡上，伪军照旧扎在关帝庙里。

这天，外围墙门口站岗的，正是新调来的日军，人生地不熟，检查也不严密。李有红背着米袋，装做个拐腿，一跌一蹶地来到门上。守门的伪警问了一声哪里来的，扣留下李有红手里提的母鸡，看了看“良民证”，随便翻了翻米袋，便放进了村。

李有红进了村来，直往正街走去，口中一边喊：“谁籴米！谁籴米！”一边偷看街上的情形：只见村后山上两座碉堡，日本人在上上下下地跑，街面上的四五家字号都关门了，除了些卖零食的小摊和两家饭馆外，就是敌人的料子馆、合作社。来往行人，多半是穿戴破烂的伪军。喝的醉醺醺的日军，东跌西撞，随便打人抢人。

李有红边看边走，跳过当村的小水渠，老远看见关帝庙门口，两三个喝得两眼血红的日军，跌跌撞撞，嘴里嚷着：“托麻鹅的大大的好”，围住了一个老婆婆，乱抢篮里的鸡蛋。这位老婆婆篮里的鸡蛋，是来集上卖的，撞上了这群恶鬼，不分青红皂白，抢了个干干净净。

老婆婆哭喊央求，被日本人又踢又打，横躺在街上，死了一样。李有红正看得肚里冒火，突然身后有人一把抓住了他的米袋。他回身一看，是一个醉醺醺的日本人。赶快迈开长腿，几步闪进一条胡同里。正着急没处躲藏，前边走来个老汉，问他米价。

这老汉叫孙志强，家境贫穷，靠掏炭过活，自幼生性强悍，看不

惯强权欺人的事情，遇事只要理上不顺，他便要出头来评一评，常常因为别人的事，自己气肚子。老婆在第一次敌人来时，被打死了，只有一个儿子叫孙生旺，也在煤窑里掏炭。李有红见他问价，忙答道："都是自己人，你给多少就多少！"孙老汉见李有红做事爽快，就有五分合了脾胃，随把他引回家中，米过了斗，便取钱给李有红。

找来找去，刚巧差一百块钱，孙老汉正着急无法筹划，门外有人进来骂道："操他祖宗，这还成世界啦？"孙老汉一见是儿子孙生旺进来，便问什么事，孙生旺把油灯从头上取下来生气地说："这炭是掏不成啦！窑上受窑主的气，掏了一个月赚的一千元票子，说拿回来买米，今天进堡门又叫日本人掏走了！"孙老汉是个强性子人，马上气得胡子都撅了起来，口里嚷道："是哪一个掏了你的钱？我去找他！"

第三十八回

李有红虎穴遇故友　康明理牢笼思同伴

李有红见孙老汉性情耿直，急忙劝说道："刀子尖上赌气，结果还不是苦了你的老命？"孙老汉一听，也想到胳膊腕扭不过大腿去，便狠狠地跺着脚对李有红说："你看，我们几辈子的庄户人家，落得这阵籴的吃谷米哩！"李有红乘机就问起本村人负担的情形，孙家父子拿出烟袋，坐下便伤心的告诉起来。

谈了半天，李有红又问："据点这几天有没有抓回来的人？"孙老汉长叹一声，说："前两天听说又抓回几个人来，每天警备队来派各家送饭！"李有红问道："怎么你们还给抓的人送饭呢？"孙老汉说："可不是。咱们这里，什么都要老百姓负担，就说这送饭吧，咱

们知道抓回来的人，全是西山上的八路军和民兵，有的人家轮到送饭，就专意做的稠些，再拿上几块窝窝，可是一送去，人家不让吃，把窝窝扔的喂了狗，把稠饭掺上凉水！”孙老汉越说越生气，把包头的手巾一解，伸过头去给李有红看，说：“那天我送的饭稠，人家骂我‘大大的良心坏了的！’我和那些鬼子们顶嘴，叫一个伪军一枪把子，把我的头打了个铜钱大的窟窿！”

李有红见孙老汉声大嗓高，气愤的大骂起来，生怕有人听见不利，在门口看看天色，红日已快到天当中，便起身要走。孙老汉说：“你看没一百块票子怎办哩？”李有红说：“不要紧，我常来，下次来了给也行！”孙家父子感激不尽。

李有红正要出门，迎头进来一人，那人两眼直向李有红射来，好像要和他说话的样子。李有红把那人浑身打量一番：只见他有二十七八年纪，瓜子脸，络腮胡，穿一身又油又脏的草绿军衣，立刻惊得他一身冷汗，闹了个进退两难。

原来进来这人，正是康家寨被敌人抓去的辛在汉。他自从一九四二年被敌人抓到汉家山，做了一个月苦工，后来敌人见他是本地人，想利用他做点工作，便强迫他到翻译官房里押了手指脚印，调他到城里伪警察所干警察，翻译官并威吓他说：“现在中国军队被皇军消灭完了，中国成了皇军的天下，你在皇军这里要好好干，不能偷跑；要是偷跑被皇军抓回来剿斩你的全家！”辛在汉是个老实人，每日钻在县城里，也不了解外面情况，真以为全成了日本人的天下。以后，警察编了伪军，调到汉家山，辛在汉亦就来到了汉家山。

辛在汉自从当上了伪军以后，每日愁眉不展，话也不多说，只是思念母亲妹妹，虽然离家很近，但总不敢离开据点半步。每天晚上一个人站在院里，望着康家寨那面的山头，恨不得长了两只翅膀一下飞出去。晚上睡到床上，一闭眼，便看见妈妈苍白的头发，妹妹乌溜溜的眼睛，他忍耐不住了，决心偷跑回去。可是一想起翻译

官威胁他的话，好似凉水浇在火堆里，心便又冷了下来。这样翻来覆去，每天心中愁闷难解决，便到酒铺喝酒解闷。

这天，辛在汉因为一件小事，被班长踢了两脚，心里十分难受。走出关帝庙大门，又看见许多日本兵把一个卖鸡蛋的老婆婆打得躺在街上，他见那苍白的头发削瘦的手脸，想起了他的妈妈，忍不住内心一阵酸痛，早已流出了眼泪。顺步便来到孙志强老汉家。原来孙志强老汉的老婆，和他母亲是亲姊妹；他来是想打听一点母亲和妹妹的情况。

本来他母亲、妹妹被敌人杀死的事，孙生旺早就知道了，他怕父亲和辛在汉知道了出事，所以一直没有说过。辛在汉刚一进门，见对面站着个人，对看了几眼，辛在汉早认出是他村的李有红，便惊讶问道："你今天怎么到这里来啦？"李有红也认出了是辛在汉，只是不敢先开口。人常说："人心隔肚皮，里外不相觑。"到底他如今是狼是虎，一点也摸不透；于是只回了句："赶集来啦!"又怕他看见"良民证"，露了马脚，急急回身便走，被辛在汉上前一把拖住，拉到院里墙角坐下急问："一年多没见过我们村一个人，今天见了你，为什么忙着就走呢？"李有红只是心里发抖，不敢回话。辛在汉看出他的心事，便低声说："你别怕，咱们一块长大，你倒不知道我是怎样个人啦？我问你，这阵我家里的人怎么样啦？可把我想坏了！"李有红见辛在汉和先前的样子一样，还是那么善良亲热，便把他走后抗日政府帮助他家，后来敌人来，把他母亲打死，把他妹妹扔到火坑里烧死的情形，一五一十，全都讲了出来。

辛在汉一听敌人杀死了他全家，早气得胸腔里好似着了火的一般。沉痛、仇恨、愤怒，各种错综复杂的心情搅成一团，他含着泪，哭泣着说："好！李有红，我不报仇不姓辛!"李有红忙说："你知道一件事不知道？"辛在汉问："什么事？"李有红声低话急，把康家寨民兵受包围，康明理、孟二愣、武二娃、康有富被抓的事，讲了个大概，辛在汉大吃一惊说："那天我听说抓回些人，没有见面，没想

到全都是咱村的。”他心里的沉痛变成了仇恨，突然说：“他们保卫了我们村，帮助了我的家；我辛在汉又不是没有颗人心，我一定想法打救就是！”说着指着孙老汉的门口对李有红道：“我姨夫脾气直，人可忠厚。以后你就到他家听我的消息！”李有红一听，惊喜地说：“原来你们是亲戚，这可好啦！”正说间，外面街上有人喊叫，李有红急忙背了口袋，和辛在汉分手，出的门来，过了岗哨，直向康家寨而去。

回到村时，天色将晚。李有红见过雷石柱，告知了在据点遇见孙老汉、巧逢辛在汉的一切情形；雷石柱喜出望外，高兴得好像从肩上卸去了一副千斤重担。很快给靠山堡区上写上一封急信，交周毛旦派人连夜送去。

再说在老虎山被敌人抓去的康明理、孟二愣、武二娃、康有富四个民兵。敌人当天把他们抓回据点，便关进村东关帝庙的大殿里。这座大殿，敌人已经加工修筑，专用来关俘虏用，里面有三个大木笼，密密钉着铁钉，窗上装着铁柱，网满铁丝，墙根留个一尺多高的小口，算作出入之门。再外面，五寸厚的大门，上着一斤重的铁锁，森严恐怖，活像地狱一般。

康明理几个被押进去，里面又黑又潮，又脏又臭，遍地屎尿横流，无处落脚。房里两个木笼里，早关有八路军的同志和老百姓。他们四个，便被关进另外一个空笼里。外面的铁锁“咔嚓”一响，监房内马上像熄了灯似的暗无一丝光亮。因为伤痛和疲累，孟二愣、武二娃、康有富三个，一进木笼便伤痛难忍躺在地上。只有康明理一人，呆呆地蹲在木笼里，暗暗伤心落泪。他想起了跳崖同伴，是死了呢？还是活着呢？想起了老武、雷石柱，他们知道了这事以后该怎样着急呀！举目看看这插翅难飞出去的监牢，一片黑暗，连一丝光亮也没有。他想着想着，焦急得好似落到水缸里的蚂蚁一般。

过了两天，正是天黑时分，门上的铁锁“咔嚓”一响，进来一个挂洋刀的日本兵，和一个穿草绿军装的伪军，打着手电筒，气势汹

汹地打开另一个木笼，把一位八路军的同志捆着走了。

第三十九回
千刑不改英雄色　万苦难移壮士心

约莫到上灯时分，门外铁锁又响了一声，进来的还是先前那两个家伙，凶狠狠地打开木笼，把他们四个全都绑了，背上一拳，屁股上一脚，穿宅过院，来到敌人审问口供的刑室。

康明理进门一看，不禁毛骨悚然，大惊失色。正面桌上，点着三支洋蜡，新调来的松本小队长，立眉横眼，青面判官似的坐在上面；左边，是有名的杀人魔王独眼窝翻译官；两边日军伪军，持枪警卫。地上满堆着拷打的刑具：三角“精神锻炼棒”、钉板、铁丝火盘、电丝、吊钩、铁火炉、椎子、竹针、皮绳、麻绳、木杠子、脚链、手链、辣子水、肥皂水、冷水桶……

康明理们四个被押着站成一排。独眼窝翻译官把桌子一拍，喝道：“不说就带进来！”两个日本兵拖着赤条条的一个人从门外进来。借着灯光一看，康明理早认出是先拉来的那位八路军的同志。他浑身捆满蜘蛛网似的麻绳，被两个胖大的日本兵拚力拉着，眼看麻绳就要陷进肉里，那同志声色不动。

独眼窝翻译官走上来问道：“你到底是哪一部分？”“我是抗日部队！”“你们的长官是谁？”“长官是老百姓！”“你们部队在哪里住？”“到处都有！”“有多少人？”“四万万五千万！”这位钢铁般的英雄，一字一弹，把个独眼窝翻译官顶得眉皱眼瞪，张口结舌。喊声：“上刑！”两个日本兵，抬过那块钉满铁钉的钉板，四个日本兵扑上来，把那位同志猛的举在空中，大喝一声，“砰”的一声，那位同志便被摔在了钉板上，铁钉钉进肉里，鲜血顺钉子淌下一钉板。独眼窝

翻译官上来踢了一脚，狞笑着问道：“硬骨头你说不说？”只见那位同志，眼里流出几点热泪，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喊声未绝，早已跳上去几个日本兵，照胸口和肚上一阵皮鞋乱踩，那位八路军同志，便声断气绝，死于敌人的暴行之下。

康明理看着这种惨景，忍不住一阵心酸，热泪从脸上流下来。康有富看着，早已魂飞魄散，浑身发抖；孟二愣，武二娃，瞪着四只怒眼，心里狂烧着怒火，恨不得一下挣脱锁链，和敌人拚个你死我活。四个人心里正在各想心事，只听松本小队长“咕噜咕噜”几声喊，一个日本兵便把他们四个推到桌前，解开绳子。这时，从门外又进来个日本人，端着纸烟、果子、酒瓶，摆到康明理四个面前。

独眼窝翻译官过来，拍拍康明理的肩膀笑着说道：“看见吧，坚决分子，就是那个下场！你们都是良民，今天你们到了皇军这里，就归顺了皇军，共同剿灭这些赤匪。来吧，吃糖抽烟……”抓起桌上的纸烟糖果，便给他们四个发散。

康明理心里暗想：“住师范学校的时候，校长常讲：革命要有坚强不屈英勇牺牲的精神，不受敌人任何利诱。”又想道：“假如我不接受敌人的东西，就只有牺牲；要是牺牲了，就不能再打日本。是不是乘这机会，假投降了他们，以后瞅机会逃跑？还能……”脑子里正在这样一想，随即意识到这种想法是危险的，这是在敌人的面前动摇，是可耻的！可是这时只见康有富手抖腿颤，已把纸烟接在手中。

独眼窝翻译官又去给孟二愣，孟二愣一肚子怒火正好喷发出来，手臂一扬，早把独眼窝翻译官手中的糖果纸烟，打得抛到半悬空里。独眼窝翻译官眼一瞪，鼻子里哼的一声说：“你们这些民兵，皇军好心劝你们归顺，你们倒是狗上锅台不识抬举！”随即气汹汹地从地上捞起一条三角木棍，说道：“今天从实说，你们队长是谁？你们村里经常住多少武工队？领头的是谁？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这时四个人，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嘴就像生铁水灌了似的，谁都不吭气。

独眼窝翻译官狠狠地把孟二愣打了一棍，孟二愣气愤地大嚷："我不是特务，我怎知道的那么详细？"翻译官又去问武二娃、康明理，问死问活不说一句话。康明理下了决心："知道你是要我们当汉奸，反正我不说，看你问个什么！共产党的事更是杀了头也不能讲！我要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

武二娃把康明理溜了一眼，虽然没说话，心里的念头却和他一样："不说话，由你问！就是共产党，你们还配抓共产党？"松本小队长见民兵们这样刚强，早气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指一指地上的刑具，拍桌大嚷："通通的！通通的！"马上扑来四个日本兵，把孟二愣、武二娃浑身衣裳剥个净光，用绳子捆了，脚朝上，头朝下，倒吊在一个木架上，两个日本兵拿起"精神锻炼棒"劈头劈身的打开了。一抡一下，"乒乒嘭嘭"，直打得他两个闭住嘴，咬紧牙，耳朵里嗡嗡响，到后来天旋地转，分不清棍子的轻重。一阵光景，身上的肉成了血棉花一样，血滴不住掉下来，从架上解下来时，已经和死去一样了。

康明理一旁看着，心里火辣辣的，就像着了火，暗想道："可怎熬过去呀？"独眼窝翻译官又上来问他道："你受得了这苦吗？"康明理心想："受不了也得受，反正落到你们手里，由你们糟蹋吧！"独眼窝翻译官见康明理不说话，喝道："贱皮子，不打不招！"立刻又上来两个日本兵，把康明理的衣裳剥去，从门外端进一盆木炭火，上面放着一团烧红的铁丝，搁在康明理脸前，那热气熏人。康明理镇静地闭着眼睛，等待敌人的酷刑。独眼窝翻译官又问道："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投降不投降？"康明理刷地把头扭过去，看也不看他。

这时，烧红的铁丝，已放到康明理的背上，背上冒起一股青烟，肉皮子烧得"嘭吱嘭吱"的响。铁丝由红变黑，又放进火盆里烧，烧

红再放到背上烫。康明理支不住，脸色灰白，眼里一黑，无数金星乱冒，便昏倒过去。审讯室里充满了烧肉的恶臭味。

独眼窝翻译官用手捏住鼻子，走过去问康有富："你投降不投降？"康有富早吓得人事不省了，浑身瘫成一堆，尿屎又拉下一裤裆。独眼窝翻译官连问了几声，康有富嘴里只"我我……"了一气，口吃的说不出心里的话。翻译官以为他也是坚决不讲，就命令两个日本兵扯住他的耳朵，脸上罩上白布，漏水管架在嘴上，把辣子水，一口紧一口地往下灌。不一会，康有富的肚子，便皮球似的鼓胀起来；敌人用杠子在他肚皮上一压，灌进去的水，又全从口中倒流出来。反复数次，康有富也死了似的，直挺挺躺在地上发喘。此时，天已三更时分，敌人看看拿这几个民兵无法，便又把他们原旧拖回监牢木笼里去。

这一夜，康明理几个都是昏迷不省人事，约到四更时分，房外一阵"轰隆"的雷声，把康明理惊醒来了。一看，房内漆黑，院外风声、雨声、雷声响成一片。这声音使康明理起了逃跑的念头。他想："这么大的风雨，敌人一定不放哨，正好往出跑……"想着，把身子往起一翻，衣服沾住了伤口，那痛劲儿，就像有千条毒蛇在钻在咬。他伸手摸摸身边的武二娃，却弄了满手血糊糊，更使他难受得心如刀搅。霎时，老虎山被围的情景，牺牲的民兵，康家寨的群众，武得民、雷石柱……一切一切，全又都出现在眼前了。仿佛，他听见老武在他耳边上很严正地说："死就死！为革命牺牲，为全村人牺牲，是最光荣的……"他忍不住了，用手支撑着坐起来；突然伤口一阵剧痛，身子一倒，正好压在孟二愣身上。孟二愣仍在昏迷之中，把臂一甩叫道："杀就杀，剐就剐，不投降！"康明理一听，心里又难受又佩服，自言自语地说："为人民牺牲，我们死到一笆！"

他就这样睁着眼睛，忍住伤痛一直坐到天亮。门上的铁锁，又"咔嚓"的响了，一阵皮鞋声，进来四个日本兵，打开笼门，把康明理、武二娃、孟二愣、康有富全都捆了，拖出牢门，穿宅过院，通过大

街，来到村南一个广场上。

康明理抬头一看，天空乌鸦乱飞，脚下骼髅满地，两队伪军持枪站在两旁，明晃晃的刺刀闪闪发光，有十几个戴脚链的老百姓模样的人，在场中挖埋人坑；稍一迟慢，日本兵的皮鞭，便“啪啦”“啪啦”地乱打。康明理寻思道：“过去听说敌人活埋我们的干部民兵，今天我们也是要被活埋了呀！”转眼再向四处一看，突然使他吃一惊，原来左边四十步远处的一个大木桩上，早已捆着一个人，这人正是敌人包围桃花庄时被俘去的农救会秘书，周围四只狼虎般的日本洋狗，在被捆的那人身边趴着。远远听见那人喊道：“全中国老百姓会替我报仇……”洋狗“呜”的一声四面扑上去，一阵狂吠撕咬。康明理正心如油煎。日本兵却在后面狠狠推着，把他们四个推到场中。独眼窝翻译官上前问道：“投降了吧，只有最后一分钟！”被拷打得遍体鳞伤的孟二愣，眼里射着愤怒的光，看见翻译官那副鬼相，怒火早又起来，真想上去一口生啃活吞了他，趁他上来问话，想伸手去打，但手被手铐箍得动弹不得，于是含了一口唾沫，“呸！”的一声，向独眼窝翻译官脸上吐去，独眼窝翻译官没来得及躲闪，早已满脸口水。他恼羞成怒，大喝一声：“活埋！”应声，伪军中早跑出四个人来，把孟二愣、武二娃拉到挖好的坑前；这边也早有两个日本兵，伸手从腰里“嗖”的一声，抽出两把明晃晃的砍刀，又把康明理、康有富压倒在地。

第四十回

定巧计刑场救危急　破猜疑监牢谈越狱

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突然从旁边伪军中跳出一人，脸色灰白，慌慌张张跑到独眼窝翻译官面前，立正行了个军礼，急促地

说道："报告翻译官，请先不要杀了这几个人，他们是康家寨的骨干民兵，将来皇军要清剿靠山堡的赤匪，留他们几个有大用；我和他们是一个村的人，只要派我去劝说，归顺皇军的事，保险成功！"独眼窝翻译官一看此人，原来是辛在汉。

辛在汉自从那天见了李有红，得知母亲、妹妹被敌人杀害，观康明理们被俘，心里烦躁难受，悲痛交加，饭也不想吃，晚上睡在炕上，翻来翻去，急得浑身冒汗。好几次，他想跳起来，杀两个日本人逃跑，出这口冤气；但一想到康明理几个还在监里押着，便又暂时打消念头，无头无绪的愁闷起来。他想："监牢那么坚固，闲人又不能随便进去，康明理们怎样个救法呢？"整整一夜，似睡非睡，蒙蒙菉菉做了几个噩梦，天还不明，就已醒来。脑子里想着，心里急着，天亮披衣起来，头昏脑胀，好像患了热症一样。

早饭后，辛在汉正闷在家里发愁，忽听班长来叫："辛在汉，快到杀场上去放警戒！"辛在汉一听这话，就像迎头浇了一桶冷水，打了个寒噤，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没吭气，背起枪急忙向村南杀场上跑去。到了那里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六个日本兵，推着康明理、孟二愣、武二娃、康有富出来，四个人浑身伤痕，满脸血斑，衣裳撕得粉碎，一绺一绺地拖在地上，康有富吓得眼珠子一翻一翻，像木偶一般。日本人打着推着，到了场子中间，眼看就要杀头活埋，辛在汉在一旁，急得心里发冷，手心出汗，暗想道："我若再不救可就迟了！"赶快跑到翻译官面前，假编假造了几句能够缓刑的话。

独眼窝翻译官笑着说道："你随我来！"辛在汉不知敌人是什么意思，一面心里盘算要说的话，一面跟独眼窝翻译官进了杀场旁一间小房子里，独眼窝翻译官坐下问道："你有什么法子呢？"辛在汉忙回道："只要把他们另关在一间小房里，不出五天，你问我要人就是。"独眼窝翻译官把辛在汉上下打量了几眼，见他说话声音态度很肯定，摸着胡子，心中暗想："我原是想把他们拉到杀场，吓他们

投降，岂不知这个辛在汉倒有办法！”随即装出几分惊喜神态，拍着辛在汉的肩膀说：“你是皇军的心腹之人，这任务就交给你吧。将来事情成功，大大有赏！”说罢，便走出去向那面招手吩咐，叫把康明理们四个，关进关帝庙大殿后院的西房里；辛在汉看着翻译官下命令，心里暗自欢喜。

康明理们四个，在杀场上见辛在汉对翻译官讲了那么几句话，又见敌人把他们关进这间小房里，以为辛在汉把他们出卖了，心里十二分气恨。康明理正想开口问孟二愣话，孟二愣早已脸红筋暴地跺脚大骂道：“好你辛在汉，一年多工夫，你倒变成敌人的走狗啦！”武二娃也说道：“他敢来劝我投降，我非一口咬死他不行！贪生怕死，好个没骨气的东西！”康有富胆小鬼，这几天挨打受惊，早已失魂丢魄，疯疯癫癫，一阵呜呜地哭，一阵痴痴的不说话，老是翻着眼珠子盯人。此刻听见众人痛骂辛在汉没良心，不知怎样一来，突然想起了自己被桦林霸利诱的事，一阵悔恨，一阵难受，翻身倒在地上，两手捶着胸脯，“呜呜”大哭起来。康明理说：“你总是哭！男子汉大丈夫，做事要有骨气，死就死，总不能像辛在汉那样当卖国贼，出卖自己人！”康明理的话，本来是借骂辛在汉来安慰他，谁知这几句话，却像钢针似的更加触动了康有富的心，他难受得拭着眼泪，心中想道：“我对不起你们！桦林霸害了全村，我害了你们！也害了我自己！”更放声大哭起来。

这时，门轻轻地开了，闪进一个人来。康明理见是辛在汉，便把身子一扭，不去理他。孟二愣朝着辛在汉吐了一口说：“你有什么脸来？”武二娃人小心狠，破口大骂道：“你妈妈你妹妹，都叫日本人杀了，你还在这里孝敬你东洋老子，你有颗人心没有？”辛在汉从杀场回来，本来带着满心的欢喜，来看一年多未见的乡亲；谁知遇到的却是这般光景，一想，知道他们是误会了，看看他们，又想起自己一年多……往地上一蹲，眼泪断线珠子般落下来。难受了一会，低声说道：“你们闹错了。我家里的事，我知道了；不是为救你们，

我辛在汉早报了仇跑了！你们以为今天我是来害你们，其实今天我是用的个计，往出救你们啦!”康明理们一听，是真是假还有点不敢相信，想再听听他还说什么。辛在汉拭干眼泪，去门口看了看，回来就把他这一年当伪军如何想家，那天巧遇李有红的事，讲了一遍。大家听了，都长出了一口气。低声说：“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几天的忧愁，好像来了一阵大风，“呼”的一下吹散了。身上的伤也忘记痛了。武二娃高兴的忘记脚上的铁链，猛一伸腿，震的“嚓啷”一声，正喊了半句：“我们……”康明理马上用手堵住他的嘴，低声说道：“不要大声，小心外面哨兵听见，坏了大事!”说时，放哨的日本兵，来门口，探头往里察看，见辛在汉在那里说话，四个民兵低着头，便又走开了。康明理见哨兵走去，低声担心地说：“一定听见了!”辛在汉说：“不怕，这是个新来的日本人，不懂中国话。只要操心不让伪军密谍听见就行!”大伙的心这才放了下来。马上你一言，他一语，又问又说，那种亲热的样子，真是同胞兄弟一般。

五个人正谈到紧要之处，门外哨兵叫喊：“什么的干活？”众人一愣，接着又听见有人回道：“翻译官叫我来找辛在汉的!”辛在汉听出是警备队的人来了，赶快使眼色叫大家散开，便假装劝说，尖起嗓子说道：“你们好好想一想，不要老是那么死脑筋，想不开……”说着，外面那人推门进来，叫道：“辛在汉，翻译官叫你去有要紧事!”辛在汉暗暗吃惊，忙回道：“就去!”偷偷瞟了康明理一眼，便跟着那人出来，直向独眼窝翻译官房里走去。

来人把辛在汉叫去之后，康明理们心里便担忧起来。左等一阵不见来，右等一阵还不见来，一直等到日落天黑，辛在汉才慌忙跑进来，顺手闭上门，失声说道：“坏了！坏了！翻译官说，水峪镇日军‘红部’来了命令，叫把这里的俘虏，赶后天都送到那里，说要送到关外当苦力去。这怎么办呀!”康明理一听，惊得两眼圆睁，

瞅住辛在汉，半天说不出话来。康有富刚有了点活气，这一下又吓得翻起了白眼珠子。孟二愣、武二娃两个，愁得气儿不吭，抱住头，只是发呆。五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呆呆地想不出个法子。

停了一阵，康明理说道："我看事到如今，只有越狱逃跑一条路！"说罢，眼睛盯住大家。武二娃忙接住说："对，到半夜，把门上的哨兵杀死，枪夺过来，从院墙上跳出去，舍上命跑就算了！"孟二愣急的说不成话，只叫："行！行！"这时，辛在汉低头想了一下，问道："你们的伤痛怎办？"大家说："能跑！"辛在汉看了看天色，小声地说："对！要是大家能跑，我看也只有这条路了！可是今天不行，天已经黑了，跑的路也没调查好；大门外面放哨的，也不知是谁。让我明天上午，专门把四面院墙出路看个清楚，再给我们村民兵捎个信，来村外接应，到半夜逃跑也不迟。"大家都同意，看看天色已到上灯时分，辛在汉便出去了。

第四十一回

智勇发展暗民兵　奇谋营救众伙伴

第二天，辛在汉早早起来，假装散步游逛，把院内院外，墙高墙低，从哪儿跳，从哪儿跑，看了个一清二楚。吃罢饭，去告诉了康明理们四个，他便到孙志强老汉家来，打算叫他们给康家寨捎道信，派人来接。

老武那天接到雷石柱的信，知道李有红探消息，遇见了辛在汉，探回很多情况，于是当天就赶来康家寨，和雷石柱商量办法。讨论了一下，决定乘这机会，在汉家山建立秘密民兵，将来好里应外合，挤掉这个据点。这工作要完成，老武的意见是要雷石柱亲自

进据点走一趟。雷石柱没有推辞，就答应了。

第二天，正是汉家山逢集。雷石柱打扮了一下：头上戴了一顶瓜壳帽，身上穿了套黑色裤褂，带了个假“良民证”，装成个商人模样儿，裤带上别了颗小手榴弹，跟随李有红，一直进了汉家山据点；李有红带路，到街东，进了胡同，就向孙老汉家走来。

孙老汉和儿子孙生旺，坐在家里正吃午饭，见门外进来两个生人，都愣起来。究竟孙生旺是个年轻人，眼明，记性也好，看了两眼，便认出是那天粜米来的李有红，忙招呼说：“啊，原来是有红哥！”孙老汉听说，也想起了那天粜米的就是他，以为他是要米钱来了，忙招呼上炕吃饭，非常热情。

孙生旺已从锅里舀来两碗饭，放在雷石柱、李有红的面前，嚷着叫吃。雷石柱往碗里一看：两碗清米汤，里边滚着几颗山药蛋。端起喝了一口，感叹道：“唉！咱们这里老百姓的生活，可是不如西山里呐！”孙老汉一听这话，心上生疑，便扭过身去问李有红道：“他是……”不等他说完，李有红忙答道：“他也是我们村的，我的舅舅，做生意的！”孙老汉恍然醒悟似的，一边“啊啊”应着，一边惊奇地问雷石柱说：“听黄狗子们说西山里叫八路军糟蹋的人都饿死啦？”雷石柱说：“可没的事。我前半个月，还到兴县大川里卖了一回货，见人家那里，军民闹生产，生活可好啦！”孙生旺听得上了瘾，忙插过来问道：“听说西山里有民兵，地雷疙瘩到处炸，人就不能进去；你见过地雷没有？是什么样子？”雷石柱见他问民兵的事情，正好合了自己的心意，恨不得一口气把民兵的事情讲完，振了振精神，咳嗽一声，便把民兵是怎样，地雷怎样厉害，一五一十地讲了下去。

这时，孙家父子，眼睁得挺大，脖子伸的老长，坐在雷石柱身旁，听得饭也忘记吃了。等雷石柱讲完，孙老汉才惊奇地说：“哎呀！真好！咱们到了西山可享福啦。这日本鬼子哪一天才能打走呢？”李有红插上说道：“快！只要咱们老百姓齐心，他们的日子不会长久！”雷石柱也说：“要是我们中国老百姓，都能像西山上的八

路军老百姓一样打日本，不用多时就把日本鬼子打跑了！现在咱们全中国八路军的力量可大啦，光正式队伍够一百万人，民兵有二百多万。八路军占的地方可大啦，十九个省份都有八路军的地方，看这够多厉害！”

孙家父子，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新鲜事。听了八路军有这么大的力量，日本鬼子快打跑了，喜得浑身都有了劲，还要雷石柱再往下讲！雷石柱讲起了劲，天气正是中午，家里又没风，闷热的好似在蒸笼里，霎时出了一身大汗。他不在意地把纽扣解开，又去松裤带，谁知一不小心，“通”的一声响，插在裤带上的那颗手榴弹，突然掉在地上！孙老汉和孙生旺一见手榴弹，马上惊的愣在了一边。问道：“你们是什么人呀？”雷石柱忙从地下捡起手榴弹，心中自忖道：“这可糟了！”看看无法避讳，便直言说道：“老人家，不瞒你说，我们就是康家寨的民兵，我叫雷石柱，他叫李有红。你们要是忘了日本人糟蹋咱们的仇恨，就拿绳子来，把我们捆起，送到敌人那儿领赏去！要是你还知道咱们是中国人，打日本，就请不要走漏了消息，日后有你家的好处！”孙老汉听着雷石柱说话，先是吃惊，后来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道：“我孙志强活了五十三，你到方圆村里问一问，什么时候做过缺德卖良心的事？我虽穷，穷得有钢骨志气！日本鬼子杀了我老婆，把我苦害到这种田地；我也有四两重的颗人心啦！”

这时孙生旺过来，一把握住雷石柱的手，惊奇地偏着头，左看右看，看了一会说道：“原来你们就是民兵呀！这样说来，老百姓都能当民兵嘛！我不挖煤啦，受不下敌人这口气，我也跟你们当民兵去吧！”孙老汉从旁说：“对！你去吧，反正家里有我这条老命顶着！”雷石柱迟疑了一下，说道：“参加民兵很好，但是不要急。不一定要跟我们走。将来咱们要挤掉你们村这个据点，现在就要在这村里组织暗民兵，你看这村哪些青年人可靠，你就组织起来搞。”孙生旺说：“这不难！光我们炭窑上就有三个。”随即伸开手扳着指

头说道："郝明珠：今年十九岁，那人可性子强啦，因为领工钱，常和窑主吵架。他早就和我说过，受不下这口气，要到西山上参加八路军去。要不是家里妈妈和老婆没人养活，早已走啦！再一个是辛有根：今年二十六岁，过去当过农会干事。家里没一犁地，一家五口子人，全凭他挖炭养活。这人可忠厚啦！再一个是刘三丑：这人……"

孙生旺正指手划脚，给雷石柱介绍炭工，突然，劈门进来个穿草绿色军衣的人，孙生旺把下半句话咽回去了。雷石柱吃了一惊，一看，原来是辛在汉，于是跑上去一把抓住，亲热地叫："哎呀在汉，今天可是见上你啦！明理他们怎么样？"辛在汉忙说道："你们来了正好，我和明理他们已经计划好了，今晚上越狱逃跑！"雷石柱一听惊讶地问："他们几个不是说伤很重，还能跑动吗？"辛在汉说："能行！"雷石柱低头沉思了一下，又对辛在汉说道："越狱不行！我们在家和老武同志讨论过了：想办法把明理几个闹出来，但是你还不能回去，咱们将来要挤掉这个据点，非有内线工作不行！刚才我和孙生旺已谈好啦，你们俩就负责搞这工作！"辛在汉着急地说："要是今天不跑，可就坏了！水峪镇'红部'来了命令，叫把这里的俘虏赶明天送去，要往关外送哩！"雷石柱听说，惊得"呵"了一声，说："明天就要走啦？"用手抓着头皮，眉毛又皱成一线，满地兜圈子。

过了一刻，他忽然过去把辛在汉的手一抓，拉到门外，两个人头对头低声谈了一会，辛在汉脸上立刻有了笑容，说："这办法好是好；你们明天可千万赶早，不要误了时间呀！"雷石柱点点头回答道："记下了！"辛在汉便转身回关帝庙去了。这边雷石柱、李有红两个，也匆匆辞了孙家父子，出的门来，飞快地回康家寨来。

老武早等急了，一见雷石柱回来，马上就问据点的情形。雷石柱兴奋地说："一切都办妥了，就等明天动手干！"随即把见辛在汉的情形讲了一遍。老武立刻就写信派人，通知桃花庄、望春崖的民兵分队长来，开会布置营救康明理他们。

到第二日，汉家山据点内，把康家寨被俘的四个民兵捆到一起，驾了两匹洋马，套了一辆大车，派了十几个伪军和两个日本兵押着，顺汽车路，往水峪镇送去。

一路，太阳很毒，热得就像在头上点了一堆火。走了不到五里路，便人困马乏，拉车的牲口背上已经渗出了汗水。又走了几里，约莫离村十里路光景，忽见南面山坡上，有七八个人舞着镢头在掏荒地。向前没走多远，又见北山上，也有十几个老百姓，弯着腰锄草。伪军们看见，以为是老百姓生产，并不介意，只顾往前进。押解俘虏的两个日本兵，走得又热又困，索性跳上大车，用帽檐遮住刺眼的阳光，车子一阵摇晃，便呼呼地睡着了。跟在后面的伪军，也是热得用帽檐遮住额头，只顾吆喊车夫："快点赶路，热死人了！"

坐在马车上的康明理孟二愣们，想着昨天辛在汉回去说的话，看看两面山上，只有些开荒锄地的人，并没有队伍的影子，心里正在暗暗焦急。猛听得南山梁上，"叭"的一声清脆的枪响，两面山上开荒锄地的人，从地上拿起枪来，叫喊着冲下来了。顿时心中大喜！孟二愣猛力想挣脱捆绳，怎奈浑身伤痛，挣不开。这时，睡在马车上的日本兵，迷迷糊糊听见枪响，慌忙跳下车来，指挥伪军们还击。

两面山上，一阵"杀呀"、"冲呀"的喊声，排子枪、手榴弹，一声不断一声响起来。有几个敌人被打死了，直直地倒在路上；没有死的丢下马车没命的逃窜，恨不得一步飞出这险地！六七个吓得面无人色的伪军和一个日本鬼子，刚跑到一株柳树跟前，忽听前面有人大声喊道："跑来了！大家不要打，捉活的！"敌人扭转身子，慌忙又往回跑。可是前边是一片开阔地，后边枪打的很急，子弹"嗤嗤嗤"的在头上乱飞。只见侧面有一条小沟，一拥便全往里钻。谁知刚进沟口，脚下"轰隆隆"接连几声巨响，震得周围的树木都在摇摆，直直冲起浓浓一道黑烟，这六七个敌人，全炸死在沟里了。

原来这是民兵们设下的"逼敌踏雷计"，沟里埋的是连环雷，只

要踏响一颗，其余的就都炸了。

第四十二回
康有富感动坦白　桦林霸畏罪潜逃

两面山上的民兵，听见地雷响声，飞也似的跑下沟来。正好老武和雷石柱从小沟里出来，背着三四支炸坏的步枪，连声说："可炸美啦！一个都没剩下！"说着，一齐都跑到马车跟前。

被捆在马车上的康明理们，一见民兵们过来，顿时眼睛都明亮了，高兴得齐声叫喊。孟二愣"呼"地跳下车来，雷石柱连忙给他解开绳子。二愣一把抓住了雷石柱的手，握的雷石柱的手都有点发麻。他大声说道："呵呀！石柱哥！总算又见到你啦！"笑着，笑着，眼里却滚出了泪珠。

其余的民兵们已把康明理、武二娃、康有富的捆绳都解开了，围成一堆，这个握住那个的手，那个抓住这个的臂，虽有千言万语，却不知该从哪里说起；眼里都闪射着兴奋的泪珠。乱笑、乱喊、乱跳，像一群天真的小娃娃一样。

忽然老武提醒大家道："咱们快收拾回吧，这里离据点很近，说不定敌人要出来追击。"大家听了，这才想起事情还没有完！于是马上动手打扫战场，用石头把大车砸坏，牵着两匹牲口，一齐往康家寨回来。

康明理们四个民兵，因为被敌人拷打得伤很重，被大家搀着、扶着往回走。路上，他们虽然浑身疼痛，但仍不住地给大家讲述敌人的残暴罪行。正讲的起劲，听见后边有"呜呜"的哭声，老武回头一看，原来是康有富；两个民兵架着他的胳膊，边哭边走。老武觉得奇怪，在路旁站住，等他们过来时，亲切地问道："有富，你哭啥

哩？”康有富抬起头望了老武一眼，没说一句话，哭得更凶了。老武愣怔了一刻，猛然想起一件事来：

原来老虎山事件发生后，老武回靠山堡区上开会，区委会的同志和马区长分析了一下当时的情况，说：“可能是特务搞鬼！”老武不信，回到康家寨又仔细打听当天出事的情况，李有红便告他：“那天黑夜，是康有富放哨，半夜三更，他说桃花庄有两个人送来一封情报，说汉家山的敌人要来包围村子；情报也没看清，我们就往老虎山上跑，刚上了山顶，敌人已经四面围住了。”李有红讲完，老武正搔着头皮沉思，雷石柱说道：“对啦，我也想起一件事：去年过年，咱村受损失，也是康有富给民兵们送的酒。这件事后来也没追根子。我看真是要好好研究一下哩！”老武一听此事，便联想起康有富平日的各种表现，这才肯定地说：“不成问题，保险有特务！恐怕桦林霸就……”雷石柱突然打断他的话说道：“我们赶快往出搞吧！”老武说：“这问题离了康有富怕闹不清。等我们把据点里那些民兵都救出来再搞也不迟。”

此刻，老武见康有富越哭越凶，暗暗寻思这件事，觉得大有蹊跷。便走到雷石柱身边，低低讲了几句话，然后回转身来说道：“有富，不要哭了，有什么难受处，你大胆说吧。”雷石柱也说道：“有富，咱们都是从小耍大的，谁还不知道谁的脾性！你有什么心事，有什么委屈，讲出来咱们大家商议。不要闷在肚里嘛！”康有富仍然没开口，只是个哭。老武、雷石柱死劝活劝，才劝得不哭了。一路上，雷石柱慢慢开导，康有富只是低着头不言语，一阵唉声叹气；一阵又咬牙切齿，像疯了的一样。

回到康家寨的时候，晌午过了。村里的人，听说把抓去的人救回来了，一个个喜眉笑脸，跑来村口迎接；各家见了各家的人，不免落泪难受，亲热地问着说着，各自引回家去了。康有富是个独身汉，没有家小，桦林霸家他又不愿回去，雷石柱便把他引回自己家里。望春崖、桃花庄的民兵，也都由李村长安置到村公所院里，由

张勤孝招呼休息吃饭。

这天，桦林霸正在上窑里午睡，猛听街上的人一叠声乱嚷，掀开被子仔细一听，有人喊道：“抓去的民兵，都救回来啦!”桦林霸慌忙跑到大门上，从门缝里往外瞧，见街上人乱跑，被抓去的康明理、孟二愣、武二娃果然都回来了，看不见康有富在哪里。心中暗想：“是不是死了？要死了可就息心啦!”正想中间，只见雷石柱后面，有两个人扶着一个人过来，那人低着头，走到他家大门口时，朝门上狠狠盯了一眼。桦林霸定神一看，正是康有富。见他满脸怒气，两眼红红的，立时吓得出了一头冷汗。转身回到院里，用手摸着光溜光的脑门心，想道：“坏了！坏了！事情一定让人家知道了，不然雷石柱为什么跟着他?……康有富胆小，也许不敢说……”忽又想道：“不对！不对！康有富受了这么大害，就是今天不说，以后也会说的。雪地里埋不住死人呀!”越想越怕，好像脚底下踩着圪针一般，连跳带跑回到西窑里，一把拍醒康家败，又把老婆和媳妇叫来，把刚才的事，气慌嘴结的长一句，短一句，讲了一遍。小算盘吓得浑身像发疟子一样抖，一叠连声叫着：“妈妈呀，这可怎办呀!”桦林霸揩了揩头上吓出来的汗水，说道：“事到如今，只有丢下你婆媳，我父子们逃条活命！有一天皇军打来，再团圆吧!”女人们听了，吓得大哭。小算盘拉住桦林霸的裤腿，边哭边说道：“你不能走呀！丢下我婆媳们可怎活呀？呜……”桦林霸用力挣，小算盘死抱住不放，桦林霸火透了，转身准备狠狠踢她几脚；一看，扯着裤腿的，不是老婆一个，两个媳妇也插上了手，也是不停地哭喊，流泪。

桦林霸一时没了主意，全身一软便坐在了太师椅子上，急得光溜光的脑门心上，汗珠子好像雨点往下滚，眉头涌起高高一垄。

康家败吓得脸成了铁青色，一声不响，摸着别在腰里的手枪，软瘫在地上。满屋里，只有小算盘的粗嗓，和着两个媳妇的细嗓，高一声，低一声，“咿儿哇儿”地哭嚎。

雷石柱带着康有富回到家里，他老婆吴秀英见康有富回来了，

亲热地一边招呼上炕，一边忙生火做饭，顺便问候了几句，康有富也没管理，跳上炕，迷迷痴痴翻了两下眼皮，便又抱住头放声大哭起来。雷石柱有点急了，蹲到康有富身边，扳着他的肩膀问道："你老哭什么？心里有什么不舒服，说嘛！我刚才路上不是说了，给你想办法！你从前，也是个穷人，共产党来了，实行减租减息，帮助你赎回三垧地，你没吃的，农会借给你，新政权对你这么好，你还有什么话不该讲呢？这阵新政权就是咱们自己的呀！"吴秀英边烧火做饭；边插嘴说道："讲吧，有富，你真把哑巴也能急的说了话！"康有富转了个身，仍是个哭。

两个人正急得没办法，老武进来了，见康有富仍旧在哭，便把雷石柱叫出门外，小声问道："问出什么了没有？"雷石柱皱着眉头，焦急地说："没有！他老是哭，什么也不说！"老武接着又进了家里，跳上炕，和蔼地向康有富道："有富，你老是哭，到底为了个啥？是我们对不住你，还是你做下对不住我们的事啦？是大事还是小事？你总得讲呀！"康有富突然不哭了，把头抬起看众人，眼睛红肿得像两颗胡桃。老武以为他是要讲了！盯住等了半天，见他仍然不讲。老武突然脸色一变，厉声说道："康有富，你的问题，我们早就知道了！今天就看你说不说。你要是真正把心里的事都讲出来，还是好同志！你要不讲，有富，你自己盘算吧！"这么一说，康有富一下便跪下来，战战兢兢地说道："指导员，我说了你们不会杀我吧？"老武笑道："别怕！有什么话齐说，说出来只要决心改正，政府就能宽大你。"康有富这才把牙一咬，边哭边骂，把桦林霸、康顺风的特务活动，从头讲了一遍，老武们三个听着，气得脸色都变白了。

听得康有富讲完，老武从炕上猛跳起来，把雷石柱拍了一把，说道："你快去，把村公所院里吃饭的民兵，都集合起带来！"雷石柱走后，老武把背着的枪一抽，"喀嚓"压上子弹，提在手里，匆匆出来，站在街门上。不多一阵，雷石柱把民兵们都带来了，老武走过去，压低嗓子说道："同志们，我们发现了敌人的特务，现在就去

抓!”这一说，民兵们的眼睛，都惊得睁了铜铃大，谁也没说话，跟着老武，很快就到了桦林霸家门口，把院子的前门后门都把守了。但见那两扇大门紧紧关着，民兵们都跑过去，用脚踢，用棍捅，用石头砸，闹的“咚隆”“冬隆”地乱响，但始终没有人来开门。

桦林霸全家正在哭闹，猛听见大门擂鼓似的响起来；全家人一个个立时吓得丢魂落魄。桦林霸就像糖人见了火，软软的从椅子上出溜下来。小算盘和两个儿媳，吓得身子缩成一团，直往桌子下面钻；康家败两手拍着屁股乱跑乱转，直叫：“来了，来了，人家抓来了，这，这……”这时，桦林霸勉强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在窑里东一摸西一摸，把契约、账簿和敌伪来往的信件，揣了一怀，好像个大肚女人似的，也不顾老婆、媳妇哭嚎，拉了康家败，拔腿就跑。

他知道大门上一定被民兵围住了，出不去，走后门，后门锁着，向小算盘要钥匙，小算盘吓昏了，一会说钥匙在身上，一会又说在躺柜里，一会又说在抽屉里。桦林霸看看钥匙一时也难找到，便和康家败架起梯子，从墙上往出爬。桦林霸上了年纪，正爬上墙头，大门又“咚隆”一响，心一着怕，腿一软，身子往前一倾，一个狗吃屎便栽到墙外一块麻地里。嘴也跌破了，膝盖上也擦了一层皮，他咬着牙，忍着痛慢慢爬了起来，康家败跳下来扶着他，从麻林里钻出去，一拐一拐地向汉家山据点逃走了。

第四十三回

康顺风当场被扣　桦林霸中途就擒

民兵们在大门上捣了一阵，两扇大门关得紧，任你怎捣也捣不开。雷石柱大声喊道：“走后门！走后门!”留了几个人守大门，带着其余的人转移到后门上；后门也关得紧绷绷。民兵们火透了，几

个年轻后生，用肩膀扛住门扇，一声齐喊，“哗啦啦”的连门框都推垮了。从飞扬的尘土中，民兵们拥了进去，一直冲到前院里，跑进桦林霸住的正窑一看：空空的没有一个人。炕上，桦林霸刚睡罢午觉的红缎被子，绣花滚枕，还都原封摆着。老武见没人，忙说道：“糟糕！恐怕是听到风声藏了，赶快分头找！”民兵们马上散成几伙，前院后院，东窑西窑，厨房茅房……满院乱找。

桦林霸家老婆媳妇们，当听见后门上“哗啦”一响时，吓得都收住泪，赶快跑到院里藏了。小算盘钻在柴堆里，两只小脚却露在外面，望春崖分队长赵得胜走来，抓住小脚，一把便扯了出来，喝道：“你老汉哪里去了？”小算盘心慌腿抖，急的不知该说什么好。赵得胜见她咭咭哼哼装佯，伸手就给了个耳光，小算盘两手捂住脸，“呜呜呀呀”的直嚎。其他民兵，东寻西找，也把那两个媳妇都找出来了，两个媳妇，又是鼻涕又是眼泪，跪到院中求告。赵得胜生气地说道：“你们这是干什么？老子又不是日本人！我们要的是你公公，快说！哪里去了？”两个媳妇磕头如捣蒜，只是说不知道。赵得胜火透了，拿了根棍子就要打，大媳妇吓得忙回道：“我公公刚才叫上他儿走啦!”老武忙问道：“是真是假？”大媳妇指了指院墙根前的梯子说：“从墙上跑了!”老武在梯子跟前察看了一下，对雷石柱说：“一定是逃到汉家山去了，我去追。你快去抓康顺风!”说完，带了三四个民兵，急急忙忙开了大门追了出去。

这里，雷石柱留下李有红和另外两个民兵看守，并嘱咐要详细检查他家。自己带领着其余的民兵，飞跑到康顺风家大门上，四面把院子包围起来，雷石柱领着两个民兵冲进家里。

康顺风正蹲在椅子上吃饭，见民兵们进来，忙站起来，笑着说：“快坐下，吃饭!”雷石柱见了仇人，恨得眼里都冒出火来了，扑上去狠狠一脚，把康顺风的饭碗踢得飞开去，热腾腾的白面条溅下满怀满脸。康顺风还蒙在鼓里，不知出了什么事情，忙说道：“石柱，有话好说好道嘛！为什么来不来就动武？！”雷石柱竖起浓眉吼道：

“你做的事你知道。捆起来！”从旁上来两个民兵，腰里抽出绳子，就把康顺风五花大绑起来。

康顺风心里已经清楚是怎回事了，但还假装镇定地说道：“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不怕，新政权是讲道理的，只要咱行的正走的端，见了毛主席也不怕。”民兵们没理睬他，分头在家里到处检查。康顺风的老婆慌忙坐到箱子上，哭哭啼啼不起来。雷石柱猛的一把把她拉开，从箱子底下翻出一个红油匣。康顺风一见，脸色吓得灰白了，雷石柱打开匣子，里边都是和敌伪来往的书信，还有一本准备呈给敌人的花名册，上边写着附近各村民兵、干部的名字。雷石柱见了这些东西，真是火冒三丈，一下扑到康顺风面前，“劈劈啪啪”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然后对民兵们说：“走！拉上走！”康顺风一屁股坐到地下，死也不动。他老婆跪下，哭哭啼啼求告。雷石柱便叫一个民兵看守他老婆，其余民兵，上来往起扯康顺风，可是康顺风突然把眼珠子翻得白白的，嘴唇上用唾沫吹起许多白沫沫，躺在地上不动了。老婆哭喊着过来说：“他有个没气病哩，怕是病又犯了！”雷石柱喊着：“崔兴智，到茅房里舀一勺子大粪来！”康顺风听了，猛一下就坐起来，但仍是赖着不走。雷石柱说道：“不走就抬上！”民兵们上来，两个扯手，两个拉脚，像拖死猪似的，一直拉到村公所，禁闭在后院大厅里，门上站了个哨。

这时，张勤孝、周毛旦几个村干部，听到消息都跑来了，二先生也跑着来了。都围住雷石柱问长问短。雷石柱把大概情形讲了一遍。周毛旦说：“怪不得咱村工作搞不好，原来是特务捣鬼呀，一齐都枪崩了。”二先生却摸着胡子，摇摇头说道：“不会是真的吧！康锡雪先生那是几辈子的财主了，门第人家，还能做那样的坏事？！”周毛旦生气道：“门第人家？球！当汉奸的尽是财主！”二先生不由得脸一红，还想开口分辩几句，见门外进来个背挎包的大个子，便住了嘴。雷石柱见是马区长，高兴地抢上前去，拉住马区长的手说：“哎呀！你来的正好，我们村被抓去的民兵，今天都救回来啦！”

马区长一面坐下喝水，一面说道："我一进村就听说了。今天跑了五十里地赶来，我一路上很担心救民兵们这事，不想你们进行的倒满顺利！"说罢用探询的眼色向周围看看，问道："老武呢？"李村长忙抢着说："指导员追特务去了！马区长，你可不知道，今日康家寨可是破获大案子了！"马区长忙问怎回事，雷石柱就把今天救民兵、康有富坦白、抓汉奸的前后情形，详细讲了一遍。

老马是个急性子，刚听完话，就用力在桌子上捣了一拳，震得水碗都跳了一下，站起来说道："老虎山事件发生以后，我才想到内部可能有特务捣鬼，果不然是这样，可见以前我们的工作太不深入了！特务活动了这么久，以前我们都没发觉，给我们工作上带来这样大的危害！……"话还没说完，院里响起一片杂乱的脚步声，大家都趴到窗子上看：原来是追桦林霸的民兵们回来了，虽然一个个跑的满头大汗，但都格外神气。又见桦林霸夹在民兵们中间，浑身是土，两个民兵架着他两条胳膊，一瘸一拐地被拉扯到禁闭室去了。其余的民兵就坐在院里大树下休息。

最后进来的是老武。他腰里插着两支手枪，一手提个红包袱，一手拿草帽扇着冒汗的脸。马区长叫了他一声，老武便跑回窑里来，把包袱往炕上一扔，说道："老马你刚来吧？嗨！刚才差点又出下乱子！"马区长急问是怎回事。老武喝了一口水说道："我们一气追了有三里路才追上，桦林霸大概跑得把腿跌坏了，康家败扶着他走。看见我们快追上了，康家败摔脱他爹就跑，我带了两个民兵就追，嘿！不想那家伙还带着手枪哩，扭转头朝我们打了一排子弹，差点中了那家伙的毒手！你们看，把我这草帽边打了个窟窿。我们三个人趴下就开枪，把坏蛋打死了！"说着解开那个红布包袱，里边包着一捆契约、一张敌人的委任状、几封和敌伪往来的书信。

大家看了这些东西，一个个气忿的大叫大骂。周毛旦老汉，看了二先生一眼说："人证物证都有了。这些狗杂种，千刀万剐了也不受屈！"二先生不由得脸上又一红，自言自语地说道："真是画龙

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快都送到政府吧！”周毛旦说：“送到哪里也行。反正我们是要死的不要活的，不能像上次那样轻轻的宽大了！”

马区长向全窑的人扫了一眼说：“干部差不多都到齐了。现在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处理的办法；上次政府对康顺风处理的不妥当的地方，大家也可提出来批评。”于是大家便七嘴八舌地吵开了，讨论了半天，最后决定第二天上午开群众大会：先让康有富坦白了，再让受过害的人家伸冤诉苦，然后根据群众要求处理。商量完毕，村干部们就忙着去布置会场，通知桃花庄、望春崖群众。马区长和老武，相随着到了雷石柱家里，去动员康有富在大会上彻底坦白。

路上，马区长拉着老武的手说道：“老武同志，我们上次处理康顺风的问题，是犯了严重错误的！”老武瞪着吃惊的眼光，望了马区长一眼道：“什么严重错误？”马区长道：“首先是执行宽大政策的偏差。像康顺风这样罪大恶极的汉奸，当时就应当让群众严格的审判，不应该轻轻宽大了。其次是受了康顺风花言巧语的迷惑，没从反动分子的阶级本质上看，没找着根子，所以造成了后来的恶果。这说明我们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还不彻底！”

老武听了，低着头沉思了一会，说道：“你讲的第二点我很同意，确实是我当时没有认清他的本质。第一点我却不能接受，斗争康顺风的时候，群众情绪很激烈，如果会继续开下去，康顺风会被打死的，那不是破坏了我们的宽大政策吗？我当时提议把康顺风送到县上，让他悔过自新，我这是执行了宽大政策的原则；谁知……”马区长打断他的话说道：“这就是你的严重错误！你没有真正了解到宽大政策的意义，只片面地执行了宽大的一面，而忘了镇压的一面。宽大是有原则的。我们宽大政策的原则是这样：有些人只是受了敌人的欺骗，被强迫当了汉奸，但没有做过多大坏事；或者过去反动，以后动摇，对敌人消极应付，对群众罪恶不大。

对这样的人，才可按胁从分子办理：只要他悔过自新，就实行宽大。实行这样的政策，是为了瓦解敌人。但是对那些本质很坏，死心事敌，积极替敌人办事，危害人民，罪恶重大，为群众所痛恨的首恶分子，那就应当坚决镇压！康顺风就是属于后一种。”

老武听了，还有点心服口不服，继续分辩道：“你讲的原则是对的，就说遇上康顺风这样的人，你说在当时是该宽大呢，还是该镇压呢？”马区长毫不犹豫地说道：“这很简单，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看这种人的作恶事实。像康顺风，在旧政权时候就不干正事，日本人来了，积极维持、贪污、敲诈、图财害命，你算算在他手上光人命也有好几件；你让他悔过自新，但他回来仍给敌人干事，这还不叫死心塌地吗？另一方面，看群众态度。这个村的群众，没一个人不痛恨他，今天我一进村口，就见井边上有伙人在那里议论，都说头一回宽大就闹错了，政府没有认清人；要依群众的意见办的话，以后就出不了这么多乱子。听听这些反映，这还不是群众给我们的批评吗？假如我们当时根据他的罪状和群众的要求办事，报告县上批准，镇压了康顺风，那就对了；我们没有这样做，就脱离了群众，错了！”

马区长耐心地滔滔不绝的讲述，有严厉的批评，也有细密的分析。老武起先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听完这一番话，马上就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心服口服了。马区长又说道：“这些错误也不能单责备你，首先是我要负责任，我也没有正确的掌握住党的政策，就是我也是最近才弄清楚。这些错误，应该在群众面前公开承认！”马区长随即看了老武一眼，见他脸上有难色，便继续说道：“同志，我们共产党是对人民负责的，犯了错误，就应该向人民诚恳承认，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丝毫不应该原谅自己！人民是最通情达理的，不会因为你犯过错误，就忘了你这几年的汗马功劳；同样也不会因为你有这些汗马功劳，就看不出你的缺点！”老武默默地点了点头，说道：“老马同志，我诚恳接受你这些意见！”

两人说着到了雷石柱家，吴秀英忙着招呼喝水吃饭。康有富见马区长来了，羞愧难言，脸一直红到耳根后，连正眼都不敢看一看。马区长知道他心里很难受，便也没责备他。一面坐下吃饭，一面劝说他向群众彻底坦白。

第四十四回

人民群众大会伸冤　汉奸恶霸当场伏法

第二天上午，村里响起一片钟声。村里人早知道是要公审汉奸特务，都急忙锁了门跑来开会。满街是人，连常不出门的老婆婆老汉汉也拄着拐杖，一摇一摆地向村公所走来。刚救回来的那几个民兵，也被众人扶着来了。桃花庄和望春崖的群众也赶来了。街道上一群一伙的人，向村公所方向汇集。

村公所院里的台阶上，摆着一排桌凳。桦林霸和康顺风，被绑在院当中的两棵柏树上。人越来越多了，不大一阵工夫，满院子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头，每个房子的窗台上也都坐满了人；后来的站在外边干急看不见，只顾叫嚷着用肩膀往前挤，往进钻。负责维持会场秩序的民兵们，尽着嗓子叫喊："不要挤！男人在东半边！女人在西半边！"有的民兵拿着枪站在房上和大门前警戒，生怕汉奸飞了。

忽然外面有人高喊道："让一让！咱们进去！"人群裂开了一条缝，闪进两个人来，马上又合拢了。进来的是马区长和老武。马区长走到桌子跟前，向干部们说了几句话，便坐到了一边；老武好像有什么事压在心里，从脸上看起来挺不舒服，一进来便坐在最后一条空板凳上，两肘搁在大腿上，两手托住脸，一句话也没说。

李村长站起来，向众人摆着手说："喂！大家哑静吧！今天

开的是公审大会，大家选些人当主席团，干部群众都可以提!”李村长讲完，便有人提马区长和老武，又有人提李村长和雷石柱，……连干部和群众共选了九个人当主席团。李村长又提出要选记录，大家提康明理，周毛旦说：“明理叫敌人打成那样了，……”康明理抢着说：“不要紧，写字还可以!”边说边拄着拐杖，走上了主席台。

主席团商议了一下，让李村长主持开会。李村长没有推辞，上前一步，狠狠盯了桦林霸和康顺风一眼，激怒地说：“乡亲们，过去咱村工作搞不好，被敌人烧杀死了好多人，这是因为什么？原来是汉奸特务在暗中破坏!”院里的人，都睁大眼睛静听。愤怒使李村长脸变成了青色，声音短促而有力的继续说道：“这件事大得很！我不多讲，让康有富给大家坦白吧!”说完，便把康有富叫到了主席台前。

康有富两眼通红，嘴唇颤动着，还没开口，眼里就闪着泪花花。他不安地扫了众人一眼，见所有的人都怒目盯着他，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停了一下，他用袖子拭了拭眼泪，用手指住桦林霸和康顺风，咬牙切齿地说道：“是他们破坏民兵！破坏村里的工作！去年过年时候，桦林霸叫我给放哨的民兵送酒喝，我只当是好意，不想那是他们定下的诡计，民兵们喝醉了，被日本人包围了村子，杀了很多人！今年，桦林霸又定下美人计，勾引上我，叫我破坏三村联防，破坏了放火记号。后来就叫我破坏民兵的武器：把地雷里的火药倒了，装上烟煤，往手榴弹里尿尿……”刚说到这里，人群马上骚动了起来，呐喊着，叫骂着。李有红一只猛虎似的扑到了桦林霸跟前，脱下鞋子照着头上身上“劈劈啪啪”就打，一面说道：“怪不得我们的地雷不响！狗杂种!”许多青年人也扑上去打，桦林霸和康顺风挣扎着，人群涌动着，好似狂风掀起海浪一般。闹了有几袋烟工夫，维持秩序的民兵们叫喊了一气，人群才静下来。康有富又接着说道：“这回老虎山民兵受害，也是他们和

敌人布置好的圈套。他们造了个假情报，说桃花庄送来的，叫我把民兵骗到那条沟里，要一网打尽；后来民兵们发觉得早，都爬上老虎山，才没都……”说到这里，压在人们心头的愤怒，再也忍不住了，不等康有富讲完，喊声又从四面八方起来了，人群里乱纷纷的挥着拳头，无数愤怒的面孔，无数双愤怒的眼睛，都盯住这两个汉奸。人群呐喊着：“打！打死汉奸特务！”齐向桦林霸、康顺风扑去。李村长扬起两手，高声喊道：“大家静一下！大家静一下！”喊了半天，人群才又安静了一些。

这时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挤到场子当中。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张有义的妈。她气愤的一头撞向桦林霸，连哭带骂道：“好你龟孙子，你把我老汉害死又把我有才叫敌人打死，把我有义打伤！你们这些不得好死的，到底我张家和你们有什么仇？你说呀！你……”她的话还没说完，老虎山牺牲的民兵康三保的父亲挤进来了，他气呼呼地用拐棍指着桦林霸，带着哭音说道：“你这狼心狗肺的恶霸！我在你脚底下活了五十年！你逼死我爹，打拐我的腿，害了我儿，你欺压了我家三辈子！我心上长了颗脓疖子，出不了这股花红脓血好不了！”康老汉站在那里，像大风地里一棵高粱一样，身子一摇一晃的，雷石柱忙搬来个凳子说：“康大叔，你坐下慢慢讲。”康老汉坐在凳子上，叹了一口气说：“唉！我这话不说出来使不得，说出来了不得。”他怒眼盯着桦林霸说：“民国元年，我家欠下你两石租子，腊月二十五你把我爹捆绑到你家，吊在你家牲口圈里，口里塞上牛粪。我全家托人求情说好话，把二亩坟地顶了租子才把我爹救出来，我爹一气跳崖寻了死。这是头一宗。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初六，我在桦林山上剥了些榆树皮，第二天你引了三四个狗腿，一人手里提着胳膊粗的棍棍子，扑进我家，二话没说，把我拉到地下就打；我全家人跪下磕头求情，你背着手连睬也不睬，你还说：‘打吧！打死一个拉出去，打死两个担出去！’生把我的腿打拐，打得我鼻口出血，在炕上整整躺了七十天。这回你又把我儿害了。

你长的是人心还是狗心？”康老汉头上暴起青筋，棍子在地下捣的“嗵嗵”地响。忽然他站了起来，扑到桦林霸跟前，抡开棍子没头没脑的就打。

接着，好多人都诉起苦来了。三四个人齐声讲话，听不清在说什么，但从他们那愤怒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是在倾吐压制在心中多年的仇恨。

院子东边的炭堆上，站起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身子比别人高半截，这人叫刘贵贵；是个中农。他挥着两手大声喊道："主席，我发表点意见！"他的声音，把所有人的说话都压下去了。他说道："桦林霸，你是方圆几十里的瘟神！你把公村的桦林山，硬霸成你家的，村里人因为砍柴刨药，哪一个没受过你的打骂？你过去催租要款逼死过多少人命？！我心里给你留着本账哩！连上这次老虎山的，总共七条人命！七条人命呐！"他的嗓子都快喊破了。接着又说道："康顺风过去也是个穷汉阎王。当闾长欺压了多少人？民国二十三年，我爹死了，埋的和他家的祖坟打对面，他说冲走他家的风水啦！对我说：'快把你家的狗骨搬走，要不，我挖了扔到河滩里！'逼着我挖出来又重埋了个地方！我实在伤了心啦！我实在伤了心啦！"他吐了一口痰，接着又说："以后日本打来了，我们把千年的冤仇咽到肚里，为的是团结你们抗日；谁知你们却是狼心狗肺，当了汉奸特务，害死了这么多人！我们的血汗眼泪积起来能流成一条河！"刘贵贵越说越上劲，几次想扑过去饱打一顿，但面前人挤得层层叠叠，只急得在炭堆上乱跳。

人群中发出一片愤怒叫喊："打死汉奸！""枪崩了！枪崩了！"……

桦林霸低垂着头，紧闭着眼，连气都不吭。康顺风却哭丧着脸，哀求道："叔叔大爷们，可怜可怜我吧！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宽大了我吧！我一定改……"人群中乱吼道："狗改不了吃屎。""上回要不是宽大了你，也出不下这样大的乱子！"

坐在一边的老武，听了这几句话，再也抑止不住自己的懊悔和难受。他回想起去年反维持的时候，群众情绪也是这样高涨，要求镇压汉奸；但自己却错误的片面执行了宽大政策，使康家寨人民又受了许多磨难！这是由于自己思想不高，不能正确地分析认识问题，造成了群众的损失。想到这里，心里说道："我要向群众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坚决镇压这些死心塌地的汉奸，补偿群众的损失！"他正准备起来说两句话，李村长已站在台前大声说道："马区长说啦，今天这事大家可以提出处理意见，大家决议下什么，政府一定考虑批准。我现在把桦林霸和康顺风当汉奸的证据，给大家看一看。"

说着解开红布包袱，把敌人的委任状，来往的书信，手枪……一件一件举在手里给大家看，一面念，一面解释。这下，群众情绪更激怒了。满院子的人，个个心里像着了火，黑压压的人群乱喊，乱拥；桦林霸和康顺风被卷在了人海里，东推西挤，把捆在树上的绳子也拉断了，两个汉奸被踩在了脚底下，棍子、炭块、瓦片……雨点般打在他们两个的身上。妇女们想打，挤不过去，只急得站在高处乱叫喊，有的嗓子都喊嘶哑了。

一阵工夫，把两个汉奸打得趴在地上直哼哼。维持秩序的民兵们过去拉了起来。只见衣服扯成了条条絮絮，脸上、身上糊满了泥土。

主席李村长，对两个汉奸严正地说："如今人证物证都有了，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桦林霸摇了摇头。李村长说："好，押手印吧！"雷石柱从康明理面前把记下的罪状和墨盒，拿着走到两个汉奸跟前，桦林霸翻起眼皮，狠狠地盯了雷石柱一眼，随手用指头在墨盒里蘸了一下，在他名字下戳了一下，把纸都扯破了。康顺风一面颤抖着押指印，一面不住地求告。

押了指印，李村长大声说："这两个汉奸该怎处理？大家提意见吧！"满场子人齐声吼道："一齐枪崩了！"主席团商议了一下，马

区长估计请示县上来不及了，想道：“按今天这情形看来，如果推迟执行，会引起群众怀疑，要脱离群众。看来不能不做紧急处置，事后还可再报告县政府追认。”他这么想了之后，便代表政府，站在当场，郑重宣布道：“我代表抗日政府，完全接受大家的意见。桦林霸和康顺风的罪恶太大了，根据政府惩治汉奸办法第二条，应处死刑，两家的财产，除留一部分维持他们家属的生活外，其余全部没收，分配给全村烈属抗属和贫苦农民。”

马区长讲完，全场子人拍手欢呼：“拥护抗日政府！”“枪崩罪大恶极的汉奸！”“没收汉奸财产！”在震天的口号声中，民兵排成两队，端着枪，推拥着两个汉奸，出了村公所向村西走去。院子里的人都涌出来了，跑着跟在队伍后边。桦林霸睁着恶毒的眼朝众人扫射，嘴里咕噜着些什么；康顺风吓得软瘫了，两个民兵在两边架着，他的头东倒西歪，不住口的“爷爷奶奶”求告。民兵们用枪托在他背上打，催赶着快走，一直走到村外河滩里。看热闹的人都站在村外山坡上，远远看着民兵们把两个汉奸按着跪在地上，只听“叭、叭”两声枪响，两个汉奸像死狗一样栽倒在地上了。

第四十五回

指导员当众作检讨　大汉奸财产被没收

太阳已快正午了，李村长看看离吃午饭还有一会，便站在高土台上向四处招唤道：“回村公所院里继续开会吧！还有大事要讨论咧！”人们听了，都说着笑着往回走；路上二先生低着头，自言自语地说道：“唉！又垮了两家！”这话正好被走在他后边的周毛旦听见了，反问道：“你知道他们过去搞垮过多少人家？！按罪过，千刀万剐了都应当！”二先生忙改口道：“我不是说不应当。罪所应得！罪

所应得!”

人们又都陆续回到了村公所院里；但不像刚才那样激怒了，安静地坐在院子里，有的抽烟，有的议论今天这事。

老武没去看枪毙汉奸，一直坐在桌后的凳子上，两手支着头沉思。今天的大会，给了他很大的教育，他听了群众的诉苦，听了揭露桦林霸、康顺风的罪恶事实；想到自己过去工作不深入，群众观点不够，在执行宽大政策上犯了错误，给群众带来了这样大的祸害，几乎伤心地流下泪来。

他抬起头，见群众差不多都到齐了，便站起来，上前几步，很沉痛地说道：“老乡们！大家还记得去年开的反维持大会吧？在那个会上，我自己犯了很大错误：根据康顺风的罪状看，当时就应当枪毙；可是我却主张宽大他，把他送到政府去教育，并且没有追根到底，没有把桦林霸这个老汉奸根子挖出来，结果使咱们康家寨的工作受了很大损失！这都是我执行宽大政策上有偏差，犯了错误。其实宽大政策不是不分罪恶轻重一律宽大，从今天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对罪大恶极死心塌地的特务汉奸，一定要坚决镇压!”停了一下，他用袖子揩了揩湿润的眼睛，继续说道：“在这件事上我犯了大错误，给康家寨人民造下罪恶，我请求全康家寨群众处分我！对我过去工作里有什么缺点，也希望大家提出来！我一定诚恳接受。”

老武讲完，全院子里的人都议论开了，有的说：“这事不能怪咱老武同志，是那些坏蛋们心太毒了!”有的说：“新政权的干部，可真正是为咱们老百姓办事的；办下一点不对都向老百姓认错，还要老百姓处罚，这真是没经见过的事!”有几个老汉，被老武的反省感动得哭起来了，他们活了一辈子，还没见过这样奇怪的事……刘贵贵站起来说：“我来说上两句，大家看在理不在理。要说这是个错误嘛，也是个错误。我看主要是老武同志心太善了，对敌人心善；可是敌人对咱们不心善呀！依我说，这错误也不能单怪老武同志一

个人，那次开会，如果咱们全体老百姓，都要求枪崩康顺风，政府也不会宽大了他。再有一说，老武同志领导咱们反掉维持，打日本，风里来雨里去，受了多少辛苦，为了个什么？还不是为了咱们老百姓过好日子！要不是老武同志领导反掉维持，咱们康家寨要多死多少人？依我看，处分是不要处分了，只要老武同志以后办事和咱们老百姓多商量商量，就好啦！”全院子的人齐声说道：“这可是几句公道话，替我们把心里的话都说了。”

主席李村长说道：“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齐提吧！”众人说：“没有了。”主席又说：“政府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没收这两家汉奸的财产，分配给村里的烈属抗属和贫苦群众。马区长提议咱们大家推选些人，成立个‘汉奸财产处理委员会’，来负责办这件事。大家看这个意见怎么样？”马区长补充道：“要选公道的，能替穷苦老百姓办事的人，不管干部群众，都可以选。”

人群中吵了一阵，有人说：“村干部都是咱们大家选举的，依我看，干部们都算上，再添选上些人就行了。”大家都说：“这办法就挺好！”当场选出了刘贵贵、康七十一、二先生等七个，刘贵贵说：“我提议把康有富也选上，他从小在桦林霸家当长工，东西在什么地方寄放着，他总能摸着点。康有富虽说跟上桦林霸做了好多恶，不过他已经坦白了；不是他坦白，这案子还破不了，这回咱们再看看他能不能替大家办事。”群众说：“贵贵这是个好意见，把康有富也选上！”

散会以后，选出来的人又议论了一下，大家公推李村长当“汉奸财产处理委员会”的主任，刘贵贵当副主任。当天晚上就去把两家汉奸的门封了，派了民兵看守。

第二天，分头去检点财物，刘贵贵领着四五个人到了康顺风家；李村长带着其余的六七个人来到桦林霸家。一进院，就听见小算盘在正窑里“咿咿呜呜”地哭，口里数念着听不清的话句；院里有两个看守的民兵，一个坐在台阶上抽烟，一个背靠着柱子看报纸，

见李村长们进来，忙过来说：“小算盘听说桦林霸叫枪毙了，寻死上吊哭闹了一黑夜！”周毛旦说：“要是依我的主张，就一齐都枪崩了！草锄不净，终究是庄稼的害！”李村长说了句：“不能那样办。”便一直走进了正窑里，其余的人也跟了进去。二先生走到门跟前，忽然想道：“康锡雪和自己都是一流的人物，这阵跟上众人来抄他的家私，见了锡雪嫂该说个什么？多不好意思！”一只脚已经踏到门里了，又连忙退了出来，把拿来登记财物的账本笔砚，放在院中的花栏墙上，假装解手，悄悄地溜到了茅房里。

李村长们进了窑里，见小算盘和两个媳妇都是披头散发；家里没打扫，红油箱柜上盖满了尘土，炕上被子没叠，吃罢饭的碗筷乱摆着，……一切都是紊乱的。她们见进来这么一伙人，以为是要抓去枪崩她们，两个媳妇吓得脸色惨白，缩在墙角里颤抖。二媳妇嘴唇颤动着说：“叔叔大爷们！他们男人们办的事，我不知道……男人不喜爱，不和我说……”小算盘却坐在炕上大声哭闹起来了，两只小脚乱蹬，边哭，边数念：“枪崩吧……呜呜……天爷呀！我可不能活啦……呜呜……”

李村长不耐烦地说：“听着！不是来抓你们的。你男人父子俩当汉奸，害了村里多少人，你们也清楚；按政府法令已经枪毙了，财产没收！你们虽说没直接当汉奸，可是也帮助做了不少坏事情！”李村长盯了大媳妇一眼，大媳妇羞得低下了头。小算盘也不哭了，瞪着两只无神的红眼，静听着。李村长继续说道：“按说也应当治你们的罪，不过政府因为你们都是胁从者，宽大了你们。只要你们好好改过，以后再不做破坏事情，还让你们好好过日子！”大媳妇和二媳妇齐声说：“好村长哩，我们跟上他父子们受了害，我们再也不敢了！”李村长说：“好吧。大家决定下，后院三间西窑划给你们，再给你们三十垧地、三石口粮，其余的都没收！零碎用的家具衣裳，也给你们一份。这阵就搬吧！”两个媳妇胆怯地问道：“我们娘家陪送来的东西……”李村长摆了摆手说：“不没收！”

小算盘与两个媳妇，无可奈何地卷着铺盖，整理着用具……小算盘一眼看见了康有富，狠狠地瞪了一眼，咬着牙说：“把你个没良心的……”康有富本来不想说话，他一进桦林霸的门，就感到极大的羞愧与伤心。这时听到小算盘低声骂他，怒悻悻的两手卡着腰说：“跟上你们没把老子害死！你们这些害人精！”小算盘没敢回嘴，大媳妇红着脸，匆匆搬上东西走了。

蹲在茅房里的二先生，伸出半个头来瞭了一下，看着小算盘们搬到后院了，这才装着紧裤带，走了出来，拿上账本笔砚，帮着登记财物。

窑里乱纷纷的。康七十一老汉，一阵在竹椅上躺一躺，一阵在太师椅上坐一坐，看到什么东西也觉得新奇，摸一摸这，揣一揣那，他给桦林霸当了三十年佃户，每年来交租，可是这家里一次也没进来过！有一回在玻璃窗上看了看，还被小算盘骂了一顿。他想起这些，气恨恨地骂道：“狗养的，这可由老子们啦！”

人们忙着查点东西：箱子柜子都开了，但里边都是空的，有的放着些棉花套子；有的放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人们乱纷纷地嚷着说：“桦林霸剥削了我们几辈子，还能没东西！”“一定是埋藏了！”康有富说：“我记得事变那一年，康家败和他爹每天黑夜在西房里拾翻，怕是埋在那里了！”李村长说：“走！刨去！”留了两个人在这里登记，其余人都到了西房里，用脚在地下蹬。听到有“空空”的响声，便拿锹镢往下刨，一阵，刨的露出了一块石板，揭开来，是一个地窨口。人们都高兴地叫喊开了，周毛旦点了个灯，和康七十一跳下去；上边的人，只听他俩闷声闷气地惊叫道：“嗳呀，这可寻见老窝子了，两车也拉不完！”

东西一件接一件的往上传递：大大小小的包袱、皮箱；打开来，包着各色各样的衣服，绸缎料子，布匹……

二先生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低着头在登记，李村长报着数目：“沤坏的洋细布六匹！”“白洋二千五百元！”“……”

院里像开了洋货铺，五光十色的东西摆了半院，衣服堆的像个小山。村里人们都跑来看热闹，男男女女高兴地谈着，说笑着，乱骂着……有几个女人伤心地说：“有钱人们心真狠，以前少交一颗租子也不行，看沤坏多少东西！”

第四十六回
开会检讨得教训　反省纠正坏作风

小算盘和两个媳妇，出来取留给她们的东西。一到前院，看见刨开了她家藏东西的窖子，小算盘觉得就好像刨出了她的心一样，扑在衣服堆上，“哇”地一声大哭开了：“不能活啦！我的宝贝呀……杀了我吧，剐了我吧……嗯嗯……啊啊……”哭了一阵，她忽然爬了起来，朝着查点东西的人们，把裤子脱下来了；男人们都背转了身子，往地上吐着唾沫，骂着：“老不要脸，什么事也能办出来！”“呸呸！冲倒运了！”看热闹的人们也大声骂着，有些小孩们拿破烂东西打了过去……

李村长气得皱着眉头，对两个媳妇命令道：“拉回去！不要在这里丢人败兴！”两个媳妇把小算盘拉到后院去了。过了一阵，她们又跑了出来，要她们的东西。周毛旦从地窖里跳了出来，喝道：“不给！啥是你们的东西？都是剥削下我们的！你们当汉奸当的有理啦，是不是？”人群中有人嚷着说：“你家当汉奸害了多少人！村里人跟上你家，被敌人抢了多少东西！”李村长说：“咱们根据法令，把她们娘家陪来的东西，还是给她们！”二先生这时也露了头，忙接着说：“娘家的东西不能没收！”他看到小算盘在看他，于是自言自语道：“我只是帮助记记账，没收不没收我也管不了！”

处理委员会的人讨论了一下，把她们私人的四包袱衣物，和一

些银器首饰，给了她们。周毛旦看着她们回去后，马上跑去把通后院的门关了，愤恨地说道："看你们再来搅!"

这里继续登记着财物，从草房里，又找出了一包契约和二十瓮粮，有四瓮麦子已经被虫吃成空壳壳了！倒在院里，风吹得满院飞，人们都痛恨的咒骂。

午饭后，刘贵贵领着那一伙人也来了，对李村长说："那面已经完了。"李村长说："帮助这里搞吧！唔，给留了多少东西？"刘贵贵说："足够一个中农。"

十几个人一直忙到天黑，才清理登记完毕。晚上，"汉奸财产处理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一块把账目核算了一下，两家汉奸，除了给家属留下够一个中农的生活费用外，被没收的共有：三百多垧土地，十三孔窑，五十多石粮食，八百多件衣服，三千多块白洋和七个元宝。

为了分配这些财物，村里连着开了三天会：决定把白洋元宝交给政府，充作抗日经费；给民兵们拨了六石粮食，作为出外活动时的口粮。其余的土地财物，分给了三个村的贫苦烈抗属、牺牲民兵家属和无房无地的贫苦农民。

在分配果实后的第二天，三个村的民兵开了个大会，把老虎山受损失的事，做了一番检讨。

早饭后，老武和雷石柱，坐在中队部台阶上商议开会的事，望春崖和桃花庄的民兵都来了。雷石柱忙对村公所通讯员说："快叫人去，每次开会总是本村的人来的迟。"

天气很热，民兵们都坐在院当中的柏树阴凉下，有的脱光了上衣，露出赤红的臂膀，有的拿着草帽当扇子扇，有的在唱小调，有的在抽烟……院子里一下又热闹起来了。

康家寨的民兵们陆续来了，桃花庄、望春崖的民兵们，见康明理和孟二愣拄着棍子，都涌过来问候。赵得胜亲热地捉住康明理的手臂说："好些啦？"康明理笑了笑说："好些了。公家医生来给看

了两回，伤口都长住了。”说着解开了上衣，让众人看：只见他背上那些被敌人烫过的地方，都脱了一层皮，已经长出红红的新肉来了。民兵们气愤地骂着敌人的残暴。另一伙民兵围着孟二愣，孟二愣大声骂着：“老子好了，非捉住揭了他们的皮不行！”围着他的民兵们握着拳头说：“我们总要替你们出这口气！”正说间，张有义和李有红两个进来了，都是土眉土眼，雷石柱说：“怎么你们才来？”李有红说：“给张有义搬家去了；这下张有义可翻了身啦！”原来这次分配果实时，村里群众因为张忠老汉和张有才，都是为抗日牺牲了的，家里很穷苦，特意给他家分了桦林霸的两眼窑，又给分了些粮食和衣物。他今天正是往新房子搬家。

老武见人都来齐了，便张罗开会，人们都安静的坐下来。老武说：“同志们！今天咱们开会，有两件大事：第一件，咱们把老虎山受损失的事检讨一下；再一件，区上传令表扬康明理、孟二愣、武二娃三位同志，他们在敌人监狱里，受了很多苦刑，始终不屈，表现了咱民兵的英勇精神！”这时，民兵们互相低声议论着说：“这真够咱们的模范！”“死也不投降敌人，有骨气！”老武接着说：“还有，在老虎山战斗中牺牲了的同志，都值得我们学习。再一件是康有富坦白了，愿意和我们共同抗日，也值得我们欢迎！”老武讲完，民兵们有的低声议论；有的偷眼看康有富。康有富脸一红，低下了头。

孟二愣说：“老虎山这教训，我有错误。那天半夜接到假情报，明理不让去，我不听分队长指挥，非去不行，结果吃了亏。”张有义说：“那天我也是积极主张去打的，要听上明理的话，也出不下这乱子！那时我觉得咱们从没打过败仗，有点骄傲。”民兵们都说：“一骄傲就要吃亏！过去咱们都有点骄傲，打了几回胜仗，不知头有多大了，小看敌人，这回受到教训了。”

赵得胜举了一下手说：“报告主席，我发表一点意见。我觉着这事明理也有责任，石柱哥不在，你就是康家寨民兵的首长，你就要掌握队伍！你知道咱们民兵打仗不会利用地形，不懂战术，就不

应当叫民兵们去。民兵们也应当服从纪律。我这说的不知对不对，完了。”康明理说：“关于老赵这个批评，我很同意。我思想上有个不正确的想法：我本来不想让他们去打，怕出乱子；但又怕别人说自己胆小怕死。这主要是爱面子思想。”周丑孩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们，放了火……”张有义抢着说：“我们在老虎山上放了联络火，桃花庄、望春崖民兵不来救，也是个缺点。你是说这吧？”周丑孩不高兴地点了点头。崔兴智说：“今春天我们来救了一回，把我们李三保打伤了！这回你们事前也没通知，我们当然就不来了。”康家寨民兵马保儿、周丑孩站起来齐声说：“你们不来救还有理啦？那次是特务捣鬼，这次也是吗？”桃花庄几个民兵也站起来说：“我们没那本事，怎能知道哪堆火是特务放的，哪堆火是你们放的？”两村民兵乱嚷起来，几十张嘴一齐说话，听不清在说什么。

雷石柱大声说：“大家不要吵，听我说！”叫了半天，民兵们才又都坐下，但有的仍在低声互相抱怨。雷石柱说：“这事主要是我的责任。那次特务放火，使咱们两村民兵闹了误会，破坏了咱们的联络记号。我是中队长，当时就应当把记号重新规定一下，可是我没有做。另外就是对民兵教育不够，没纪律。这些主要是我没负到责任！”崔兴智听到中队长检讨，也站起来说：“这回不救应，我们也有责任。那天黑夜，听见打枪打炮，我们已经把民兵集合起来了；如果去打上几枪，扰乱一下敌人，也不会受这么大的损失！”

这时门口来了个卖西瓜的，张有义说：“我提个意见，天气这么热，咱们‘打并伙’吃西瓜吧！吃了再开会！”民兵们在一块最爱“打并伙”吃东西，一听张有义的话，齐声说：“张有义就会提好意见！”都乱纷纷地站起来了。张有义几个张罗着集钱，卖西瓜的已经担着进来了。大家集钱买了七八个瓜，也不用刀切，就地摔碎，一人抢起一块来就吃，互相抢着说着笑着。

卖西瓜的走了以后，老武说：“钱也花了，瓜也吃了，还是开咱们的会吧！”停了一下接着说：“大家刚才检讨的都很好！今天咱们

大家都洗个脸，谁有缺点都应该讲出来，看到别人有什么缺点，也应当批评；只有改正缺点，才能进步！有缺点不怕，只怕不知道缺点在什么地方，或是知道了不改正！”接着把他自己在处理康顺风问题时犯的错误又反省了一遍，并说：“大家看到我还有什么缺点，希望坦率提出来，我一定接受！”

民兵们也都检讨开了。有的讲自己对群众态度不好；有的说自己不听指挥，……康有富说：“我吃亏就吃在女人身上了！”说了一句，便蹲在墙角里哭了起来，几个民兵过来劝道：“只要知道自己的缺点，以后改正就好了！”康明理说：“坏人们就是专门找咱们的毛病，来钻空子。你爱啥他就从啥上破坏你；你爱串门子，他就给你个媳妇。咱们民兵里还有个别人爱串门子！这上头群众对咱们反映最不好！这害处可大啦：最容易惹是非。”李有红叫道：“谁串过门子？坦白吧！”民兵们大笑着，有的便围住了张有义说：“小伙子，说吧！”“不说筛了灰！”张有义被拉倒了，过来四个人抓住了腿和胳膊就甩开了。有人挖苦地说：“经常听人说他搞对象，搞来搞去，还是搞了个竹篮打水，还是啥也没有捞住！哈……”

老武知道民兵们最爱听这些事，讲出来对大家也没有好处，于是制止道：“我看大家不要追问这些事吧！咱们是检讨坏作风，以后要改正，大家不要来闹红火！”民兵们这才放开手。张有义拍打着身上的土，站起来说：“我张有义以前名誉不好，爱串门子。自这回带了彩回来，比谁不规矩？不是和你们在一块活动，就是在地里受苦，谁碰见过我闲游串？在八路军医院里住了几天，可比你们进步啦！”康家寨的民兵们齐声说：“真的，张有义自从医院回来，可改好了。”张有义得意地说：“我有毛病说改就改，咱是实际改，不爱嘴上说漂亮话！”人群中有人说：“看把你张有义得劲的，你就不要让老子们抓住！”张有义说：“抓住打折老子的腿！”众人都说：“有这决心就不坏！”

接着又有好多人检讨，和给别人提意见。康明理说：“咱们最

大的缺点就是不学习，看不清时局，不知道咱们共产党和人民的势力有多大，这就容易出毛病！这事老武同志和石柱哥抓的不紧，这可是个缺点。”老武和雷石柱齐声说：“这批评对！”望春崖民兵批评赵得胜态度不好，爱训人，赵得胜也虚心的接受了。最后有人提议：以后这样的批评检讨会多开，大家随时有意见就讲。又有的提议民兵要有请假制度，还有的提议经常读报……大家都很同意，老武把这些意见，也都记在本子上。临散会时说：“咱们会上决议了，下去就要执行！自己的缺点，赶快改正，不要当成耳边风！”

民兵们都答应着走了。

第四十七回
自选对象树立新风尚　新式结婚打破旧传统

张有义以前爱串门子，不爱生产；如今这毛病确实改了，这里边有个缘故。

老虎山战斗，张有义带了彩，村里人救回来以后，便把他送到靠山堡医院里。医院占的是民房，张有义这间病房，可巧是他姨姨家的院子；他姨夫在村里当农会干事，也是减租减息才翻了身。没有儿，只有个女子，名字叫巧巧，十八岁了，身材长的很壮实，黑红的圆脸，大大的眼睛，一口整整齐齐的白牙。又勤俭，又朴实，会纺花织布，又能场里地里帮她爹劳动，并且还参加做妇救会的工作。在靠山堡全村，也算有数的好姑娘。

张有义来到她村的那天，他姨姨全家热情地接待，帮助安顿好住处以后，姨姨拍着他的头说：“俺娃好好养病，住到姨姨院里，就和住到你家里一样。”巧巧也说：“义哥你打日本鬼子带了花，这是光荣的！不要说是亲戚，就是外人，也总得好好侍奉你！”张有义

说："打日本鬼子，闹革命，就得有牺牲精神，受了点伤没关系！"巧巧听了，很赞成他的话。

第二天，巧巧拿来她爹的一套衣裳，把张有义的血衣裳替换下来，洗的干干净净，缝补好，又给了他。那时张有义伤痛还不能动弹，巧巧一天六七次地来看他，给喂饭，喂水……

过了两天，他娘来看了他一次。娘见了他，哭得很伤心，并对他姨姨说："我真是个苦命人，一家三口都死在日本鬼子手里了！留下这条根，还给打成这样！"姨姨姨夫都劝解说："大姐，心宽点，她姨夫和有才死的很有骨气。有义在这里，也不用你操心！"巧巧也说："义哥这样英勇，真是够个英雄！"张有义听了这几句话，伤口好大一阵没痛。以后有义娘又和有义姨姨谈了好些闲话，有义娘说："巧巧越长越有出息了，问下婆婆家了没？"他姨姨说："有两三家说媒的，巧巧不愿意。这阵的年轻人心野了，要自找对象结婚哩！就这么个闺女，由她去吧，她想挑个拐的也罢，瞎的也罢，只要她心爱！"有义娘也说："有义还不是？！我早就说给他问个媳妇，就把心收住啦，人家硬不！儿大不由母，我也管不了！我要有巧巧这样个媳妇，心里就如意了！"张有义和巧巧听了这些话，都不由的红着脸，低下了头。

自这以后，巧巧见了张有义，很有点不好意思。她很爱张有义，爱他打仗勇敢，但觉得他有很多毛病。张有义心里印了个巧巧的影子，巧巧一到跟前，伤口好像就不痛了。

过了十几天，张有义的伤口慢慢好起来了。他常让巧巧扶着他在院里散步，给巧巧讲他们打仗的故事。巧巧听得很兴奋，说："我要是个男的，一定也参加民兵！"两个人在一块，感情越来越深了。

张有义的伤经过一段休息、治疗，很快就复原了。临要出医院的前一天，跑到巧巧住的窑里，恰好他姨姨有事出去了，姨夫村里工作忙，一天常不在家，家里只有巧巧一个人。张有义很想把他的

心事讲一讲，可是怕讲出来巧巧不愿意；巧巧也想说什么，嘴动了动，没有说话。拿笤帚扫了扫炕，用手拢了拢头发，坐在炕上纳鞋底。沉默了半天，还是张有义笑了笑说：“我明天回去啦！这回带花，多亏你护理！”巧巧也很会说话，笑了笑说：“你们打日本鬼子流了血，我干点这，也是对抗日工作的贡献嘛！”张有义说：“咱们相处了这么一段，我真有点不想离开姨姨和你！”巧巧又笑了笑也说：“我们也不想让你走！”张有义说：“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有啥缺点？要分别了，提提意见。”这回巧巧没有笑，很正经地说：“你打仗很英勇，我很……就是听说你在你村里，爱串门子，不爱生产。这可是个大缺点！”张有义发誓说：“我有这毛病，我能改，一定能改！”巧巧笑了笑，把头扭了扭说：“谁听你这空话？我以后要查访哩！”张有义说：“对，你查访吧！你……”正说到这里，他姨姨回来了，张有义忙改口说：“姨姨，明天我就回去了。”他姨姨说：“回去以后，可要经常来看看，可不能忘了我们呀！”张有义看了巧巧一眼，忙回答道：“忘不了，以后让巧巧也常来我们家……”巧巧接嘴说：“你能来，我就能去。”说着三个人都笑了。

第二天，张有义起身回康家寨，巧巧送到大门口。张有义左右看了看没人，急忙把一块手巾和一双袜子递给了巧巧，说：“这是县上慰劳我的，送你做纪念吧。”巧巧没吭声，红着脸收下了。

张有义当天回到村里，下午就扛上锄去锄地。他娘说：“刚好了，又跑了路，歇着吧！地，村里人早给锄过了。”张有义放下锄就去扫院，扫完院又去担水。回来十多天，没闲串过一次。有一次，在街上碰到几个年轻媳妇，笑嘻嘻地和他说话，但张有义低着头过去了；他心里记着巧巧的话。

村里人都说：“张有义带了一回花，变规矩了！”她娘也高兴地对人说：“可手勤哩，家里什么营生都做，有时还帮我洗锅哩！”好几次，他娘要给他问个媳妇，张有义只是笑笑说：“不着急，慢慢来！”闹的他娘也摸不住他的心事。

开完民兵检讨会，张有义急急忙忙回到家里，那孔破塌的窑洞已经空了；他又转身到了新分给他的新房里，只见他娘正在窑里揩洗玻璃。他娘见他进来，欢喜地说：“你们走了，是周毛旦老汉帮我全搬过来的！”停了一下又说：“真想不到能住这样的房子，这下娶媳妇可什么也不愁了！”张有义说：“不要说那些吧！”

已经开始夏收了。张有义种着二亩麦子，那时民兵每天出去活动，保卫群众夏收，他晚上回来，就在月亮底下去收割自己的庄稼。李村长要给他派人帮工，张有义说：“这点点营生，我捎也把它捎了，群众也忙得很！”就这样，二亩麦子挤时间都收割回来了。打完麦子以后，他向中队长请了一天假，说去靠山堡看他姨姨，他娘特意蒸了些新麦子面馍馍让他带去。

隔了半个多月，村里传说张有义要结婚了。这话是从他娘口里说出来的。晚上，张有义到了中队部里，民兵们便开始“审”问他。李有红拉着张有义的手说：“好家伙，真是瞒得好，连老子也瞒过了！听说是靠山堡你两姨姊妹，是什么时候闹上的？”马保儿说：“怪道张有义和我们在靠山堡养伤时，成天不见出来一下。”民兵们都叫喊着说：“小伙子，坦白吧！”张有义笑着和众人扭打了一顿，便把前后情形都讲了，最后说：“她也查访过我，见我改好了，那天去，她就说愿意了，她爹娘也都乐意！”武二娃说：“啥时喝喜酒呀？”张有义说：“七月十五。”人们算了一下说：“剩下五天了，这可要赶快准备哩！”老武也笑着说：“这可不错！毛病也改了，爱人也有了！刘巧巧我见过，那可是个好女子，挺进步，劳动也很好。”民兵们打趣地叫着说：“张有义这下可合适了！没花钱就找下个对象。”康明理说：“我看不要轿子娶，来个文明结婚吧！”张有义说：“我们也商议过了，她不愿意坐轿子，我也不愿意。”民兵们都说：“这可闹好了，新事新办吧！”大家七嘴八舌地计划了一阵，都说：“非喝你的喜酒不行，好容易咱民兵有个结婚的了！”张有义说：“那还能少得了你们！”

连着几天，张有义和他娘忙着筹备喜事。把他姑姑也叫来了，忙着做被子，磨麦子，磨糕面……临时又请了周毛旦当媒人，两头跑着传了传话，送了定礼，女家的回礼是一个子弹带，一个手榴弹带，上边绣着“英勇抗日”、“保卫家乡”八个红字，这是巧巧亲手做的。村里人听说张有义要娶媳妇了，人们想起张忠老汉活着的时候，和村里人都很好，又为了救全村人，牺牲了自己的性命！都抢着帮忙，有送东西的，有帮钱的，各色各样的礼物都有。

李有红和康明理，早两天就被请去帮忙，收拾房，筹划一切事情。

到了十五这天，民兵们、邻家和亲戚们都来了。就在以前桦林霸的这个大院子里，撑起了天棚，摆着桌椅，挂着群众和民兵们送的两幅幛子；按照康明理的主意，把从前娶媳妇用的斗、弓箭等“镇”物，都取消了。门上贴起了红对联，写着：“男耕女织称模范，杀敌保国是英雄。”民兵们一清早就来了。老武和李村长也被请来了。雷石柱和他老婆吴秀英也来了。老武看了看这排场说：“要防备敌人呀！”雷石柱说：“都安顿好了，今天轮桃花庄民兵警戒！”孟二愣过来说：“不怕，吃了饭我也去放哨，保证咱张有义好好结婚！”众人都笑了。

早饭以后出发娶亲，预先借下的四匹马，头上都挂起红绸绣球；一班鼓手，四个民兵；民兵们枪上都挂着红花，雷石柱陪着张有义起身了。

半下午，娶亲的回来了。村里人没见过文明结婚，都来看热闹，大院子里站满了人。鼓手吹打着，四匹马到了门前，吴秀英和康明理的老婆，把新媳妇扶了进来。刘巧巧不戴凤冠霞帔，穿着花洋布衫，海昌蓝裤，头上罩一块印着红花的白手巾，露出短短的剪发……新郎新娘到了院当中，乐器吹打了一阵，便开始举行结婚仪式。司仪是康明理，读了婚书以后，给亲友们行了礼，让主婚人讲话。张有义娘喜眉笑眼地走到桌子跟前，说：“我也说不了，我们这

是亲上加亲，……多亏村里人帮助！”人们又让介绍人讲话，周毛旦被众人推到了桌子跟前，他笑着说：“我没个讲的，人家两口子啥也闹好了，才拉了个我；咱这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我只管吃油糕！”说的全院子的人都笑了。人们又让新郎和新娘讲话，张有义忸怩了半天说了句：“我们是自由……”便笑得说不成了；李有红打趣地说：“你们看张有义那高兴样，就知道自由结婚好！”逗得人都笑了。新媳妇讲话很干脆，她说：“我们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翻了身，我们是自由婚姻，不是买卖婚姻。以后我们要好好劳动，坚决抗日！”讲完还向众人鞠了个躬，全院子的人都拍手叫好。人们纷纷议论说：“你看人家多开通，到底是老根据地的妇女！”“人家这自由文明结婚就是好！”有一个老太婆和周围的人说：“我们那时候出嫁，和个不认识的男人住在一块，自已不愿意也不敢说！”……

最后老武讲了话，说了说买卖婚姻的害处和婚姻自由的好处。鼓乐吹打着把一对新人送进了新房。晚上，民兵们又聚集到新房里耍笑了一阵。

第二天大清早，区上送来紧急通知：调村长、中队长、指导员去开会，老武、雷石柱、李村长三个，饭也没吃便起身往区上去了。

第四十八回

赵得胜单身救民夫　康家寨大摆地雷阵

老武他们走了的当天下午，康明理突然接到一封情报，外面批着四个大字：“急如星火”。康明理打开一看，原来是汉家山暗民兵们送出来的。说水峪镇和汉家山敌人，都增加了，现在正在每天出村抓民夫，准备秋季大“扫荡”。

康明理看罢情报，立时浑身一紧，连忙去到村公所；村公所只

留下书记和通讯员。康明理有点着急，心想：他们都走了，这叫谁负责任呢？随又想：不管七长八短，先给各村写上几封情报再说。便吩咐书记给各村连夜转送情报，他自已找了块纸，也给老武他们写起一封信，出去找见李有红，吩咐道："你去区上跑一趟，把这信交给指导员。就说情况紧了，叫他们赶今黑夜无论如何回来！"李有红接过信，装好，把鞋子拴绑了一下，带了三颗手榴弹便连夜往区上去了。

到天黑，康明理正在和孟二愣等几个民兵小队长商量工作，老武们回来了，康明理把桌子一拍欢喜地说："哎呀，你们一回来，可就把我的愁帽给揭啦！快！我退位，指导员快给咱想办法吧！"说着便把今天暗民兵送来的情报，从口袋里取出来，递给老武。

老武坐在灯下，把情报展开连看了几遍，没有说话。手自然而然地托住腮帮沉思起来。这当儿，人们根据往常的经验，知道老武又在思考问题，便也都坐在一边，默不作声。

屋里沉默了一阵，孟二愣耐不住了，说道："指导员，你们今天开会，还有啥新消息，先给咱报告一下吧！"康明理也掏出了铅笔和日记本，坐在灯跟前。老武见屋里的人都眼巴巴地瞅住他，便说道："九月一号，敌人就开始了'扫荡三分区'，敌人在白文镇扎了据点。根据最近周围各据点增兵的情况看来，敌人这次的'扫荡'，规模可能很大，日子也会长一些，我们得有充分的准备。区上开会估计敌人'扫荡'的主要目的，是抢粮破坏秋收……"康明理急忙问道："你们讨论了咱们民兵的任务没有？"雷石柱插进来道："讨论了！"说着伸手竖起两个指头，摇晃着道："两大任务：就是箝制敌人，掩护群众秋收。区上布置趁这阵敌人还没出动，先积极活动，打破敌人抓民夫计划！"

屋里所有的人，马上全都兴奋起来！孟二愣把包头手巾往下一扯，挽了颗纥垿，拍着大腿说道："对的！老子的伤口好了，肚里这股仇气还没出净哩，这回可该美美地和敌人算账啦！"马保儿也

说道："咱村地雷运动闹得这么起劲，这回敌人'扫荡'，也该试一试咱们的本事啦！"正吵嚷着，通讯员做熟饭来叫老武们吃，老武站起来向大家说道："大家快回去，把村里群众召集起来开会，我们吃了饭就去。"说完，民兵们都走了。

老武、雷石柱、李村长三个，一边吃饭，一边研究工作，饭吃完，工作也商量好了。老武便连夜去望春崖，李村长去桃花庄，剩下雷石柱就去参加群众大会。雷石柱在会上把敌人"扫荡"的消息向大家讲过，就提出"快收快打快藏"的号召。全村人各个响应；于是便按战争情况组织起来，突击连夜抢收，民兵、妇女抽空就埋地雷。

老武连夜到了望春崖，找到分队长赵得胜，因为这里离汉家山据点近，先派了两个民兵去探消息。村里便召集群众开会，赶忙布置了保卫秋收反"扫荡"工作。散会时，已经鸡叫第一遍了。老武因为这天跑多了路，身子十分困乏，正想睡一会，刚蒙蒙了眼，探消息的民兵回来了，说："今天晚上，敌人在水峪镇和汉家山中间的中涧村抓了四十多个老百姓，都在村东头有土墙的那个场子里圈着，还没有走。听那村逃出来的人讲，天明就要往汉家山送哩！"老武听了，好像迎头浇了一瓢冷水，打了一个寒战，瞌睡早没有了。忙集合起望春崖的民兵，把敌人在中涧村抓民夫的事一讲，就问大家："我们去把这些群众救出来，大家愿意不愿意？"民兵们一听说打仗，那真比打山的碰见金钱豹都高兴，马上背挂了武器，半顿饭工夫，一切准备停当，跟着指导员向中涧村出发了。

爬上公路西面的山头，看见启明星亮亮的从山背后露出来，估计到天亮，还要两个时辰。老武便把赵得胜喊到身边悄悄说："你派两个人，下到村边上确实探一探，看究竟有多少民夫！"赵得胜说："不用派人，我自己去，行不行？"老武扯了扯他吊在左肩上的空袖筒道："你这行动方便？"赵得胜道："这不碍事！"于是老武答应了他，赵得胜便背了一支枪，单人下了山坡。

到了村边上，突然一阵吵吵嚷嚷的人声，从村拐角那面传来。

赵得胜急忙把身子一缩，轻手轻脚，沿地垅屋背慢慢移了过去，到了一堵土墙跟前，听着里面人声嗡嗡。他心里想：这大概就是圈民夫的那个场子了！随又踅回来，跳到对面一条地塄跟前，慢慢爬到地塄上，站起身子伸长脖子看。虽然这条地塄和对面那个土围墙场子只隔一丈多远，但因为围墙过高，还是只能听到里面人说话，看不见一个人。赵得胜有点着急起来，看看天色，东边已慢慢发亮了。正焦急得无法可想，一扭头，看见塄下地里，长着满地枣树，赵得胜马上高兴起来；跳下地塄，爬在一棵靠地边的枣树上，伸长脖子一瞭：迷迷糊糊见场子东角上，黑压压聚着一堆老百姓，西边门口上，有两个黑影来回走动，肩上有个什么东西，也跟着摆动。赵得胜暗暗寻思："这一定是两个看民夫的敌人了。我最好能想法现在就救这些民夫出来！可是围墙这么高，怎样救法呢？"正在一个人胡思乱想，只听得场子里有人凶声凶气地骂道："妈拉个巴子！哪个再嚷嚷，老子揭了哪个的脑瓜盖子！急什么？再待一阵天大亮了就走，这阵出去碰上土八路你们不想活了是不是？"接着又一个声音说道："老王，算啦！算啦！生这些闲气干什么！来，抽根烟吧！"赵得胜在树上留神听着。眼睛转都不转地看着，只见门口那两个黑影蹲在了一块，突然火柴光一亮，赵得胜看清了场子里就只有这两个伪军。他心里一动，马上把上了顶门子的枪，提起架在一枝树杈上，瞄准看稳，"砰"的一枪打出去，抽烟的两个伪军，便有一个栽倒了。另一个吓得丢魂失魄，从门口跑出来，边跑边喊："有八路！八路……"赵得胜又打了一枪，那家伙也哑然无声地倒在当村路上了。

圈在场子里的民夫，听着响起了枪，又听着喊"有八路"，不顾生死，从围墙口上往出跑！一霎时，满村子响起了脚步声。赵得胜也趁民夫们乱跑时，跳下树走了。

睡在家里的敌人惊醒了。拿上武器出来追击时，民夫们早已跑光了一大半！这时天也蒙蒙亮了。敌人又气又恨，吩咐伪军，押

着没有跑脱的民夫，往汉家山走去。不料走到半路上，又被老武领导的望春崖民兵分队，截住一阵打！敌人摸不着头脑，慌乱的只顾逃命，民夫们趁机又逃了十多个。赶回到汉家山据点，四十多个民夫，只剩下了七八个，还都是些腿胯不灵的老汉们。敌人恼羞成怒，便又四下出动，到处抓人。

只说康家寨的人们，自从那天开过动员大会以后，不分昼夜地抢收庄稼。男人妇女白天集中力量割，夜晚往野场里背、打，沟里梁里到处是抢收的人们。“劈里啪啦”地打场练枷声，从天黑响到天亮！康家寨的民兵们除一部分参加抢收庄稼外，其余的便每天轮流到据点跟前放坐探。情报一封不断一封地往后转送，敌人还是没有动静，人们依旧紧张地收割、打场。

九月二十二日下午，转来一封情报，村当中挂的钟立时急遽地响了起来。这声音把人们的心都响乱了。正在吃饭的人家，饭也不吃了，在地里的人们，也都回来了；知道是情况紧了，家家户户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埋粮食、封窖子、藏农具、捆铺盖、送牛羊……。街上，人们紧张地乱哄哄地跑着，都是背着扛着东西，往山沟里送。谁见了谁也顾不得说话。

民兵们更是十分紧张，一部分人忙着准备战斗；另一部分人去帮助军属和没男人的人家往山沟里搬送东西。不大工夫，各家的东西差不多都藏完了。牛羊送到了山沟里，老人娃娃也搬到山沟里新挖的窑洞里去住；村里只留下一些年轻人，各人都有一点当天吃的熟食，准备敌人来时埋雷：如情况紧了，随时就可以走脱。

雷石柱领导民兵们，把村外要路口的雷坑挖好回来，大家说说笑笑正往村公所走，迎头碰上康明理的老婆张翠鱼和雷石柱的老婆吴秀英，正挟着包袱背着铺盖往外走，张有义悄悄地一步跳上去，把枪栓“哗啦”一响，喊道：“花姑娘的，站住！”吴秀英吓得打了一个冷战，一看，是张有义，便呸了一口道：“把人吓死啦！看那灰样子，成天油嘴滑舌的没句好话，活到八十岁也是那股劲气！”这时

张有义的媳妇巧巧怀里抱着两颗地雷走过来。张翠鱼笑道："有义，你看，管教你的人来了！"张有义不吭声了。康明理上前问道："你们哪里去？"张翠鱼说："哪里去？往沟里送东西去。你把家丢下不管，好像就都是我的事，要不是秀英帮我，今辈子也闹不出去！"武二娃上来指住她的脚说道："怨你妈给你把脚缠的太好啦，看那双三寸金莲，要是敌人来了，保险当花姑娘！"说着就学着张翠鱼走路，引得大家哄然大笑。康明理斜了老婆一眼说："自家的事老那么当紧；你们先招呼妇女们把地雷埋上！你们平常夸口，说你们妇女学的好，这可到了考真本事的时候啦！"吴秀英和巧巧把张翠鱼拉了一把说："走吧，别和这些人多磨牙！我们妇女的事不用你们操心！"笑着走了。张有义在后面说道："哎呀，看把你们妇女提高的连男人都瞧不起啦！"说笑着便一齐回到村公所，商讨晚上放哨的事。

这一夜，情报不断送来，不断送走。看着情况一阵比一阵紧了！天不明，民兵们就把村外要路口都埋上雷，回来又到各家检查了一遍，有的人家把地雷埋在粮窖上，有的埋在门洞里，有些埋得不好的，民兵们就帮助起出重埋。这样一家挨一家的检查，到了康明理的门上，大门闭得紧紧的，孟二愣跑上去要推门，康明理忙一把拉住，用手比了个圆圈圈，嘴巴往前送了两送，众人知道是门顶上挂了雷，这才又往下一家去检查。

到了雷石柱家门上，有几个民兵打趣地说："这是咱中队长太太的家，大家可得仔细检查哩！查出缺点来，中队长可是不好看呀！"说笑着，都进了院里。四周一看，"坚壁"的挺干净！大家正要夸奖吴秀英模范，忽然武二娃跑来说："你们快跟我看去，我查出缺点啦！"众人都跟武二娃走到草房门口，见地上放着个花布包袱。忽然李有红也大叫道："看那个窗子上还放着个酒瓶子哩！"民兵们一看，就都围着雷石柱嚷叫起来："中队长真糟糕，尽缺点！"雷石柱笑道："你们不清楚，那是人家丢下有用意哩！"张有义道："哈，你想

包庇啦！黑夜包庇可以，白天可不行！”雷石柱又笑道：“你们别乱嚷，这是人家埋的雷。”随即把埋法给大家一讲，民兵们都拍着手说道：“哎呀，真是个稠心眼儿人！想出这么多办法！”张有义说：“妇女们真是有两下子哩！以后不能小看啦，要大看哩！”民兵们又哄然笑开了。猛然，村前面山梁上，“轰”的一声手榴弹响，雷石柱忙把手一摆道：“快！信号响了，赶快出村！”

第四十九回
地雷声震天动地　日伪军粉身碎骨

民兵们听到信号响了，霎时跑遍全村，把没有走的人都督促着起了身，又搂来许多柴草麦秸，乱纷纷撒在街上；这才分开两伙，出了村，绕着往两面山头爬去。

这天——农历九月二十三日，各据点的敌人同时出动了。水峪镇汉家山据点这一路，日本兵、伪军、民夫、驮骡马匹，共六七百人马，沿着康家寨这一道山梁，直往靠山堡前进。一路上，进一村，抢一村，烧一村，来势十分凶残。

早饭时分，敌人到了康家寨，只见村口当路，有两块石头，夹着一块木牌牌，上面写着四句话：

此物生来性子强，
十字路口把哨放，
鬼子胆敢动一动，
送他地狱游一趟。

独眼窝翻译官上前端详了一阵，心里想这里可能有地雷。但

望望木牌下面，只有两块石头夹着，并无埋过地雷的痕迹。正在半信半疑，忽然有个日本兵过来，伸手就把牌子拔起来，又一个日本兵去抢，还没夺到手，夹牌子的石头“轰”的一声爆炸了！在腾空的烟雾中，日本兵倒的倒，爬的爬，地上的鲜血，好像杀过猪一样。独眼窝翻译官侥幸没有炸死，只头上划破一绽，满脸鲜血直淌，踉踉跄跄从地上爬起来，敌人司令官慌忙下令停止前进。

敌人的大队人马，通通聚到村口上了，好像一条毒蛇似的，盘成一团，眼巴巴地望着康家寨，却不敢前进半步。

又过了有半顿饭工夫，敌人才派工兵前面开路，向村里慢慢爬行。

进了村，只见家家的大门都锁着，街上连只狗也看不到。一摊一摊的柴草麦秸，被风吹着，满街旋舞，情景十分清冷。

敌人进村后走了一截，见没有什么危险，这才大起胆子，逢门便捣，捣开便进，进去便翻箱倒柜，搜寻财物。富农李德泰的大门被捣开了，家里的瓷瓶瓦罐打碎了，水缸打烂了，五六个敌人用镢头在院里乱刨。埋在墙角粪堆前地下的五瓮麦子，被刨开了，敌人把麦子装的装了，剩下的把牲口牵来吃，往院里撒，一阵就糟蹋了个干干净净。闹完了，一个日本兵提个洋铁筒筒，把里面装的油往门上一洒，点了一根火柴，三间瓦房，霎时冒起了熊熊的火焰！黑烟飞卷着，升上高空，和村里别处敌人烧了房子的黑烟，溶成一片。刹那间，康家寨变成了一片乌烟瘴气的黑暗世界！

这时，另一伙敌人，来到了丁字路口场子里：场子上空荡荡的，只有两条板凳放在那里。有几个敌人，一涌上去抢着往板凳上坐下休息；屁股还没坐稳，板凳便在响声中随着黑烟尘土飞起来！敌人的屁股、脑袋、胳膊飞开了，落下来，变成了一块块血糊糊的肉块！

这响声好似一根导火线，震天动地的地雷爆炸声，满村响起来！敌人慌乱了。刨窖的不敢刨了，抢东西的不敢抢了，抢到的也

吓得丢了，满街乱蹿，嚎叫！爆炸声越来越响，被蹂躏的康家寨，好像变成了一只凶猛的老虎，大声怒吼起来。敌人看着不可能久站，于是吹号集合了人马，往靠山堡内地区而去。

两面山上的民兵，朝着敌人的后尾打了一阵排子枪，见敌人去远了，这才慌忙跑回村里。一部分人救火，一部分人查各处地雷爆炸的情形。

救火的民兵们在全村看了一遍，惟有富农李德泰的东西，被糟蹋的比哪一家都厉害！粮窖刨开了，家里院里，粮食、衣服、家具丢的满地，房子有的在着火，有的在冒烟。孟二愣一见这般光景，立刻气得顿足大骂道："这些顽固分子，天生下挨砖不挨瓦！宣传叫他埋雷硬不埋，这一下可受用了吧！叫他受点教训，不屈!"张有义斜瞪了孟二愣一眼，说道："看，又随便乱讲，快，大家先动手救火!"民兵们忙卸下武器，寻锹找镢，分头挑水上房救火，挖的挖，浇的浇，忙得不可开交。

村里藏在山沟里的人，牵着牲口，背着铺盖，都陆续回来了。李德泰回来一看，见家里糟蹋得不成样子，心里一气，趴在院里，两手捶着地，号啕大哭起来！李有红在房上救火正热得满头大汗，听见有人哭喊，一看见是他远房叔父李德泰，就气得从房上跳下来，吵架似的对他叔父喊道："你哭什么？房子也烧了，这你心可平静了吧!""呸!"李老汉唾了李有红一口说："老子滚油浇心哩，你还来给老子加火啦!"李有红说："哼！当初千说万说，叫你把雷埋上，你不听；你看看，结果是谁吃了亏？"李德泰悄悄地蹲在了一旁，抱着头直叹气。

民兵们把火扑熄了。

张有义从房上跳下来，瞟了李德泰一眼说道："你以为骗住我们就对啦！看看是谁吃了亏！自家找苦吃，可不能怨别人!"正说时，听见丁字路口那边人吵得一哇声。武二娃跑来摆着手说道："你们快去看吧，村口上咱中队长的两颗石雷，炸死十几个敌人，马

保儿在丁字路口场里埋的板凳雷，也把敌人炸坏了，中队长老婆的酒瓶包袱雷，也炸了！快去看，村里人都去啦!”孟二愣一听，拔腿就走，张有义和李有红上去把李老汉拉上，一同来到丁字路口场上。

场子里早站满了人，雷石柱站在一块石头上，给大家讲石雷的好处和做的办法，人们听着，看看满场子的黑血、烂肉、破帽子、烂皮鞋……不由的连声赞好！老汉们摸着胡子咧着嘴说：“还是咱中队长有办法!”张有义、李有红等几个民兵，后悔地跺着脚说：“你整天给我们说石雷的好处，我们还以为石雷不顶事；早知道这样厉害，咱们这里有的是石头，准备他几大车石雷，把村子用石雷垒起来，看他敌人还能进来!”

正说间，一群妇女笑着从前面过来。大家推着雷石柱老婆吴秀英，到了场子里，张翠鱼尖起嗓子说道：“这是我们的爆炸模范！你们看看。两条妙计，炸死不少敌人，她那院里的血，就像开了杀房一样!”这么一讲，一群人便往雷石柱院里去看，不多一阵，一个个回来说道：“厉害！厉害！吴秀英真不愧是咱们中队长的老婆!”吴秀英听说，红着脸往人后面钻，张翠鱼拖出来说：“你讲嘛，把你的好办法也让众人知道一下。”吴秀英被推的没办法，便把她埋雷的办法说了一遍，讲完，有几个人拍起手来，羞的她赶快钻进人堆里。

雷石柱见群众情绪很高，便又说道：“大家看见了吧，全民爆炸就是这样厉害！要打日本鬼子，不一定用洋枪洋炮，地雷圪蛋就是我们的好武器！只要我们家家埋雷，人人爆炸，不愁把鬼子打不走。可是我们村还有一些人，没认识地雷的用处，我们埋雷，他们还骂我们；今天大家可以亲眼看见，埋了雷的人家，一点没受损失，没埋雷的人家，粮食被敌人刨了，房子也点了。你们说，到底埋雷好，还是不埋好？”很多人接上说道：“这还用问啦，自然是埋雷好！这次的事实，谁又不是瞎了眼，还看不见!”张有义说：“那为什么这

回就有人不肯埋雷呢？”

李德泰听到这些话，后悔过去自己不应当看不起地雷，马上挤上前来，含着泪说道：“我老汉过去脑筋旧，看不清地雷的好处；这回鬼子来，可把我教训好咧！以后我老汉也学埋雷！”这时，有人喊着要出钱买地雷，雷石柱说：“买地雷的办法虽然好，可是太费钱；不如我们把石雷运动开展起来，什么问题也解决了。这事我们过两天有了空，再好好讨论。”众人都同意。当下便各回各家，去收拾打扫敌人糟蹋的房院。

过了两天，全村开了个大会，把开展石雷运动具体组织了一下：马保儿负责打造石雷工具，雷石柱负责指导。雷石柱又吩咐康明理，把这次石雷的作用，给报上寄篇稿子。

不到半月工夫，康家寨、望春崖等几村，都搞开了石雷运动，走到处，都能听见钢凿石头的“叮当叮当”声。

第五十回

暗民兵送出情报　钻地道去抓汉奸

敌人向内地区“扫荡”去了。汉家山据点里，只留下少数伪军把守碉堡，白天黑夜都不敢动。老武见这是个活动的好机会，便和雷石柱、李村长商量，从三个村的民兵里，抽出一部分有战斗经验的人，集中到一块，成立一个民兵战斗队，经常到汉家山据点周围活动；同时趁这好机会，把汉家山村暗民兵工作好好做一下。

雷石柱和李村长赞同老武的意见，三个人马上就分头下乡，赶第二天前半晌，便都带着民兵回来了。三个村，一共挑选了二十五人，都是年轻力壮、腿脚灵便的小伙子。编了三个小队，老武给大家讲了这次下去活动要注意的事项。

正说中间，前面放坐探的李有红回来了，只见他满头是汗，进来一句话也没说，叫上指导员和中队长，又从大门出去了。

满屋的民兵，一个个莫名其妙。老武和雷石柱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跟着李有红走到外面一个僻静处，李有红才悄悄说：“汉家山暗民兵孙生旺来了，在前面山凹里等着，他说他不好来，怕暴露了目标，他让你俩快去一下，有要紧事要说！”老武、雷石柱听了，便跟着李有红走了。

爬上老虎山梁，转了一个弯，果然看见前面地畔上坐着一个人，正是孙生旺。身上还穿着他那掏炭时又烂又脏的衣裳。两下一见，彼此都亲热地问候了几句，孙生旺便说：“我们的暗民兵，已经发展了四个人，开过两次会，最近我们做了一件大工作！”雷石柱急问：“什么工作？”孙生旺说：“从前咱们两面联络，很不方便！我就想了个办法！我们村子西南有座废了的煤窑，我们几个又挖了一下，和我家里打通了；以后咱们出入送信，就可以走这条路。今天我就是从这个地道里出来的。”

老武们三个人听了，高兴的不知该用什么话来夸奖孙生旺。孙生旺马上又提醒着说道：“嗳！这可不能走漏消息！要是被敌人发觉了，我父子俩的脑袋长不住，咱们的工作也干不成了！”老武拍了一下孙生旺的肩膀说：“这你可以放心！”便又问起据点里的情形，孙生旺说：“据点里就剩下邱得世的两小队伪军了，整天守住碉堡不敢动！到黑夜，街上只有伪联合村公所的人，领着自卫团巡夜，要活动，这可是个好机会！”老武听了，手在下巴上搓了一阵，然后对雷石柱说：“那咱们今黑夜就开始干吧！趁这机会，先把联合村公所收拾了再说！”雷石柱点头应道：“对！把那两个伪村长抓出来就能除一大害！”孙生旺忙说：“伪村长王怀当可是早该杀啦！伪村副郝秀成和我是亲姑表兄弟，人可不错，没有干过什么坏事！”老武问道：“他从前是干什么的？”孙生旺说：“他从前在本村当完小教员！”李有红听了接住道：“这人我也知道点，是个好人！我老婆是

他的外甥女，听说他这次当村副，也是被逼没办法!”孙生旺听李有红说起了郝秀成当伪村副的事，便把他的前后情形讲了一遍。

原来这伪村副郝秀成的妈妈，是孙老汉的亲姐姐，孙生旺和郝秀成是亲姑表兄弟。郝秀成比孙生旺年岁大，家里是中农。日本人未占这里以前，在本村完小当教员。对人不拿架子，谁有事求他，他都肯帮忙，威望很高。以后日本人来了，他不当教员了，本想和父亲一同劳动种地；可是日本人打听到他在村里有点威望，为了欺骗老百姓，便强迫他当村副；他知道这是当汉奸，不干！但日本人拿他全家的性命威胁，他只好接受了。他接受了之后，又很懊悔！他看过许多历史古书，知道从古至今亡国的痛苦，因此他对伪村副这差事，只是敷敷衍衍地干。

孙生旺最后说：“这人留下，以后咱把工作做好，一定能争取过来抗日!”老武听了，便说道：“对！今日黑夜就单抓王怀当!”当下又计议了一阵，才分手回来。

民兵们见老武和雷石柱、李有红三个回来，着急的都问出了什么事。老武笑笑，说道：“没有什么，刚才接到个情报，咱们今黑夜就下公路上活动去！大家赶快准备一下!”李村长于是忙着秤来面，给民兵们做饭。民兵们有的擦枪，有的磨刺刀，各人忙各人的事。

天黑，吃过了饭，老武便把民兵集合起，个个扛地雷背步枪，别斧子带镢头，向着公路出发了。

原来今日黑夜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老武和雷石柱带领崔兴智、周丑孩、马保儿等四五个人，进据点抓王怀当；另一个是赵得胜领导其余民兵，破公路割电线。

民兵们翻过老虎山梁，天早黑得伸手看不见五指。空中布满乌云，连一颗星星也看不见。走了不多远，队伍忽然在一个山凹凹里停住了，雷石柱从队前走过来低声叫道：“李有红！李有红!”叫了两声，没人答话，便问孟二愣道：“李有红哪里去了？”孟二愣还没

来及张嘴，旁边有人便说道：“回家找去吧，一定是又睡着了！”雷石柱生气道：“这人真是——唉！快快，快去找来！”孟二愣气的一边骂，一边返了回来。

二愣回到村里，推开李有红家的门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李有红正躺在炕上，“呼噜呼噜”地打鼻鼾。孟二愣气得两眼直冒火星，照腿捣了几拳，大声喊道：“你睡死啦！快，有了任务！”李有红迷里迷糊，爬起揉了两下眼，照例没吭气，背了枪，拔腿跟上孟二愣便走。

二人出了门，话都不说一句，只是往前赶，赶到了老虎山山凹里一看，队伍不见了，孟二愣大吃一惊，急嚷道：“坏了，坏了，他们已经走了！”于是撒开腿，刮风似的直追下公路。两人正跑得汗如雨下，忽见前面有十几个黑影在蠕动。孟二愣猜定是老武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放开嗓子，便大声说道：“哎呀！可算把你们追上了！”只见黑影那边有一个人跑上来，压住嗓子说道：“啥时候也是那股猛劲，你就不看这是啥地方？大喊大叫的！”孟二愣不高兴地回道：“那你们为啥不等我一阵呢？还怨我！”康明理说：“你又来了，你……”李有红见康明理生了气，想到这全怨自己睡觉的缘故，赶快把孟二愣拉上，钻到队里。

孟二愣到队里前后一看，发现少了几个人，便又跑过去问康明理道：“老武石柱干什么去了？”康明理说：“他们摸据点去了，叫咱们在这里割电线！”还没等康明理讲完，孟二愣早已气的“嗵嗵”地跺脚嚷道：“为什么不让我去？为什么不让我去？”康明理忙说：“等不来你，老武同志就分配叫你也参加割电线，他说今天要完成三百斤电线的任务哩，还说李有红会爬电杆，让他多拔些磁瓶，回去把里头的硫磺取出来，造爆发管用。”孟二愣听了，肚里急的像着了火。这时大家都散开去刨电杆、割电线，孟二愣却蹲下不动。康明理心里急了，说：“你是小队长，不起模范还成！”孟二愣一听，猛往起一站，跑到一根电杆跟前，用斧子就砍！不料李有红早已爬上了

这根电杆，正用钳子剪线拔磁瓶，忽然听见电杆根下边有人用斧头“嗵”“嗵”的砍，身子也随着震动起来，他往下一看，看不清是谁；想叫又不能大声，只压着嗓子叫道：“谁？不要砍，上面有人!”这时的孟二愣满肚子的不高兴，脑子里只想着摸据点，哪里还能听见人喊；用力砍了几下，只听“喀嚓”一响，电杆便倒了下来，随着电杆倒处，有人“哎哟”的叫了一声，孟二愣一惊，忙过去看时，才知道是李有红摔下来了！幸好下面是块沙地，人还没有跌伤。李有红爬起来骂道：“直叫上面有人，你耳朵里就像塞了棉花一样；要是跌到石头上，把老子的命也要啦!”孟二愣又想起他没有参加摸据点的事道：“都是因为你，把老子的大事也耽误了!”一时火劲上来，正想再发作他几句，想起自己是小队长，不该这样！也就一口唾沫咽下肚里。

老武、雷石柱带着进据点的五六个人，轻手轻脚，一阵小跑，转眼便来到汉家山村外。这时正是夜静更深，伏在围墙外边往里一听，静悄悄的没一点声音。一片黑暗，只有东西两个碉堡上的枪眼里，透出了几星微弱的灯光。街上偶尔有巡夜自卫团的灯光闪动。雷石柱看着方向，心里思谋着孙生旺今天给他们说的进地道的那个路线：向西南，离围墙半里路进沟，见一块大石头，就到了。于是，他领着大家向西南走，走了一阵，果然有一条小沟，进了沟走不多远，就看见了一块很大很大的石头，雷石柱叫众人停下，他去四处找煤窑口子。忽听石头那面的乱草里，有人拍手，原来是孙生旺来接他们。大家一见，便跟着孙生旺，弯下身子，顺着黑洞爬了进去，里面窄的像蛇洞，爬了约有数丈远，洞宽了，孙生旺擦着一根洋火，在墙上小窑里取出一盏葫芦灯，点着顶在头上。这时，老武们才看见顶上和两旁，都是有棱有角的炭，有的地方还顶着木柱子，大家弯弯曲曲走了一阵，地道进入黄土洞了，顺土台阶往上爬，忽然没路了，头顶上露出一块青石板。

第五十一回

抓汉奸汉奸漏网　炸汽车汽车翻身

老武紧跟着孙生旺，一见头上堵着一块青石板，没有路了。正想发问，见孙生旺伸起手去，在石板上拍了三下。等了一下，“嘭”的一声，石板揭开了。孙生旺把上半个身子伸出去，两手托住地一撑，便爬了出去，后面跟的人，也照样一个个爬了出来。一看，地道的出口原来正是孙生旺家的炉坑。

屋里点着灯，孙老汉见老武他们来了，高兴地说：“可把我等急了！”拿过烟袋让众人抽。众人坐下稍休息了一下，孙生旺到外面转了一遭，回来说：“动手干吧！”老武和其余的人便跟着孙生旺出了大门。

他们穿过一条胡同，入了正街，见前面有人唱着“打牙牌”，一手提盏马灯，一手提个酒瓶，一摇一晃地过来。孙生旺悄悄告老武道：“这就是王怀当的勤务兵！”雷石柱把手一摆，大家便都躲在墙根下，端起枪，屏住呼吸。

那人渐渐走近了，到了民兵们隐蔽的墙根前，雷石柱一闪身扑上去，一脚踢翻了马灯，狠劲儿把那人抱住道：“不准叫喊，我们是八路军！”随即拉进胡同里。老武过来用手枪逼住问道：“你知道王怀当现在在什么地方，快引我们去！抓出他来与你无事，不然打死你！”

原来这天王怀当正在料子馆抽大烟，抽了一气，想起了喝汾酒，便打发勤务兵回村公所里取酒。

老武见那勤务兵不说话，便故意把枪机一扳吓唬他，那勤务兵见要开枪，便撒谎说道：“村长在村公所，我领你们去！”大家信以为

真，便跟着那家伙，往西拐了几个弯，来到座很大的楼院跟前。老武把大家布置开，便提着手枪，和雷石柱进去，催那勤务兵上去叫村长的门。那勤务兵便到边上一间房门上捣了几下，叫了几声。一刻便有一个人开门出来，老武以为出来的这家伙就是王怀当，伸手过去，一把擒住了领口，对雷石柱说："捆了走!"只见那人吓得浑身打颤，变声变调地说道："我是个做饭的，你们抓我干啥呀!"老武仔细一看，看不清面貌，早已闻到衣服上一股油腥气味，忙回头找叫门的那个勤务兵，不料那家伙乘老武雷石柱捆伙夫的时候，已偷偷地溜开，慌忙爬上楼梯，从墙跳出去，一口气往料子馆跑去了。

老武见那家伙不在了，返身出来问孙生旺，孙生旺说："一定是在料子馆'十里麻'那儿过瘾哩!"老武一听，就叫孙生旺领路，飞也似的往料子馆跑去。

王怀当正在料子馆把烟瘾过足，等了一阵，还不见勤务兵取酒回来。料子馆破鞋"十里麻"，陪他躺在床上，拉拉扯扯只顾调情。两人正乐的得意忘形，门子"砰"一声，勤务兵气喘汗流地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快，八路军进村抓你来啦!"王怀当一听，吓得浑身打颤，往起一爬，把摆在身边的烟灯打翻了，马上屋里一片黑暗。王怀当遭此一吓，慌得不知东西南北，鞋也顾不得穿了，赤着脚跑出来，没命地往碉堡上跑。

穿过大街，只听得耳边"呼呼"的风声，眼前一片昏暗。

老武他们返到大街上，正好王怀当从前面跑过去；几个人照着黑影紧追，转了几个弯，追了一阵，黑影不见了。雷石柱说："追不上了!"孙生旺说："狗养的跑到碉堡上去了！今黑夜是不行了！以后找机会再抓吧！躲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将来总有抓住他的机会哩!"说着，众人便又弯回街上。刚走了几步，突然山头上碉堡里："咯咯咯"机枪扫射起来。老武见情况不利，便命令大家往出退！跳出围墙，民兵们朝着碉堡打了几枪，碉堡上的机关枪便打的更凶了。民兵们边走边笑着说："你好好的打吧！老子们没抓住

人，子弹也得叫你多消耗几颗!”一直走出二里多路，还听见碉堡上的机枪不停息地响叫。

老武们返回康家寨，天已明了，正好到公路上割电线的民兵们也回来了。每人身上背着一大圈铁丝，李有红从头到脚，挂满了磁瓶。雷石柱一查看人数，不见孟二愣和张有义。问康明理，康明理也愣住说：“在公路上集合的时候还在嘛!”随即把昨夜二愣发脾气的事一讲，雷石柱说：“活到八十岁也是那个牛脾气不变，保险又是闯祸去啦!”随即对李有红说：“昨天他叫了你，今天你去把他找回来，跑快些!”说罢，李有红便把身上的东西卸下走了。

原来大家割完电线，天已蒙蒙亮了。孟二愣爬上望春崖山梁，回头看见水峪镇通汉家山的公路上，有十几辆汽车，向汉家山飞驰而来。他走到张有义跟前说：“看!”用手指住公路：“咱们别回去，等着炸敌人的汽车吧!”张有义说：“算啦！你敢保险人家今天过来？”孟二愣瞪起眼说：“我敢保险！要是它不来，咱们就回去，这又不是做买卖，怕赔了本!”张有义看看天色又说：“肚子饿的唱洋戏哩，要炸汽车，等咱们回去吃饱饭再来!”孟二愣急道：“吃了饭怕误了嘛!”上去拧住张有义的耳朵，笑道：“你去不去？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张有义耳朵被拧痛了，把孟二愣推开，撒腿便跑，孟二愣追上去，一扑抱住说：“你这家伙，还没打仗倒开小差啦！回去还不是窝窝稀饭，炸了敌人的汽车，纸烟饼干保你吃个美!”张有义把包头的丝手绢一扎，袖子一挽，对孟二愣说：“要干就干，赶快下去挖雷坑!”

两个人一人背了一颗地雷，飞快地下到公路上，东瞅西看，只见靠山根的岔沟上，有一座小石桥，孟二愣说：“就在这桥上埋吧，两边埋上两颗带火雷，旁边埋上两颗连环雷，汽车只要过桥，总要炸它一两辆!”张有义一看，只有两颗雷，便说：“雷不够嘛!”孟二愣傻了眼。

正在这时，猛听见身后有人跑来叫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叫我好找呀！中队长叫你们快回去。”二人回头一看，见是李有红跑来。孟二愣便说：“你看见汉家山村东口停下的那十几辆汽车吗？那是才从水峪镇开来的，今天保险从咱这里过，往内地区运东西。咱们埋连环雷炸汽车吧！你同意不？”李有红往汉家山那面看了看，山遮着看不见什么，便说：“炸是可以，地雷不够嘛！”张有义对李有红说：“要干就干！你腿长，快给咱们跑回去背四颗雷去，我们先下去挖雷坑；石柱哥要问你，就告他说我们炸了汽车就回去了！”李有红答应着，迈开腿，一溜风似的跑回去。孟二愣和张有义便动手挖雷坑。

约莫过了两顿饭时分，孟二愣们把雷坑挖好了，看看天色，太阳已升起三四竿子高；却不见李有红转来。两人正等得心急，忽然一阵“嗡隆嗡隆”的马达声，由远而近，声音由小而大，响着过来。孟二愣急得跺开了脚，气得直骂：“坏了！汽车来了！李有红这家伙，除了睡觉什么事也办不成！”马达声越响越大，两人便急忙躲进沟里趴下往外看，可是看了半天，奇怪！公路上空荡荡的，连个汽车的影子也没有。孟二愣诧异起来，暗想：“不是敌人有了看不见的汽车吧！”谁知他二人急迷了心，睁大眼只看汽车路，不看天上。张有义猛把脸一仰，突然见一架涂着红膏药的银灰飞机，响着从头上飞过去。二人的心，这才一块石头着了地，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山坡上李有红背着雷，满头大汗跑下来说：“刚才的飞机响，我以为汽车过来了，可把我急了一阵子！”孟二愣和张有义一听，想起刚才自己的情形，也一边笑，一边动手埋雷。

忙了很大一阵子，四颗雷都埋好，孟二愣把手一摆，三个人便进了沟，趴在山坡坡后面等着看。这时李有红从怀里掏出两个窝窝说：“你们饿坏了吧？我给你们捎带拿了点吃的。”说着便把窝窝递给孟二愣们。张有义接过窝窝，一边吃一边打趣地说：“你真是好同志，比我老婆都关心我！”李有红笑了笑，两眼照旧注视着公路上。

左等右等，三个人觉得时间很长了，可是汽车路上还没有汽车影子；看看太阳，也不过刚是吃饭时辰。张有义早有几分不耐烦，起来说道：“回吧，说不定汽车今天不走，这要等到哪一天呢？”正说间，见汉家山那面汽车路上，刮旋风似的有灰尘飞起来，孟二愣心想：“可不是刮风吧！”正在心中左右猜疑，一股子风吹来，耳边听见了马达声响，接着见汽车路尽头，出现了许多小斑虫大小的东西。孟二愣好高兴，睁大眼死盯住前面，样子好似洞口等老鼠的猫儿一般。

汽车像正月十五的走马灯，一辆跟一辆，飞驰而来，渐渐由远而近，第一辆进了地雷圈，后面的也跟进了地雷圈，可是怎么看不见地雷炸呢？原来他们把地雷埋在两边，距离太宽；偏偏领头的汽车刚从中间穿过去。后面的汽车因为吃惯地雷的亏，老是跟着前面的车印儿走，当然也炸不上。趴在山坡上的三个民兵，看见汽车已过去了几辆，雷还没炸，真有点哑巴看失火，干急说不成话。孟二愣早急得忍不住往起一跳，就大喊了一声。汽车上的敌人，听见山坡上有人叫喊，一看是几个“土八路”，跳下车来，就向山坡上追过来。张有义见事不妙，立时心生一计，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个哨子来，“唧唧唧”吹了两声，喊道：“准备好手榴弹！”那边李有红眼快，早已把插在腰里的一颗手榴弹“呼”的一声扔出去，敌人见势不对，以为山后有埋伏，赶快调头上车，不料西山头上，突然“叭叭叭叭”一阵排子枪，急雨般打了下来！鬼子着了大忙，“哇哩哇啦”地叫着，有的往车下钻，有的往庄稼地里躲。领头的汽车，像一只发了急的牛似的，加足马力向前开，后面没有过了桥的七八辆汽车，慌得早忘记看前车的车印，乱开乱撞，正好引着了连环雷，一声巨响，红火黑烟冲天，有一辆汽车，翻在桥下，满车的大米罐头饼干和子弹，撒了遍地。其余的汽车，霎时间跑的不见影儿了。

原来李有红回家取地雷的时候，把炸车的事告给了雷石柱，雷石柱带了五六个民兵，便来山头上配合。孟二愣正为山头上的枪

声发愣，雷石柱已经带着一队民兵跑下来，才知道是他们配合打的。赶快就去汽车上收拾东西。

第五十二回
敌据点民兵喊话　武得民舌战伪军

民兵们爬到汽车上，先拣自己心爱的东西收拾，武二娃找到一捆日本大衣，抽了一件穿在身上，又拣起顶日本钢盔戴在头上，学着日本人的腔调，咧开嘴叫道：“八格牙鲁的，东西的大大的有！”见雷石柱瞪了他一眼，忙吐了一下舌头做了个鬼脸，扛着那一捆日本大衣送往后沟里去了。张有义看见满地罐头饼干，肚里正饿的慌，抓起来，就往嘴里送，吃着饼干，又拿起一筒罐头，正想用刺刀捅开吃，雷石柱上来说道：“你什么时候也误不了吃！你不看别人都忙着搬东西吗？赶快把子弹往后沟里搬，这是咱以后打仗的本钱；不然待会敌人出来，一样也搞不上了！”张有义笑着点头答应，忙扛了一箱子子弹，往后沟送去了。

民兵们正搬的搬，扛的扛，收拾胜利品，山头上放警戒的崔兴智、马保儿们喊道：“快！又打西面返回来一股敌人！”民兵们一听，赶快每人扛了一包东西，往后沟里跑去。

这天，老武因为昨天黑夜进据点着了点凉，身上不爽快，一个人留在家里休息。吃过早饭以后，接到汉家山孙生旺送来情报，老武看完了，心中正在暗暗高兴；猛听见街上人声嘈杂，出去看时，原是雷石柱领着民兵们回来了，个个都是喜气洋洋，唱着歌，身上背着、扛着、提着很多东西。大伙一齐进了村公所，一查点胜利品，共有：四整箱子弹，十多件日本大衣，十几袋大米、白面，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当下民兵们讨论了一下，把子弹交民兵中队长收管，

统一分配；大米白面，送给烈抗属，留一部分民兵们吃。张有义一听说吃，喜得咧开嘴说："我当大师傅，葱花花，油煎煎，鸡蛋捎子大米饭，保险做的清香美味，来吧！"他两只手一拍，便叫周丑孩担水，武二娃烧火，张罗起来。孟二愣也要插手，张有义推开说："你吃饭顶一把手，做饭还是请你靠边稍息！"

民兵们忙着闹饭，老武没事，便把雷石柱拉到一边说："刚才据点里送出情报来，说是夜天伪军以为咱们攻碉堡，吓的打了一夜枪，今早上连碉堡也不敢下来了！民夫挑上水去都不敢开门，还是从围墙上往进吊哩！"雷石柱奇怪地问："为什么敌人一下怕成这样子呢？"老武说："他为什么不怕？日本人都出发走了，剩下些伪军，他们摸不透咱们的情况，当然害怕！"雷石柱说："那咱们趁这机会争取这些人反正吧？！"老武说："我刚才也是这样想，咱们今晚上先去喊一喊话，发动个宣传攻势，看这些人是什么态度，然后咱们再想法走咱的步数。"两个人又商量了一阵，吃完了饭。雷石柱叫大家抓紧时间睡觉，说晚上还有任务。大家都是熬累了一夜，身子疲乏透了，听了这话，都各自找地方睡去了。一直睡到天黑才都起来，连忙收拾的吃了饭，老武、雷石柱便带着民兵往汉家山来。

这天夜里，天阴的漆黑，刮着风，下着蒙生生雨。天黑，路又滑，十分难走。雷石柱和老武在最前头探路，其余的人一字长蛇跟在后面。一阵，前边一个一个低低地传下话来说："上山了，一个拉住一个！"一阵又传下话来说："下山了，一个扯住一个！"一路上谁也不说话不咳嗽，只听得脚步声沙沙的响。

翻过老虎山，通过松树林，又渡过一条小河，便上了汉家山村后的梁上。大家都蹲在一个山峁峁后边，这里距碉堡只有二百来公尺。这时云退了，天上闪着些星星，趴到地上，就可以看见前边那两个黑黑的碉堡。老武把民兵们留在这里作掩护，光带了孟二愣和李有红两个到前边去。

三个人直爬到离碉堡只有五十来公尺的个地垄垄跟前，这里

可以看到碉堡上伪军哨兵踱来踱去的黑影，可以听到哨兵的脚步声。老武提高嗓子拉长声音喊道：“喂，上面放哨的是谁？叫你们的弟兄们出来答话！”这一声喊，吓得那个放哨的伪军，突然缩住身子，又是拉枪栓，又是叫喊：“什么人？！什么人！？”停了一阵，老武听见碉堡上不响动了。才又喊道：“我们是八路军，今天不是来打你们的。快叫你们的人出来！”哨兵不见了，碉堡里混乱了一阵，又没声音了。这时，老武声音很和气、很慢、很清楚地一字一句喊：“伪军弟兄们，你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给日本鬼子当走狗？胳膊肘往外弯！日本鬼子终究完了蛋，你们落个什么下场？也该想想后路呀！”

碉堡上还是没一点响动；只有下边村里小河的流水，“哗哗”的响。一个长时间的沉默之后，老武转了话头说：“喂！你们这阵生活好不好？”只听一个伪军低声说：“唉！好啥咧！以前还能吃上白面，这阵一天两顿高粱黑豆窝窝！”老武赶紧说：“告诉你们吧，倒霉的日子还在后头哩！”接着就把日本国内的困难，太平洋战场上的失败，八路军到处出击，各地伪军反正的情形讲了一气。

老武估计伪军们听起兴趣了，又继续说道：“八路军抗日政府是宽大的，只要你们改邪归正，绝不杀害你们。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呀！你们为什么不反正呢？”这时，寂静的碉堡里，突然乱纷纷地说道：“谁还没四两红肉？咱也知道咱是中国人，就是这阵上头管的太……”正说到这里，听见碉堡里楼梯上一阵皮鞋响，又听见“啪啪啪”几个耳光声，接着，一个很粗的声音骂道：“妈拉个巴子，混账王八蛋！快！各就各位，机关枪预备！”

突然，碉堡上的机枪开火了，一道红红的火光向天空喷射上去。

老武喊话正喊的上劲，叫这家伙泼散了场，气得大声喝道：“你是什么人？”只听见碉堡上答道：“你二老爷就是邱队长，你们这些毛贼想怎么样？”老武一听满口京腔，油腔滑调，知道这就是伪军中

队长邱得世，于是便叫着他的名字说：“邱得世，你仗上日本人的势力胡作非为，欺压老百姓，你以为我们八路军不知道？你也应该识点时务！再要做坏良心事情，攻开碉堡你别想活！”邱得世冷笑了一声说：“哼！吹什么牛皮！就凭你们几支破枪想攻碉堡？！回家盖上十八层被子做梦去吧！”老武火透了，强忍住说道：“姓邱的，你不要光顾眼前得意，日本人迟早塌了台，看你还跑到东京去呀！”邱得世说：“打量你们这些毛贼也成不了个器！二老爷没有工夫和你们磨牙。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

孟二愣本来记着老武临来时不让他开口的话，但这时实在气憋的忍不住了，便放开嗓门骂道：“操你汉奸十八辈的祖宗，你狗养的有本事滚出来！”邱得世没回答，只喊道：“开枪！”随即碉堡上又打起了机关枪。

老武、孟二愣、李有红三个人，赶紧爬到地垄下。那枪声一阵紧似一阵。但仔细一听，子弹却没落在地上，都从天空里“嘶——嘶——”飞走了。老武心里高兴地说：“这些伪军士兵大概争取的有点门路了！”这时，担任掩护的民兵，也向碉堡上打开枪了。老武他们连忙爬着退了回来，民兵们也就撤下了汉家山梁。

第五十三回

集思广益订计划　乔装改扮抓伪军

回来的路上，民兵们个个怒气冲天，有的大声叫骂，有的心里发狠。走着走着，孟二愣气的大声吼道：“狗娘养的邱得世，真坏！老子拚上命也要出这口气！”大家乱纷纷地说：“指导员，中队长，给咱下命令吧，把这个王八窝攻下来！”“这些汉奸王八蛋们，和他好说不顶事，非上硬的不行！”

老武见民兵们战斗情绪很高，心中很高兴；但又怕这些小伙子们偷偷出去闯乱子，于是说道："打是可以打；不过咱们硬攻碉堡是不好办！咱们作的是没本钱买卖，赚起赔不起，大家伙出个主意，想个计策才好！"民兵们听了，气才平了一些。一面走，一面开始讨论。康明理说："伪军本来吃不住打，他就是凭了个碉堡，只要咱们想法子把他们诱出碉堡来，就好收拾了！"张有义说："那还不好引诱？咱们再装成大闺女小媳妇，到碉堡跟前晃去！"雷石柱说："去年的皇历今年看不得了。敌人那回踏响地雷，已经上了当，还能再上当？"桃花庄民兵分队长崔兴智说："要是张有义的话，就是花姑娘诱的踏上一百回地雷，也得不了教训！"张有义说："你这也是照去年的皇历挑日子啦！姓张的已经学好了！"李有红也补充道："确实，张有义几个月来，串门子毛病可改了。那天，他娘碰上我说：'俺有义自从医院回来可收住心了，以前像匹野马，每天不着家门边，家里啥事也不管，这阵手也勤了！有义我儿可是个好娃！'"李有红学着女人的声调说完，众人都笑了。张有义一面追着要打李有红，一面也笑着说："瞌睡娃，你又撩逗老子啦！"李有红在黑暗里跑的摔了一跤，张有义拍着手说："好，好，报应！"

老武说："小伙子们，扯的又走了题啦！"人们都才安静下来，只听到"沙沙"的脚步声。赵得胜说："伪军就怕日本人，日本人叫他们怎样，他们就得怎样。我看咱们装扮成日本人，就说从水峪镇来的，把伪军们叫下来，……"赵得胜的话还没讲完，周丑孩抢着说："他，他，一下碉堡，咱就把碉堡烧，烧了它！"众人都说："这倒是个好办法！"

乌云又遮满了天空，时断时续的蒙生生雨，这时又下大了！淋湿了每个人的衣服，冰凉地贴在身上，但谁也没感到冷，仍然热烈地讨论着。

老武听着，心中已经有了个底子，说道："真是众人是圣人！我看明天各人把得下的日本东西齐拿来，咱们再详细商量个步数，就

好动手了。”众人说：“凑起来，总能装六七个日本人!”

回到康家寨时已半夜了。村公所里还点着灯，李村长正在灯下算公粮账，见他们回来了，问了问活动的情形，又叫起通讯员，点起了柴火让他们烤衣服。烤过衣服，民兵们就在中队部、村公所炕上挤着睡了。老武凑在李村长的麻油灯下，聚精会神地写计划，想一阵，写一阵，一直写到头鸡叫，李村长也睡了，他才停手挤在人堆中睡下。

第二天出了猛太阳。半前晌，民兵们各回各家拿来了所有的日本衣服、钢盔、皮鞋……。老武兴高采烈地对众人说：“这回要闹好的话，不打一枪，就能把伪军和碉堡都收拾了！不过大家都要听指挥，不准随便行动!”说完看了孟二愣一眼，孟二愣笑着说：“你不要看！只要能收拾了这些狗家伙，你让我二愣不出气也行。”众人听着都大笑了。

老武接着拿出计划本本来说道：“咱们的人分成三路：第一路进据点，雷石柱装日本军官，我装翻译官，把咱们上次夺来的洋马骑上，武二娃装勤务兵，康家寨这个分队民兵装日本兵。每人带两条绳子，明天天快明的时候，从水峪镇那条公路上进汉家山东门，进了村，先到伪联合村公所，让伪村长去叫伪军，就说：‘皇军要给警备队训话，全体带枪集合。’伪军下来以后，石柱你就假装说日本话，我就说：‘太君说，让你们把枪都架起来。’等他们架好枪，我一咳嗽，孟二愣和武二娃就把邱得世捆起来，马保儿和张有义就把王怀当捆起来，其他的人就赶快把枪栓都卸了；然后我们给伪军把话讲明，不投降的就捆起来；望春崖的民兵算第二路，由赵得胜带领，准备几把砍刀、硫磺、柴草等点火东西，预先埋伏在碉堡附近，等我们把伪军叫到村里，你们就砍断铁丝网，进去烧碉堡，把碉堡点着，就赶快到汉家山村西口上接应我们；崔兴智带领桃花庄的民兵算第三路，今天半夜里，去把水峪镇通汉家山的电线割断，你们就埋伏在那里，如果水峪镇的日本人出来，截住就打。另外，李有红今

天多辛苦点，到汉家山和暗民兵联系一下，看是不是新去了日军。天黑回来报告，不然咱们假日本碰上真日本就坏了！”

老武说完，人们不由地叫起好来。张有义说：“老武思谋的太周到了，真是马蹄刀瓢里切菜，滴水不漏呀！”孟二愣说：“这保险是瓮里捉鳖，十拿十稳的买卖！”老武见大家情绪很高，怕临时出乱子，便又警告大家说：“这是危险事，谁也不能大意一点！这计划可不能走漏了，就是老婆跟前也要守秘密。现在赵得胜就带上你的人，准备东西去吧。进据点的，都装扮起来演习演习，免得临时手忙脚乱出岔子。”赵得胜带上他的人走后，剩下的人把大门关了，一齐动手装扮起来。

按计划演习了三四遍，各人把各人的动作都牢牢记在心中，雷石柱对老武说：“那些伪人员常和日军接近，说不定也有懂日语的，我只口里咕噜，恐怕会被听出来；你不是会说几句日本话，快先教我几句吧！”老武点了点头，又把每个人的扮相详细检查了一遍说：“日本兵都是光头，张有义，你的头发要剃了才像哩！”张有义舍不得剃，经过大伙说服也愿意了。雷石柱又说：“嗨，日本人尽留仁丹胡子和镶金牙的，胡子倒好闹，咱们胡子长的人，刮得空下鼻子底下一条条，再抹点黑就像了。就是金牙没……”马保儿抢着说：“金牙更好办，我给咱们把子弹壳捣上些薄铜片片，按牙大小剪的包上就行。”人们齐说：“这下就闹合适啦！”这时老武叫大家都想一想，看还有什么该准备的。张有义说：“一人应该有个纸盒盒，衣服上没领章的，要赶快叫老婆照样做一些。”……大家谈完，马保儿去拿他的工具，孟二愣去找妇女们做领章，其余的人刮脸剃头，忙成一片，就像剧团里要演戏一样。

晚上，李有红回来说：“没增加日军，自‘扫荡’开始概没来过。”众人听了，心才跌到肚里。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汉家山村东口上放哨的伪自卫团，远远看见从通水峪镇的汽车路上，来了一队穿黄衣服的日军，他一见是

日军来了，慌慌忙忙跑回伪联合村公所，一进院子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喊：“快！快！水峪镇的皇军来啦！”这时伪村公所的人还都在炕上挺着，一听说皇军来了，吓得连忙起床，穿衣服找鞋子，乱成一团。不多一阵工夫，就听得马蹄声在街上“托托”地响，王怀当赶紧领着村公所的伪人员去迎接。

刚出大门，日军已过来了。只见前边两个骑着高大的洋马，一个穿着黄呢大衣，黑漆漆的长统皮靴，腰里带着明晃晃的指挥刀。另一个是穿着长袍，戴着礼帽眼镜，一看就知道是个翻译官。马后边步行着七八个日军，一律穿着黄大衣牛皮靴，戴着钢盔，背着步枪，腰里还挂着皮子弹盒。王怀当忙迎上去，行了九十度的个鞠躬礼，说道：“太君的早安，辛苦的，辛苦！”日本军官没答话，只是鼻子里“嗯”了一声，便跳下马来，带着日军进了村公所，伪村公所的人员也顺屁股跟了进来。

大厅里，桌子上早摆下了好多纸烟、瓜子……，伪人员们忙着点火倒茶。这时，坐在太师椅上的日本军官，露出黄黄的金牙咕噜了几句日本话，戴礼帽的翻译官对王怀当说：“太君问你就是村长吗？”王怀当连忙送着笑脸，恭恭敬敬地答道：“是的，太君。”那个军官又咕噜了一阵，翻译官说：“太君说，你快去叫邱中队长，让他把警备队集合下来，太君要训话。”王怀当连忙应了几声：“是！是！”调转屁股飞也似的往外就跑，忽然脸上“啪啪”挨了两个耳光，抬头一看，见是大门口放哨的个日军拦住了，王怀当忙赔着笑脸说道：“太君让我去找邱队长。”那个哨兵好像懂了的样子，嘴里唔哩哇啦了几句，摆了摆手。王怀当本来也懂点日本话，听那哨兵说的不像日本话，心里不由的一动，但也顾不得细心去想，拔开腿一溜烟跑上了碉堡。

过了有半顿饭时，伪军中队长邱得世领着三十来个全副武装的伪军来了，还带着两挺轻机枪。一进院子，见日本军官从厅里走出来，邱得世忙喊了声“立正”，自己跨前一步，行了个举手礼，便直

挺挺地站到侧面，挺起胸脯，瞪大眼睛，故意装出很精神的样子。日本军官站在台阶上咕噜了半天，翻译官说：“怎么人这样少？”邱得世忙立正回道：“报告太君，东碉堡上还有一个小队，王村长叫去了，马上就会下来。”翻译官很像翻译的样子，向日本军官咕噜了几句，又回头对邱得世说：“先把枪架起来暂时休息。”伪军们便把枪架到了一边，原地坐下。

装日本兵的孟二愣和武二娃，早就站在邱得世的背后，单等老武使个暗号动手捆人。可是装翻译官的老武却只顾低着头抽烟，连看也不看一眼。原来老武是想等其余的伪军下来，一网打尽！正在这时，突然碉堡上响起了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装日本军官的雷石柱，一想事情不妙，怕是上边出了岔子，便连忙把脸色一变，指住邱得世大声喝道：“你混蛋，捆起来！”孟二愣早从裤带上抽出了绳子，三把两下把邱得世捆了个紧绷绷！其余装日军的民兵，一齐动起手来，有拿枪逼住伪军的；有卸枪栓的。邱得世和伪军们吓得愣住了，不知出了什么乱子。

第五十四回
众伪军纷起诉苦　邱得世逃跑丧命

老武见伪军们吓的怔住了，于是扬起手简短地说道：“伪军弟兄们！不要怕，我们是八路军，解放你们来了！好好跟我们走，保证宽大你们，谁要反抗，那就不客气！”

这下，吓呆了的伪军们，好像才松了一口气，有的惊奇地看，有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伪军中队长邱得世，听了老武的话，吓得脸色更灰白了，两条腿抖的就像数九天穿着单裤，“扑通”跪在了地上。孟二愣伸开手掌就要打下去，老武忙叫了一声，二愣才住了手。

老武、雷石柱忙指挥大家，把下了栓的枪给伪军们背上，民兵们前后押着，急急忙忙出了汉家山。刚到西碉堡门外，就看见赵得胜领着民兵隐蔽在一条土塄后边，一个个满身是土，赵得胜头上擦破了一块，裤子扯开了一绽。老武急忙上前问道："上边打枪是怎么回事？"赵得胜摆了摆右手说："快撤退吧！出了岔子啦！"

这时，碉堡上机关枪还在不停地响，民兵们赶紧催着伪军们走，紧走了有一里多地，已经退出了敌人的火力圈，这才走的慢下来。赵得胜走到老武跟前低低说道："我们在头鸡叫就埋伏到碉堡跟前了，一直等到天大明，才见有人上来把伪军叫下去。看着伪军进了村子，我们刚动手砍铁丝网，忽然东边那个小碉堡上，朝这面开火了，子弹像雹雨一样打得人头也抬不起来，要不是就地滚下山来的话，命也送了！这这……不知是怎么走露了消息啦！任务没完成……"说着，脸上现出很痛苦的样子，老武忙安慰他说："这不怪你们，完全是情况变了，伪军没一齐下来。唉！这怪咱计划的不周到！"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伪军中队长邱得世，听王怀当说日本人叫集合队伍训话，他怕下去的迟了吃头子，便先带着西碉堡上的伪军下来，让王怀当去叫东碉堡上的那个小队。

东碉堡上这个小队的队长名叫杨德，三十来岁。抗战以前在太原当过宪兵，日本人占太原以后，便当了伪军。这人疑心最多，也顶奸滑。听了王怀当的话，仰着头想了一下，问清来了多少日军，怎样穿戴，忽然把手一拍说："不对！不对！往日皇军来都是坐汽车，今天为什么步行？！水峪镇离这里二十多里地，天刚明就来了，难道是黑夜起身的？！不对！不对！皇军大队人马出发扫荡去了，剩下的行动很小心，十来个人半夜绝对不走！"停了一下又说："这阵天气还不大冷，为什么来的人，一律都穿黄大衣？"王怀当心中也有点疑惑起来，便说道："对啦，皇军每次来，门口都不站哨，这回却放了个哨兵，而且那个哨兵，好像能听懂我的话，他却只是

口里咕噜，听起来不像日本人。”

两个人谈了一阵，越想越不对劲，要往水峪镇打电话问问，可是电线被截断了。杨德说：“八路军的诡计可多咧！咱不要上了他们的圈套，咱先看看风色，等他再派人叫时再下去；要是真是皇军的话，把咱们刚才的想法告他，一定不会见怪，说不定还说咱们忠实可靠哩！”说着两个便爬到碉堡顶上看动静。这时，正是赵得胜领着民兵砍西碉堡铁丝网的时候，东碉堡上看得清清楚楚。杨德一见吃惊地喊道：“弟兄们快打呀！中了八路军的计啦！”于是机枪步枪一齐响了。打了一阵，忽见伪村公所的几个人，满头大汗地跑上来说：“坏啦！八路军装成日本人，把邱中队长和两个小队都活捉上走了！”杨德听了，反而暗暗高兴起来，心中想道：“这回我是有功的，中队长的缺，还不是装在我腰包里？”连忙写了一份详细报告，派人往水峪镇送去。

民兵们押着伪军，一气来到牛尾巴梁上，这时太阳已升起很高了，看看后边没什么动静，大家便停下来休息。雷石柱就派李有红先回村里去，动员老百姓给做饭。

老武趁空给伪军们讲解抗日的道理和对俘虏的宽大政策，最后并安慰道：“大家不要害怕，人常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大家改邪归正，八路军是欢迎的！但是对那些罪大恶极的顽固汉奸，只有坚决镇压！”邱得世坐在地垅边，两手抱着头，气也不吭。张有义走到他跟前讥笑地说：“哼！就是我们这些不成器的毛贼贼，就把你这颗‘紫微星’摘下来了！”伪军们一听，才想起前天夜里喊话的，就是这些人。马上有五个伪军齐声说道：“唉！好同志咧！你们这可是救了我们了，不然连今天也活不出去。”民兵们忙问怎回事？一个扛机枪的伪军说道：“那天黑夜，我们几个和你们答了话，中队长下命令让我们打你们，我们知道八路军是坚决抗日的好队伍，实在不忍心呀！我们齐是朝天放枪！可是第二天事情就坏了，中队长说我们通‘匪’，把我们五个一人打了二十军棍，本来今天就

要往水峪镇‘红部’送咧……”邱得世忽然抬起头来，狠狠地盯了刚才说话的那个伪军一眼说：“李二丑，你胡说!”老武正要说话，伪军中早站起来十来个人，大声吼道：“你还抖什么威风？老子们不怕你了!”那个叫李二丑的伪军，放下轻机枪，指着邱得世质问道：“谁胡说？操你娘的，难道老子们身上的伤是自己打下的？!”说着把裤子退下来，露出红肿的大腿叫众人看。民兵们看了，都气的骂道：“狗养的，真不是东西!”其他的伪军们也都诉开苦了。有的说，邱得世引上日本人强奸了他老婆，又把他拉的当了伪军；有的说，他哥哥不愿当伪军开了小差，叫邱得世抓回来枪毙了……

民兵们正在听伪军们诉苦，见崔兴智带着放警戒的民兵回来了。有的背着铁丝，有的拿着磁瓶，另外还捆着个伪军，一个个跑的满头大汗。崔兴智揩了揩头上的汗水，对老武和雷石柱说：“我们半夜就去了，先割了一阵电线，天大明时分听见汉家山碉堡上打枪，我们以为计划没闹成打起来了；赶紧跑步来参加战斗，跑到汉家山村跟前时，看见从碉堡上下来个人，顺汽车路一直往水峪镇跑，我们等他过来，四面一围就活捉住了。”老武指了指捆着的那个伪军说：“就是他吧！搜查没有？”崔兴智从身上掏出一封信说：“搜出封信来!”老武拆开一看，原来是伪军小队长杨德给水峪镇敌人“红部”写的信，报告今天的事，夸他的功劳。

众人正在看信，忽听几个伪军齐声叫道：“快！邱得世跑啦!”民兵们吃了一惊。看时，那家伙已顺山坡滚到沟底了。民兵们又急又气都“哗啦啦”推上了子弹，正要乱枪往死打，赵得胜说：“不要浪费子弹，让我送他回老家!”他不慌不忙地趴在地上，把枪放到个土垅上，闭着一只眼瞄准。

那家伙正从沟里爬起来往前跑，只听“叭”的一声，逃跑的人便像根折断的旗杆一样，直挺挺地跌倒了。老武怕没打死，让康明理带了几个民兵下去验看。康明理他们下到沟底，只见邱得世头上穿了个洞，已经死了。民兵们就在路旁挖了个坑，把尸首埋了；康

明理拣了一块长条石头埋在跟前，用刺刀刻了一行字：“大汉奸邱得世之墓”。埋了死人，他们又爬到梁上来，给众人一说，伪军俘虏们十分惊奇，互相说道：“民兵的枪法都这么厉害，八路军就更不要说了！”

第五十五回

出火坑投明弃暗　听讲话悔恨交加

民兵们没枪的，每人发了一支背上，押着伪军俘虏，谈谈笑笑向康家寨回来。

一路上，只见每个路口上，山顶上，都有自卫队拿着红缨枪、手榴弹放哨，他们已经知道了打胜仗的消息，见民兵们押着俘虏过来，都笑嘻嘻地打招呼。

民兵们押着俘虏进了村，全村的妇女儿童都出来欢迎他们，指手划脚地称赞。民兵们看到村里人这种敬佩的眼色，感到十分荣耀，胸膛挺起，步子也走得格外精神起来。

快到村公所门口时，先派回来闹饭的李有红和农会秘书张勤孝、李村长迎面走来，说道：“同志们辛苦啦！饭都准备好了！先到村公所院里休息一阵！”接着李有红走到雷石柱跟前，低声说：“动员做饭好难呀，谁家也不愿给伪军做饭，还是农会秘书和李村长到各家做了解释工作，才把大家的思想说服开！”说着，大家进了村公所。

院里，摆着四五张桌子，放着好几桶开水。李村长、通讯员、书记，笑嘻嘻地好像办喜事似的，跑进跑出，让俘虏们休息、喝水、洗脸。张有义又把那天得的几盒日本纸烟，拿出来散给俘虏们抽。

不一阵，门外涌进一群妇女娃娃来；提罐子的，端盒子的，都送

饭来了，这家是白面条，那家是白面片，盆盆罐罐，摆下几桌子。民兵们招呼俘虏们吃，一碗碗的给舀。

正吃时，村主任周毛旦怀里抱着两颗大西瓜进来，他挤开妇女娃娃们，高声说道："我正割谷哩，听说你们又打了胜仗！嗨，这是我保存下的两颗瓜，慰劳民兵们吃吧！"他把西瓜放在桌上，用袖口擦着满头的汗。忽然看见桌子周围，坐着一片穿草绿色衣裳的伪军，民兵们招待吃饭，马上变了脸色，撅起胡子，粗声粗气地说："这是怎么啦？！汉奸们杀人抢人有了功啦！我们的饭喂了狗还能照门哩！"站在周围的妇女娃娃，本来给伪军们做饭就不情愿，听他这么一说，也都嚷开了，康大婶说："他们都是咱中国人，为什么跟上鬼子欺侮自己人？没良心的东西！"康明理老婆也骂起来，急得吴秀英过去拉了她几把，才不说了。

俘虏们听着，都羞得低下了头，脸红到耳根后边。这时，二先生上前来说："君子以德报怨，咱八路军是以德服人嘛！再说他们也是出于无奈，要是咱们叫敌人抓走，还不是一样要给人家办事！"周毛旦老汉把头一偏，眼瞪起说："为什么要给敌人办事？哼，老子杀他们几个才痛快哩！"李村长见众人嚷吵不停，赶忙解释说："这些伪军当兵的，并不都是死心塌地当汉奸！原先也都是咱们老百姓的好子弟，都是被敌人强抓去逼着干的！他们在那里，也一样受日本人和大汉奸的压迫，有的家里人也被敌人杀了，和咱们一样受过敌人的害……"大家正聚精会神地听村长讲话，伪军们里面，有人"呜呜"地哭起来。马上人们都回过头去看，见那个哭了的伪军是个黑大个子，方脸盘，约有三十来年纪。有几个伪军在旁边劝道："别伤心了，这下咱们跳出了火坑，要报仇可不难了！"

这人叫王占彪，在伪军里当着班长，老家是山东。以前在济南，靠拉洋车养活母亲和妹妹。日本打来那年，他引着母亲和妹妹从省城逃了出来，出城走了不远，就被日本兵捉住了。妹妹被强奸死，母亲气得跳了河，他便被拉去当了伪军，糊糊涂涂过了几年。

刚才听了李村长那一番话，不由的想起了以前的事，痛心地哭了起来。他站起来拭着泪对众人说："刚才村长先生讲的对，我们也是叫日本人杀了父母兄弟，受够压迫的人呀……"接着便把他妹妹和母亲的死，当伪军受压迫的情形，哭叙了一遍。周围的妇女们，听的都眼圈湿了。周毛旦老汉的气也早消了，笑着对伪军俘虏们说："嗨，这又是我老汉说话粗，不要见怪！唔，再抱两颗西瓜来大家吃！"说罢便急急走了。老武过来向伪军俘虏们说道："那老汉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不知道你们的苦处，大家不必见怪难受！但是你们过去也不对，不该跟上敌人糟害老百姓。老百姓受尽了敌人的害，实在也是恨的不行！"伪军们有的说："我们并不是怪那老人家，人家说的也是实情话。将心比心嘛！谁没个人心，实在是我们从前做的事太对不住人了！"二先生又插上话说道："知过改过，为国立功，将来还可成栋梁之材。"众人也一齐劝说、开导，伪军俘虏们这才安静下来，继续吃饭。

周毛旦又抱来了两颗西瓜，亲自切开，叫俘虏们吃。伪军们感动得无话可讲。接着又有几家送来好多红枣果子。老武一面招呼，一面又对俘虏们说道："大家愿意回家的，我们给发路费换便衣；愿意参加抗日工作的，留下送到后方去学习一个时期。大家愿意干不愿干，决不勉强！"伪军们乱纷纷地说开了。这个说："咱是罪人，参加抗日要立点功劳赎罪！"那个道："日本人杀了我妈，非参加八路军报仇不可！"一个大个子山东人说："以前想开小差都没法子，好容易出了火坑，哪个还想回家去呢！"另一个河南口音的说道："家都是敌人占的地方，回去干啥哩？抓住又是当伪军。"

老武怕他们不敢说心里的话，又解释了半天，并一个一个征求了意见，一致要求参加抗日，戴罪立功。

满院子的人鼓掌欢迎，康明理兴奋地跳到桌子上，伸着胳膊喊道："欢迎伪军弟兄们回到祖国怀抱里来！""参加抗日是最光荣的！"……全院的人都跟着大声喊。

这时，康有富也挤在人群中，跟着喊口号；一面却用袖子偷偷地擦眼泪。他看到伪军们都这样热烈的要求参加抗日，自己过去却做了好多破坏抗日的事，心中十分难受！又怕别人看见，便低着头溜走了。

忽然刚才那个叫王占彪的伪军站起来说："我现在不参加八路军，我还要回去当伪军去！"马上所有人的眼光，都转到他身上。有几个俘虏，围住他说道："王占彪，你还想跟上日本人做丧天良的事么？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呀！"先前那个山东口音的俘虏气愤地说："奶奶孙！人家是班长，丢不下那个芝麻官嘛！"老武忙说："大家不要这样讲，八路军不强迫人参加！这一位既是没想开，要回去还是可以的。"只见王占彪急得头上暴起青筋，满脸的肉都在抽动，跑过去拉住老武的手，牵着到了房里，对住老武的脸，声音很沉痛地说："日本人害得我全家失散，我以前还以为咱中国全成了日本人的天下，这仇报不成了；不想今天看见咱八路军民兵坚持抗战，中国还亡不了！我也要报我的仇！只要同志们凭信得过，放我回去，姓王的不是没有良心的人，不为国立点功劳不算个人！要是我变了心，再抓出来剁成肉泥！"老武见他说的很诚恳，沉思了一刻，就问他回去是不是有人会怀疑他，王占彪说："不怕，我就说半路上偷跑回来的，他们一定会相信我。因为那个小队长杨德和我是拜把子弟兄。"老武又顺便打听辛在汉的情形，王占彪说他就在杨德手下当兵，老武没有露辛在汉的关系，并假意说："那人是这村里的，你回去了劝他少做点坏事！"两个人谈完，老武连忙派了一个民兵，把他送出警戒线放回去了。自己便带了康有富十几个民兵往区上送俘虏去了。

第五十六回

“扫荡”敌被歼殆尽　康有富发奋立功

连着几天，民兵没有出外活动，每天只是派一个组，到汉家山左近放警戒。其余民兵，白天都参加到变工组里去秋翻地，晚上仍然集中在民兵中队部睡觉。

康有富自那天看了伪军俘虏们热烈参加抗日，戴罪立功的情景以后，心上就像被刀子扎了一下，说不出的难受，每天起来连话也不和人多说，走着站着在想心事。

一天晚上，民兵们都睡熟了，康有富却像睡在针毯上一样，翻过来倒过去睡不着。想到自己过去被桦林霸勾引当了特务，破坏武器，害死民兵……不由得恨起自己来。又想到村里人不但宽大了自己的罪恶，还给分下五垧地，变工队给帮助耕种。没口粮了，农会互借；衣服破了，妇女们帮助缝补……。想着想着，感动地偷偷哭了。

忽然又想起一件更惭愧的事来：那天往区上送那些伪军俘虏的时候，半路上，有两个伪军对他说：“你们真是勇敢！你立的功劳也不少了吧？”他当时羞得没个说的，只“唔唔”了两声，便抢前走了。其余的民兵们都叙说自己英勇战斗的故事，但自己却没个说的，民兵们个个都是抗日的英雄，自己为什么就是个谎包？！自从参加民兵以来，没办下一件有脸的事！越想越睡不着，愈哭愈恸，忽然有了个偷偷出去立功的念头，他想：“到敌人据点里干一场去，抓不住野猪也捎它个兔子！总不空回来！”于是连忙起来穿上衣服，摸到枪和手榴弹，悄悄开了门，一溜烟向汉家山跑去。

这时正是十月中旬，蓝莹莹的天空，挂着一轮明月，照得满山遍野清清楚楚。康有富无心赏这些景致，只顾低着头走。他刚爬

到牛尾巴梁上，见从西面半山上下来七八个人，月光下看见都是穿着黄衣服，还赶着几头牲口。康有富不由地吃了一惊，想道：“西面是根据地，敌人怎么从西面来了？”看着看着，那些人走近了，他也顾不得细想，忙把子弹推上膛，趴在了地垅后边。

原来这股敌人，是“扫荡”兴县被打败溃散下来的。

上个月，敌人从各据点抽调了八百多人马，浩浩荡荡向兴县进扰，一路上遭到八路军和民兵的无数打击，死伤了三四十个；刚走到兴县黑峪口，又碰上了八路军的河防部队，一阵炮弹，又被打得人仰马翻，附近的民兵也顺屁股打，又打伤了四五十个。敌人连忙退到赵家川口，杀了十来个老百姓，把房屋门窗都烧光，抢了好多财物，想往回溜；可是贺龙将军下了个命令：要把这股敌人完全消灭，再来一个田家会战斗！

八路军、民兵都布置好了，在敌人的退路上埋下了伏兵。敌人刚溜到小善畔，就碰上了八路军。两面山上开火夹攻，敌人拚命冲了几次，冲不出去，死伤了一百多人，敌人看看没办法了，就在小善畔筑工事，准备死守，一面又打电报求救兵；可是等了两天，救兵一个也没来。敌人便在黑夜里偷偷摸摸地冲出了包围，死命奔跑，八路军顺屁股紧紧追打。一路上，敌人又踏响民兵埋的很多地雷，好容易逃到甄家庄，不想又陷进了包围圈里。这一回，四周围的八路军更多，把敌人围了个紧绷绷。

敌人就在甄家庄死守。八路军民兵整整围困了三天三夜，敌人三天都没有吃到一顿饱饭，饿的实在支不住了，只好把刚刚成熟的秋庄稼割来胡乱烧着吃。每天虽然有三五架敌机助战，但被包围的敌人连一步也不敢向外走。到第四天头上，八路军开始总攻击，枪声炮声打得震天震地的响，八百多敌人死伤的只剩下三百多了，尸首这里一具，那里一具，黑血这里一摊，那里一摊，眼看死守下去也是绝路一条，便准备轻装突围。

这天晚上，把抢下的财物和武器都埋藏起，把尉官以下的伤兵

都用火烧掉，伤兵的哭嚎声，烧死人的臭味，一阵阵传到八路军的阵地上来。八路军已猜到敌人是准备要突围逃跑了，就更加严密地四面包围起来。这天半夜时分，敌人用磁盆、南瓜在阵地上假扮了好些人头，又点起明亮的灯火，队伍却悄悄向郑家岔逃跑，一点钟跑了二十里路，刚好又钻进了八路军新布置下的圈套中。这时，北面山上的伏兵扔手榴弹，南面山上的队伍拉预先埋好的地雷，“轰隆隆”的爆炸声，震的山摇地动。敌人大乱了，哭爹叫妈，满沟乱奔，接着山头上吹起了冲锋号，八路军像猛虎一般的冲了下来，刺刀明晃晃的左闪右晃，直刺斜劈，直杀到第二天下午。沟里横七竖八的躺下二百多具敌人的尸首，其余的百十来个残敌，三三五五逃入深山密林里，八路军和民兵就分头搜寻，又打死活捉了好多。只有少数几个敌人算是逃了活命。

康有富看到的这些敌人，就是逃出来的一小股。他们白天藏在山林山洼里，夜晚偷偷摸摸从小路上走，整整走了三夜，才走到这里。

趴在地垅后边的康有富，看见敌人过来了，慌忙开了一枪，大声喊道：“捉活的！捉活的！”这几个已经被吓破了胆的敌人，以为又是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里，吓得顾不及还枪，惊慌地叫喊着，向汉家山方向逃跑了。

康有富见敌人丢下一头牲口，忙跑过去拉住，一看，是一匹大驮骡，鞍架上头绑着好多牛皮鞋，一头绑着个大木箱。康有富心中十分高兴，拉上驮骡就往回走，回到村公所时，天已大明了。

民兵们一早起来要上地，不见了康有富，正在四处寻找，见他拉着一头驮骡回来，大家一齐围住问道：“你做什么去了？让我们好找！这是哪里来的骡子？”康有富得意地说：“哈！日本鬼子孝敬的嘛！”接着把前后情形讲了一遍。孟二愣说：“好样的！好样的！”雷石柱却正正经经地对康有富说：“好兄弟啦，不是我批评你，实在是你这样作法不对！临走总要告人一声嘛，不然出了岔子连个寻处也没有。”这时，众人已把牲口身上的东西解下来了：三四十双皮

鞋，箱子里是一百多个洋铁盒子，张有义高兴地说："这一定是罐头！"说着拿起一盒，揭开盖子抓了一把就往口里放，只觉得又咸又苦，还有股腥臭味，连忙就往外吐，众人见他这样子，都来围住看，原来是些黑灰面面。只见那盒子上还贴着一块白纸条，一边写着一行日文，看了半天，谁也猜不透是什么东西。

恰好这时，老武从门外进来。张有义拿了一个盒子叫老武看，老武看了一下说："这是敌人的骨灰！敌人被打死以后，都要烧成灰，用盒盒装上运回他们国里去！"张有义一听说他刚才吃的是死人灰，顿时一阵恶心，跑到墙角里"哇哇"的呕吐开了。民兵们看到他这情景，都忍不住地哈哈大笑'张有义呕吐了一气，鼻涕糊了满脸，吐的口干舌燥，忙跑回窑里找水喝，见炉台上放着半盆水，不问三七二十一，端起来就喝，刚喝了两口，觉得那水气味不对劲，正在细看，只听得武二娃在后边大声说道："那是康明理的洗脸水！"张有义不由得"哇"的一声又吐开了。李有红笑着打趣说："张有义今天可会了餐啦，又吃外国肉，又喝土造酒，真香美呀！"逗得众人又大笑了。张有义也不答理，两手卡住脖子只管干呕。

老武看到他那股难受劲，忙忍着笑声，给了他些仁丹，雷石柱又给找来些开水喝上，张有义这才不呕吐了。他喘了喘气，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这都是康有富害的老子！"康有富说："罢罢罢，不说你嘴馋，还怪别人哩！"老武忙岔开话问道："这些东西是怎么闹来的？"康有富又从头说了一遍，并问道："西边是咱们根据地嘛，为什么敌人会从西边下来？"

老武想了想，把手一拍说："是了！一定是'扫荡'兴县溃散下来的。"民兵们急问是怎么回事，老武说："我正要告你们这个好消息哩，来看！这是刚来的报。"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抗战日报》来，只见报上老大的标题写着："兴县地区反'扫荡'大捷，七百余敌寇被歼殆尽"。康明理忙着接过来大声地读，民兵们听完兴奋得相互抱住跳了一阵，又乱纷纷地谈论了半天。老武说："这些胜利消息，

咱们要大大的向敌占区宣传！这些骨灰也可作宣传品。”大家商议了一阵，决定康明理和老武在家准备宣传品，晚上去据点宣传。

这里康明理找来纸墨笔砚，老武请来二先生帮助写传单。二先生一听说敌人“扫荡”兴县被消灭了七百多，高兴地摸着胡子说：“灯蛾扑火，以卵击石，能不自毁乎！民国三十一年春天（一九四二年），‘扫荡’兴县，田家会一仗，也是消灭了敌人七八百呀！要是全国队伍都像八路军的话，何愁敌寇不败？何愁国土不复？”说完，就戴起他的硬腿老花镜动手写标语。他写字在方圆村里是有名的能手，这下精神更大了，挽起袖子，提起大抓笔，只见笔在纸上飞舞。康明理抄报上的胜利消息，老武编日文传单。

三个人正在紧张的工作，门“吱——”的一声开了，老武回头一看，见进来的是区公所通讯员。通讯员从文件袋里掏出一包东西来，对老武说：“这是马区长给你捎来的。”老武接过来拆开一看，见是红红绿绿的传单，有中文的，也有日文的，写着甄家庄战斗的胜利消息，另外还有马区长写的一个纸条，说让把这些宣传品，连夜散到敌据点去。老武看完对二先生、康明理说：“快不要写了，上边已经发来现成的了！”二先生过来看了几张，摸着胡子，佩服地说：“新政权办事真精细，什么也想得周到。”通讯员走了以后，康明理忙拿了几张传单，去村里给人念，二先生也拿了几张，跟上出去了。

第五十七回

借尸首狠心敲诈　受欺侮无处伸冤

老武一个人在家想道：“传单要散的好，非给暗民兵好好布置一下不行！但是汉家山的暗民兵，自从发展了三四个人以后，只

开过两三次会。这回散传单如果闹不好，说不定会给敌人发觉，把这个组织破坏了！”他想来想去，还是决定自己亲身去一趟。吃过黑夜饭，他和雷石柱商量了一下，叫他照应家里的事情。又叫来李有红，把传单和骨灰盒盒两个人分背上，带上武器，往汉家山去了。

一路走得很急，赶二更多天，便来到汉家山村外。两个人爬进了地道，钻了足有一顿饭工夫，才到了头。老武记着规定好的暗号，用手在青石板上拍了三下，不一刻，石板揭开了，老武和李有红钻出来。

一看，孙生旺家里炕上点着灯，窗子用被子蒙着，灯周围坐着三个人，面孔都很生。老武正在暗暗吃惊，孙生旺笑着说：“你们真来了个巧，我正和我们村的暗民兵开会哩。”这时，炕上坐的人也都站起来，叫老武们上炕，老武和李有红便坐上去。孙老汉把烟袋递给老武便到门外瞭哨去了。

老武抽着烟，听孙生旺继续说道：“你们都还不认得吧？”便指着老武和李有红道：“这位就是咱康家寨的民兵指导员老武同志，这位是康家寨的民兵叫李有红，常来咱这里跑。”说完，又把那三个暗民兵——郝明珠、辛有根、刘三丑一个个介绍了一下。老武一一和他们握了手，便问道：“你们开什么会哩？”郝明珠说：“我们讨论了一下以后的工作，又选了个组长，就是孙生旺。”孙生旺有些忸怩地说道：“我怕干不好！”老武笑道：“可以！要是叫我选，也投你一票！”大家都低声笑了。老武又问讨论了什么工作，孙生旺说：“最近汉奸们作恶可凶啦！我们大家正讨论对付他们的办法，计划用红黑账警告他们！”老武又问红黑账是怎么回事，孙生旺便用嘴朝辛有根那面指了指，辛有根说道：“这办法是我想的，不知行不行。我想，以后这些大汉奸小汉奸，谁干了恶事，就给他写个白纸帖，这叫黑账，贴到街上叫众人看，那些做恶太多的，看见自己的帖子多了，怕将来没好结果，也就不敢再多干恶事了！要是谁干了好事，

也给他记一笔账，写个红帖子贴在街上。这法子你看好不好？”老武连连点头说：“好办法！不错！不错！只是这红账怕不能往街上贴。要是贴出去让敌人看见，知道了谁干好事，那不是就坏啦？”大家一听老武说的对，于是说：“红账不要贴，留到咱们手里！”接着，孙生旺便给他讲了一件最近汉奸敲诈人的事情：

这街上，有个小饭铺，掌柜的叫刘善道，夫妇两口，五十多岁了，没有儿。两口子全是天主教友，家中没有一垅地，就靠这个小饭铺过活。这小铺已经开了二十多年了。日本人占了汉家山以后，虽然捐税重，灾害多，日伪军常来白吃白喝，行凶打架，可是因为刘善道惯会应酬人，见人常是哈哈一面笑，伪军汉奸头目跟前，也常送点吃喝东西，因此生意马马虎虎还能维持下来。

一天黑夜，两口子已经睡了，忽然听见一阵急促的打门声，以为又是警备队查夜来了，赶忙起来穿衣点灯，出去把门开了，只见进来的是“密谍”巴三虎和三毛旦两个人。刘善道忙赔着笑脸说：“哈哈，天气冷的很，你们办公事的人可辛苦啦！快上炕来暖一暖吧。”又回头对他老婆说：“赶紧筛壶酒，切一碟子猪头肉！”不料巴三虎却冷冷地说：“不要来这一套啦！哼！想不到你这样个老实人，做的倒是不老实的事。”刘善道听了，摸不清是说什么，只是觉得事情不妙。急忙问道：“三虎子，是怎么啦？”巴三虎把手向门外一指说：“你自己做的事还来问我。”刘善道急忙点了个麻秆火，哆哆嗦嗦出门一照，吓得连忙退进来说：“啊哟哟！上帝呀！这是谁打死了人，伤天害理的！”他老婆一听说打死了人，忙着在胸脯上划十字，口中喃喃地祷告：“主啊，接他的灵魂入天堂吧！”巴三虎把脸一翻，睁起三角眼，指着刘善道说：“姓刘的，你不要装葱卖蒜，你打死了人还赖谁？走！上碉堡见太君去！”这时三毛旦也装腔作势，找绳子、找带子，要捆！要绑！吼三吓四乱咋唬。刘善道两口吓得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了。女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着，口里“上帝，冤枉”喊个不住。

正在这时，伪村长王怀当进来了。刘善道忙求告说："村长呀！快救一救吧，咱实在冤枉呀!"王怀当装着没事人一样，故意惊奇地问："哦！这是怎啦？半夜三更出了啥事啦？"巴三虎忙接着说："出了人命事啦!"王怀当说："真的？不能吧!"巴三虎说："可不是真的。尸首还在门前放着哩，刚才我们查哨查住的。哼！反正杀人的偿命，借债的还钱。没说的，上碉堡去!"刘善道听了只是叫屈，分辩道："这一定是仇人给栽的赃！我这个土快埋到脖子里的人啦，还能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村长你推情测理嘛！就是打死人，也不能把尸首明摆在自家门前作幌子呀！这真冤枉死人了!"巴三虎听了，大声地吼道："打死人你还叫冤枉！到了碉堡上一顿夹棍板子！看你还叫冤枉不？走！冤不冤你和太君说去。"说着拿绳子就要捆。刘善道吓得跪到地上直磕头，他知道一上了碉堡就没活路，于是求告道："好三虎爷爷哩，你叫我怎着也行，千万不要送碉堡呀！好村长哩，替我说句好话吧！死了也不忘你的恩典!"他老婆也跪到炕上求情。这时，王怀当才慢吞吞地说道："你们也就太狠了，眼里没有王法！打死人是要顶命的呀！你说不是你打死的，可是尸首现就在你家门前！送到碉堡上，你全家人别想活一个!"停了一下，声音又和缓了点说："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已经死了一个啦，再死两个对谁也没有好处。如今只能顾活的不能顾死的了。俗话说，人不亲土亲，河不亲水亲，都是邻家邻舍，一出门就见面，胳膊肘折了总要袖子盖，事情已做到了这步田地，大家商量着办吧，怎么着好就怎么着来。"刘善道也是久经世故的人，一听这话，忙开箱子取出二百块钱来，双手递给巴三虎说："包涵点吧！只要你三爷高抬一下贵手，我就过去了！这点孝心，请……"话还没说完，巴三虎已经把钱夺过去，"啪"的一声摔在地上，骂道："瞎了眼啦！谁要你这几个臭钱？三老爷再穷，三百五百还掏得出来。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公事公办，哼！说不下个长短，非上碉堡不行!"王怀当也说："你这老汉也太不识好歹

了，顶着鹅毛不知轻，压着磨盘不知重。二百块票子就想买条人命？！就是打死条狗也不这样便宜吧？”两个人软一顿，硬一顿，逼得刘善道把一千来块本钱都拿出来了，巴三虎还是不依，王怀当估计再逼也没油水了，便给巴三虎使了个眼色，说道：“不看僧面看佛面，也给刘老汉留点本钱，以后赚下了再补报吧！”巴三虎这才转了口气，刘善道两口千恩万谢，把三个人打发走了以后，气得大哭了一场。

巴三虎三个出来便把钱分了。

孙生旺讲完，老武问道：“到底那尸首是哪里来的呢？”刘三丑说：“本来是日本人杀了的老百姓，他们把死尸扛到人家门口讹诈人，这些汉奸王八蛋们不整治整治，老百姓都不能活啦！”这时，孙生旺看见老武们背来的两包东西，问道：“你们背的是些什么？”老武见问，便道：“这是传单和打下的敌人的骨灰盒子！”刘三丑奇怪地问道：“你们把日本人的骨灰盒盒背上干什么？”老武便把敌人这次“扫荡”内地区，在兴县甄家庄打了败仗，被咱们消灭了六七百人的胜利消息讲了讲，大家情绪很高。老武又继续说道：“这些骨灰，就是在甄家庄被咱们消灭了的敌人的骨灰，昨天黑夜，我们民兵在康家寨山上截下的。”辛有根说：“日本鬼子打了败仗，回来还要说他们是大大的胜利。听伪村副郝秀成说，后天日本人要开庆祝胜利大会哩！”老武笑道：“啊！后天要开会哩！那明天黑夜就要赶紧干这件工作！”边说边打开背来的包袱，把里面放的骨灰盒子和传单都取出来，说：“这些传单，就是宣传我们在甄家庄怎样消灭了敌人的，趁敌人要开胜利大会，散出去，揭破敌人这些阴谋诡计！……”正说中间，孙老汉在门外咳嗽了两声，跑进来神色紧张地说道：“巡夜的自卫团来了！”孙生旺“呼”的把放在当炕的灯吹熄，屋里一片黑暗。

第五十八回

暗民兵开会谈玉贵　散传单公所遇秀成

老武和大家在黑暗里坐着，心有些跳动起来。一会，听见街门外有脚步响着近了，慢慢又响着远了。这时，孙老汉从门外走进屋里说："点上灯吧，过去了！"孙生旺又把灯点着。

老武刚才好像要说什么，突然被这意外的惊扰弄的忘了。他皱着眉头思索了半天，这才又继续说道："敌人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弱；从今以后，你们应该加紧在敌人内部活动，用一切办法和敌人汉奸斗争！第一是要壮大自己的力量。现在你们只有四个人；还不够，还要继续发展。但发展时，一定要忠实可靠的，成份好的，因为你们在虎口里活动，随时都有性命危险；第二，要机动灵活。我们干这种秘密工作，要干的快，还要干的好，就全靠灵活。瞅好机会，要干，就非干成功不行！千万不可拖泥带水；看到干不成，就不要动手，再等机会。不然，最容易被敌人发现你们；第三，要好好的联系群众。我们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群众服务；要依靠群众的力量办事情，我们和群众站到一条线上，群众就会保护我们的，工作也好做。以上这几条，是我们干这个工作起码要做到的！"

孙生旺们几个听了，心里都很佩服，亲切地说："你真是有办法！处处谋得周到。你刚才说的这些话，可给我们指出路来了！"李有红说："老武以前在我们村就是干秘密工作的！""啊！难怪这么内行！"众人都说着笑了。

老武见大家再没什么说的，时间也不早了，便起身要走，刚到了地洞口上，又想起了什么似的，回过头对大家说道："散传单这工作，要干的快！但千万不要闹出乱子来！"众人答应着，老武和李有

红已从地道钻了进去。

孙生旺把洞口盖住回来，坐到炕上，四个人又商量散传单和发展暗民兵的事。郝明珠一连提出五六个对象，划了划条件，有的是成份不好；有的是和汉奸有联系；有的是胆子太小。都不能用。最后辛有根想起一个人来，很有把握地说："你们看杜玉贵怎么样？这人出身可好。从小就在街上三盛园饭铺当小伙计，当了十几年，日本人来那时，三盛园关了门，他没干的了，就在街上卖饭，这些你们都知道；再说，他老婆是被日本人糟蹋死的。只要我去跟他一说，他保险愿意！"郝明珠摇着头说："不行！他在碉堡上给警备队做饭，昨天，日本人回来了，又给日本人做饭。咱们办的这事要是叫他知道了，咱的脑瓜也长不牢啦！"辛有根说："你把人家看成什么人啦！你放心，玉贵跟我是拜把子弟兄，他的心事，我都清楚。他给碉堡上做饭也是没法子才干的。那可是个好人哩！我说啥他都听！"刘三丑也说："那人我也知道，不错！真要能把他拉进来，日本人碉堡上的事，我们就能知道了！"孙生旺听了，一时拿不定主意。考虑了一会，决定让辛有根先去探一探杜玉贵的口风，并好好的从各方面再了解一下，以后做决定。

灯里的油，又点干了。发展暗民兵的事情商讨完，孙生旺便把传单和骨灰盒取出来，给每人带了一些，顺便又安顿了些话，便各自回去了。

第二天黑夜，自卫团里凑巧轮上孙生旺巡夜。原来孙生旺和郝明珠几个暗民兵，在自卫团里编的是一组。这天吃过黑夜饭，孙生旺早早去到联合村公所报了到，领上巡夜的武器，回来穿了件布袍子，腰里扎了根腰带，把传单都塞在腰里，便上班去了。

太阳一落，人们便不出门了。街上格外冷清。孙生旺们转到二更多天，见各家各户窗纸上的灯光都熄了，才到了一块动手干起来。刘三丑抱着浆糊桶子，辛有根和郝明珠背着骨灰盒盒，大街、小巷，他们把传单牢牢贴在墙上，骨灰盒盒便摆在传单下面。

闹到三更多天，骨灰盒都散完，传单还剩下一部分。孙生旺说："我给咱把这几张散到村公所里去！"众人说："可不要碰上王怀当给咱闯下祸！"孙生旺说："不怕！听说那坏蛋叫民兵抓过一次，怕了，这几天搬到碉堡上住去了，村公所就剩下我表兄郝秀成。我有办法！"正要走，忽然辛有根拉住他说："嗳，坏了！敌人明天发现传单，一定要追问咱这些巡夜的，这怎办呀！"刘三丑和郝明珠也吃惊起来，说："啊呀！这可是个问题！"孙生旺踌躇了一下便说："有办法！刘三丑，你家里不是有两颗手榴弹吗？你回去拿来，到围墙跟前把它打了！明天敌人要问，就说八路军黑夜又摸进来啦！这不就哄过去了？"大家都觉得这办法不错。刘三丑返身跑着回去拿手榴弹，孙生旺一个人往村公所走来。

村公所的大门还没有关。孙生旺进了院里一看：楼上、正房，灯都熄了，惟有村副郝秀成的屋里，灯照得明晃晃的。他把传单往院里散了几张；忽然听见村副在房里恶狠狠地骂道："哼！抓不住老虎，在猫身上出气哩！好你王怀当，欺侮到我头上来了！你有本事再在这村公所住几天！照你那么作恶，住到碉堡上就保险啦？说不定哪一天，总要让八路军倒了你那西瓜水！"

孙生旺听了半天，听出是郝秀成对王怀当不满；但不知为了什么。于是又赶紧返出大门外，假咳嗽了一声，放重脚步，重新走了进去。村副听见门响有人进来，在房里喊道："谁？"孙生旺答道："我！巡夜哩！"村副说："是生旺吗？你回屋里来！"孙生旺推门进去，扑鼻一股酒味，只见桌上放一把酒壶，一只酒杯。村副穿一身普通便衣，但收拾的很干净；瘦而发白的脸色，这阵喝得通红了，走路也有点东歪西倒的样子。他斟了一盅酒，递给孙生旺说："来！表弟，喝一盅！"孙生旺有点惊异地问道："六月里下雪哩，真是稀罕事呀！从来也没见你喝酒，今天这是怎么啦？"说着接过来，"吱"一口喝了。郝秀成把酒壶又送过来说："自己倒吧，人心上不舒服，想喝两盅！"说着便在地上走了几圈，又击着手心自言自语道："好你，

嗯！看着吧——”孙生旺莫名其妙，又问道：“你喝醉啦？”郝秀成走过来，笑道：“没醉！谁敢说我醉了？你再打二斤来，看我喝了喝不了？”孙生旺看他说话有些醉意，马上想起古人说的“酒醉吐真言”的话来，因又问道：“今儿到底为什么事这么不舒服？”郝秀成叹了一口气道：“唉！我这口气也真够受了！生旺，你不知道，那天黑夜八路军摸到咱这村里，要抓王村长，没有抓住，昨天早上，日本人回来了，他就在翻译官跟前奏了一本，说我知道八路军来，也不给他通消息！老天爷，八路军来我怎能知道呢？再说，八路军为什么不抓旁人，单抓你呢？还不是你干的好事太多啦！他这本一奏上去，翻译官就打了我几耳刮，你说这冤枉不冤枉？这还不是拣软的欺侮吗？老天爷！要是我真和八路军有联系的话，就是再打我二十个耳刮我也不冤枉呀！恐怕咱想和八路军联系，人家还不要咱这些给敌人办事的人哩……”

孙生旺一听他的话音，好像很愿意做点抗日工作，有心拉他几句，又怕他是喝醉了胡说。只随口附和了几句。郝秀成又说道：“反正我看他们也凶不了几天啦！表弟，你看这回出发，走时三十来个，回来只剩下七八个了，怕是又被八路消灭了！看这几天八路军活动的多凶，三天两天进据点。我看，日本人快完了！我当了这么个汉奸村副，将来可怎办呀！”孙生旺听他老这么讲，估计他是愁自己将来的出路。于是便说道：“对的，八路军力量可大啦！我听从西山里回来的人说，那里八路军讲宽大哩：对待给日本人办事的人，除了罪恶大的，一律不杀。”郝秀成说：“好！好！那咱们这些——”

正说中间，突然街外远远的“轰隆”“轰隆”响了两声。郝秀成打了个冷战，吃惊道：“这是哪里炮响啦？”孙生旺也装作惊慌的样子道：“准是八路军又进来啦！快，我要回去啦！”刚一出门，就听见碉堡上的机枪，“咯咯咯”地叫起来。孙生旺说：“是哩，八路军又进来啦！听碉堡上也打开啦！”他出了门，走了两步，从身上又摸出一

把传单，往院里一撒。然后站住喊道：“秀成哥，你们院里，谁丢下这么多票子？”郝秀成听说，忙出来问道：“什么票子？我看！”过去把头一低，果然满地白花花的都是方纸块块，他拾了几张，跑回屋里在灯下一看，不禁惊得大声叫起来：“哎呀！是传单吗！这是哪儿来的？”

第五十九回

吃败仗吹嘘胜利　看传单揭破阴谋

伪村副郝秀成看到传单，惊讶地叫了起来，酒都变成了冷汗。孙生旺也进来说：“你给咱念念。上边说的是啥？”郝秀成念道：“八路军反‘扫荡’辉煌胜利，甄家庄战斗歼灭日寇七百多名……”刚念到这里，便停住了，扭过头来惊惶地对孙生旺说道：“这是八路军的传单呀！怎就到了这院里啦？你刚才进来的时候，院里有没有？”孙生旺说：“没有哇！”郝秀成不安地皱着眉头说：“这就怪了！这就怪了！”孙生旺说：“说不定就是刚才咱们在家里谈话，人家悄悄地散下的！”郝秀成恍然大悟地说道：“对！保险是。八路军可真厉害！”接着又用惊喜的声音说道：“咱们刚才说的那些话，人家一定听到了。”孙生旺说：“听见更好！咱们说的是抗日，八路军听见也是喜欢的！”郝秀成没答话，低着头想了半天，忽然说道：“村公所院里有了传单，街上一定也散下了。今天是你们巡夜，明天日本人知道了，你可吃罪不起！我也得跟上受连累！”孙生旺说：“你听！外边还打枪，八路军一定进来很多，日本人钻在碉堡里不敢出来，我们几个老百姓顶啥事？明天要杀要剐由他吧！”说完便走了。

郝秀成呆呆地坐了好一阵，听着外边枪声停了，这才上炕睡下。心中盘算明天日本人要查问起来，该用什么话对付。

碉堡上的日本人，就是原先在这里住的那个小队，上次随大队敌人到内地区“扫荡”，这一小队三十多个人，死伤得就留下独眼窝翻译官和六七个士兵了。那晚逃回来路过牛尾巴梁，被康有富打得丢了驮子，跑回汉家山据点时，天已经明了。一个个垂头丧气，有赤脚的；有光头的；有的脸上手上绑着绷带。衣服都扯破了。满身泥土，像一群叫化子一样。独眼窝翻译官，想到临出发时那种威风，看到现在这个模样，心中又羞又气。他怕被老百姓看见了丢人，没有敢进村，悄悄从后山上绕回了碉堡里。

碉堡上的伪军小队长杨德，自邱得世和那两个小队被民兵们抓走以后，杨德便接连给水峪镇敌人去了好几份报告，夸他自己的功劳。日本人见他能干，便委他当了中队长，又把各村的自卫团给补充足人数。从此，杨德便抖起来了。

这天，他见“扫荡”兴县回来的日本兵，成了这个模样，心中明知道是吃了败仗，但他却故意说：“皇军剿匪胜利，一路辛苦的辛苦的！”又忙叫伪军们烧水做饭，亲自侍候日本人洗澡换衣服，点烟倒茶，端菜端饭。日本兵换了衣服，吃了个酒足饭饱，精神又大了。独眼窝翻译官胡诌乱扯地对杨德说：“皇军‘扫荡’兴县，大大的胜利！大大的胜利！消灭匪军一千多。后天要开庆祝胜利大会，皇军的赫赫战果，叫顺民的都知道。”杨德最会在翻译官面前溜舐奉承，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答应。等独眼窝翻译官讲完，他连忙写了个条子，派人送到联合村公所，让准备开“庆祝胜利大会”的事情。

民兵们散了传单的第二天，天一大亮，联合村公所的村警，就满街“蘋蘋”的打锣，通知吃罢早饭开大会。

这天，伪村长王怀当也特别起了个早，带着三四个伪军，拿着标语，去关帝庙里布置会场。下了碉堡刚到街上，见对面砖墙上大一块小一块到处都贴起红红绿绿的标语，他以为这是杨德派人来贴的，走近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八路军打胜仗的捷报。一

转身，又见路上不几步远就放着一个骨灰盒盒。王怀当慌了，撕了一张捷报，拿了一盒骨灰，赶忙就往碉堡上跑去报告。

独眼窝翻译官正在被窝里睡大觉，听到叫喊，慌忙爬起来，一见是把他们吃败仗的老底子翻出来了，又急又气，一把把那张捷报揉了，赶快就命令王怀当再去打锣，禁止老百姓上街；又派了四五个伪军到街上撕传单收“骨灰”。

村里老百姓，刚听见打锣通知开会，马上又听见打锣禁止上街；人都有几分好奇心，本来不想上街，现在偏要偷偷的溜出来，看看街上到底出了什么事。一见墙上地上到处都是八路军散的传单，拿起来就围下一堆人念。伪军们一面撕传单赶老百姓，一面也偷偷地拿着传单看。恰好辛在汉也在里头，他剥下几张传单来，假装着赶老百姓，又一张一张散到了各家院里，最后留下几张，就带回碉堡上散给了伪军们。这一下，日本人吃败仗的消息，连伪军也都知道了。

独眼窝翻译官见弄成了这般光景，知道再开什么“庆祝大会”也遮掩不了事实真相，因此又下命令说不开会了。并且马上派人把郝秀成找来，查问夜里是哪些人巡夜。郝秀成数念了一遍人名说：“黑夜八路军进了村里很多，光他们几个自卫团可没法子抵挡。不过总算是他们没尽到责任，我已经训了他们一气，一人记了一大过。”独眼窝翻译官听了，也没说什么，“唔唔”了两声，把手一摆，郝秀成便退出来了。

当天黑夜，老武来检查工作。孙生旺便把郝明珠、刘三丑、辛有根叫来，把怎样散传单怎样遇见伪村副喝酒等情形讲了一遍，老武听了，脸上露出笑容，说：“那么这个人，我们可以马上争取过来给咱们做点工作呀！咱们就先给他送封信，看看他的表示。”大家说可以。老武便从身上掏出水笔，从日记本上撕了一页纸，写了一封信，让孙生旺瞅空送进去。

老武又问发展民兵有没有对象，辛有根便把那天讨论的杜玉

贵的出身、成份、脾性，以及给日本人做饭等情形详细讲说了一遍。并说他已和杜玉贵谈过话。老武听了，说："你把你和他谈话时，他是怎么个态度讲一讲。"辛有根说："那天我们开了会，第二天前晌，我就在街上碰见他买菜，我把他叫到我家里，那阵我家里人都不在。我就对他说：'玉贵，这阵你可是高升啦！成了碉堡上的人啦！'他说：'哼！还不是成天受日本人的洋气！'他就把他怎样不愿意干，怎样想走的话告了我。我们俩是拜把兄弟，处得最对脾胃，他啥话也敢和我说。我又问他：'你准备到哪里去？'他说：'听说西山里八路军可好啦！要走就是参加八路军打日本。你还不清楚我那底子？四〇年咱这里新政权在的时候，你当农会干事，给我增加了工资，娶了老婆。后来老婆被日本人糟蹋死了。这阵八路军在西山里抗战，我真想去参加，报我这个仇！就是不知道人家要不要？我是怕跑出去了，人家当汉奸把我办了可就坏了！'我说：'你也不用出去，咱们这村里就有八路军！'他一听惊奇地一把抱住我问道：'谁是？谁是？'我说：'你就是！'他愣了，问道：'为啥我就是？我没有参加嘛！'我说：'你以后只要干出抗日的事，八路军自然就找你来啦！那不就能当上八路军了！'他这人性子可急啦，低头想了想，悄悄地对我说：'我能干什么抗日事呢？要是咱八路军打碉堡的话，我保险能叫他们不打一枪，把西碉堡上的日军都活捉了！'我问：'真的？'他说：'我做了两个多月饭，把他们的脾气可摸透啦！碉堡上的什么事我也知道！'我和他谈到这里，我家里的人回来了，杜玉贵也就走了。"

老武听了这个报告，好像身子困乏了抽了一袋烟那么精神，忙问道："这个人说的话都可靠吗？"辛有根说："这人我清楚。一句假话都不说！"刘三丑也补充道："这人不错，很正直。"老武听了，低下头，用手托住腮巴想了一下，又问道："这人明天下来不下来？最好我能见他一下！"辛有根说："这不难。你今黑夜别回去了，就在这里住着，有了危险你就钻地道；等明天我给咱把他叫下来，咱再和

他详细商讨好不好？”老武同意了。当晚就住在孙生旺家，又特别向孙老汉问了问杜玉贵的情形，孙老汉说：“是个好人，性子直，前二年给三盛园受苦的时候，是那里的头一个好伙计！直汉子！”老武又详细问了问杜玉贵的家庭情形，孙老汉都一一讲了。两个人在被窝里一直谈了半夜。

第六十回
拉关系定出捉鳖计　巧安排暗中布罗网

第二天吃过早饭，老武在孙生旺家等着。天已经不早了，却不见辛有根领着那人来。老武一会趴在门缝上看看，一会在地上走走，等得十分心焦。

又过了一会，听见街外人声嘈杂，他怕万一要是进来个敌人躲不及，便打算钻进地道里；刚把石板抽开，孙生旺从外面回来了，小声对老武说：“老武同志，辛有根把杜玉贵叫到他家里了，你现在就去和他谈一谈吧！”老武答应了一声，正准备走，忽然又收住腿说：“这大天白日，要是碰上日伪军盘问，该说个什么？”孙生旺一听也愣怔住了。想了一下说：“那你不要去了，把他叫到这里来谈吧！”老武想了一下说：“你这里是咱们的秘密根据地，常把一些人叫来开会不好，会引起敌人的怀疑，万一暴露了，以后咱们连个站脚处也没了。以前我也没想到这一步，以后你们也要注意啦！”孙生旺说：“那么我们白天先和他谈一下，等黑夜你再去行不行？”老武沉思了片刻说：“这样我又得住一天！”孙生旺说：“多住一天就多住一天吧，反正康家寨的工作有雷石柱、李村长他们领导。你在这里领导我们把这事闹好，把这个人发展进来，说不定真能把日本人搞掉呢！”老武手搓着腮巴又想了一会，点了点头说：“好吧，我再住上一

天。”随即又凑到孙生旺耳朵上，把如何同杜玉贵谈话，谈些什么，嘱咐了一遍。正说间，外边又进来一个人，原来是刘三丑。一进来就说：“你们怎么还不去？人家等了好一阵啦！”孙生旺向他摆了摆手，没说话，先开了柜，给老武寻出件布袍子，说：“有了事情，你就穿上坐到地洞里，里边太阴。”说罢，拉了刘三丑一把，相随着到辛有根家去了。

辛有根把杜玉贵叫来以后，杜玉贵不知道是什么事，紧追着问道：“有根哥，叫我来干什么？”辛有根说：“等一等你就知道了！”杜玉贵便抽着烟坐下等。等了一会，杜玉贵又问道：“到底是干什么事嘛？快说了我还要到街上买菜去！”辛有根说：“你再等一等！”这时杜玉贵坐在辛有根面前小声问道：“有根哥，那天你和我说的话，到底是怎回事情？我回去想了好久也没想开。你怎么说我就是八路军呢？”辛有根说：“你不是？我先问你，你老婆是怎死的？”杜玉贵说：“这件事你又不是不知道。”辛有根说：“我倒也知道，就怕你忘了咧！”杜玉贵说：“你今天是怎么啦，尽出囫囵题？咱弟兄们有什么事只管直说！日本人把我老婆糟蹋死，我死也不会忘！”辛有根说：“不会忘顶个啥？除仇不报，倒给人家做起饭来啦！”杜玉贵听了，脸红到了耳根后，心中难受极了！想起老婆死时候的情形，眼里不由地涌出了泪珠。连忙说道：“给仇人做饭，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当初三盛园倒塌了，我连个吃饭处也没有，我……”

杜玉贵正要从头往下讲，辛有根忙接着说：“那些事我也清楚。咱弟兄们今天说句知心话，你要是愿意抗日报仇，可是有个好机会哩！”一句话把杜玉贵说得跳起来，说道：“呵！你那天和我说的就是为这事呀！”辛有根说：“是哩！八路军要打咱村这据点，咱们要帮助咱们的军队打日本，看你干不干？”杜玉贵急忙说道：“干！谁不干不是人养的！”辛有根因为和杜玉贵很相好，两个谁也能摸着谁的心事，知道他不会出卖朋友，又见他十分坚决，于是便把参加暗民兵抗日的事全讲了。杜玉贵听完，心里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

是辛有根把他还当弟兄看，告诉了他知心话；难受的是嫌他们不该现在才和他讲。于是埋怨辛有根说："早些告我那多好!"辛有根说："要是咱们不够朋友，我凭信不过你，今天为啥还跟你说？你不要急，抗日工作迟早没关系，只要能做好。你要死记住一条，千万不能暴露了秘密！今天咱们说的这话，谁也不能告诉！要是一个人露了目标，把大家就都害啦!"杜玉贵说："你放心！我的心不是黑的。"说到这里，正好孙生旺和刘三丑进来了。杜玉贵刚才听了辛有根说，知道孙生旺和刘三丑都是自己一伙的人，见他们来，格外感到亲切。他想到这些人都是一块长大的，这阵人家早就参加了抗日工作，自己却还在碉堡上侍候敌人；想到这里，好像自己比别人低了半颗头。

孙生旺坐到炕上，笑着对杜玉贵说："玉贵，碉堡上这差事干的还痛快吧？"杜玉贵不由红了脸，苦笑着说："唉！你还不清楚？"孙生旺想了想老武安顿的办法；要先了解一下杜玉贵对日本人的认识，看他的思想变了没有，然后再谈参加工作的话。于是又问道："玉贵，日本人对待咱中国人怎么样？"杜玉贵站起来说："你不要绕弯子问我这些了。你们早就参加了抗日工作，不给我讲，让我一个人瞎受罪！今儿有根哥给我全讲了，我也坚决参加抗日，你们叫我做啥我都愿意。"孙生旺没想到他已经都知道了，就看了辛有根一眼，辛有根知道是在问他，忙说："等不来你们，我已经都和他谈了。老武没来？"孙生旺说："老武说先让咱们谈一谈，白天他行动不方便。"

孙生旺见杜玉贵很坚决，心中十分满意，大家都坐在炕上，十分亲热地谈论。孙生旺给杜玉贵讲起八路军的力量；根据地老百姓的事情；以及准备打据点的事。杜玉贵听的非常兴奋，忙说："你们都有功劳，将来要打据点，我非立点功劳补一补不行!"接着便给大家说起了最近碉堡上日本人的情形。

杜玉贵正在说得上劲，辛有根打断他的话说："你不是还要买

菜给敌人闹饭吗？快晌午了，改日再告诉吧！”杜玉贵向窗口看了一眼，果然日头快正了，提起篮子便要走。孙生旺说：“你黑夜能出来不能？”杜玉贵说：“那可困难！黑夜吊桥吊起了，日本人不让出来。有啥事？”孙生旺说：“下不来就算了，改日再谈吧！”

杜玉贵匆忙走了。孙生旺也便回来给老武汇报。一进院，见他爹不在院里，心里抱怨道：“不放着点哨，让生人撞进来该怎么办！”走进家里一看，不见老武，他爹也不在，忙揭开洞口盖叫，叫了一气也没人答应；孙生旺急坏了，不知出了什么事。正在这时，他爹从外面回来说：“老武回去了，刚才康家寨李有红来找，说村里有事叫他回去。”孙生旺这才放下心。

黑夜，老武又从地道里来了。孙生旺忙问回去做什么。老武说：“区上通知叫回去汇报工作，我安顿让石柱去了；我等把这件任务完成以后再回去！”接着便问今上午和杜玉贵谈话的情形。孙生旺从头说了一遍，最后又说：“杜玉贵黑夜没办法出来，只有每天白天买菜才能出来，你要和他谈话，只有白天才行。关于打碉堡的事，他愿意拚上命干！”老武说：“白天谈要有个合适地方才行！”孙生旺说：“我想在三丑家谈最合适，那地方僻静，他又是光棍汉，常也没人去。”老武说：“可以！”当时趁夜静街上没人，孙生旺便把老武引到刘三丑家里去睡。

第二天前半晌，辛有根把杜玉贵领来了。刘三丑忙到门外去放哨。老武见杜玉贵个子不大，胖胖的，圆脸，笑起来一只眼有些大，一只眼有些小。他对炕上的老武笑了笑，便把手里的菜篮子搁在炉台上，坐在炕沿边。

辛有根说：“这就是刚才我和你说的，武工队那老武同志。”杜玉贵好像见了多年没见面的朋友，老武也亲热地和他招呼。杜玉贵往老武跟前坐了坐，说道：“老武同志，咱们初次见面，你是不知道我这人的脾性，有根他和我是拜把弟兄，最清楚我的底子。我从前是在三盛园饭馆……”杜玉贵正打算把他的全部身世和遭遇告

诉老武，辛有根打断他的话说："你那些过去的事，老武早知道了。不用说那些，你截近些说碉堡上的事吧！"老武也接住说："咱们计划要打碉堡。听他们说你愿意出力完成这个任务，你先把碉堡上的情形详细讲一讲吧！"

杜玉贵搔了搔头皮说道："对！咱先说碉堡上的事吧。如今西碉堡上住着八个日本人，我就在西碉堡上做饭。今天翻译官到水峪镇去了，带走了两个日本人，这阵只剩下五个人了；有一条大洋狗，和个狼一样，可凶啦。我初到了那里怕的不行……"杜玉贵是个爱说话的人，说东就扯到了西，一让他自由说开就没远近了。

这时他见辛有根瞅了他一眼，一忙又说到了正题上："看我又说得走了题啦！碉堡四周有铁丝网，铁丝上边有刺，那次把我的衣服扯……唔，铁丝网里边是外壕，上边有吊桥，过了外壕就是围墙，有一丈来高，上边也是铁丝网，院里当中是碉堡，日军就住在里头。靠西墙是仓库，靠东墙是饭厅，饭厅的窗子和围墙门斜打对，在饭厅里吃饭，从窗口上，一眼就能看到围墙外面。这就是碉堡上的情形。从前日军多的时候，白天不撤吊桥，光黑夜撤；这阵除过每天清早送水的来，和我下村里买菜以外，成天吊桥都不放。放吊桥那可麻烦啦，上边有滑车，还有……"杜玉贵忽然发觉自己说得又走了题，忙闭了口。

老武把杜玉贵讲的情况，都记在了笔记本上，随后又翻开一页，画了个简单的地形图，向杜玉贵说："你看这个形势对不对？"杜玉贵看不出个门道来，老武指着告他哪里是碉堡，哪里是饭厅……杜玉贵点了点头说："对，都对！"辛有根思索了一阵说："照你说的：工事这样多，这可不好打哇！"杜玉贵说："你说难处在哪里？"老武说："大队伍是来不了，小队伍没有炮；只有想办法冲进碉堡里边，可是这困难就多了。"停了一下又说："队伍就是到了跟前，吊桥不放也是个进不去。就算能进去，敌人在炮台上，院里又有洋狗；闹不好，自己就先受损失！"杜玉贵忽然站起来说："你只要有决心打，

定上个日子，保险能把日本人全活捉出来!”老武听了很奇怪，忙问道:“你把你的计划说一说，看看行不行。”杜玉贵说:“我昨天思谋了半夜，可想了个周到，白天不能打，黑夜不能打，只有天明以后送水的上去，吊桥一放，那就是个空子!”

接着便把他的计划，详细讲了一遍：队伍从哪个方向来；在哪里埋伏；洋狗怎办；进去以后怎样捉敌人……老武听完，称赞道：“这计划很好！不过放吊桥时候是不是日本人正吃饭？”杜玉贵说：“日本人早晨饭吃的很早，我可以做的再早些。”老武思索了好一阵，又说道:“饭厅上的窗子可得想个办法，不然敌人在饭厅里就能看见队伍运动!”杜玉贵说:“这我早想好了。我回去用麻包钉了，告日本人，就说天气凉了，风大的很。你说队伍哪天来吧，最好就在这几天，趁翻译官不在，敌人少。”老武说:“就今天晚上队伍来吧，明天天明时分动手。”杜玉贵说:“一言为定！我准备我的，你们准备你们的。唔，我赶快要买菜去了。哎，还有一句要紧话：等我在围墙门口摆手你们再进来。”说完，提起篮子走了。

老武对辛有根说:“按这计划，明天早上往碉堡送水的是个要紧人！这……”辛有根抢着说:“这好办！敌人的水是自卫团用牲口驮上送，明天轮上孙生旺了，这正好。”老武忽然又想起一件大事来，吃惊地说:“坏了！坏了！这是两个碉堡，咱们的人进西碉堡，东碉堡上伪军哨兵看见就糟了!”这一说，辛有根也吃了一惊。想了半天说:“这事得用辛在汉，明天早上能让他放哨就好了!”老武说:“你去想办法找他来一下!”辛有根说:“我不好去叫他，我去让孙生旺找他去!”说完匆匆走了。

约莫过了一点多钟；辛在汉和孙生旺来了。辛在汉一见老武，就说他要回康家寨。老武问他为什么，他说:“听说咱村这阵啥也闹好了，我要回去当两天民兵，痛痛快快打几仗！在这里苦的不行。自从这回日本人‘扫荡’败回来，伪军们生活更苦了，每天喝高粱糊糊。”老武安慰劝解他说：为了抗日，要忍耐几天，过不了半年

十个月，就能把敌人挤走。随即又把这次活捉日本人的计划讲了一遍。最后问道：“东碉堡上，明天天快明时，轮谁站岗？”辛在汉低着头想了想，又扳着指头划算了划算说：“半夜是第二班接哨，一人两点钟，哎哟！轮我上班就九点了。”老武摇了摇头说：“那可不行，最好你能五点钟上岗！你看能不能想法子换一下。”辛在汉抓着头皮想了半天说：“五点来钟是王志功的班。我看我买上点巴豆，等吃晚饭时给他悄悄放到碗里，他拉肚子拉的不能上班了，我去替他。”大家想了半天，再也想不出个更好的办法，老武说：“那只好这样办，不过千万要小心！”

第六十一回
入虎穴活捉日寇　得胜利未打一枪

老武打发走辛在汉以后，又告诉孙生旺明天一早去送水注意的事：让他带些干粮，进去以后，把狗引在个墙角里去喂。孙生旺说：“这任务保险能完成了。”大家又把计划重新详细研究了一遍，天气已经快中午了，孙生旺绕道把老武引回了他家里。孙志强老汉正在做饭，让老武吃了饭再走。老武一时也等不得了，马上就钻进地道走了。

老武一口气跑回康家寨，连忙召集战斗队的人开会，把在汉家山定下活捉日本人的计划，详细讲了一遍，民兵们高兴地叫道：“哎哟，你出去一天半，给咱揽回这样大的买卖来！”老武说：“任务是不小，要是闹好了，这个胜利就很大；要是闹不好，损失也就不小！”停了一下又说：“咱们的二十多个人，要分成两队：挑十几个有战斗经验的摸碉堡，其余的在碉堡对面山上作掩护，万一任务完不成，也好掩护往下退！”老武刚讲完，大家都要求摸碉堡，康有富说：“咱不

作掩护，咱要摸碉堡去!”老武见大家都不愿作掩护，说道:“大家要求打仗，这种精神是好的；不过用不了这样多人，人多了反而目标大。再说没掩护还行？万一搞不成，退也退不下来！反而坏了。大家要听指挥，分配干啥就干啥!”大家听了老武的话，都说:“好!分配吧!”老武和雷石柱研究了一下，共挑了十个有战斗经验的民兵。说道:“摸碉堡的要把刺刀和手榴弹准备好，说不定要打白刃战！去了以后，绝对不准说话，没命令绝不准开枪，咱们要打哑巴仗!”老武讲完，大家便分头准备去了。

约莫到了后半夜，老武先打发李有红从地道进去，和送水的孙生旺联络。随后带着二十几个战斗队员出发了。

快到汉家山的时候，老武把担任警戒的民兵，留在碉堡对面的山头上，自己和雷石柱，带着挑选下的那十个民兵，向碉堡那座山上运动。

天很黑，星星闪着眼。民兵们顺山坡往上爬。老武提着手枪走在前面，弯着腰爬一阵，就停住，听一听四周没有动静，再往上爬。爬到半山腰的时候，有一段石子路，老武对背后的人低声说:“脱了鞋!”一个对着一个的耳朵，把这句话传给了最后一个人。大家都把鞋子脱掉，光着脚，屏住呼吸，继续往上爬。

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山顶上黑黝黝的那座碉堡了。老武又低声传下话来说:“停一停，趴下!”后边一个跟一个趴下了。老武把手枪插在腰里，两手托着地，一个人爬向前去了。

碉堡看得很清楚了。老武又慢慢向前挪了几步，趴在一个低土垅下边，向碉堡观察了一阵，也看不出有什么动静。这时，他想起杜玉贵说围墙门斜对面有一块凹地，可以埋伏队伍。他调过头来找那块凹地，向右前方爬了几步，果然在外壕不远处，找到了一块凹地，长着一些将要枯干的杂草。这里距围墙门约有二三十步远。老武十分小心地急忙退下来，引着民兵们爬进了凹地，伏在乱草里。

山野静寂得很。夜风吹着野草，发出轻微的响声。间或空中飞过一颗流星，在深蓝色的天上，划下一道白光，很快又消逝了。雷石柱抬头看了看天空，对着老武的耳朵低声说：“‘参星’刚偏了，天气还早啦。碉堡上的哨兵大概还没撤！”老武在黑暗里点了点头。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想着天明以后怎样动手。

时间慢慢的挨过去了。拂晓的风，吹得人身上有点发抖，草上的露水，把民兵们的衣服都印湿了，裤子紧紧贴在腿上，冰凉沁骨。

孟二愣前两天就有些感冒，夜里又着了凉，喉咙里痒的直想咳嗽。但他不敢咳嗽，怕坏了大事，只好不时地咽唾沫。过了一阵，实在忍不住了，悄悄拉了趴在旁边的老武一把，对着老武的耳朵低声说：“老想咳嗽！”老武在他脸前把手摆了摆，掏出自己的手巾给了他，低声说：“塞在嘴里，千万不能咳嗽！”二愣把手巾接过来，塞进嘴里，憋得眼泪鼻涕直往出流，但总算把咳嗽忍住了。

又等了有一个多时辰，东面山顶上慢慢泛起了白色。山下汉家山村里，鸡叫了。面前黄色的围墙，白色的碉堡，逐渐显得清楚，只见碉堡门紧闭着，吊桥高高的悬着。

老武从杂草里抬起头，向山下除望，忽然发现顺山坡小路上，有人赶着头驮水的毛驴上来了。老武看那人走路的样子，便认出了是孙生旺，一时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但又压制不住的紧张。他眼不转睛地盯着孙生旺：只见他跟在毛驴后面，一摇一摆地上来了，眼睛不断地向凹地这面望。老武捡了一块小土块扔过去，孙生旺知道队伍来了，忙走到外壕边上，向围墙里边喊道：“太君的放桥，苦力的送水来了！”过了一会，就听见吊桥“吱吱咯咯”地放下来，刚好搭在外壕上。碉堡门也开了。

趴在乱草堆里的老武，从围墙门看进去，只见饭厅窗子上蒙着块麻包。他右手紧紧地握着手枪，浑身的血流得更快了，心好像要跳出来一样。他使自己镇定了一下，向趴在旁边的民兵们使了个眼色，大家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紧张。单等着杜玉贵出来在门口

招手。

孙生旺把驮水的驴赶进去以后，杜玉贵忙出来，和他把水桶抬下来，放在厨房门口，两人紧张地对看了一下，孙生旺点了一下头，杜玉贵便把头往仓库那面摆了摆。孙生旺把驴拴在仓库门口，蹲在地上，一面抽烟，一面掏出身上带来的干粮喂那只洋狗。杜玉贵忙着把做好的菜饭，端进了饭厅里。

趴在凹地里的民兵们，忽然看见杜玉贵站在饭厅窗口前，向围墙门外望了一眼，很快又不见了。大家猜不透他这是什么意思，每个人握枪的手心里都渗出了冷汗，不知道是怕，还是因为过度紧张，人们的心都跳得压也压不住了。老武见杜玉贵没有摆手，也不敢轻举乱动，只是耐着性子等。

一会儿，听见碉堡上，一阵木板鞋“堤搭堤搭”的响声。通过围墙门，老武看着日本人从碉堡上下来了，他数着五个日本人都进了饭厅。现在，就等杜玉贵出来招手。这时大家紧张极了，可是总不见杜玉贵出来。

雷石柱心里想道：“不会是这家伙不可靠吧？”其余的民兵也在胡思乱想。正在这时，杜玉贵跑着出现在围墙门口，他拿着块手巾扬了几扬，好像打闪一样，又飞快地进去了。

老武向民兵们把手一摆，民兵们急忙站起，三两步跳出凹地，从吊桥上飞跑过去。一进围墙院子，二愣因为跑的太急，忍不住咳嗽了一声，饭厅里的日本人喊道：“什么的？”老武们急了，一下涌到了饭厅门口；正在吃饭的敌人，有的刚端起饭碗，有的正挟起肉菜往嘴里送，忽然看见从门口伸进五六把明晃晃的刺刀来，一下都惊呆了！盘着腿坐在炕上，活像庙里的泥菩萨。其中一个满脸络腮胡的老鬼子，忽然把碗一丢，想从窗口上往外冲，这时，从蒙在窗子上的麻包外面，又伸进了几把刺刀。老武把手枪摆动着，厉声喊了几句日本话，那个老鬼子便吓得又坐下了。其余的也都驯顺地举起手来。

张有义端着枪挤进了饭厅里，打着日本腔调说："不咪稀了，开路的！"民兵们有的用枪逼着；有的上来用绳子把日本兵一个个捆了起来。

雷石柱带领着另外几个民兵，跟着杜玉贵跑上了碉堡，把一门小炮和两挺机枪、步枪、子弹等都拿了下来。大家正要押上敌人往外走，忽听后面"呜——"的叫着，那条洋狗扑上来了。原来喂洋狗的孙生旺，见民兵们进来完成了任务，很快就赶着毛驴走了。孟二愣一见洋狗，喊道："来，把这家伙也干掉！"几个民兵一齐扑上去，一顿乱刺刀把洋狗捅死了。

老武觉得时间不短了，忙催大家说："快走！快走！"民兵们押着敌人，扛着胜利品退了出来。杜玉贵从碉堡上边背了一些敌人的行李银钱，也跟着民兵们退了出来。老武拿着手枪亲自断后，过了吊桥刚走了不远，忽听驻守伪军的那个大碉堡上，"叭"响了一枪，老武心中暗喜，知道是辛在汉放哨，看着民兵们完成了任务，打枪催他们快走。于是大家顺山坡冲到了沟底。这时，山顶上碉堡里的伪军，和这面山上警戒的民兵们对打开了。张有义说："你们听，这就叫马后炮！"民兵们笑着，跑得更有劲了。

老武他们爬上碉堡对面这座山，和担任掩护的民兵会合了。这时太阳刚出山，大家一路上说笑着回到了康家寨。

全村人又是一场说不尽的喜欢。赶忙招待吃了饭，当天就派民兵押着俘虏，扛着机枪和大炮，送往军分区司令部。司令部首长们一见康家寨民兵这样勇敢机智，当下按缴获敌人武器奖励办法，给他们发了奖；另外又奖给他们一个掷弹筒，一挺机枪，和一面红旗，上边绣着"有智有勇"四个大字。军分区首长们，还给康家寨行政村民兵，写了一封亲笔信，嘉奖他们这种英勇机智的行动，勉励继续发扬这种精神。民兵们看到这封信后，高兴极了。大家集体给分区首长们写了一封复信说："我们一定听毛主席的话，不骄傲不自满，坚决把汉家山敌人挤走！"

从这以后，民兵们有了新武器，练兵习武的情绪比以前更高了。每天一有空闲，便由老武和赵得胜，教民兵们学打机枪和掷弹筒。

杜玉贵跟着民兵出来以后，就在康家寨安了家，村公所给调剂了些口粮和土地，群众又借给了一些日用家具。他也参加了民兵，经常跟着大家出去活动。

第六十二回
敌人胆寒假增援　百姓悲愤度除夕

康家寨民兵战斗队，自从活捉了汉家山全部日军后，因为快过年，便解散了。望春崖和桃花庄的民兵，都各回了各村。康家寨只留下了本村民兵，也再没去敌据点活动，每天只是放警戒。闲下的时间，便练兵习武，有时晚上读读报纸。

汉家山据点里，敌人又从水峪镇调来一小队日军，分住在东西两座碉堡上。东碉堡的伪军，被赶下来，又住在了关帝庙里。

临过年的前几天，老武调回区上去总结工作。这时，忽然从汉家山传出一股风声，说据点里增加了几汽车敌人。康家寨群众，因为去年过年受了那样大的损失，听到这个消息，都惶惶不安：有些胆小的，就开始准备搬往山沟土窑去。

腊月二十八晚上，雷石柱派了李有红去据点探消息；自己便到了中队部。只见民兵们都在那里，炉台上点着盏麻油灯，杜玉贵挽着袖子，正在煮南瓜。民兵们七横八竖地挤在炕上，正听康明理讲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康明理见雷石柱进来，便停住了，问道："石柱哥，听说据点里增加了敌人啦，里边也送不出情报来，咱们该派个人去探探！"雷石柱说："刚才已经派有红去了。唔，你还

是讲吧!”说着也挤在了炕上。康明理又继续往下讲,正讲到红军过金沙江时,李有红回来了。雷石柱说:“你怎么倒回来了?好快呀!”李有红说:“走到半路上,碰上孙生旺来了。”

这时,孙生旺已跑了进来,和认识的民兵们打招呼。杜玉贵见了本村人,更加亲热,忙让到热炕上说知心话,说的别人插不上嘴。孙生旺因为有要紧事,无心听他讲来了康家寨的这许多流水账,急插口说:“早就想往出送个消息,怎么也抽不出个人来。这几天据点里可紧啦,自卫团都集中了,又是出操,又是放哨。老武那天给郝村副写的信,我也送去了,他说愿意参加抗日工作。”雷石柱说:“这下咱们更好办了!”

这时,南瓜已经熟了,大家一面抢着吃瓜,一面探问情况。雷石柱说:“人们传说汉家山据点增加了敌人,是不是真的?”孙生旺摇了摇头说:“没有的事,是日本人捣鬼啦!日本人以前时常派密谍出去探消息,这阵被地雷炸的也不敢出去了。密谍组长巴三虎,就指使自卫团出去给他们探消息。二十三那天,派上了我,我钻到家里睡了一觉,半后晌去给他胡诌了一气。我说:‘西山上开来八路军一个团,还带着好几门炮,说要攻汉家山哩!’巴三虎当成真的了,马上就报告了日本人,日本人一听,吓得连忙给水峪镇‘红部’打电报,求救兵;可是水峪镇的兵还不够哩!这下,敌人就要开把戏了,他们见人就说:‘皇军多多的有,多多的来。’把自卫团也集中了。二十五那天,真的从水峪镇开来四汽车日本人,故意在大街上穿来穿去游了四五趟;可是到半夜又偷偷地开走了。那天黑夜轮我放哨,啥都看清了。昨天下午,还拉来一汽车木箱子,上面写的又是炮弹呀、子弹呀,让老百姓往碉堡上背。刘万清老汉背的一箱炮弹,刚上到半山坡,摔了一跤,把箱子跌烂了;原来里面装的是石头圪蛋!日本人见露了馅子啦,气得把刘万清老汉狠狠打了一顿!这几天,日本人轻易连碉堡也不下来。村子围墙门也封了,不让老百姓出去,怕走露了风声,我今天还是请了个病假,才溜出来!”

停了一下，又说：“我看，今年过年日本人保险不敢出发！你们最好把碉堡上的日本人打一下，这是刚调来的，还没吃过民兵的亏哩！”孙生旺的话还没有讲完，民兵们就乱纷纷地说：“这下可闹美了！今年可能平平安安过个年啦！”康明理兴奋地站在炕沿上，乱摆着手，像讲演的一样，说：“同志们，今年不但要保卫全村平平安安过年，还要去袭击敌人，叫他们过不成年！”孟二愣首先站起来，口里还嚼着一块南瓜，连吃带说道：“我打头一阵！”其他民兵也同意康明理的意见。雷石柱说道：“这意见很好。咱们可以商量商量。”孙生旺走了以后，大伙一面围住锅吃南瓜，一面讨论过大年袭击敌人的事。

第二天已是腊月二十九，这个月小建，二十九便是年除夕。大清早，汉家山密谍组长巴三虎就急急忙忙跑到伪村公所，找着王怀当说：“王村长，明天就是大年，慰劳皇军的肉啦、面啦，还没闹好，要让皇军说了话，可就难办了！”王怀当满不在乎地说：“不怕，我心里有数哩！老百姓都是贱骨头，挨砖不挨瓦。你早点向他要，他就装穷；等他把过年东西准备好了，来个突击，什么都是现成的。杨中队长昨天也打发人要肉和面来了，一共算起来，至少得几百斤。”停了一下又说：“咱俩分一下工，花姑娘是你的事，肉和面是我的事。”巴三虎答应着走了。王怀当忙点动他的人马，带着村警狗腿，拿着箩头口袋，挨门挨户抢慰劳品。

这村西头，有一户人家，男人叫张武，四十来年纪，从小闹庄户，凭汗水熬起一份家业，一家人有吃有穿。自日本人占了这村扎下据点以后，三日捐两日税，二年光景，把一份家当快搜刮光了！每日起来，搅糠拌菜填肚子。临过年了，好容易才向亲戚家借了几斤白面，割了二斤肉。这天吃过早饭，他老婆和媳妇，刚和起面要蒸馍馍，忽听得街上吵吵嚷嚷，他十一岁的小女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说：“妈妈，村公所的人出来啦，挨门门搜查哩！把各家蒸下的糕、捏下的饺子都拿走了。”全家人听了，吓得手忙脚乱。张武

急得催老婆说："快！快！把那些东西藏了！快点嘛！"老婆却腿抖的站也站不稳了，端着面盆放到箱子里；觉得不稳当，放到柜子里；又觉得不稳当，最后放到柴堆里了。

刚收拾完，只听院里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王怀当领着四五个村警进来了。王怀当一进门就大声吼道："慰劳皇军的东西准备好了吧？快点拿出来！"张武赔着笑脸说："唉！村长，你知道咱是个穷人，啥也没有。"王怀当说："知道你们这些贱骨头！"回头说了声："搜！"几个狗腿便翻箱倒柜拾翻开了，最后从柴堆里搜出了和好的几斤面和二斤肉。王怀当顿时把脸一变道："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张武还没来及分辩，脸上早挨了几个耳光，干瞪眼不敢回嘴。看着人家拿上东西摔门走了，才"唉"了一声，倒在炕上。

村东头吴金福老汉家，临过年时，求哥哥拜姐姐借下几个钱，称了一斤白面，包了几个素饺子，也被王怀当带着狗腿们抢去了。全村没一家没受害的。

王怀当见搜来搜去东西不多，就带上狗腿们又出来搜第二次。他们一直撞进了张武家，张武见这些人又来了，正不知道是要干什么，还没来及开口，只见王怀当朝着牛圈呶了呶嘴，便有几个狗腿扑过去，把圈里的母牛拉上就走。张武急得夺住缰绳说："村长，这可不能呀！这是我全家的命根子！"王怀当说："什么命根子命梢子？这牛非杀不行！"张武听了，抓住牛缰死也不放；伪村警们就拿着棒子乱打。打得张老汉头破血出，几个人扯开缰绳，把他推倒在地上。张武更急了，抱着王怀当的腿连哭带骂道："你们这是抢人啦！明火啦！要杀牛连我杀了吧，反正我也不能活了！"王怀当见张武拉扯他，气得把眼一瞪，大骂道："妈的×，你耍赖，押起！押起！"马上就上来几个村警把张武五花大绑。全家人吓得大哭，跪下一地求告。王怀当骂了一顿，把人放了，把牛拉走了。带着村警，又到别的养牲畜人家去拾翻。猪羊牛见什么都要，把全村仅留下的三只叫明公鸡，也都捉去了。老百姓好容易熬到个过年，好容

易东拼西凑才办下点年货，一下都被抢光了，家家气得啼啼哭哭。

到半下午时分，巴三虎领着五六个日本人下了炮台，村里家家吓得乱作一团。青年妇女们吓得到处藏躲。可是巴三虎是本地人，谁家有女子，谁家有媳妇，哪个长的好，哪个长的丑，他都清楚。他引着日本人，把刘万庆家十六岁的女子拉走了，把张武的儿媳妇拉走了……一共拉了八个妇女。女人们吓得直哆嗦，脸无血色，眼哭成了红桃。日本人狂笑着、拉着、扯着，往碉堡上走。刘万庆家老婆追出来了，张武女人也追出来了，这些人像疯了一样，又是痛哭，又是傻笑，日本人用皮靴踢她们，用枪托打她们，刘万庆家老婆的头被打破了，血流下一脸，但还是追，还是骂，日本人朝着追来的老百姓开了几枪，才把人们吓得站住。眼看着自己的女儿被拉上碉堡去了，刘万庆家老婆，气得一头撞在墙角上碰死了！这天村里闹的鬼哭神嚎，从早到晚没断过哭声。

第六十三回

辞旧岁民兵大闹据点　迎新春群众慰问抗属

康家寨的民兵，前几天就计划好过大年要来扰乱敌人。除夕这天晚上，雷石柱领着五个民兵，一直摸到了碉堡跟前。这地方，上次来过，地形很熟悉；大家一齐趴在了山峁峁后边，这里离碉堡只有二百来公尺。天黑、夜静，往山下看，村子里黑灯熄火，不时有凄惨的哭声传来，实在不像个过年的样子。对面碉堡上，却从枪眼里透出了明灯亮烛，不时传出了日本人的狂笑声，“唔哩哇啦”的说话声，还夹杂着女人的哭嚎声。

民兵们听了一阵，气恨地低声骂道：“狗养的们，一定是欺侮女人哩！看你们还能好活几天？！”雷石柱说了声：“瞄准枪眼！”只听

一阵轻轻的枪栓响，雷石柱又喊了声：“打！”一阵排子枪打了过去。马上碉堡里乱成一团，只听得日本人乱叫喊，桌子椅子撞倒了，碟子碗“当啷当啷”的摔碎了……乱了一阵，碉堡上的机枪朝四面八方乱扫射开了。枪口吐着红红的火舌，子弹打得像下雹雨一般。民兵们紧紧地贴在地上不动。

打了半个时辰，碉堡上枪声刚停止，民兵们又打了一排子枪，碉堡上便又打开了，这回还夹着小钢炮声音，炮弹在远远的山头上炸开了，冒起一朵一朵的火花。

打了一阵停了，民兵们又向着碉堡打了几枪，敌人就又打开了。这样断断续续一直打到头鸡叫，忽然碉堡里打出了一个照明弹，像闪电一样，晃得民兵们睁不开眼；大家只是贴在地上不动。只听一个日本人咕噜了几句，碉堡上便不打枪了。民兵们又打了几次排子枪，敌人只是不还枪，反而在碉堡里唱起日本歌来了。雷石柱说：“敌人看破咱们的计了。好！他不打就不打，咱给他门上埋个守门雷，明天是大年初一，叫他来个开门见喜。”说完便叫武二娃、杜玉贵去和他埋雷。杜玉贵高兴地说：“对！数我去合适啦，我在这里就是闭住眼，要到哪里也能到哪里。从前日本人多的时候，我一个人常……”雷石柱道：“少说两句吧，快背东西走！”雷石柱把地雷用手巾包住，用牙咬着手巾；杜玉贵把铁锹别在背后腰带上，三个人像蛇一般的爬到了外壕跟前。

那壕有七尺来深，一丈来宽，雷石柱原先没计划好，到这时干瞪眼过不去，想了半天，想不出个办法。这时杜玉贵凑到雷石柱耳朵上说：“用腰带吊吧！”雷石柱说了声：“好！”三个人便把腰带解下来结成一条，雷石柱先把他俩吊下去，又把地雷和锹吊下去，自己调过身子慢慢往下溜。杜玉贵在下面用手托着他的脚，便轻轻的下去了。三个人到了壕底，雷石柱让杜玉贵踩着自己肩膀爬上去。杜玉贵垂下腰带来，又把他两个吊上去。爬了几步，便到了铁丝网跟前。

隔着一道丈数高的围墙，只能看清碉堡的上半截；这里离碉堡只有五六丈远近，连敌人的咳嗽吐痰都能听到。他们面前的铁丝网有五尺来高，跳是跳不过去，钻也钻不进去。雷石柱看了半天，凑到武二娃耳朵上说了几句，便用锹把地铲低了些，让武二娃爬进去；他又把地雷和锹递进去，武二娃接着，脱了鞋袜，赤着脚，轻轻走到围墙门口，用手在地下一摸，硬硬的，原来都是石头子砌起来的！武二娃摸了半天，见没法挖雷坑，真急坏了！坐在地上直想哭。忽然摸到门旁栽着根电线杆，心里立刻有了个主意，便把地雷绑在了电线杆上，把火线拴在围墙门上，这才退了出来。雷石柱问说："埋好了？"武二娃欢喜地说："绑好了。"

三个人照原路退了出来，找到那几个民兵，相随上便往回走；但武二娃却不愿意走，他要在这里等着看地雷炸。雷石柱没法，只好把他留下；又怕他一个人出乱子，便把张有义也留下了。又给了他们一颗地雷，叫他们埋在前面拦路，防备敌人发现目标追过来。说完带着其余的民兵走了。张有义和武二娃把地雷埋好，两个人披着老羊皮袄，坐在山峁后等着。

夜静得没一点声音。碉堡上灯已熄了。人心里越有事，越觉得时间过的慢，从鸡叫等到天明，从天明等到太阳出山，日本人还不来开门。武二娃急得数指头，隔一阵就对张有义说："我再数一百下保险出来。"可是又数了二百下，敌人也没出来。张有义躺在地上瞌睡得连眼也不想睁，心里啥事也不想，只想美美睡一觉。

又等了一阵，忽然武二娃賜了张有义一下说："开门来了！开门来了！"张有义猛爬起来，细细一听，果然碉堡里有些响动。两个人心里缩紧了，四只眼不转睛地盯着碉堡门。又过了一阵，只见门动了，刚开了一半，便是"轰隆"一声巨响，一个日本人狗吃屎般的栽了出来，趴在地上不动了。武二娃高兴得差点喊出声来。

地雷响声，把碉堡里惊乱了。马上拥出来六七个敌人，围在尸首跟前察看。张有义见那么多敌人，心里痒痒，不管三七二十一，

“叭”的一枪打了过去，一个敌人按着肚子蹲在了地上，其余的敌人发现了目标，马上端着枪向他们扑来。张有义急了，叫武二娃说：“快退!”这时敌人枪打得很紧，两个人爬到沟边上，抱着枪，拿皮袄裹着身子，顺山坡滚下去了。刚滚到沟底，就听得山顶上“轰隆”一声，两个人心里十分得意，知道这是拦路雷炸了。也顾不得回头看，爬起来一气往回跑。

走到离村还有三里地光景，从路旁枯草里，兀的站起个人来，他俩忙停住脚步，定睛一看，原来是放哨的儿童团员王小虎。王小虎说：“哈呀！你俩才回来，干什么去啦?”张有义说：“过年啦，给日本人送了点小小礼物。”王小虎说：“又是埋地雷去啦？”张有义说：“那是自然的！今年开市大吉，给叔叔拜个年吧!”王小虎立正，手一举说：“敬礼!”张有义说：“礼毕。”说笑了一阵，张有义和武二娃，便绕开大路，从荒草乱石坡上往回走。他俩知道这一带大小路上，昨天民兵都用地雷封锁了。

他俩回到村里，左右一看，家家门上贴着鲜红对联，有的写着：“锄头换来饱暖福，地雷打出太平春”，有的写着：“男耕女织生产救国，劳武结合保卫家乡”……。一些男女娃娃们，穿着新衣服满街蹦跳。武二娃走到家门口时，正遇他妈站在台阶上等他，见他回来了，又喜欢又抱怨地说：“怎这阵才回来？真急……”想说个“真急死人了”，后来觉得大年下不该说不吉庆话，于是把下半句话咽下去了；改口说：“快回家吃饺子去吧!”武二娃撒娇地说：“偏不！我要先到康大婶家里去，石柱哥给我分配下帮助军属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哩!”张有义忙插嘴说：“先回去吃饭吧！吃了饺子再去也不迟。”说完他先回去了，武二娃不听，径直往康大婶家去了。

康大婶家的窑洞里，打扫得一干二净，米面瓮瓮揩抹得黑光油亮。雪白的窗纸上，贴着红绿纸花；锅里的水沸腾着，捏现成的饺子整整齐齐地摆在木盘里……，处处显出过年的新气象。康大婶忙着给小娃娃换了新衣服，又忙着捣蒜煮饺子。武二娃见家里整

理得齐齐整整，不由的这里翻翻，那里看看。见竖柜里放着四五斤猪羊肉，上边还贴着红纸，忙问道：“大婶，这是哪里来的？”康大婶回头看了一眼说：“嗨，村里人慰劳的嘛！昨天快黑时分，村长和农会秘书亲自送到家门上，还送来十斤白面，说是全村人慰劳抗属的。自你哥当了八路军，村里人真是把我抬举到天上了！”

原来康大婶的儿子，一九四〇年就参加了八路军。家中就留下了康大婶和去年抚养的一个小孩。亏了村里人帮助，政府扶持，变工队给代耕地，政府拨给优待粮。每逢过年过节，不是请吃饭，就是送慰劳品。康大婶虽说五十来岁的人了，身子还壮实，推米磨面，纺花织布，样样都能行，因此，日子过得还可以。

饺子已经煮好了。康大婶拉住武二娃，非叫吃饺子不可。武二娃推着不肯吃，笑着说：“我是来干活的，没干活还能白吃饭。”康大婶说：“没有什么要干的活了。”正在这时，街上响起了一片锣鼓声，武二娃以为是闹秧歌咧；忙放下饭碗，侧耳细听，听着听着走近了。霎时锣鼓声已经敲打进院里来了。只见进来一大群人，领头的是村长、农会秘书、中队长，后面跟着大大小小三四十号人，有穿长袍子的；有穿短袄子的；一个个打扮得像新女婿一样。这伙人一进院子，雷石柱就大声喊道：“康大婶，给你拜年来啦！”众人都朝她拜年，有作揖的；有鞠躬的；有敬礼的。康大婶喜得合不拢嘴，忙用手在围裙上抹了几下，说道：“这可劳驾不起呀！这可劳驾不起呀！”众人们齐说：“你家是抗属，是有功劳的！”

雷石柱一眼看见了武二娃，忙问道：“二娃你回来了！守门雷炸了没有？”武二娃得意地说：“连拦路雷也炸了！”众人问是怎回事，武二娃比着手势从头讲了一遍。众人高兴地乱嚷开了，有的说：“二娃真有出息！”有的说：“这可应了出门见喜那句话了！”这时，康大婶端出一大盘红枣来，一把一把往小娃娃怀里装。又招呼众人说：“都到窑里暖一暖吧！”李村长说：“不了，我们还要给别家抗属拜年去哩！”说完引上拜年的队伍，敲着锣鼓，又给别的抗属拜

年去了。武二娃看看康大婶家确实没什么活可干，也跟着走了。

康大婶送走客人，这才回到窑洞里继续吃饭。对坐在身边不懂事的孩子不断地念叨："抗属真光荣呀！给你叔捎上道信，把这事都告给他。叫他安心打日本！"

第六十四回

伪军官兵起矛盾　"曲线救国"当汉奸

汉家山据点里的伪军们，平素生活很苦，顿顿是高粱面糊糊山药蛋。过年了，人们只以为会吃顿好的，除夕下午，又见伪村公所送来好多白面；夜间，只听得厨房里"乒乒乓乓"的刀案响，满关帝庙院子都充满了扑鼻的香味。

初一清早，天还不大明，伪军们就都起来了，只等吹开饭号。等来等去总是不开饭，有一个等得实在不耐烦了，说道："我拚着挨上士一顿骂，给你们探探消息去。"众伪军齐声说："好！"那个伪军去了一阵，跑着跳着回来了，还没进门就高兴地大声叫道："你们猜吃啥哩？吃席哩！"伪军们听了都不相信，有的说："你梦去吧！顶多吃上顿白面。"有的说："你不要骗人了！"那个伪军郑重其事地说："要骗你们我是你们的灰孙子！我从破窗子上看的清清楚楚，做现成的肉丸子，满满摆下几桌。我悄悄问伙夫班长说：'开饭快了还是早哩？'他说：'把烧肉烧出来就开饭。'这还不是吃席是吃啥？"这一讲，把伪军们的兴头都提起来了，一个个喜得咧开嘴笑。但是越等越觉得时间长，口水直流，喉咙里都快伸出手来了；好容易等到半上午，只听哨子"吱——"的响了一声，伪军们一齐冲了出去，叫着，笑着，朝伙房院里奔跑。有的把鞋子掉了，有的绊倒把膝盖擦破了，也顾不得疼，爬起来又跑。跑到伙房院子里时，只见两

个伙夫抬出一个大木桶来，冒着热腾腾的气。

伪军们拥拥挤挤围上去一看，不由得身子都凉了半截。原来又是高粱面糊糊煮山药蛋，只不过浮头漂了几星星油花。马上伪军们乱吵乱骂成一团！有的把碗摔了，有的赌气回去不吃了，有几个班长，跑到厨房门口大骂道：“妈的×，这是过周年啦!”“操他妈的，当兵几年，过年连顿饺子也赚不下!”“那席是给谁做下的？妈的，把上士拉出来!”接着都吼喊起来了：“拉出来!”“拉出来!”一涌都挤到了厨房门口。

上士自己出来了，朝着愤怒的伪军们扫了一眼，求告似的说道：“弟兄们！不要错怪了好人！上级没命令我就敢作主？席倒做下几桌了，那是杨中队长请客用的。今天饭里的油还是我偷放上的哩!”说得伪军们都噘起了嘴。

辛在汉自言自语地说道：“哼！还是要当官哩!”一句话，把大家的火气又挑起来了，乱纷纷骂道：“他妈的！老子们卖命他们享福!”“没有老子们当兵，他们当个屌官!”“……”人们都饿慌了，一面乱骂一面盛上高粱面糊糊喝，故意半碗半碗往地下洒，洒得这里一摊，那里一摊，好似拉下稀屎一样。

这时，杨德的勤务兵慌慌急急跑来了，一路高喊：“上士，席做好了没？”他跑的太急了，一脚踏在洒下的饭上，“扑通”摔了一跤，把崭新的衣服都弄脏了。气得爬起来朝伪军们大骂道：“妈的×，你们瞎了眼啦！饭就往路上洒!”伪军们知道他是伪中队长杨德最宠爱的人，年轻漂亮，“小白脸”，平时仗上杨德的势力，想骂谁就骂谁，因此谁也不敢回嘴。“小白脸”见众人怕他，骂的更凶了。

有个班长叫赵自新，河南人。本来就有一肚子气没处出，听他乱骂，不由得火上加油，把碗往地下一摔，跳起来骂道：“小白脸你骂谁！婊子养的，再骂，老子揍你!”小白脸一下扑到跟前骂道：“就骂你了！你敢怎么样？”赵自新抡开手“啪啪”打了他两个耳光，小白脸哭着喊道：“你厉害！你厉害!”返身就跑了。

伪军们知道惹下祸了，有些胆小的，已偷偷的溜走，有的劝赵自新赶上去说几句好话了事，赵自新说：“屌！打量他搬来后台老板也砍不了头！好汉做事好汉当，决不连累你们。”

一阵，听见皮鞋响，杨德气汹汹地来了。伪军们吓得只顾吃饭，连头也不敢抬。杨德站在台阶上，喝道：“赵自新，你竟然欺侮到我头上了！记你二十军棍，今天大年初一，明天开销你。三班长，把他禁闭起来。”三班长答应了声：“是!”就把赵自新关到禁闭室去了。

这天夜里，禁闭室放哨的是辛在汉，赵自新就是他的班长。辛在汉悄悄回去拿了张被子，给送了进去。赵自新正蹲在墙角里冷得发抖，一见辛在汉给他送来被子，跑过去拍着辛在汉的肩膀说道：“够朋友！够朋友！奶奶个雄，小白脸也欺侮老子。老弟，你放俺出去，俺去毁了这个王八羔子，出这口气!”辛在汉说道：“班长，那事做不得！你走了我坐蜡，再说人家人手多，事做不成，枉折了本钱。依我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明天低个头，给小白脸赔个情，大丈夫报仇三年不迟。再说刨树要寻根哩！小白脸凭谁抖威风？还不是凭的队长？队长又凭谁？还不是凭的日本人。这是咱弟兄们瞎说哩，咱们干这份差事，图名咧？图利咧？依我看，咱们这是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受气！老百姓骂咱们是汉奸黑狗子，日本人待咱们不如洋狗。他妈的，到哪里还吃不了这份口粮!”赵自新说：“中！这可说到俺心上了！俺出来当兵，不是为了当汉奸呀!”接着就讲起他当伪军的经过。

他家是在河南东部，一九四〇年秋天，家乡遭了水灾，全家人淹死的淹死，失散的失散。他背着他娘往山西逃荒，刚逃到河南林县，就遇上了日本飞机，他娘被机关枪扫射死了！他气得趴在他娘死尸上大哭。正哭之间，来了几个中央军，原来是庞炳勋的二十四集团军；二话不说，就要拉上他去当兵，他求告说：“老总，行行好吧，俺娘叫日本飞机扫射死了。”老总们说：“那好呀！你更应该当

兵抗日，替你娘报仇。”赵自新一想说的有理，含着眼泪，把他娘掩埋了，跪下磕了四个头，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就当了兵。每天起来出操拔慢步，挨了的耳光也不知有多少。

后来队伍开到了山西陵川一带，名义上是打日本，实际上是专门和八路军闹磨擦，袭击八路军的后防，活埋八路军的伤兵，缺德事都干了。官长们说，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剿共第一，抗日第二。”到一九四三年春天，他们就和八路军大打起来了。四月间又听说日军出动了，弟兄们惶惶不安，可是官长们说："不怕，日军也是配合咱们剿共的！”没几天，和日本开火了，三天工夫，队伍就被打了个四零五散，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

他们这一连住在个小村村里。一天，半夜里，连长下了命令，说找团部去，第二天队伍就向陵川城出发。快到陵川城的时候，天已黑了，队伍在个山沟沟里停下来。连长又下了命令，叫大家把枪栓下了，说是怕走了火。连长收了枪栓，带着一个排长，亲自到前边侦察去了，队伍在山沟里死等。等着等着，连长不回来。快到半夜的时候，四面山上手电乱闪，原来是被日本人包围了。霎时机关枪步枪乱打了起来，子弹在头上“嘶嘶”的飞叫，汉奸们高喊："缴枪不杀！中央军弟兄们快过来吧！”弟兄们端着枪想抵抗，但是没有了枪栓，干着急，没办法。就在这时敌人从四面八方围拢来了……

被俘以后，一直押进陵川城，天已经亮了。一到敌人“红部”，只见连长排长都在那里，营长和团长也在那里；团长还是那般神气，“中正剑”还在武装带上挂着。他和敌人的翻译官给大伙训话，他说："弟兄们！不要怕，在那边干什么，到这边还干什么。庞总司令如今也到了这方面，奉到蒋委员长的命令，已经和友邦合作了。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共匪’。今后要同心协力，进行大东亚圣战！……”

隔了几天，汽车把他们拉到太原，换了服装符号，编成了“和平救国二十四集团军”。以后又派来了日本教官，经常受日本人的打

骂，见了日本人要敬礼；晚间和日本人的洋狗睡在一起，洋狗屙在炕上，还得给收拾屎尿，……真是从恶水缸跳到毛坑里，越闹越臭了！弟兄们私下议论说："妈的，当了汉奸啦！"可是长官们讲话说，这是蒋委员长定下的妙计，叫做"曲线救国"。

讲到这里，赵自新忽然怒冲冲地说："奶奶的！老子不当汉奸。"辛在汉忙把他的嘴一掩说："低声点吧，别人听见了不得！"接着，辛在汉把自己的遭遇也讲了一遍。又劝他团结班里的弟兄们，将来瞅机会报仇，杀敌立功。赵自新感动地说："老弟，你这可是给俺指下明路了，俺不听你的话不算人做的！"

辛在汉看看表已经下一点了，忙出来，关了禁闭室的门，刚一回头，被一个人抓住了胳膊，说道："我都听见了！"吓得辛在汉往后直缩，那人笑了一声说："不要怕，跟我来！"辛在汉听出是小队长王占彪的声音，心中不由的乱跳；也不知他是好意，还是恶意。无可奈何地跟在他后边，向操场里走去。

原来这王占彪，就是上次康家寨放回来的那个俘虏，他回来说是半路上跑回来的，杨德和他是拜把子弟兄，所以也很相信他。以后杨德升了中队长，便把他提升成小队长。

第六十五回
图报复敌寇吃败仗　防反正汉奸耍阴谋

两个人来到操场上，王占彪便把他被俘以后，怎样受到优待；老武、雷石柱怎样对他好；他为什么要回来……详细讲了一遍。最后说："刚才我去碉堡上开了个军事会议，明天要去康家寨报复'扫荡'，还从水峪镇增调来两小队日军，和一个工兵组。我急得没办法，正想叫赵自新开小差，给康家寨送个信；不料你在里边给他宣

传哩!”辛在汉听了，放心地说：“原来都是自己人呀！不怕，情报我有办法往外送。”两个人又谈了一阵，辛在汉便去交了班，悄悄从后门溜出去，找到孙生旺，写了一封短信，连夜送到康家寨去了。

第二天，天不大明，汉家山敌人出发了。最前边是四五个工兵，隔开四五十步才是大队，工兵在前边路上四处搜索，走一阵便停住了，蹲在地上详细瞅看；一见有高起来的新土，便慢慢地从四周往开刨，走了没一里地，一连就刨开二十多个坑；可是连一颗地雷也没有。敌人便放心地往前走。

又走了半里路，见路当中堆起很高的一堆新土，从旁边露出了黑黑的一块东西。两个工兵马上跑过去察看，用手在那块黑东西上轻轻摸了摸，真的是地雷，马上便往开刨土，刨了一阵，一颗黑黑的地雷全露出来了。两个工兵高兴的又笑又叫：“地雷的，大大的无用。”叫着便往起拿；不料这个地雷是口儿朝下埋的，爆发管的火线钉在了地上，敌人刚往起一拿，“轰隆”一声炸了，把两个工兵炸出了丈把远，腿胳膊都飞散到四处。

后面的敌人吓得一齐趴倒，隔了有半点钟，才起来又往前走。这下，敌人更加小心，工兵碰上可疑的地方也不刨了，只是在跟前压一块白纸条，上边写着：“地雷的小心”。可是大路上到处是可疑的地方，这里是一堆新土，那里露出半截绳子；工兵就尽管压纸条，后边的敌人只敢踏前边敌人的脚印走。

过了牛尾巴梁，大路上可疑的地方更多了，简直没插脚的地方！敌人不相信有这许多地雷，又叫工兵往出刨；可是刚刨了几个，便露出了黑黑的一块。工兵们刚才吃了亏，不敢再刨了。其实这一路上除过刚才炸了的那颗雷以外，其它不是虚坑，便是圆石蛋涂着黑的假雷。

敌人见大路上没法走，便折入了小道。这条小道是从半山腰通过去的，只有二尺来宽，左边是悬崖峭壁，右边是万丈深沟，幸好路是石底子，没法埋雷，敌人便放心走。

离康家寨只有二里多路了，远远便能看到村边上的房子。这时前边的工兵报告说：“路的断了！”敌人拥下一堆正在踌躇，猛的从山上滚下两三块圆石头来，滚到敌人队里“轰隆轰隆”炸了，一下炸倒了五六个。

原来这是望春崖民兵滚下来的石雷。接着，对面山上桃花庄的民兵打开了排子枪。敌人大乱了，到处躲藏；可是这地方是个绝地；左边是悬崖，右边是深沟，没有可隐蔽的地方；只有靠崖底有一个大岩洞。敌人急了，顾不得细看，一齐往那洞里钻；谁知道洞里埋着五颗连环雷，火线却结在当中的一颗踏雷上；这十来个敌人钻进去，一下踩响了踏雷，五颗地雷一齐爆炸了！铁片炸开去，石片石块从顶上砸下来，爆炸声，哭喊声，黑烟，尘土混成一团。没有死的敌人连爬带滚往出逃，后队变前队，一齐顺原路往回退。

这时两面山上排子枪打的更紧了。路窄，敌人人多，挤挤拥拥，跌跌撞撞，各个争先逃命，人摔到沟里了；马摔到沟里了；东西摔到沟里了。好容易才退出小路，爬到了牛尾巴梁上，一查点人数，连死带伤二十多个。敌人又气又恨，整顿了一下人马，分两路向刚才打枪的地方包围过去；可是到了那地方一看，连个民兵的影子也没有，只有一些脚印子手印子。敌人的指挥官，拿望远镜四下瞭了半天，也没有一点动静。春天天短，这时太阳已快落山了，敌人干着急没办法，只好架起机关枪掷弹筒，向四面八方乱打了一阵，抬着尸首退回据点里去了。

雷石柱领着康家寨的民兵，早就埋伏在汉家山出来的两面山上。他们看着敌人出来，沿路压下很多纸条子，等着敌人走远以后，雷石柱便带着四个民兵，下到大路上，把敌人压下的纸条子都收了，又在一个拐弯的地方，埋了两个拉雷。

到半下午时分，听到前边枪声雷声响成一片，又等了有两个时辰，只见敌人一长串退下来了。山上的民兵把子弹推上膛，眼不转睛地盯着。敌人见压下的纸条没有了，料定有民兵捣鬼，便逼着十

来个伪军在前边探路；民兵们放过了伪军，等敌人大队人马走到拐弯的地方，用力把绳子一拉，两颗地雷一齐爆炸，敌人又被炸倒了三四个。敌人也顾不得还枪，拉扯着尸首，慌慌张张退回碉堡去了。

此后半个来月，敌人钻在碉堡里没有动静。

到二月初，一天上午，老武、雷石柱、李村长从区上开会回来，马上就召集来全行政村群众，开了个群众大会。会上老武说："我们这次在区上开会，区委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敌人在全国的据点，许多都被咱八路军民兵挤掉了，叫咱们加紧努力斗争，准备反攻！最后的胜利越来越近了！我们要多研究，想办法，把汉家山据点的敌人挤走!"人们一听说准备反攻和挤汉家山据点，都高兴地叫开了："这可是大事情啦，得好好干一下，准备反攻力量!"有的高声喊道："这个钉子早该拔啦!"有的说："快挤吧！挤走了咱们就能好好生产啦!"老武说："大家都愿意挤；可是光说句话敌人走不了，我们要大家出力！加紧围困!"人们说："对！只要能挤走敌人，要咱干啥都行!"

这个会虽然开的时间不长，但各村的人，听了都非常兴奋。散了会，群众们都回去了，留下各村民兵，讨论围困的工作：决定分成三个围困组，在据点周围活动，同时开荒种地；统一由民兵中队部指挥。各围困组的地区也分配了一下：康家寨民兵为第一围困组，在据点西面；望春崖民兵为第二围困组，在据点北面；桃花庄民兵为第三围困组，在据点南面。分配好地区以后，干部们连着几天看地形，具体划分了地段。各村民兵变工组也忙着修理农具，送粪出牛。

一天，雷石柱带着民兵，到汉家山村西山头上去，一面开荒；一面监视敌人。到太阳快落山时分，正要收工往回走，只见从山下爬上个人来，民兵们端着枪喊道："什么人？举起手来。"那人听了便把手举起，一步一步跑上来，雷石柱一看，原来是汉家山暗民兵孙

生旺。雷石柱亲热地拉着他的手说："是你呀！你怎出来的？"孙生旺说："从地道里出来的。我来和你商量一件重要事情！"雷石柱说："这可闹好了，老武还计划今晚派人进去和你通讯哩！你来了咱们就当面谈一谈吧！"说完马上就派了两个民兵，到山上去找老武，一面拉孙生旺坐到地上，告诉他毛主席指示准备反攻和他们外面布置挤敌人的情形。

一阵，老武和李村长满头大汗地跑来了。孙生旺还没见过李村长，雷石柱给他介绍了一下，四个人便坐在一块谈话。

孙生旺说："你们以前放回去的王占彪，那人抗日还真心：私下里给弟兄们宣传抗日，宣传八路军的宽大政策，拜把子、交朋友，已经组织起二十来个人了；他还想把伪军中队长杨德也拉上，一齐反正。谁知事情没闹成，反落到那家伙圈套里了！"三个人急得齐声问："怎啦？"孙生旺接着说道："原来情形是这样：敌人正月初二报复'扫荡'，吃了地雷的亏，回去以后，就疑心伪军里边有人露了消息。日本人暗叫杨德调查。杨德一肚子阴谋诡计，他想起那次出发的消息，事先只有三个小队长知道；又想起王占彪是被八路军俘虏去，跑回来的；又常见王占彪和手下的弟兄们谈话。杨德越想越疑心了，便在王占彪身上打主意，经常拉王占彪一块喝酒、打麻将，并且假意露出不满意日本人的话。今天早晨，杨德又拉王占彪去喝酒，杨德装着悲观的样子说：'老弟，这是咱弟兄们说知心话哩，眼看日本人不行了，将来有个山高水低，咱们可怎么办？'王占彪也早有心思把他拉上，一块反正。于是接上说：'是呀！咱们都是中国人，做这些丧良心事，弟兄们也都不愿意；趁早反正抗日立功吧！'杨德听了，就追问他是不是和八路军有关系？弟兄们愿意不愿意反正？王占彪见他追问的紧，也起了疑心，便支支吾吾用别的话岔开。杨德已经看露了，想马上扣起他来，又怕把他手下人逼炸；便没动声色，吃喝完，说笑了一阵，各自散了。

"到晌午时分，杨德忽然带着另外两个小队把王占彪这一小队

的枪都收了，一齐软禁在关帝庙的后院里，并派了一个班监视；准备明天押到水峪镇‘红部’详细审问。担任监视的恰好就是赵自新这个班，辛在汉也在这个班里，他见闹成这个样子，就连忙偷偷溜到我家，叫我出来报告消息。”

老武们听了这些情形，忙问道：“王占彪的意思想怎办？”孙生旺说：“辛在汉和他已经偷偷商议过了。他想趁今夜防备不严，把队伍带过来，可就是没枪了；非外边的队伍接应不行。”老武说：“这好办。只要有决心，接应不成问题。”

老武又问了一些据点里的情况，四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老武进据点，一面和辛在汉接头，一面开围墙门，雷石柱带三个村的民兵接应。计划完毕，孙生旺引着老武到据点去了。

这时天已经黑了。他们从地道钻出来，见孙生旺家里点着灯，辛在汉正和孙老汉站在炉台跟前。见他们上来了，辛在汉着急地说：“可把我等急了！能行不能行？”老武说：“队伍半夜就能来。里边怎么样？”辛在汉说：“弟兄们都愿意！放警戒的这一班人里头，班长赵自新是咱的人。”几个人又低低的谈了一气，规定了接头的暗号，辛在汉便急急忙忙地走了。

老武在孙生旺家吃了饭，又谈了一阵今后的工作，约莫有二更多天，估计队伍快到了，他俩便收拾停当，相随着去开围墙门。西门上放哨的两个自卫团员：一个是刘三丑，一个是辛有根。他俩到了西门上，和辛有根们接了头，把门打开；外面雷石柱带着民兵已来了。老武叫留下几个人守出路，其余大部分民兵，都随着孙生旺往关帝庙来。

这时月亮早已落了，四周黑黑的。大家轻手轻脚，拐弯抹角，直摸到关帝庙的后门上，队伍隐蔽到墙角里，老武找了块石头，一扔扔进了院里。

第六十六回

月黑夜解救伪军出苦海　清明节公祭烈士倍思亲

王占彪这一小队人，虽然枪被收了，人还可以自由；就是不能出院子。这天晚上，辛在汉回来，把消息暗暗传给众人，大家就悄悄准备东西，不脱衣服躺在炕上，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王占彪更是急得不行，隔一阵就假装小便出来看望一下。

赵自新这个班，也住在这个院里。这时恰好轮上辛在汉和另一个伪军放哨，那个伪军是大烟鬼，烟瘾发得直打呵欠。他正靠着墙打瞌睡，忽然院里掉下一块石头，把他惊了一跳。正想说话，冷不防辛在汉的枪口对准了他的胸脯，压低声音说："不准喊！把枪放下，把门开开！"那个哨兵吓得乖乖地把枪靠墙立下，哆哆嗦嗦开了门。雷石柱见门开了，马上领着民兵冲进院里。王占彪这一小队人，听到院里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知道是老武按计划进来了，急忙都爬起来，背上东西，跑到院里站队。老武握了一下王占彪的手说："好！你的第一大功。"王占彪也兴奋地说："你救了我们了！"

这时，辛在汉早已引着队伍，包围了监视他们的那一班伪军的房子。辛在汉站在门口，大声喊道："快起来集合！八路军来了！"那些伪军正睡的迷迷糊糊，听着叫喊，慌慌张张爬起来，抱着枪走到院里，见王占彪那一小队人都站好了，另外还有好多黑影，持着枪站在门两旁。伪军们见了这个情形，都惊得出了一身冷汗，脑子里一亮，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顺手往下一摸，发觉枪栓早已不在了。正在猜疑，只见班长赵自新提了个沉重的包袱走出来，掂了几掂，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说道："不要发昏啦！枪栓早给你们下

了！”伪军们听了，都悄悄的不敢做声。赵自新又和气地说道：“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人，当了几年汉奸，今天八路军解放我们来了，我们要重新作一个中国人……”伪军们齐声说：“好班长哩，这几年罪也受够了，谁还没个人心！”赵自新又领着王占彪那班人进到房里，点了个火，用斧子砸开套间的门，把两挺机关枪，和十几支步枪都取了出来。

老武叫王占彪的这一小队，押着这一班伪军前边先出村，他自己带着队伍作后卫，提防敌人追来。这时人多了，走的又很急，引得全村子的狗乱叫起来。魁星楼上的伪军哨兵，起先隐隐约约听到后院有响动，只当是伪军们赌博，也不十分在意，随后听到街上有杂乱的脚步声，全村的狗乱叫，这才急忙去报告杨德。杨德马上起来集合起队伍，跑到后院一看：只见后门大开，房子里人和东西都不在了，料想是伪军“哗变”了，忙带着队伍出来追赶。追到村口围墙门上时，两扇门大开，静静的没一点响动，放哨的刘三丑和辛有根，蹲在哨房里抽烟。杨德喊过来问道：“什么人把门开了？”这两个自卫团员用预先商量好的话回答道：“刚才警备队王小队长，领着三十来个弟兄出去了！”杨德又急问：“谁让你们随便放走了人？”辛有根说：“好杨中队长哩！王小队长和赵班长说是奉了命令出去‘剿匪’的，我们两个老百姓还敢挡住？！他们还说误了时刻要砍我们俩的脑袋哩！”“出去多大时候了？”“不多一阵阵，顶多有半顿饭工夫。”“先前有人进来没有？”“没有！”……杨德盘问了半天，见两个人答对的一样，便都信以为真，直气得大骂道：“妈的×，王占彪！抓住非刀剐你不行。赵自新你也坏了心啦！”恨得又是咬牙，又是跺脚。一面派人去报告日军，一面带着伪军往村外追。

反正的伪军和民兵们，出了村以后，老武估计敌人可能追赶，就叫一部分民兵和反正的伪军头前先走，留下来一部分打埋伏。可是民兵们都说：“人多力量大，咱一块打了仗再回去吧！”反正的

伪军们也要留下打，王占彪说：“这是将功赎罪的好机会，今天开枪才是对的！”老武见大家很坚决，也就答应了。马上叫把枪栓发给大家，在村外的土堰后把队伍布置开。

等了一阵，果然见敌人追出来了。杨德以为前边光是“哗变”的伪军，所以也不十分放在心上，就指挥他手下的伪军一齐向前冲。

民兵是埋伏在最前面的，看着敌人快冲到跟前了，一齐扔出十来个手榴弹，一片连天声响，炸倒了四五个敌人。伪军们受了突然的打击，吓得手忙脚乱，掉转屁股就跑，杨德拿手枪逼住吼道：“谁跑先枪毙谁。妈的×站住！”伪军们又被逼回来，趴在地上不敢动。杨德见硬来不行，就用软办法，大声喊道：“王小队长！赵班长！咱弟兄们在一块几年了，你们就忍心拆我的台？！我有啥对不住你们的地方，你们回来好商好量嘛！只要你们回来，王小队长升你副中队长，赵班长升你小队长，弟兄们发双饷……”王占彪回答道：“杨德！我劝你不要当汉奸了，一块抗日来吧！”杨德见劝说不顶事，骂道：“你们真昧了良心啦，抓住非……”还没骂完，雷石柱朝着说话的地方“叭”的打了一枪，只听杨德“啊哟”叫了一声。接着，民兵们一齐开枪，杨德按着臂上的伤口，忍着疼，指挥伪军还击。两面机关枪步枪打的像炒豆子一样，还夹着两家的对骂声。

正在打的热闹，老武看见左面山上压下一群人来。原来是碉堡上的日军，刚才得到王占彪“哗变”的消息，追出来了。老武见敌人增加，怕再打下去吃亏，忙指挥大家边打边退走了。

山上的日军下来，和杨德的伪军会合到一起，杨德右臂受了伤，疼得直嚎。日本小队长见赔了夫人折了兵，气得跳脚乱骂，有心追赶，又怕半夜三更踩上地雷；只好忍着气转回碉堡。伪军们也扶着杨德，抬着尸首垂头丧气地回关帝庙去了。

民兵和反正过来的弟兄们，见敌人没敢追来，便往康家寨走。一路上，反正的弟兄们，真像飞出笼的鸟一样，高兴的又说又笑，有

的拉开嗓子唱小曲，有的和民兵同志拉话。

辛在汉路上解了个手，掉了队，等他赶到康家寨时，太阳已出山了。他回到自己离别了三年的故乡，看到这些熟悉的房屋街道，心突突乱跳，也不知是高兴，也不知是悲哀。村里静悄悄的没有人，走到康家祠堂门口时，见门上挂一块牌子，上写："康家寨行政村村公所"，听到里面人声嘈杂，不时发出欢笑声。辛在汉走了进去，只见满院子的人，民兵和反正的弟兄们，坐在台阶上喝开水，跟前摆着两三担冒热气的水桶。周毛旦正拉着王占彪的手说："咱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了，可算是老朋友了。你们都是有功劳的！"靠右边站着半院子群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大群，叽叽咕咕的说话。见他进来，都扭转头盯着看他。

辛在汉一眼认出了康大婶，忙跑过去说："大婶！你好呀！"一下把康大婶愣住了，别的人也都愣住了。康大婶细看了半天，才惊喜地说道："啊哟，是在汉吧！孩子，你可回来了，你可是回到咱本乡本土了。"人们听说是辛在汉回来了，一下都挤了过来，有的拉着手，有的扯着衣服，亲热地不知该说什么好。这个说："几年不见面，变的认不得了。"那个道："看在那鬼地方瘦成个啥了！啧啧……穿的像个叫化子，谁能认得？"……康天成老汉挤进来说："孩子！你知道你妈……"话还没说完，辛在汉"哇"的一声哭起来了。众人忙用宽心话解劝他，康大婶急得盯了康天成一眼说："你这老汉！再没个说的了！孩子回来了，这是喜事嘛，这些伤心事情，以后还不能告诉！"辛在汉哭着说："这事我早知道了，日本人害的我全家好苦呀！"

反正过来的弟兄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都急着过来问。雷石柱便把敌人抓走辛在汉，火烧死他妹妹，乱刀刺死他母亲的前后情形讲了一遍。大家听着也都伤心起来。王占彪和几个弟兄眼里挂着泪花说："我们的妈妈也是被日本人害死的！"这时，老武们过来劝解辛在汉，李村长端来水让他喝。辛在汉喝了几口水，向康大

婶说：“大婶，你家有现成香表没有？”康大婶知道他是要上坟去，忙说：“孩子不要急，后天就是清明，到清明节再给你妈去烧纸！”老武也猛然想起一件事，说道：“对啦！前回我们到区上开会，布置下今年过清明节，各村开追悼会。”辛在汉一听要开追悼会，也就不去了。

第二天，康家寨开了个欢迎大会。望春崖、桃花庄的民兵群众都来了。县政府、区公所、武委会，也派了代表来参加，还带着奖旗，驮着新衣服。各村群众送猪送羊，鼓手响器十分热闹。会上各村代表都讲话欢迎，王占彪小队的人也纷纷上台控诉敌人的罪恶，宣誓坚决抗日到底。当即成立了个“抗日独立游击队”，王占彪当了队长，当天便开到后方整训学习去了！辛在汉没有走，留在村里参加了民兵。

下午，李村长领导村里男女干部，筹备明天清明节开追悼大会的事情。吴秀英、巧巧和康大婶领导妇女做纸花、扎花圈；康明理、二先生写挽联；雷石柱引着一伙民兵，栽杆子、搭灵棚。忙了一下午一晚上，到第二天吃过早饭，一切都闹就绪了。

灵棚搭在村公所门口的场子上。顶上满插着青松翠柏，绿叶里衬出素淡的纸花。棚里面放着三张祭桌，正中摆着灵位，上写：“抗战烈士之灵位”。两旁还摆着一些小灵牌，上面写着牺牲了的烈士和被敌人杀害了的群众的姓名。

靠前摆着香炉祭品、瓜果、鲜菜，两面烛台上插了两支大白蜡烛，桌子周围，各种式样的花圈，叠成一座小花山。风吹进来，四面的挽联飘摆，香烟缭绕。人们走进去一看这情景，心里就难受得想哭。

不一阵，祭奠的人们一群一伙的来了。场子上，唢呐笙管，把人们的心都吹乱了。人们披着纱、戴着孝、端着祭品、抱着水酒香纸，一批批地走到布棚下面，等不到把祭品摆上，想起烈士们生前的情形，便难受得泪珠止不住的簌簌落下来。

唢呐不停地吹，祭奠的人，川流不息地进出。一会，张有义和巧巧穿着一身白孝，端着香表纸张来了。走进灵棚，雷石柱刚给他把纸点着，张有义便哭得疯了一般，嘴里不住的“爹呀，爹呀”叫！张有义哭了一大阵，还没有起来，辛在汉也来了，烧过纸也放声大哭，摇着身子，捶着地，哭一声“妈妈”，骂一声“日本鬼子”，鼻涕眼泪糊下一脸，谁去拉也拉不起来；拉的人也伤心地哭了。

人们一直祭奠到中午。村里家家都烧过了纸，接着便开追悼大会。主席李村长沉痛地讲了几句话后，全场人都脱了帽解了手巾，肃静的立着。康明理走到台前，深深向灵位鞠了一躬，转过身用悲哀的声调读祭文：

> 公元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一日，康家寨全体群众和民兵，谨以素酒鲜花，致祭于诸烈士灵位之前。
>
> 你们为了保卫咱们的村庄不让敌人侵占，你们为了保卫咱村的群众不受敌人的欺侮，冒着性命危险，和敌人英勇斗争，终于达到了你们的志愿，把维持反掉了！把敌人打跑了！把群众解救了！这是你们的功劳呵！
>
> 为了中华民族解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你们英勇的牺牲了，你们是为群众而死，死得光荣！你们生前为全村人出生入死的光荣事迹，我们一件也忘不了。想起来，我们便会伤心难受！烈士们！永别了！但是你们坚决打日本鬼子的精神，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上，就如同你们的名字一样，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要学习你们的精神，继续和敌人干，一直把汉家山敌人挤出去！并准备反攻力量，一直把敌人打倒，取得最后胜利！烈士们！安息吧！

康明理读的哭了，哭得肩膀都抽动起来。沉静的场子里，立时起了一片唏嘘的哭泣声。这时天空乌云密布，冷风吹着飘洒的细雨。人们哭泣，天也“沙沙沙”地哭起来了。

一会，康明理停住了哭，用手帕拭了一下湿润的眼睛，声音很

悲愤地说道："报仇！报仇！我们要为他们报仇！"会场里，民兵们激动得把枪举起来，随着喊道："对！报仇，坚决把汉家山的敌人挤出去！"群众也喊起来了。人们把沉痛化为力量，追悼会变成了挤汉家山据点的动员会。场里有很多群众，马上都拥到前面，要求参加民兵。雷石柱说："好！大家愿意参加民兵，解放汉家山，很好！康明理把名字登记下来！"康明理便在祭桌上，把围在身边报名的人，一个个都登记起来。一看，共有十几个人参加民兵。

到半后晌，会议结束。大家便把花圈、纸幡、挽联都拿到灵位前烧了，这才各自散了回去。

第六十七回

暗民兵机智捉密谍　红黑账警告伪人员

汉家山暗民兵孙生旺，自从上次老武进来给他们布置了工作以后，第二天黑夜，他就把辛有根、郝明珠、刘三丑和伪村副郝秀成找来，在他家里开会。孙老汉给他们在门外瞭哨。孙生旺说："外面民兵已经布置好了，要实行长期围困的办法，坚决挤掉咱村的敌人。老武说，叫咱们组织动员村里的人，往外搬家，老百姓都搬走，把敌人困到这个空村子里，饿也饿死他。"郝明珠说："这可是个好办法！我们村东头的人，早就想往外搬；在这里实在受不住了，每天光支苦差就吃不住，前几天李老四家已经搬走了。"辛有根接着说："穷人家好动员，没房没地，拍拍屁股上的土就能走。财主们可就难说了，舍不得这呀，舍不得那呀！……"刘三丑抢着道："他不搬就不行！咱们就说：这是抗日政府的命令，谁不搬按汉奸办，看他们搬不搬？"孙生旺摇了摇头说："不能那样！老武说过，不能强迫，要好好开导咧！搬家有好多困难，也要想法子给解决。咱们先

发动愿意搬的人家，偷偷往出转运粮食，用不着的东西暗暗埋藏了；村里只要有一半人愿意搬，剩下的就好办了。你们想，村里人一少，敌人的负担还不是都放到他们头上？……”

正说到这里，听见外边孙老汉咳嗽了一声，孙生旺忙对郝村副说：“来了人了，你快躲一躲，我们几个老百姓不怕!”郝秀成一听，惊得脸上变了颜色，哆哆嗦嗦地说道：“往、往、往哪、哪里躲？……”孙生旺一把拉住他，跳下炕便把他送进通地道的炉坑里。

这时，听得门外有一个凶狠狠的声音说：“你咳嗽啥？你咳嗽啥？”又听见孙老汉的声音说：“你管我哩！还不叫我咳嗽！？”门“砰”的一声踢开了，撞进来的是密谍组长巴三虎。孙生旺忙赔着笑脸说：“三虎哥，来吧。”巴三虎没答理，朝四周围扫了一眼，冷冷地说：“是你们四位呀！开抗日会哩？”孙生旺说：“三虎哥，不要耍笑了。我们是商量种地的事哩!”巴三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商量种地还要放哨吗？我早就看出你们几个的鬼了!”辛有根说：“三虎，你不要血口喷人！我们有啥短头私弊被你抓住了？”巴三虎说：“你们别嘴硬了！不是姓吴的说大话，你们放个屁，就知道你们要拉啥屎。上几回八路军进来，是哪些王八蛋勾引的？今晚你们鬼鬼祟祟干啥？哼！我早就操心上你们了。”说着便在家里上下左右打量。刘三丑抢着说：“操心上我们要怎么样？你抖啥威风？”巴三虎突然返转身，两只三角眼一瞪，脸上的麻子都显得涨大了。一把拉住刘三丑说：“妈的×，你还顶嘴，做下有理的了，走！上正经地方说去!”辛有根、郝明珠齐声说：“巴三虎，你要怎么样？”说着都跳下炕来。巴三虎见他们人多，忙放开刘三丑说：“好！好！好！你们厉害，等等再见。”转身就往外走。

孙生旺见巴三虎要走，知道他是要报告敌人去。猛的扑过去把门关了，说道：“巴三虎，你想到哪里去？你的罪恶已经够了，我们给你留的一本账哩！早就要收拾你，今天是你找上门来的。”巴

三虎看势不好，一面往门外冲，一面大声喊道：“你们反……”话还没说完，刘三丑扑上去拦腰一把把他抱住，按倒在地上。

藏在炉坑里的郝村副，先前听见巴三虎进来那股凶劲，吓得浑身打战，后来听见孙生旺们把巴三虎拿住了，也一下从炉坑里钻出来，巴三虎一见郝秀成也在，忙哀求道：“郝村副！快救命吧，我——”后音还没发出来，郝明珠过去两手卡住他的喉咙。巴三虎一时出不上气来，憋的脸通红，手脚乱动，死命挣扎。孙生旺急道：“弄死！快弄死！不弄死终究是咱的害！”辛有根找了根绳子，套到巴三虎脖子里，让郝村副抓住另一个绳头往死拉。郝秀成平常看见家里杀鸡杀羊，都要把脸掉过去，现在叫他亲自勒死人，就有点抖的不敢下手。辛有根见他躲躲缩缩的不动，便喊道：“抓住嘛！这号大汉奸不处死留他干啥？”郝村副一听，马上也想起巴三虎过去一连串的罪恶事实，若不弄死，放虎归山，必有后患。便很快把绳头接住，背过脸，用力一拉，只见巴三虎的脸由红变紫，“扑哧”一声，拉下一裤裆稀屎，便没气了。

把尸首放倒，五个人长长吐了口气，齐说：“这下可给村里人眼里拔了个大刺！”孙生旺说：“早就应该收拾他啦，不把敌人的这些耳目挖掉，咱们的工作就没法开展。”接着五个人又讨论处理尸首的办法，咕咕哝哝讲了半天，最后孙生旺说：“郝村副你写吧，你笔杆上还可以，我们先闹我们的去。”说完分头动起手来。

第二天清早，伪村公所的村警，起来一开大门，只见门前电线杆上，挂着个血淋淋的人头，地上躺着个没头身子。吓得大叫一声，跑回去就吼人。一时伪人员们都爬起来，披上衣服跑到门外，随后伪村长王怀当也跑了出来。大家见了这个情景，吓得舌头伸出来半天缩不回去！王怀当一回头，只见墙上贴着八路军的一张布告，开头写着巴三虎的罪状：某月某日讹诈了谁家多少钱，某月某日引上敌人强奸了谁家女人，某月某日报告敌人把谁杀了……大家看了，才知道被杀的是巴三虎。布告后边，还写着所有伪人员

的名字，哪个人哪天做了坏事，一条一款都写得清清楚楚。并写着：“谁做了好坏事，我们八路军都知道。做了好事的写在红账上，做了坏事的写在黑账上，黑账记得多了，就是巴三虎的下场。”

伪人员们看完了吓得满头冷汗，悄悄地议论。这个说：“哎呀！好怕人，八路军的耳朵真灵。”那个道：“以后可不敢做坏事了，也该留点后路。不要拿上人肉换的吃猪肉吧！”惟有王怀当是另一个想法，他想：“外边八路军怎样会知道的这样详细？一定是村里有抗日分子了。”一低头，看见地上有好多血印子，顿时心里想道：“有办法了，非找出这个老根子不行。”于是叫了几个伪村警，跟他按血印去找。找来找去，一直找到西头围墙跟前，见围墙上有挖下的个大窟窿，这才信了是外面进来的人。只好没精打采地返回去，指挥伪人员们收拾尸首，洗刷布告。

其实这些血印子和围墙上的窟窿，都是暗民兵们布置下的疑阵。

这件事发生以后，伪人员们都吓得不敢做坏事了，有些讹诈了钱的，也找到原主退了。全村老百姓，都高兴地说：“这可把个贴骨疔疮挖了！”有的还对伪人员说：“你们再欺侮人，给你们上一笔黑账！”暗民兵们趁这机会，就分头宣传搬家的事情。没有十天工夫，陆续就搬走了四五家。

汉家山村南头，靠杀人场那里，有座破塌的观音庙，正殿里摆着几副棺材，西房里住着个独身老汉，这老汉名叫任长命。年轻时给地主揽了几十年长工，连个老婆也没有，到如今仍然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任长命老汉上了年岁，当长工没人雇了，就到本村关帝庙当了看庙的。伪警备队扎到关帝庙里，便把他撵到这里来。这老汉性子善的像绵羊，既忠厚，又和气，还会说书说戏，村里老的小的都喜欢他。闲暇无事的时候，受苦人们常来这里游串，一面听老汉说书；一面帮老汉削柳条编篮篮。

一天上午，孙生旺到这里串来了。他知道：村里有钱有势的人

从来不到这些地方，凡来的都是些受苦人。他来是想看机会宣传宣传搬家的事。孙生旺走到庙门口，见两扇庙门虚掩着，院里好像有人在谈话，推开门进去时，只见西房石阶上坐着十多个人晒太阳，一个个都是穿的破破烂烂，有脱下衣服捉虱子的；有帮长命老汉削柳条的；有低着头只顾抽烟的……，大家正谈的上劲，听见门响，便都闭了嘴，眼睛朝门上看，见进来的是孙生旺，这才都松了一口气。任长命老汉说："是生旺呀！来，晒太阳来。"孙生旺挤到任长命老汉跟前坐下，一面帮他在那条条絮絮的棉袄上找虱子，一面说道："为啥我一进来，你们都闭了气啦？"一个叫刘拴拴的年轻后生开玩笑地说："我们怕你是日本人的密谍咧！"任长命老汉说："生旺当密谍还不够资格，要把心掏出来到染房里染一下；染成黑的才行咧！"说得众人都笑了。

第六十八回

催粮款激起众人忿　拉闲话组织大搬家

孙生旺扭头问一个四十来岁的人说："张武叔，往年间一过正月十五，你就上地动弹上了，怎么今年清明也过了，还有闲工夫串咧！"张武说："唉！过大年时牛也叫人家杀了，人也叫糟踏了，没法子干了！再说动弹不动弹一样，去年倒动弹来，满共打了七石粮，让日本人要了个光打光；一家四口人，不用说稠饭，喝稀饭也喝不开了。刚才就是议论这事哩！"别的人也说开了，这个说："种上地也是个没吃的；不种也是个没吃的，反正是绝路一条。"那个道："光这次过大年咱村就被杀了四条牛。"另一个说："唉！这村里是活不下去了，家家穷的都没吃的了，讨吃也寻不上个门门。这几天村里人都吵着搬上走咧，我看咱们也开路吧！"张武说："咱是打定老主

意搬上走呀，死活不在这村住了。走到哪里还不是个凭力气吃饭！’孙生旺说：“我看也只有这办法！全村人齐了心都搬走，看他们粮款向谁要？”任长命老汉道：“古话说人怕齐心，虎怕成群！可就是齐心难呀！”另外几个老汉也点着头说：“这是实情话！”一个年轻小伙却站起来说道：“要齐心就能齐了，谁家愿意老受日本人汉奸的欺侮？”

正说间，忽听得庙门外一阵脚步声。孙生旺忙跑到门缝里瞅了一眼，朝众人伸了个小拇指头，大家都明白是狗腿子来了。忙站起来想躲，任长命老汉低声说：“都坐下，不要怕。”接着高声说道：“……王小砍了一捆柴，刚走到一座山神庙跟前，忽然起了一股黄风，刮的黄天黑地，把王小刮到半天空，等风停了，王小睁开眼一看，到了一座楼房院里……”这时，伪村公所的狗腿已进来了，一手拿着一长条纸单单，一手提着根铁丝扭下的棍子。

这些人，自从巴三虎死了以后，也不像以前那样凶狠霸道了，一进来就笑着说：“都在这儿听讲古咧！我说怎么尽是不在家的。”任长命老汉说：“四娃，又出来什么公事啦？”四娃说：“还用问？总离不开粮款二字。又派下粮来了。我把各家的数数念一下吧：张武六十四斤，刘拴拴五十斤，任长命二十斤，孙生旺三十五斤……”四娃看着院里的人，一个个挨着往下念，每个人的心都捏成了一把，眼睁睁地望着那条纸单单，好像在大堂上听宣读判决书的一样。念到谁，谁便“唉！”一声低下头了。

四娃念完，扫了众人一眼，又向庙门外看了一看，低声说道：“谁不知道村里这几年都叫搜刮穷了？谁家是个有存粮的？可是人家不管这些呀！限下半个月就要交清，交不上的就要送到水峪镇作苦工。”刘拴拴有气没力地说：“我看全村人都得去做苦工咧！”四娃说：“谁不是那样说？嗯！没法子呀！”说完转身就走。任长命说：“不坐一坐啦？”四娃说：“咱这靠跑腿吃饭的人，还有坐的工夫？唉！”一面说，一面走了。

庙院里的人都在叹气，任长命老汉两手撑着头，蹲在台阶上，口中喃喃地说："不能活了！这还能活？连咱个光棍老汉都派了二十斤粮，把穷家当卖光也不够！唉！填不满的枯井！"孙生旺接着说："这是逼着老百姓往火坑里跳呀！大家看吧！要不就是搬出去另找活法，要不就是坐下等死，只有这两条路了。"

大家都低头不吭声，各人在想各人的心事。满院子静悄悄的。几只麻雀飞到院子里"吱吱喳喳"乱叫。任长命老汉怒气冲冲地骂道："家败鸟叫喊啥？心烦死了！"拿起削柳条的刀扔了过去，麻雀呼的一声，又飞到房檐上了。

一个叫吴金福的老汉说："你们说搬家，虽然都穷了，可是一家人家，家家具具，人畜牲口，一下出去哪有那么合适的个地方呀！"张武抢着说："你们不搬算了！咱就是搬上走的老主意。今天就给地主退地去，三两天就起身！"刘拴拴说："咱也开路，搬到桃花庄我姑姑家去。"另有几个人也说："要走咱都走吧！出去逃荒也是一帮子。"

说着，几个决定要搬家的人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就往外走。院里的人看着他们走到大门口，突然又慌慌张张地都返回来，低声说："坏了，坏了，郝村副来了！"这一下，坐在院里的人，除了孙生旺，都惊慌起来。有的往窑里去，有的赶紧脱下衣裳装着捉虱子，听见郝村副从大门上进来；但谁也不敢抬起头来。

郝秀成原来是找孙生旺的，进来一见这么多人，知道他是在动员搬家的事，便笑着对众人说："这地方倒不赖，暖和和的！"众人都笑一笑，算作回答。任长命老汉见郝村副坐在旁边一块木板上，赶快放下手里的营生，起来到屋里提出个麦秸编的草墩说："村副，那上面凉哩，坐到这上头！嘿嘿！"众人本来以为稍避一避，村副就会走；不料他也坐下了，有几个人从屋里出来，想偷偷溜走。郝秀成看见了，向孙生旺示了个眼色，孙生旺忙起来说："咱们这里都是自己人，打开窗子说亮话吧！郝村副也是咱一乡一土的人，自己人到

了难中，他能说不关照一下!”郝秀成也忙从草墩上站起来道：“啥事情？啥事情？我能办的尽力给大家办!”其他人没敢说话，还是孙生旺说话：“村副！你看这几年咱村被敌人闹成啥啦！受苦人就是凭土地活，日本人把粮拿走，把牛杀了，到这阵地里不能动弹。众人的意思是想搬上走哩，不在这村住啦；等这里太平了再回来!”郝秀成说：“众人要这么做，也是万般出于无奈！众人要想活，我不能叫众人死。要搬你们就搬；搬家的事我不管，我也不给日本人报告。我郝秀成村里人也知道，不是那号卖良心人!”

院子里的人，听了都高兴地笑起来，齐声说：“啊，郝村副，你真是个好人!”孙生旺说：“这下众人可明白了吧，连郝村副都说搬家是好事。这还能不搬？只要咱全村人齐了心，都搬走，把敌人孤孤的困在这里，没人给他接济粮草，八路军民兵再来一打，看他滚蛋不滚蛋!”吴金福老汉说：“这办法是不错；就是咱们搬出去怎活呀？”孙生旺说：“这不愁！抗日政府会帮助咱们想办法的，住处更不用愁!”郝秀成说：“你们只管放心干。不论什么事，瞒过敌人的眼窝就对啦!”众人一听，心又放平了。张武说：“搬家这事，光咱们十几家愿意不抵事，要把全村人都动员走才行!”郝秀成也插嘴道：“对！张武叔说的对。我看你们要搬，就来个大搬，大家出力动员，一下搬他个净打光！我这顶村副的愁帽也就卸了!”孙生旺也说：“只要村里多一半人愿意搬走，剩下的就会跟上来。西山上的事，我给咱跑腿，那面我有熟人。”

听了这些话，先前不大愿意搬的吴金福那几个人，也积极起来了。吴金福老汉说：“这事要悄悄干咧，不能敲锣打鼓惊动人！再说还得有个人领头哩，古话说：蛇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我看生旺年轻力壮，敢说敢干，西山上又有熟人，推他当头目吧!”众人齐声说：“对！这就更合适了。”孙生旺说：“为众人的事，我多跑点腿没关系。不过咱们要干就干到底；还有一说，这里还是日本人的天下，可不要把我抬起来……”吴金福老汉抢着说：“怕把你抬起来摔

了，是吧？观音娘娘在上，谁做那昧良心的事全家瘟死。”众人齐声说道：“一个村里的人，谁还不知道谁的心眼是直的弯的？在座的人，谁家没受过日本人的害？不怕，谁当了密谍咱就把谁除灭了。”

孙生旺刚才说那话，本来是试验众人是否真心听他的话，如今见众人决心很大，高兴地说：“我也知道这里没有两条心的人。搬家这事要干就得快，咱们每人都要动员几家，东西能带走的就带走，带不走的就藏埋了。”郝秀成也说：“我也能帮助你们动员几家，我先让我家里搬走。”众人更放心地说：“那可闹好了！”又谈了一阵，把哪个人动员哪几家都分了一下，大家才散了。

第六十九回

退租地泄露搬家事　巧说道遮掩不透风

第二天前晌，因为要搬家，佃户张武便找大地主吴士举退地去了。

原来这汉家山的穷人，大部分是租种大地主吴士举、吴士登的土地。吴士举和吴士登是叔伯兄弟，各家都有三四百垧地，每年就靠吃租过活。吴士举做事圆滑，善于笼络人心，佃户们租子交不够也好说话。他兄弟吴士登可就完全两样：心毒眼小，一个麻钱都能看到眼里，外号人叫“铁公鸡”，意思是指他一毛不拔。

这天，吴士举吃了饭，正在院里迈着方步溜达，忽然大黄狗“汪汪”叫了几声，抬头一看，见是佃户张武进来了。吴士举顺嘴说道：“张武，出牛啦？”张武说：“没！财主，你家的那三十垧地我今年不种啦！”吴士举瞪起吃惊的眼道：“这是出了什么事啦？种了十来年了，怎么好好地又不种啦？打春不论地，如今清明也过了！”张武说：“种不起了。反正咱是不种了！”说完这句话，从怀里掏出约来，

放到了台阶上。

吴士举正要开口时，张武已经转身走了。接着又有三四家佃户来退地，也不说长道短，把租约一扔就走了。吴士举全家老小都猜疑不定，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变故。

天黑时，他叔伯兄弟吴士登过来了，一进门就说："士举哥，你家的佃户退地来没有？"吴士举说："退来，差不多都退了。也不知是怎么啦，我正发愣哩！"吴士登说："我的佃户今下午也把地退了。后来我出去一打听，哼！原来是夜天又派下粮来了，村里人出不起都要搬上走哩！"吴士举吃了一惊。吴士登接住又说道："村里人要都搬走，咱们可怎么活呀？地谁给种呢？虽然这几年捐款出得多，可是总还能过得去；要是咱们也跟上搬出去，唉！活受罪。"吴士举说："可是村里人都搬了，光咱不搬走也不行呀！要走；你看这窑院地土……"吴士登摇摇头说："不能搬。咱们不能和村里那伙子人比，他们没有牵挂，拍拍屁股就能走；咱们有房有地怎么能搬走？当财主凭的房和地，这些东西搬不走，空人出去还不是个受凄惶？惹恼日本人，一把火把房子给你烧了！"吴士举说："可是村里人要都搬走了，日本人还不是啥事出来都找咱们，也是个没法活呀！我看咱也走吧，这年头要随众哩。"

吴士登想了一下说："我不走。你能丢下你的东西，我丢不下！我看闹的叫他们搬不成就好办了。"停了一下又问道："日本人知道村里人搬家的事不知道？"吴士举说："你不是和王村长熟吗？去和他拉闲话中间露上点风声，让他们防备防备；也不要讲谁家要搬走，免的得罪人。"吴士登说："我也是这么想，我这阵就找王村长去。"说完返身走了。

第二天清早，孙生旺父子俩正在家里烧火做饭，门"吱——"的一响，村公所的四娃子提着根铁丝扭的棍进来了。孙志强老汉说："四娃好早呀！催粮来啦？"四娃摇了摇头没说话，只顾满窑乱看。孙生旺说："四娃哥，看啥咧？"四娃笑了笑说："怎么你家还没动

静？”说着跑到门口朝外看了一眼，又跑进来低声说：“听说村里人这几天闹着要搬上走咧，日本人下了命令叫全村巡查巡查。”孙生旺吃了一惊，连忙说：“没有的事吧，没听说嘛！”四娃说：“我也是昨天黑夜才听说的。”孙生旺问道：“谁说的？”四娃说：“昨天黑夜，二财主吴士登和王村长一块喝酒时拉起闲话来了。二财主说，佃户们把地都退下不种了，也不知是为了啥？王村长就疑心是要搬上走。后来王村长到碉堡上走了一趟，回来就传下这样的命令来。查出来要重重的办几家示示众。”孙生旺故意开玩笑地说：“你这是查我家来了？我就是搬家头目，你把咱办一下吧！”四娃也笑着说：“把你斯拉斯拉了的。”又正经地说道：“吃了人家的饭，就给人家干。人家让咱干啥还不是个干啥。不过都是街坊邻舍的，该关照的先关照一声，免得出了岔子，对谁也不好。”说完走了。

孙生旺饭也吃不在心里了，胡乱吃了几口，放下饭碗就跑到街上。只见关帝庙驻的伪军、伪村公所的村警、警备队，三三两两满街乱串，有的趴在这家门口瞅瞅，跑进那家院里看看。远远望见围墙门口伪军也加了双岗。

他走到十字街口，迎头碰上了郝村副，便低声说道：“坏了！消息露了。这该怎么办？”郝秀成说：“日本人叫我们到碉堡上开会哩。你先通知各家，搬家的事，暂时先缓一缓！”话还没完，见从旁边院里走出一个伪军来，郝秀成忙改口道：“那二十斤春粮你家准备好赶快交！”孙生旺也看见伪军过来了，接着说：“对！闹好了，我就送去！”一面说，一面溜了；转身去西头通知那几家准备搬走的人开会，最后又通知了三个暗民兵。

这时，已到正午时分，街上的伪村警们都回去吃饭去了。他连忙往观音庙走，赶他走到时，人已到齐了。

众人见孙生旺来了，都焦急地说：“这是谁露了消息啦？这该怎么办呢？”孙生旺先让刘三丑到庙外放哨，然后才说道：“我看是退地退露了消息。”接着把四娃的话讲了一遍，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恨得都骂起来了。孙生旺说："预先咱们没估计到财主们的这一手。事情已经做坏了，商量一下该怎办吧？"有几个年轻后生说："怎办？搬上走嘛！管他巡查不巡查，走了再说。"有几个老汉说："不行，鸡蛋碰不过石头，要硬搬吃亏呀！"吵吵了半天也没说下个长短。孙生旺说："刚才我碰上咱郝村副，他说把搬家的事暂迟一迟。他到碉堡上开会去了，等他开完会回来，看是什么样子再说。"众人说："就这样办吧！"说着便很快都散了。

郝秀成被日本人叫去开会，一到碉堡上，见伪军中队长杨德和伪村长王怀当已经坐在独眼窝翻译官房里等着。他一到，独眼窝翻译官便劈头训导了一顿。伪军中队长杨德恶狠狠地说："翻译官，一定有共匪捣乱！现在找不出来，我看只有这样：把闹搬家的杀他几个，就把其他人镇住了！"郝秀成听了，吃了一惊，忙对翻译官说："可不能！翻译官。你在咱这里也住的时间不短了，我把这搬家的原因一讲，你就大大明白。年时冬天，皇军征了一百大石粮，老百姓很快都交了。到今春，又派下春粮，有些没粮人家，交不起，就想躲上走。哪里是什么共匪捣乱，就是春粮交不起，怕的要走哩！"

王怀当听郝村副不同意杨德的看法，马上两颗眼珠子瞪得铜铃大，嚷道："你说不是共匪捣乱？说不定村里就住着人家的人哩！"郝秀成说道："王村长，你不用那样气大。我给你说一说这些要搬家的人你就明白：一个是任长命老汉，一个张武老汉，一个吴金福老汉，这些都是多年受苦人，平常三棒都打不出个响屁来。这些人还会受了共匪的活动？再说既是共匪活动，他们就不该退地去，难道他们就是故意叫咱们知道哩？依我看，就是因为春粮交不起。如果你要把这些人杀了，其他交不起粮的户看见，本来不准备搬走，吓也把他们吓走了！"独眼窝翻译官听郝村副讲得很有道理，连连点头道："你讲的对！不能杀，不能杀，春粮的可以迟交！"郝秀成高兴极了，忙又说道："只要皇军的春粮能迟交几天，我敢保险一

户也搬不走。”独眼窝翻译官把郝村副的肩拍了一拍，夸奖道：“很好，很好，快快的去宣传！”说完，王怀当和郝秀成就相跟着从碉堡上下来。

王怀当一肚子不高兴，快步走着回村公所去了。郝秀成满心喜欢，顺路就跑到孙生旺家里来绕了一遭，告诉了碉堡上见翻译官的情形，让赶快通知那几家，先把地要回来，该耕的耕，该种的种，暗中往出倒运东西，过上个把月把敌人麻痹住，请老武们的民兵来掩护，一下就都搬走了。孙生旺听了，赶快就去通知刘三丑们，分头去安顿各家。

连着几天，佃户们把退了的地又租回来了。吴士举、吴士登一肚子的愁闷又解开了。佃户们送粪的送粪，出牛的出牛，有的人还故意在村公所的人员们跟前说：“唉！前几天咱还思谋搬上走咧，看来搬出去更没活法。如今皇军把粮迟收几天，咱还是安心种地吧！”这样一来，敌人以为老百姓真的不搬了，慢慢也就不注意了。其实暗里都在积极准备：打地窖，埋藏东西，另外孙生旺又让人们把一些急需带走的东西偷偷送到他家，从地道里往出转送。

第七十回

破坏围墙打通出路　挖敌耳目奸伪落网

过了有一个来月，到五月二十几，汉家山群众搬家的事，暗暗准备得差不多了。

一天，孙生旺去康家寨，和老武们联络了一下。当天傍晚回来，就召集那十几个积极分子开会。人们都偷偷溜到观音庙里，孙生旺见人来齐了，说道：“外边也准备妥当了。今天我出去接了接头。康家寨、望春崖、桃花庄，各村都成立了移民招待所，人家给咱

们把房子都腾下了。咱们的人也要分成三组，一组去一个村，有亲友的找亲友，没亲友的招待所帮助!”吴金福老汉说：“我看先要想法子打倒围墙，把出路闹通；要不，只从两个堡门上走，可不方便!”众人都说：“出路是要紧的。”孙生旺接着说：“这个问题也计划到了。今夜那三村的人来，先把护村的围墙刨开；咱们也准备好锹镢，动员些人，听到外边有行动，就去帮助刨，把围墙刨上十几个口子，就好搬了。”众人都说：“这事不愁！人家还能为咱出这大的力，咱还不能帮工!”“一打通围墙，就得快搬，再迟又会出岔子。”众人正在乱纷纷的议论，村副郝秀成说：“低点声吧!”人们互相看了一眼，有的吐了一下舌头。

人们都显出一副兴奋的面孔，低声地说：“这可闹好了!”当下就把往出搬的家户划分成三组，每组都指定负责的人，叫通知各家，暗暗打点带的东西，并动员人准备晚上刨围墙。郝秀成嘱咐道：“可要小心秘密一些咧！走露一点消息，全村都得受害。”大家应承着，一个个分开悄悄走了。

最后只留下了暗民兵和村副郝秀成。孙生旺说：“今晚上，咱们要把伪村公所的人全部扣住带走，把敌人的耳目先挖掉。这事主要靠咱们负责任。”郝秀成说：“自从前次民兵摸了关帝庙，抓走了伪军，后来巴三虎又被咱们处死，伪军和村公所的人可小心啦!眼下伪军黑夜也不出来了。村公所的大门关得更早，四周墙很高，可怎么进去扣人呀!”郝明珠说：“你还不能开一下门，把我们放进去？”郝秀成说：“我早不在那里睡了，今夜突然又去睡，怕人家猜疑。这工作你们闹吧！我给咱去招呼挖围墙!”孙生旺点了点头说：“可以。扣人的事，我有个办法：我早点溜进去藏下，等他们睡了把门开开，你们带上武器和绳子夜里来，咳嗽为记号。”四个人点了点头，商量停当，就都走了。

孙生旺回到家里把刚才讨论的事告诉了父亲。孙老汉很高兴。父子俩吃了夜饭，天已黑了，孙老汉出院里看了看天色，进来

说："天阴的墨黑，恐怕要下雨呀！今夜能不能闹成？"孙生旺说："下雨更好，敌人不防备。"说着，往怀里揣了个手榴弹。孙老汉说："小心些！"孙生旺说了声："知道。"便走了出来。

风刮得很大，雨也下起来了。十字街口的两棵大槐树，被风吹得左右摇摆。孙生旺走到伪村公所门口时，见左右静悄悄的没人，便溜了进去。院里也静悄悄的，只是上房里有几个人在说话。孙生旺溜进旁边个牛圈里，等了没半炷香工夫，雨下得更大了。从大门外走进几个人来，听着王怀当的声音说："早点把门上了吧！现在可要小心哩！"另外几个人答应着，"咯吱喀嚓"把大门关了。孙生旺听着他们都回屋里去了，这才松了一口气，朝上房一看，见从玻璃窗上，透出明亮的灯光，说笑声、麻将声，十分热闹。孙生旺耐着性子，一直等到上房里熄了灯，又过了好一阵，估计他们睡着了，这才溜到大门洞里，轻轻咳嗽了一声，外边也咳嗽了一声。孙生旺慢慢把门栓抽开，往开一拉门扇，响声很大，孙生旺想了一下，便拉开裤子，往门轴上尿了一泡，再拉门时果然不响了。只见台阶上站着五六个人，辛有根说："外边已经开始刨围墙了。老武怕咱们人少，又派来三个同志。"孙生旺说："好！进吧！"在头前领着，一直摸到上房门口。听了听，里边"呼噜呼噜"打鼻鼾。轻轻把门一推，门没有关，孙生旺便进去了。一手握着手榴弹，一手掏出根洋火划着，把灯点上，只见炕上睡着五个人，像死猪一样，一点也没觉着。刘三丑过去把墙上挂的两支破步枪收了，大声喊道："呔！"这下把伪人员们都惊醒了，吓得摸裤子抓袄子，挤成一团。

王怀当住在这间上房的套间里。从睡梦中惊醒，看见外屋亮着灯，又听见有杂乱的脚步声，慌忙爬了起来，伸手就去枕头下面摸枪，摸了两下，早已从外间闯进个人来喊道："不许动！"王怀当定睛一看，认出了是本村的几个人；又看见只拿着两颗手榴弹，胆子便壮了起来，说道："孙生旺，你们反了！还不给我滚出去！"说着就要开枪。恰好这时窗子"砰"的一声，玻璃打碎了，伸进三支枪来，

一个很粗的声音喊道："不准动！不准叫喊！谁不听命令先揍死谁！"王怀当放下举起来的手枪，又缩回了炕角里。从外间进来几个伪人员，跪到地上求告道："生旺，咱们可没做坏事！干这营生也是为了吃穿二字呀！"孙生旺说："不要怕，谁做了好坏事我们都留着账哩！决不冤枉人。今天暂时都得把你们带走。"辛有根、郝明珠一齐动手，一个一个都捆起来。又把一应公文账簿……都收拾上；押着伪人员出来。

这时雨还在下，路上泥滑得很。他们一直来到围墙门洞底下，碰到老武领着民兵在那里，老武问道："都抓出来了？"孙生旺说："都抓出来了。围墙怎么样？"老武说："破下好几个口子：雨太大，让老乡们先回去了，要不下雨，明天晚上就……"话还没说完，只听刘三丑叫道，"跑了！跑了！"原来是王怀当趁人不注意，咬断绳子跑了，老武说了声："打！"四五个民兵一齐开了枪，王怀当狗吃屎般趴到地上，有两个民兵跑过去，用刺刀捅死了。

敌伪军听到枪响，一齐开了枪，朝四面八方乱扫射，这时雨下得慢慢小了。老武说："咱们任务完成了，回！由他们打去吧！"又回头对孙生旺说："雨停了，明天晚上就大搬家。你回去，赶快让郝秀成去报告敌人，就说八路军把村公所的人抓走了。另外再组织些群众去向敌人请愿：要求重新建立村公所，要求敌人保护……这样敌人就不会怀疑到搬家的事上了。"说完，带着民兵，押着伪人员，回到了康家寨。孙生旺他们也回家里，办他们的事情去了。

第二天出了猛太阳。上午，老武召集各村干部开会，把帮助汉家山老百姓搬家的事，详细分了工；老武特别强调要把掩护工作做好。特别是关帝庙的伪军，严密包围，火力封锁，让他寸步难行，保证搬家任务顺利进行。为了加强火力，老武又把从区上调来的武工队员由雷石柱统一指挥。到天黑时分，雷石柱领着三村民兵和武工队，先前头出发了。随后老武和李村长领着三个村的二百多群众，浩浩荡荡向汉家山而来。模模糊糊一长串行列，拉毛驴的、

扛扁担的、拿绳子的……远远看去，好像是一支正规军队。

走到离汉家山有一里来地的个地方，忽然前面走来个人。老武忙迎上去一看，是民兵分队长赵得胜。赵得胜说：“这阵敌人还没睡下，队伍不好运动，都在围墙外隐蔽着哩。等一阵再干吧！”老武点了点头，一面派人去和暗民兵联络，一面让后边的老百姓都隐蔽下，大家都蹲在靠崖的阴暗地方，不说话，不抽烟。忽然周毛旦家的驴叫了起来，急得周毛旦抱住驴嘴死命不放，半天驴才把音声噎回去。别的人也忙着照顾自己的牲口，恐怕再叫起来坏了大事。老武跑过来说：“我想起个办法来了，你们把驴尾巴上吊块石头，就不叫了。这是赵家沟老百姓的经验。”大家听了，都把自己驴尾巴上吊了块小石头，真灵验，有几个驴噘噘嘴唇想叫喊，可是尾巴摆不动，又噎回去了。

人们眼睁睁地望着月亮，恨不得把它拿块布包住。足足等了有一个多时辰，碉堡上的灯都熄了，每个人才松了一口气。

隐蔽在围墙外边的民兵和武工队，马上抖起精神，整理武器，雷石柱带着康家寨的民兵和武工队，通过刨开的围墙，悄悄摸进了村里，爬到关帝庙周围的民房顶上，架好机关枪和掷弹筒，把关帝庙内的伪军包围了起来。崔兴智和赵得胜领着他两村的民兵，绕到村后的山坡上，在碉堡通村子的路两旁埋伏下，又在路上布置了三道地雷封锁网。随后老武和李村长领着三村老百姓，也摸进了村里，在围墙口上碰到了暗民兵和三个搬家组长等在那里，马上分头领着帮助各家搬运东西。

村里家家户户都已准备好了，行李捆成卷，日用家具都装在箩头内，全村开始行动了：先把老人、小孩、病人扶背出去，然后搬运食粮、用具。街道上来来往往尽是人，空着手进来，背着东西出去。全村乱了，狗乱叫，脚步“踏踏”的响，把关帝庙的伪军哨兵惊动了，带着枪跑进了工事里，一个尖嗓子大声叫道：“哎！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一个武工队员学着南方口音回答道：“哪个要你管闲事，

回睡去，要开枪没你们的好处。”马上工事里的伪军们“唧唧咕咕”地议论开了。听不清是说什么，只听见一句“老八路进来了”。接着又听见杨德凶狠狠的声音说道：“妈的还不开枪！？”工事里的枪刚打响，架在房顶上包围关帝庙的民兵的机枪步枪，早已回过去了，武工队的那挺机关枪，像条火龙，打的伪军们躲在工事里抬不起头来。民兵杜玉贵拿起掷弹筒，瞄准魁星楼打了三炮，一颗接一颗中了目标，打得砖头石块“哗啦哗啦”往下塌，火花四面飞溅，引得民兵齐声叫起好来。打了一顿饭时，工事里的伪军叫道：“求求你们，停了手吧！我们杨中队长早躲进防空洞里去了。”雷石柱忙叫大家停下手，趁机会就向伪军们进行宣传。

第七十一回

积极协助大搬家　热情招待移来户

碉堡上的日军，起先听到村里杂杂乱乱，狗乱咬，随后又听到枪炮连声。日本小队长估计是八路军和伪军打起来了，便带了十几个日军出来准备去村里增援。

埋伏在碉堡外边的民兵，听见放吊桥的声音，知道是敌人出来了，紧握着拉雷绳伏在地上，看着敌人到了第一道封锁雷跟前，忙把雷绳用力一拉，三颗地雷“轰隆隆”齐声炸了。崔兴智又指挥民兵开枪射击。敌人受到突然打击，吓得连枪也顾不得还击，炸死的两个尸首也顾不得拉，慌慌张张逃回了碉堡，再没敢出来，只是在碉堡上乱开枪炮。

民兵用各种火力压住敌人，村里搬家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人们搬上东西走的更快了。背的，牲口驮的，老婆婆抱着鸡，娃娃们牵着羊，顺着枪打不到的墙根急促地走。那三村的民众，好像搬

自己的东西一样积极，一回又一回的搬运。周毛旦帮张武家搬，毛驴驮着粮食，人还背了个箱子，头上的汗水流到了脖子里，也顾不得擦一擦；搬出村外放下，又回去搬，一连跑了三趟。张武感激的眼里含着泪水说："这可劳累你老了，我可该如何报答呀！"周毛旦说："咱们老百姓都是一家，这也是为了打敌人呀！"

吴士举睡的正甜美的时候，他老婆把他推醒了。急促地说："娃他爹，快起！快起！你听外边这是怎啦！"吴士举"呼"的爬起来，听见街上杂杂乱乱，脚步踏的地皮"嗵嗵"响，又是娃娃哭，又是狗叫……一阵，关帝庙那头开了火。听到枪炮响，全家大人小孩都起来了，女人们吓得呆呆地挤在炕角，不知是天塌了，还是地裂了。吴士举壮了壮胆子，跑到大门外瞭了一下，跑回来急说："坏了！坏了！全村都搬上走了，都搬上走了，地也没人给咱种了！这，这……"急得跑出来跑进去，两手搓着。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打门声。吴士举忙跑出去开门看时，原来是他堂兄弟吴士登。吴士登忙说："哥，村里人都搬走了，咱们该怎么办呀！"吴士举说："大家都走了，就剩下咱两家，谁给咱种地呀！咱也搬吧。"吴士登说："可是地搬不走呀？"停了一下，凑到吴士举耳朵上说："我看我上碉堡去报告一下日军，把他们都逼回来吧！"吴士举摇了摇头说："不行！不行！你听关帝庙那里枪打的很紧，碉堡一定也被八路军包围了。"正说间，恰好孙生旺走来了，孙生旺说："我们都搬上走了！你们是打啥主意，搬不搬？"吴士举心中想："村里人都搬走了，咱要不搬，以后负担还不是都落在咱身上？"于是说道："我也想搬上走，可是这一家人过活东西，怎么往出搬运呀！这，这……"孙生旺说："不怕，只要你们愿意搬，我们可以找人帮助。"吴士举说："那就好！"回头对吴士登道："你搬不搬？"吴士登皱着眉头没吭气，半天才说："我不搬。出去也是死，倒不如死在本乡本土。"说完，就恼悻悻地往外走了。孙生旺也生气地说："搬不搬由你，到时想搬可就迟了！"吴士举忙叫家里人收拾东西。孙生

旺也出来去找老武。

这时街上搬东西的人，已经零零落落不多了。他一直跑到河滩里，河滩里像逢集赶会的一样；好半天才找见老武，把刚才的事讲了一遍，老武说："村里差不多都搬出来了，可以抽些人帮助他。"马上就抽调了康家寨的二十几个人、四头驴，去帮助吴士举搬家。人们听说帮助的是地主，都不高兴去，有的说："财主们平时就会剥削人，这阵让他们也受受制吧！"有的说："他们有本事让他们自己搬出来，咱不侍候财主，过去侍候财主伤着心了。"老武忙说："大家讲的都对！不过今天帮他们也是为了抗日。凡是愿意站到抗日这边来的，咱们都应该争取他过来，对咱们抗日总有好处。同时把村里都搬光，敌人就更孤立了，留下几家，走投无路，他们就可能去当汉奸，岂不是给了敌人好处。"大家听了，这才说："说到为了抗日这一层，咱就心里不愿意也得去咧！"

孙生旺引着大家回到村里，去帮助吴士举搬家。吴士举全家人正在上房里整点东西，听到院里进来一群人，又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的是有人帮忙来了；担心的是怕这伙受苦人趁空偷东西。于是忙跑出来拦住众人说："不要进来了，家里乱七八糟，连个坐处也没有；大家就在院里歇阵阵！我们捆绑好往出递吧！"他家的人把东西抬出来了，一捆一捆的行李包袱；一袋一袋的粮食，还有很多碗、碟子、瓶瓶、罐罐……装了几箩头。众人忍着性子一回一回往出背挑。吴士举让他大儿子到村外照料搬出去的东西，又叫他十三四岁的二儿，一次一次跟上监督，生怕半路上别人把东西偷了。来回跑了三四趟，东西还没搬完。

吴士举把他家的红油炕柜、描金箱子、穿衣镜、锡尿盆……都摆在院里让众人往出搬，众人气的嘟嘟哝哝说闲话。吴士举老婆见众人不乐意搬，噜噜苏苏地说道："好乡亲们哩，搬一搬吧！这都是我娘家陪来的嫁妆。乡亲们不愿意白搬了，哪怕我出几个工钱咧！"人们早就气得不行，这一下说得更恼火了，把扛在肩上的东西

往地上一扔，这个说："老子们是为了发财来给你家搬家的？！"那个道："你家的钱多另雇人去，咱不赚这钱。"……有些脾气躁的，空手就往外走。孙生旺也气的不行，想了一下，忙劝住众人，回头对吴士举说："你家这是干什么？我看你是想把房子地也搬走哩！这是什么时候，出去不是当大老爷，要那些摆设作啥？挑离不开的要紧东西搬嘛！"一顿说的吴士举同意不搬这些家具了，又给众人说了几句好话，大家这才平了气。帮他把这些家具藏的藏了，放的放了；把重要东西都搬了出来。

二百来户人家的个村子，多半夜工夫，搬的只剩下了些空房子，空窑洞和一两家住户。最后，老武又领着暗民兵，把两眼水井填了，挨门逐户检查了一遍。这时鸡已叫三遍，东方渐渐发白，碉堡上的枪声还在不停的响。老武看看一切闹妥了，这才掏出手枪，朝天连放三枪，招呼警戒部队都撤出村外，留下二愣等几个民兵，在村子对面山上监视敌人。

汉家山搬出来的老百姓，分成三股，由康家寨、望春崖、桃花庄的三村群众帮着背挑上东西，分头向三个村进发。

康家寨这一股，有七十来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抱小娃娃的，有扛铺盖的，背锅的，提筐子的……，一路上说说笑笑，情绪高涨。刘善道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朝着汉家山吐了一口痰道："呸！可算从这个沤麻坑里爬出来了！"爬上了牛尾巴梁，后边民兵们也赶上来了，争着替他们拿东西。

到了康家寨村里时，太阳已一竿子高了，家家门口站着一群女人娃娃，笑嘻嘻地迎接这些新来的客人。原来负责招待工作的张勤孝，带上木工泥工，把日本人扫荡时烧了门窗的窑洞，用桦林山上砍下的木料，割门、安窗，做家具，早已准备的现现成成。这时，张勤孝忙得东跑西跑，引着一家一家安置。恰好张武家分配在周毛旦院里。周毛旦把张武一家先引回自己窑里，周老婆忙铺下毡子让上炕坐，婆媳两个又是烧水，又是做饭，像招待自己多年不见

的亲人一样。张老婆过意不去，叫儿媳和女儿一齐下地动弹。周老婆忙拦住说：“可不能，你们是客人，你们打闹了一夜熬累啦！歇一阵吧！”张武老婆感动地说：“这样好心人，真难得！”周老婆说道：“咱受苦人都是一家人，要不为了打日本，还能碰到一块？”两个老婆子就拉开闲话了：张老婆讲据点敌人的罪恶；周老婆告诉她根据地军民生产战斗的情形，两个人谈的很热火。这时周毛旦已把西边的一间新安门窗的空窑打扫干净，糊了窗子，铺上席子，招待张武全家吃了饭，安顿住下。一阵，民兵们给担来水了，一阵，李村长又亲自送来二斗米，说道：“这是政府前几天给你们拨来的救济粮。以后缺啥短啥齐提出来，咱们大家帮助解决。”张武喜得咧开嘴，不知该说什么好。

第七十二回
村子空荡荡逼上碉堡　山岗冷清清困守炮台

关帝庙里的伪军，一黑夜没敢睡觉。天明以后，听到街上没响动了，杨德的勤务兵小白脸，才把杨德从防空洞里叫出来。只见他头上绑着绷带——原来是黑夜急急慌慌躲藏，把额头碰破了——浑身黄土，仍然带着惊魂未定的口气问道：“八路军走了没有？”伪军们说：“走啦！早就走啦！”杨德马上胆子壮了许多，拍了拍身上的土，挺了挺胸脯，大声说：“出去搜查一下，看有没有隐藏下的！”说着，带了一班伪军就往出走，走到大门跟前，他停住了脚步，忽然想道：“说不定八路在门外埋下地雷了！”于是退后了十来步，蹲在一个墙角里点烟，让伪军们开大门。伪军们心里也都怀着鬼胎，相互推靠，都不想去开门。有的装着蹲在一旁紧绑带；有的装着走到一旁擤鼻涕……老半天，没有人去开门。杨德看到这种情形，骂

道：“妈的×！二班长，开门!”那个二班长正蹲在一旁假装绑腿带，向跟前的两个伪军说道：“刘得功、王元禄，开门去!”刘得功和王元禄两个伪军，见班长指名叫他俩开门，只好硬着头皮去开。两个人过去轻手轻脚把门栓抽了，把搭链去了，一人拉着一扇门开向两边，人躲在了门后。其余的伪军们见门一开，都闪在了两旁。等了老半天，没听见什么响动，伪军们这才提着枪，蹑手蹑脚地走到街上，都是放轻脚步，好像怕踩死蚂蚁似的。伪军中队长杨德，走在最后边，和大家隔开十几步。

街上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响动。家家大门都紧关着，有的上了锁。伪军们打开了几家的大门，进去察看，只见院里扔着一些破烂的什物——烂鞋袜、乱草、垃圾……。有的连门窗也没有了，剩下了黑黑的几眼窑洞。窑洞里炉台也搬塌了，水缸也翻转了，满目荒凉景象，好像走进了一座荒坟茔。

伪中队长杨德，一面骂着：“妈的，都搬走了，抓住非枪毙不可！”一面爬上了窑顶，向全村了望。太阳已出山了。往日这时，家家烟囱里都冒起一股一股浓烟，今天却冷冷落落的。在不远处一家的烟囱上，落着几只乌鸦，朝着杨德“哇哇哇”叫了几声，杨德吐了一口唾沫，骂道：“妈的，败兴鸟，去!”他捡了块石头扔了过去，乌鸦又叫了几声，飞去了。

他一转身，见村南面，有一家烟囱里，冒起一缕缕炊烟，他想：“那一定是没搬走的人家。”于是从窑顶上下来，对伪军们说：“南街上有家烟囱里冒烟，看是谁家没搬走！把他叫来。”伪军们正要走，从门外慌慌急急跑进个传令兵来，到了杨德面前，“啪”的立正行了个举手礼，说：“报告中队长，太君在中队部等你说话!”杨德说：“好，知道了！”又摆了摆手对其余的伪军说：“你们去办你们的！”说完，跟着传令兵往关帝庙走。一路上低着头，心里想着见了日本小队长说的话。因为他心里又急又气，只顾低着头走路，忽然前边有人喊了声：“敬礼!”把他吓了一大跳，抬头一看，见已

到了关帝庙门口，杨德狠狠盯了那个站岗的伪军一眼，说了声“妈的”便进去了。

走进大门，就见伪军们东房进西房出的整理东西。院里站着四五个日军。松本小队长和独眼窝翻译官站在台阶上说话；松本小队长的指挥刀，在砖地上敲的“锵锵”响。杨德看到这个阵势，也不知出了什么事，心里禁不住打了个冷战，料到是又要受气了，慌忙整了整帽子，挺了挺胸，跑前几步，“啪”的一个立正，行了个举手礼。松本小队长没有还礼，嘴脸恼得怕人，朝着杨德“叽哩咕噜”说了半天，一面说，一面用指挥刀在地上敲，杨德有听懂的，也有听不懂的，吓得只顾“是是是”的答应。独眼窝翻译官瞪了他一眼说：“你是什么？队长说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早就说老百姓靠不住了，让你们注意；连几个老百姓都看不住，一夜都搬走了！他妈的，你们为什么不打？想卖脑袋!”杨德急嘴拌舌地解释道：“八路太多，把我们包围了。我领着弟兄们左冲右冲杀了一夜，八路死伤也不少……”又指了指绑着绷带的头说：“我也带花了。打退了敌人，我就领着弟兄们村里搜索了一遍。还有没走的人家，我已叫弟兄们叫去了!”独眼窝翻译官向松本小队长“咕噜”了几句，又对杨德说：“警备队不要在村里住了，都上碉堡去驻守。等大军来‘扫荡’周围村庄，再把老百姓赶回来。”这下，杨德才知道伪军们整理东西是为了什么，一块石头落了肚。忙说：“要多预备些水瓮，人多了吃水是个困难。”独眼窝翻译官点了点头。

正说中间，一伙伪军从门外押进三个老百姓来，前头的一个有五十上下年纪，后边的两个年轻，一个有二十来岁，另一个有十六七岁。伪军班长跑前一步说：“报告中队长，全村没搬走的就这一家。”独眼窝翻译官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那人说：“叫吴士登。”又指了指后边两个年轻人说：“这两个是我儿子。”独眼窝问道：“你的为什么没搬？”吴士登说：“搬出去更没法活！村里人让我搬，我说不搬，到八路军地区，不如在皇军保护下平安。昨天黑夜看到他们

搬家，我要来报告，枪打的紧，来不了！”独眼窝翻译官说：“你的，好良民。搬走的人，抓回来都要杀！唔！黑夜进来多少八路军？”吴士登说：“没有看见八路军，都是些民兵。”独眼窝翻译官向松本小队长说了几句日本话，松本小队长的小仁丹胡一撅，扑到杨德面前，当胸一拳，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你的，开西（警备队）的，土八路的打不过，大大的无用！”杨德挨了一拳，脸红了一下，仍然直挺挺地站着，应了几个“是”。心里却骂道：“你们都不敢出来打，我又不长着两颗头！”

松本小队长又对吴士登说：“你的好良民，叫他们回来，皇军优待优待的。你的搬，斯拉斯拉的！”吴士登也连着应了几个“是”字。松本小队长又对杨德说：“开西的，快快的搬，通通的搬。”独眼窝翻译官也说道：“赶快吃了饭就搬，分开住在两个碉堡上。粮食都运到碉堡上，多抬几个水瓮，半山坡放上一个班，小心敌人袭击！”杨德又答应了几个“是”。

松本小队长和独眼窝翻译官，带着日军走了，杨德一直恭恭敬敬地送到门外。返回来时，见吴士登还站在那里；刚才因为吴士登一句话挨了一拳，正一肚子恶气，跑过去照吴士登脸上打了两个耳光，骂道：“妈的，你怎知道没有八路军？你为什么没有报告？”吴士登没敢回嘴，只是用手摸着热辣辣的脸。杨德对站在跟前的伪军说：“看管起来，叫他们往碉堡上抬东西！”吴士登父子三个，便被关在一个小房里了。

杨德的气还没出完，前院跑到后院的找人骂；骂伙夫做饭迟，骂伪军们收拾东西慢，看见谁也不顺眼，整整骂了一清早。

吃完饭，派了一班伪军到半山里掩护；其余的伪军，和吴士登父子三个往碉堡上搬东西。吴士登的两头驴也被拉来了。伪军们有扛行李的，有抬水瓮的，有背铺草的，一回又一回地往碉堡上搬运。有些伪军在村里搜寻粮食和大瓮，但各家东西都没有了；最后把吴士登家的七瓮粮食，一齐都运到碉堡上去了。

对面山头上放监视哨的二愣们，看到汉家山通碉堡的山坡上，一群一伙的人，背扛着各样的东西。他们估计是伪军往碉堡上搬家了，于是便朝着人群里打了一排子枪。这一下，敌人大乱了，叫喊着乱跑，把东西也扔了，大瓮顺山坡滚下去了……民兵们看到这个情景，拍手喝彩。不一会，碉堡上和半山坡上，朝着这里打开了枪，两三挺机关枪一齐扫射，打得民兵们抬不起头来，只好都慢慢地爬着退下来，躲在一个地塄后。这时已半上午了，民兵们搬了一夜家，又疲累，又饥饿，大家便向康家寨走来。

第七十三回

详细讨论准备战斗　具体组织围困据点

放哨的民兵们走到半路上，碰到了李有红带着两个民兵，来换他们的班。二愣说：“你们这阵才换来了，再迟一阵我们都饿死啦！”李有红说：“回去只顾安顿搬出来的人家，把你们忘了。刚才石柱哥才想起来。”说着忙把手巾里提的几个米面窝窝分给众人，并说：“我就怕你们饿的支不住，给你们捎来点干粮。”二愣他们一边吃，一边把敌人的情形讲了一遍。最后说：“你们去可注意点，不要露目标，敌人已经有布置了。”李有红答应了一声，便带着两个民兵走了。

二愣他们回到村里已晌午了。先到了村公所，只见老武、李村长、雷石柱、张勤孝们正在开会，见他们进来，雷石柱忙站起来说：“饿坏了吧！只顾忙村里事，把换哨忘了，该受批评！”老武也忙过来问敌人有没有变化。二愣说：“天明以后，碉堡上的敌人，到了村里一股子。吃早晨饭时候，村里伪军往碉堡上搬东西，我们在对面山上看得很清楚，敌人把大瓮都抬上去了，我们打了几枪，敌人有掩护部队，枪打得很紧，后来我们就撤下来了。”

老武把大腿一拍说："我们正估计说，伪军可能往碉堡上搬，果真应了。还是按咱们刚才谈的那计划围困吧。"又回头对二愣们说："你们快回去吃饭，昨天闹了一夜，都疲累了，今天休息半天，明天上午开个三村民兵、干部大会，专门讨论围困的事！"

二愣们走了以后，老武等又继续开会。雷石柱说："就按咱们刚才的计划，要一百多颗地雷才能把碉堡围住；现在三个村的铁雷、石雷总共才有四十多颗，这可差的多了！"李村长说："咱们砍下桦林山的木料，还没卖完；再卖上一部分，换上些地雷；再发动大家打些石雷，也就差不多了。"老武点了点头说："这可以解决。汉家山民兵的枪也要给解决。孙生旺刚才还又向我提过。"雷石柱说："他们有两支。咱们这里有五支坏枪，前些时交到区上修理去了，我看可以领回来。"老武说："枪和地雷的问题解决了。李村长，赶快通知各村干部和民兵，明天上午来这里开会，把围困的事再详细讨论一下。今天黑夜再派几个民兵去汉家山探探，看填了的井，敌人掏开了没有；把井跟前埋上几个雷。"雷石柱说："我带几个人去吧！孙生旺说还有些人家手头用的家具没拿出来，也准备去拿。"张勤孝说："我也要去那两村走走，看搬出来的人安顿的怎么样！"老武点了点头说："好！"大家谈完，都分头去各干各的事情。

雷石柱出来找见孙生旺，告他说伪军已经都搬到碉堡上去了；今晚要去汉家山村里探探。孙生旺说："我们村有好些年轻的人想回去拿些东西，这正合适。"雷石柱说："去的人多了也不方便，去上十几个人就行了。"说完，雷石柱去找马保儿准备地雷，孙生旺去找他村的年轻人。

半下午，雷石柱带着马保儿、周丑孩，背着四颗地雷，到了村公所。等了不多时，孙生旺也领着他村的六七个青年来了。雷石柱说："咱们还是从地道里进去，到了村里不准乱跑，恐怕敌人在村里还留着人！"大家都答应着，便出发了。

先到了汉家山村南沟里，然后一个跟一个，从地道口爬进去；

孙生旺前边引路，到了出口地方，他先抽开石板，从炉坑里伸出半个身子去看了看，又听了听，没有动静，这才爬了出来。其余的人也一个一个出来。孙生旺家里只留下个空窑洞了，地上有一些杂乱的垃圾。

孙生旺开了门，和雷石柱先到了院里察看情况。这时太阳已落山了，刮着微风。两个人趴在院墙上，只见街道上冷清清的，全村像死了人一样的寂静。忽然孙生旺推了雷石柱一把，指了指东面，低声说："你听那面!"雷石柱也听到隐隐有脚步声传来，两个人忙把枪准备好，等了一阵，见从东面过来一大一小两个人，满身糊着泥，看看快到跟前了，孙生旺认出了是吴士登和他二儿，看看后边没有人，便提着枪从院墙上跳了下去。吴士登父子俩起先吓呆了，随后认出了是孙生旺，惊喜地长出了一口气说："是生旺呀，把我快吓死了!"孙生旺忙问说："关帝庙上的伪军……"吴士登抢着说："都搬到碉堡上了。全村就留下我一家啦！生旺，快给我想办法，我不搬不行了，不能活了。"孙生旺生气地说道："你不是不搬吗？怎么刚住了一天倒不想住了？你不搬我们也能把日本人围困走!"吴士登好像要哭的样子，央求道："好生旺咧，不搬可不能活了！咱一时没想开，受了这样大的制!"这时雷石柱也开门出来了，孙生旺把吴士登父子俩引回家里，吴士登见好多都是本村的人，忙说："你们都来了，搬出去怎说？"众人说："人家村里招待的再不能好了。"吴士登说："我也要搬啦，不搬不能活，众人帮我一下忙吧!"孙生旺问道："你怎么糊下一身泥?"吴士登说："唉，再不能提了！今天一早晨，几个警备队把我抓去，被杨德打了一顿，又抓上我父子三个给他们往碉堡上抬东西，临完，把我的七瓮麦子和瓮也抬走了，还担去我存下的一车炭。随后又让给他们担水，不想水井你们昨天填了，就逼住我们下井掏，掏了一后晌，才掏开一眼井，给他们担了几回水，杨德要我们每天送十担水。不搬上走不行了，这还能活!"

雷石柱听完，和孙生旺商量了一下，对吴士登说："你果真要

搬，我们可以帮助。你先回去整理东西去吧！”吴士登放心地说：“那就好，我先回去收拾东西去。”吴士登走了以后，天已黑了，雷石柱就派了两个人，到通碉堡的路上放哨。汉家山的年轻人们，都回各家把要拿的用具刨了出来，拿到孙生旺家，派了两个人，先从地道送走了。

孙生旺去吴士登家借来两副箩头，别的人拿来一些锹、镢，便相随上去填水井。井跟前又泥又滑，人们低声骂道：“咱们天天黑夜来填，让鬼子们掏也掏不及！”

众人搬石头担土，不一阵，把那眼井又填住了。马保儿和周丑孩，把带来的地雷，在井跟前埋了两颗，又把另一眼井上也埋了两颗。马保儿说：“地雷带的少了，要多的话，把通碉堡的路上埋上几颗，叫他们连村也进不了！”雷石柱说：“那好办，明天咱们再来！”说完，就和孙生旺领着众人，去帮吴士登搬家。到了那里，吴士登家的东西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结结实实地绑成了两个驮子，众人又帮助把些不带的家具埋藏了，帮着拉上牲口，背扛上行李等物，从围墙口上出来，一直回到康家寨。

第二天上午，各村干部、民兵、武工队员，都到了村公所来开会，研究进一步围困敌人的办法。老武讲了讲敌人的情形以后说：“现在咱们要更加努力！敌人都上了碉堡，咱们要把敌人困死在里边。白天黑夜都得围困；可是咱们还不能误了自己的生产。我们几个人昨天计划了一下：各村除了上次划分的地区以外，每个村都要抽几个有经验的民兵，和武工队组织个战斗队，负责汉家山通水峪镇那条路，切断敌人的联系。战斗队可以灵活行动，哪面吃紧去哪面。各村要动员全体青年参加围困，可以分成几班，轮流监视敌人。今天已经是六月初一，夏莜麦快熟了，白天还可以在围困的地方收割庄稼，大家看还有些什么好办法，同意不同意这样做？”大家都说：“同意！”马保儿说：“要围困敌人，地雷少了不行，把碉堡周围都埋上地雷才保险！”李村长说：“已经派了五个牲口，驮上木料到

后方换去了，三两天就能回来。”雷石柱说：“咱们还可以发动大家多打石雷，解决铁雷不够的困难。”赵得胜说：“敌人是两个碉堡，相隔开有半里地，中间有交通壕，围困住这个，围困不住那个也不行。我看炸掉一个就好办了！”众人都说：“主意倒是好主意，就是怕办不到！”孙生旺说：“说不定也行哩！东边那个大碉堡是石底子，西边这个小碉堡是土底子，掏一条地道通到碉堡底下，多放些炸药就掀掉了。”众人都说：“谁敢保险地道正好能掏在碉堡底下？”郝明珠指了指孙生旺说：“他爹掏了一辈子炭，没这点眼力还行？从半山里郝秀成家那块地塄下掏，直直过去就是，敌人枪也打不到。”孙生旺说：“连半里地也没，有半个月就掏成了。”老武把这事记在了本子上，说：“这个提议先搁下，等找些有经验的人研究研究再决定吧，这个工程大啦，计划不好，可不知要浪费多少人工。”大家都说对。

接着又讨论了围困的具体办法和组织领导问题。最后决定全行政村成立个“生产战斗统一指挥部”，由老武、李村长、张勤孝负责。康家寨围困组由康明理负责；桃花庄崔兴智负责；望春崖赵得胜负责。另外又抽出孟二愣、李有红、马保儿、孙生旺、杜玉贵、郝明珠和桃花庄几个民兵，组织了个战斗队，由雷石柱负责领导。几个武工队员，都分配到各围困组内，帮助领导。

开完会的下午，各村都去积极筹划自己的事情，汉家山又有二十多个青年，参加了各村民兵小队，一齐参加围困。

第七十四回

战斗队进驻汉家山　日伪军抢水遭痛炸

开完大会以后，战斗队的人留下，和老武共同讨论活动办法。

雷石柱说："康家寨距汉家山十里地，每天来回跑上二十里，事情都耽误了。我看咱们不如住到汉家山村里，随时能活动。只要咱们把井把守住，渴也渴死敌人！"孙生旺说："这办法最好。敌人多了咱还可以从地道里跑！"大家都同意。老武说："这办法可以。你们的吃粮，村公所负责解决，你们去向李村长领上些。你们不要住在孙生旺家，免得被敌人发觉地道；可以把各家的院墙挖通，好行动。"停了一下又说："地雷要不够，过两天驮回来给你们送去。"民兵们听了，都非常高兴。雷石柱说："生旺和明珠先回去吃饭，吃了饭就进去，把那里收拾收拾。我们把用的东西拿上就去！"孙生旺和郝明珠答应着走了。

雷石柱派人去向李村长领米面，准备地雷等武器，又对马保儿说："你去时把打石雷的工具带上，抽空咱们还可以打些雷。"分配完以后，他就去找农会主任张勤孝说："我们战斗队出去了，难保十天半月不回来。我的庄稼都锄耧过了，其他缺少劳动力的人家，你们经营给锄一锄。"张勤孝说："这不用你们操心，我们已经计划好了，保证荒不了民兵的一亩地！"

一切应用的东西准备好以后，雷石柱带着战斗队，从地道里进了汉家山。他们从孙生旺家炉坑里钻出来，见孙生旺和郝明珠，正在院里用石头砖块堵街门。孙生旺过来说："院子都打通了；把我家这个门堵死吧，就是敌人发现了也不好进来。"说着领上民兵们到了北面墙角跟前，从刚挖开的一个洞里钻过去，便又到了一个院子。孙生旺说："这是吴金福老汉的院子。"边说边领着大家进了西边的一间草房，草房后墙上也有个洞，从洞里钻过去，又到了另一个四合头院子。院子很整齐，北面有个小楼。房屋都很好，只是空空的没有东西了。孙生旺说："这就是郝秀成的院子。开开楼上的后窗，就能看见东面那个大碉堡。"雷石柱说："咱们就住在这里吧！明天派人回去和郝秀成说一说。"郝明珠说："来时候我们已经和他说过了。"

雷石柱把大家都安顿在北房里，他和孙生旺爬到了楼上。原来这楼只是把一间高房子隔成了两层，上层很低，伸起手去就能摸着房顶，四周堆着一些破烂家具，和一些坏了的犁耙。后墙上有个小窗户，窗子已经破烂了。雷石柱趴在窗口跟前向外看时，只见对面山上就是那座大碉堡。这时太阳已快落山了，晚霞照在那座白白的碉堡上，闪闪的发光。从碉堡那里有一条路，顺山坡直直通到村里来。雷石柱看了一阵问道："碉堡上到村里还有别的路没有？"孙生旺说："就是看见的这条路。另外西北边有条小路，通到望春崖那条沟里；自从修起碉堡以后，敌人把那条路挖断不让人走了。"雷石柱说："咱们就在这里放个瞭望哨，监视敌人的行动!"说着，两个人下来，派了一个民兵上去放哨。

雷石柱又问孙生旺说："这院子离井有多远？"孙生旺指了指东南角上说："从那里过去就是张武的院子，张武院子出去，北边二十几步远就是井。"雷石柱又留下一个民兵守家，吩咐说："告一声楼上放哨的，看见敌人出来就赶快来叫我们。"说完，领着其余的民兵都钻过去，开了街门走到街上，满街静悄悄的。他们向北走了十几步，便到了井跟前，见墙壁上糊着几块血肉；井旁边堆着一堆泥土和砖块，附近有许多胶皮底鞋踏下的花脚印。郝明珠说："敌人一定是今上午来担水，掏井把地雷掏炸了！咱们再给填住。"拿着锹就往过跑。雷石柱一把拉住他说："慢些！你们看，敌人从井里掏出来的土和砖块，不扔的远远的，堆到那里故意让咱们填时候方便啦！这里头怕是有别的鬼!"人们都站住了，马保儿说："怕是也埋上地雷了，你们看那一堆虚土上的脚印子，那么浅，一定是故意伪装的。"他这么一说，人们都看出破绽来了，都说："一定是敌人埋上地雷了。"雷石柱说："生旺，你带几个人去看看那一眼井；马保儿、李有红、二愣，咱们留下起雷。"孙生旺带着三个民兵走了。这里雷石柱们就开始起雷。李有红回去找来一把笤帚，慢慢扫着路上的浮土，见都是硬硬的地皮，知道没有雷，一直走到井边，马保儿在井

旁那堆土上，起出了四颗火线连着的手榴弹。雷石柱在另一堆破砖乱石中，也起出三颗连着的手榴弹。这时孙生旺他们已回来了，说那边井没掏开，只是吴士登家院里的东西被烧了。见这里起出了手榴弹，都高兴地说："果真敌人设下圈套了。"

雷石柱低着头想了想说："这眼井不用填了，这两堆土和砖块也不要动，还是弄成它原来的样子；把井跟前再埋上些雷。"民兵们都说："这可是个好办法。"马保儿说："最好把井里搅上些大粪，就是他担上水也不能吃。"二愣说："搅上大粪咱们不吃了？"马保儿说："咱们可以先多担下些。要不，就是炸死敌人一两个，他还能把水抢走。你看昨天埋上的雷炸了，他还是抢了水。"郝明珠说："搅上大粪把井闹坏啦，将来村里人回来也不能吃了！"孙生旺说："只要能把敌人挤走，将来再打眼井也值得。"众人都同意。于是孙生旺和郝明珠去找来绳子桶，埋雷的埋雷，担水的担水。马保儿在郝秀成家找到了一只烂胶皮底鞋，把那堆土仍旧印了几个印子。共埋了三个踏雷；又把井里搅了几担粪。收拾完，天已经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民兵们都回到了家里，马保儿最后把张武家大门前的脚印都抹掉，回来把门倒关了。

晚上，民兵们一面做饭，一面商量明天活动的事。正吃饭中间，忽然碉堡上向村里扫了一阵机枪。起初，民兵们以为被敌人发觉了，孙生旺说："不是发现了咱们，是他们故意惊吓人啦！去年日本人'扫荡'走了，伪军们到了碉堡上，也是经常半夜三更向村里打机关枪。"大家这才都放心了。

吃完饭，二愣说："谁和我扰乱敌人去，让他们多费点子弹。"郝明珠说："我去，我路熟。"好多民兵也要去，雷石柱说："有他两个就行了。去的人多了，反倒把咱们的人闹疲累了！"回头又对二愣说："你们绕到碉堡东边去打，免得让敌人发现村里有人。"郝明珠说："东边骆驼岭上，和碉堡正打对面，那就是个好地方。"两个背起枪，

转到孙生旺院子里，从墙上跳出去走了。

这一夜，碉堡上的机关枪响了七八次。刚一停止，就听到东边山上有三两响步枪声，碉堡上便又打开机枪了。

天快明时候，二愣和郝明珠才回来。早饭已做好了。他们怕白天烟囱里冒烟，被敌人发觉，饭是夜里做的。吃完饭，雷石柱让他两个休息，又留下孙生旺和杜玉贵放哨，就带着其余的民兵去通水峪镇的大路上埋雷。临走，嘱咐孙生旺说："要是敌人下来担水，千万不要打枪，不要暴露咱们的目标。"

太阳出山以后，碉堡上向村里扫了一阵机枪，停了一阵，楼上放哨的杜玉贵急促地叫道："孙生旺！孙生旺！敌人出来了。"孙生旺慌忙爬到楼上，从破窗口向外看，只见通碉堡那条路上，下来三四个端着枪的敌人，后面跟着四五个担水桶的。孙生旺忙从楼上下来，拍醒睡觉的二愣和郝明珠说："敌人下来抢水来了，要听到地雷响可不要打枪！"两个人"嗯"了一声，又睡着了。

孙生旺慢慢溜到张武院子里，从门缝向外偷看；街上仍然静悄悄的，等了好一阵，听见北面传来了乱杂的脚步声，只听有个伪军说："你们看，井跟前还是原样，土八路夜天一定没敢来！"又有个说："没来算他们走运气！要是来填井，可炸个灰！"只听一阵往地下放桶担的声音，忽然"轰隆"响了一声，接着是伪军们的惊叫声，奔跑声，哭喊声……。孙生旺干着急看不见。

过了很大一阵，听着一个日本兵凶狠狠地大声吼："过去的，过去的看看！"随即传来枪托打在人身上的声音。一会儿，又听着有人喊道："李三小，李三小……死了。刘二娃的伤不要紧吧！""这只胳膊炸坏了！""我的眼也炸坏了！""你俩先回去吧！""小心点，踩着那块砖过去。""咱们埋的手榴弹也给起了！妈的！真鬼大。王元禄，给你绳子，你把水打上来一桶一桶往过递吧！"过了几袋烟工夫，又听有个人惊叫道："刘班长，水臭的不能喝。""搅上大粪了！""看，还有牛粪咧！""操他娘的，这水担回去怎吃？"

孙生旺正听敌人说话，村南面向这边开了枪。接着又听见敌人乱喊：“快跑，土八路又来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慢慢远了。

第七十五回

工事内观察挖地道　碉堡中敌人受煎熬

孙生旺听着敌人跑了，忙回到家里来，却不见了二愣和郝明珠。爬到楼上去问放哨的杜玉贵也说没有注意。孙生旺说：“大概刚才南面打枪就是他两个了。我进屋里一看枪也不在了。”说着走到窗口跟前，只见通碉堡的路上，有六七个敌人，挑着空桶，拖着个尸首跑回碉堡去了。

过了一阵，二愣和郝明珠才回来。孙生旺问：“刚才南梁上打枪，是你两个吧？”二愣说：“就是。我们听见地雷响，再也睡不着了。”郝明珠接着说：“我们怕敌人踏响地雷还不走，就跑出去打，看着敌人一溜烟跑回碉堡去了。”两个人说完，倒在炕上又睡了。

孙生旺出去到井边看了看，见有几摊血；井跟前泼下一摊水，发着一股臭味。埋的三颗雷炸了一颗，还有两颗敌人没踏上。孙生旺重新把那两颗雷伪装了一下，又在敌人来的路上，埋了两颗踏火手榴弹。

天快黑时候，雷石柱们回来了，一人抱回一块石头来。孙生旺把今天敌人抢水的情形，详细讲了一遍，民兵们都说：“咱们这个计谋可订好了。”雷石柱说：“还要防备敌人夜里抢水咧！马保儿赶快把今天打下的这些石雷装上药，今黑夜给埋到通碉堡的路上去。”郝明珠跑来看着那些石头说：“这些石头还能炸吗？你们从哪里找的？”雷石柱说：“我们今天把那三颗铁雷埋在汽车路上，抽空打了四五颗石雷，把那个圆窟窿里装上炸药，安上爆发管就成了。”

天黑以后，民兵们吃过了饭，派了一些人去通碉堡的路上埋雷，另外又派了几个人到碉堡东边活动。

连着两天，敌人没有下来抢水。

战斗队住到汉家山来的第五天早晨，民兵们正要出外去活动，刚走到孙生旺院里，见武二娃和村公所通讯员从地道里进来了，一人背着三颗地雷，村公所通讯员还提着几斤肉。武二娃抢着说："给你们送来六颗雷。总共换回二十几颗来。老武说不够用可以多打些石雷，外边各村群众已经打下三十多颗了。"马保儿说："我们这几天也打了十几颗了。"村公所通讯员说："这是村里老百姓慰劳你们的肉。老百姓说你们太辛苦了，昨天专门杀了一口猪。"说着把肉和地雷都交给了民兵们，民兵们欢喜地说："群众这样关心咱，咱们更要好好活动啦!"

武二娃对雷石柱说："老武让你去开会，有些讨论的事情。"雷石柱吩咐了其他民兵出去活动，就随着武二娃从地道出来。路上，雷石柱问道："孙生旺提的挖地道炸西碉堡的事，不知道能行不能行？"武二娃说："能行！连今天，已经开始挖四天啦！你们走了的那天晚上，指挥部就召集汉家山有经验的煤窑工人们开了个会，他们都说能办到。当天黑夜就去测量了一下地形，计划要用一百五十个工，挖二十五丈到三十丈长，就能到了碉堡底下。初二就开始动工了，组织了十六个窑工，孙志强老汉负责领导，白明黑夜换班挖。老武估计要不出别的问题，顶多再有半个月就能挖成。"雷石柱说："不怕挖的错过碉堡？"武二娃说："他们随时都用罗盘定方向，大错不了。"

说说道道，已经爬上了汉家山西面的山梁，只见满山满梁绿油油的庄稼，中间夹着灰黄色的莜麦，谷子也有尺数高了。三三五五的农民有的在锄地，有的在收割莜麦。村公所通讯员说："桃花庄的变工也闹起来了。咱们张勤孝，整整去组织了两天。"雷石柱说："赶收完麦子能把敌人挤走就好了！唔，就看这二十天内吧!"武二

娃指了指南边不远处的一个土堆说："那里就是桃花庄的阵地，我们刚才已经去过了，布置的还可以。就是离碉堡远了一点。"

三个人顺梁走了不到半里地，见有个端枪的民兵跑了过来，头上扎着些乱草，到了跟前一看，原来是张有义。武二娃说："老武在哪里？"张有义向前边指了指说："在那边工事里。来，跟我来，弯下腰，这里敌人枪能打到。"大家都弯着腰跟在后边，走了不远，进了一条很狭窄的交通壕，弯弯曲曲又走了三十来步，便到了工事里。工事好像地堡，上边有顶子，地下铺着些干草。康有富和辛在汉正在草上睡觉。正前边有机枪和步枪的枪眼，架着一挺机枪，周丑孩趴在那里瞭望。张有义说："康明理哪里去了？"周丑孩向北指了指说："在……在……在……"张有义没等他说完，领着众人走进旁边一条交通壕。走了有二十来步，又进了一个工事里，和刚才那个工事一样，地上也有两三个人在睡觉；老武和康明理正趴在枪眼跟前瞭望。听见有脚步声响，回过头来，见是雷石柱来了，忙向他招了招手。

雷石柱忙跑到枪眼跟前瞭望：从枪眼看出去，正对面山上就是敌人的小碉堡，碉堡上敌人的哨兵，看得清清楚楚。老武拍了雷石柱一把说："下边那不是挖地道的！"雷石柱顺着老武的手望过去，见对面山的半崖里，有一个小洞，洞口上蹲着两个人，把洞里推出来的土筐接出来倒了，又把筐子递进去。雷石柱说："那不怕敌人发觉了？"康明理说："上边崖顶上埋着三层雷，敌人连崖边也到不了。"老武也说："这里火力配备的强，万一敌人发现了，也能掩护退出来。"

看了一阵，便都坐在了草铺上。村公所通讯员和武二娃已经走了。这时，雷石柱才看出老武两眼发红，脸色黄瘦，忙问："你病了？"康明理抢先答道："病是没病，是连着三四夜没睡觉了！"老武笑了笑，问战斗队活动的情形，雷石柱把这几天活动的经过，详细汇报了一下，并说："连着两天敌人没下来抢水，这不知是怎了？"老

武说："今天早上望春崖民兵报告说：'发现敌人从碉堡北面下去，到小河里取水。'我已经叫他们注意防备了。"停了一下又说："今天找你来，给你们个任务；你们战斗队，要想办法引诱敌人出来消灭他！一方面减少敌人对这里的注意，另方面消灭一个就少一个。"雷石柱点了点头。

两个人又计划了一阵，最后老武说："你回去再具体研究一下吧，发动大家出主意。地雷不够可以多打些石雷。"雷石柱说："打石雷要准备些炸药！"老武说："炸碉堡也要炸药。区上批准给三百斤，恐怕不够；有五百五十斤炸药就保险了。"雷石柱说："自己也可以碾嘛！这一带打过山的人都会碾炸药，用硫磺、火硝、麻秆灰、柳木灰就能碾成。桃花庄就有很多人会碾。"老武说："已经布置下去了，李村长负责这事，计划碾四百斤，炸碉堡和装石雷也就差不多了。"

正说中间，村里人给送来饭了。四五个年轻妇女相随着，有提篮子的，有提罐子的。雷石柱说："你们每顿饭都是送？"老武说："来回跑路太误事，妇女们也愿意干这工作，她们也要参加围困哩。"康明理的媳妇张翠鱼也来了，笑着说："挤走敌人我们也有一份功劳。"张有义媳妇巧巧看了看雷石柱说："你也不回去看看，大嫂子可急坏了！"康明理说："低点声吧，你怕碉堡上敌人听不见咧？挖地道那些人的饭送去了没有？"巧巧低声说："交给民兵们给送去了。"

睡着的两个民兵也起来了。大家让雷石柱一块吃饭，雷石柱说："我回去吃吧！"女人们说："不怕，够吃了。"

大家正在吃饭，忽听北面枪打的很紧。老武说："一定是敌人到小河里抢水去了。"他匆匆忙忙吃了饭，打发雷石柱走后，就往望春崖阵地上来。

顺山梁背，往东北走了有半里地，绕到了碉堡北边，对面山上就是那座大碉堡，山脚下是一条小河，这条小河的水，从望春崖流过来，顺着碉堡这座山转了半个圈，又向东流走了。

老武弯着腰到了望春崖民兵的工事里，见有个伪军坐在地上，

帽子没有了，头上擦破了一块，满身是土，黄瘦的脸上，现出十分惊恐的表情。武工队员老周正在问他话。老武向老周问道："刚才打枪是不是敌人又下来抢水？"老周忙说："是的。抢水的敌人还没到沟底，就被我们打跑了。这家伙顺沟跑，被我们埋伏在沟里的三个民兵抓住啦，其余的又退回碉堡去了。"老武听了，问那个伪军说："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伪军忙站起身来立正说："叫刘得功。"老武和气地说："坐下！不要怕。咱们随便谈谈。"于是对他把宽大政策，当伪军没出路等道理讲了一遍，刘得功脸色也慢慢自然了。老武又问他碉堡里的情形。他唉了一声说："不能提了！村里老百姓一搬走，日本人就叫我们上了碉堡。大碉堡共三层，日本兵住在上头，中间住着小队长和翻译官们，我们住在最底下一层，半截在地底下，四周没窗口，黑夜白天都要点灯；没有炕，我们就铺了些干草睡在地下，潮湿得很。四十多个人挤在里面，又臭又热，真比坐了监还难受。"老武问道："小碉堡上谁们住着？"刘得功说："小碉堡上住着一班警备队和四五个日军。那里没灶火，吃饭要顺交通壕跑到大碉堡上来吃。唉！不要说吃饭，这几天水也喝不上了。去村里担了几回水，死了好几个，水也臭得不能喝了；只好来担河水，前天昨天担了几担，算是熬过去了，今天还没到沟底，就被你们打回去了。"老周说："你们为啥不退走？"刘得功说："小队长给水峪镇打了几回电报，上头不让退，让坚守，说汉家山是个重要地方，一失汉家山，水峪镇就不好守了。"

第七十六回

争水喝敌伪起矛盾　施毒手日寇大屠杀

正说中间，碉堡上又开了枪。轻重机枪朝着工事扫了过来，枪

声像炒豆子一样，一阵紧似一阵，打得工事顶子上“嗖嗖”落土，打得枪眼跟前趴着的民兵们抬不起头来。老武说：“工事被敌人发现了，得重新挖。”刘得功说：“一定又是抢水来了，今天做午饭的水还没有咧！”老周对枪眼跟前的三个民兵说：“你们在这里，我到下边帮助赵得胜他们去。”说完提着枪从工事侧面，绕到了前边山腰里。

这地方碉堡上刚好看不见。赵得胜和两个民兵在乱草里隐蔽着。老周也钻了进去，说：“敌人下来抢水来了！”赵得胜探出头去一看，见沟里静悄悄的，小河里的水“哗哗”的流，又向对面山坡上一看，才发现有八九个敌人正往上爬。原来敌人已经把水抢上了。前面三个伪军挑着桶，后面五个日军拿枪押着，看看已快到山顶上了。赵得胜们急忙端起枪，瞄准最前面那个挑水的，连着几枪，把左边的水桶打穿了个窟窿，水一股劲的往外流，一霎时，左边桶里的水都流干，压不住了，扁担往起一翘，担水的伪军没抓稳，一下把右边的水桶摔在了地上，水顺山路流了下来。第二个担水的，被流下来的水滑得摔了一跤，把一担水又都倒了。后面押着的日军，怕把第三担水也倒了，忙分开提上向上飞跑。民兵们赶紧开枪射击，结果，又打倒一个提水的日军，其余的敌人保护着那一桶水，拚命的跑回碉堡去了。

碉堡里的日、伪军，等水等得把眼也望穿了。见打回一桶水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窝蜂拥了出来，里三层外三层，把水桶团团围住，有用碗舀的，有用钢盔舀的……没有家具的人，真是急得喉咙里伸出手来了，有的凑到桶边上喝，有的用手盛上喝，滴滴洒洒，吵吵嚷嚷，挤了个一塌糊涂。

日本人因为是在上层住，下来的迟，都站在最外一层，等人散开时，桶已空了，气得乱吼乱骂，叫伪军们把舀出来的水都倒回桶里去。伪军们干渴了一天一夜，好容易得到点水，真比命还贵重，只顾大口喝，谁也不听话。日本人气得咬牙切齿，追赶着伪军们又踢又打，硬逼着把舀出来的水倒回了桶里。日本人把桶一下提到

碉堡上层去了。

伪军们有的被打得嘴斜鼻歪；有的被踢得腿拐脚跛。班长刘全厚，刚剃了头发的光脑袋上，被打得肿起个大疙瘩。他两手按着头直骂："操他妈的！你们是人，老子们不是人？你们渴，老子们不渴？叫人家挤上乌龟壳来了，还抖啥威风！"其余的伪军们也唧唧咕咕骂个不休。这个说："老子们卖上命为了个啥？连口水也赚不下！"那个道："当警备队是祖先们缺下德了！"

老周和赵得胜带着两个民兵回到工事里，见老武还在。老周说："紧打慢打，给抢了一桶水！"老武说："汉家山村里的井，已经把守好了，敌人没法抢水。现在要想一切办法，把这条小河把守住。你们这工事已经被敌人发现了，要赶快重修。"赵得胜说："我刚才想了一下，山头上这个工事往上移一移，留一两个监视哨。主力摆在半山腰里，那里敌人火力探不到。再就是把敌人下来担水的那条小路挖断，多埋些地雷。"老武点了点头说："可以。这里火力也要加强。我看桃花庄围困组距敌人太远，不起多大作用，我写个信，抽五个人过来，参加你们围困组，由你们指挥。这里一切工作，限明天上午完成，我要来检查！"老周和赵得胜说："不成问题，保证能完成。"

老武走了以后，老周和赵得胜就分配民兵们重新挖工事，埋地雷。

一天早晨，天还不大明，一个日本兵出碉堡来小解，忽然见了汉家山村有的烟囱里冒起几股黑烟，他想一定是老百姓偷偷搬回来了，高兴得一气跑回碉堡，报告了松本小队长，小队长连忙穿上衣服跑出来观望，其余的敌人伪军们听到这个消息，也乱纷纷地涌了出来。一看，果然村子里冒起几股黑烟，隐隐约约还听到有嘈杂的人声，狗叫声。伪军中队长杨德猜测说："一定是有人搬出去熬不住，又搬回来了。老百姓们搬走，害的咱们柴也烧不上，水也喝不上，这回可要把他们都'突击'住哩！"独眼窝翻译官把这话翻给

了松本小队长，小队长听了，也觉得很对。马上便亲自领着十几个日军，二十几个伪军，带着桶担绳子，向村中冲下来。

刚过吊桥走了不远，只见路上这里一个坑，那里一堆土，这里露出个绳头，那里露出半截铁丝，敌人被地雷炸怕了，吓得不敢在路上走，一齐转到路旁地里，从乱草怪石坡上下来，逢沟跳沟，遇崖跳崖。看看快到村里了，猛然村里枪声响成一片，子弹像飞蝗一样的扫了过来。敌人伪军受了这一惊，吓得满山坡乱跑乱蹿，有几个伪军忙着往个小渠里藏，谁知脚底下的两块石头突然炸了，接着这里"轰"的一声，那里"隆"的一响，石块石片向四面八方迸裂，黑烟火光直冲天空，夹杂着敌伪军的嚎哭声，惨叫声，混乱成了一片。

原来，雷石柱那天和老武谈过话回来以后，给大家讲了一下，说："老武让咱们引诱敌人出来，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咱们这方面；那面挖地道就更放心了。"民兵们早就想打仗了，大家讨论研究了好久，想出了这个办法。又把这计划报告了指挥部，指挥部也同意。于是就连明赶夜打石雷，准备了三四天，一切都安排好了。这天，先把战斗队布置在村里各家房顶上，烧火冒烟，又学狗叫，装成是老百姓回来了的样子，引诱敌人下山来。恰巧敌人中了这个计。

这一仗，敌人死伤五六个，伪军死伤了十来个，没有死的也吓昏了，顾不得还枪，拉着死尸，背着伤兵，在碉堡上的机枪掩护下，慌慌急急地逃回碉堡。

杨德跑的把鞋袜都掉了，松本小队长跑的吐了两口血，脸变成了白纸，没有一丝血色。其余的人更是狼狈不堪，有的把枪扔了，有的把水桶丢了，衣服都被树枝圪针扯成了条条絮絮，一个个跑得气喘的像扇风箱一样。浑身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受了伤的更是难熬，躺在地上哭爹叫妈，这个断了腿，那个断了胳膊，这个的头被炸破了，那个的肚子被炸烂了，黑血黄土糊满了全身。

碉堡上只有一个日本军医，药品也没多少，松本小队长，只让给受伤的日军上药、包扎，对受伤的伪军，连看都不看一眼。受伤

的伪军们疼得大哭大嚎，有的哭着骂道："操你妈日本人！反正老子不能活了，你们也不得好死!"有一个咬着牙支起半截身子，举起半块砖头朝松本小队长砸去，小队长腿上着了一砖，气得立刻叫来六七个日本兵，七手八脚，把六个受伤的伪军推到碉堡外面，一阵马刀乱砍，受伤的伪军们惨叫着都倒在血泊里。其余伪军，一见这个惨景，不由得咬牙切齿，怒火冲胸，纷纷嚷道："我们拚上命，就落这样个下场？""这还有人活的路吗？""走！找小队长去!"马上端枪提刀，一拥围了碉堡门，大声喊叫要小队长出来答话。这时，日本小队长见伪军们来势汹汹，急忙钻到床下，吓得浑身打战。翻译官怕把伪军们逼变，便出来向门口的伪军说了一气好话，又下令禁闭了几个日本人，给伪军每人发了三盒纸烟，才算把这场风波平了下去。

伪军们回到碉堡里，虽然心头的气愤消减了一些，但仍不断地祖宗三代的咒骂。

伪军小队长王元禄，一进碉堡，便拿大衣蒙住头，一骨碌躺在地上。弟兄们叫他，也不答理，只顾独自心里难受。他想："几年来当伪军，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老百姓骂汉奸。到如今，闹的人不人鬼不鬼，眼看着弟兄们被日本人杀死……"想到这里，禁不住就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伪军们听见小队长哭，知道他是因为今天这件事难受，都围上来说道："王队长！你看我们这日子，说不定将来都要死在日本人的刀下!"接着，有一个伪军说："王占彪人家真是前辈子积了德，走了那么一条好路!"王元禄一听"王占彪"三字，心马上动了一下，立刻想到走王占彪的路，反正到八路军那里去，立功赎罪，为死了的弟兄们报仇。他想着想着突然坐起身来，正要把心里的话告诉弟兄们，门外翻译官带着两个日本兵进来了。伪军们一见，马上散开，有的背过身，有的低着头，谁都不理。翻译官看看无趣，讲了几句坚守碉堡的话，最后大声威胁道："你们再不准这样闹！我们的救兵就来了，小心自己吃亏。今后只有好好坚守

碉堡，不准胡思乱想，也不准逃跑，跑出去八路军会活埋你们!”这时，有一个伪军忍不住的低声说：“哼！说的好听，羊皮膏药，不灵了。”两个日本兵听见这不是好话，一下扑过去，把那个伪军乱踢乱打了一顿，口里还不住地恶骂：“嗯！——你的良心坏了坏了的!”翻译官看了看其余的伪军们的脸色，只见每双眼睛，都在怒恨恨地盯着那两个打人的日本兵。他深怕又惹出是非，急忙大声喊住那两个日本兵，向伪军们道歉了几句，便退了出去。这一来，更激怒了伪军们，虽然天早已黑了，夜已深了，但是伪军中没有一个人瞌睡，都是蹲在那里，低下头，想着心事。

第七十七回
费心机发明自发雷　受挫折讨论改河道

民兵战斗队打了胜仗，看着敌人狼狈逃回碉堡去了。雷石柱马上派了一个民兵，给指挥部送信，告诉这一胜利消息，自己便领着其余的民兵打扫战场，把日军和伪军的五六具死尸掩埋了，把敌人没踏响的地雷起出来，重新埋在要路口上。民兵们捡到四支步枪和几袋子弹，另外还有一些鞋、帽子、帆布水桶等乱七八糟东西。收拾完，雷石柱留了两个民兵在村里看守，领着其余的民兵，仍然到碉堡东边去活动。

他们到了骆驼岭工事里，朝碉堡上打了几枪，碉堡上敌人没还枪；又打了几个排子枪，敌人仍没还枪。最后，他们向沟里扔了两个手榴弹，碉堡上还是静悄悄的。雷石柱说：“看样子，敌人已经知道咱们是引诱他们打枪了，咱们这办法吃不开了。”民兵们有的朝碉堡上高声叫骂，有的钻到山林里找吃的野杏，有的谈今早上打仗的事……

到晌午时分，忽然下边沟里“轰隆”响了一声，过了一阵，马保儿抱着一颗地雷兴冲冲地跑上来了。民兵们问道：“刚才哪里响雷？”马保儿说：“我试验了一颗。”雷石柱问道：“石雷都装起啦？”马保儿说：“石雷倒没都装起；一上午我可研究出个好东西来了！”民兵们都围了过来，急问道：“什么好东西？”马保儿把手里的一颗铁雷举了举说：“就是这玩艺！”李有红笑了笑说：“呸！我当是什么希罕东西，原来是颗地雷！”马保儿说：“你们别小看，这可和别的地雷不一样，我研究了三天，今天才闹成！”二愣不耐烦地说：“不要说序了，快说有什么不一样吧！”马保儿说：“这地雷把爆发管拧好以后，过一阵自己就炸了，这叫自发雷。以前只是听说过，最近我思谋了好几天，今天上午装起，刚才试验了一颗，完全成功！不过这要想个办法送到敌人手里，才能起作用！”二愣抢着说道：“让我送去，就说半路上捡下的。”马保儿说：“不行！你不会拧爆发管。”雷石柱说：“就是会拧也不行！敌人还能那样傻？”李有红说，“我看你教会我拧爆发管，我到碉堡跟前假装埋雷，引得敌人出来，我就把雷扔下跑，你们打枪掩护着；敌人一定要捡地雷，这不就闹好了！”大家都说这计划好。马保儿说：“恐怕一下教不会你，还是我去吧，就是敌人追出来用枪打，我也会利用地形地物。”

说完，拿了一张铁锹，抱着地雷，弯着腰绕到沟底，又爬上了对面碉堡那座山，在一个小土堆前停下来，拿锹装出掏雷坑的样子；不时伸起头来，向碉堡上望望。

这里距碉堡只有二三百公尺，碉堡上哨兵看见了，打了两枪。敌人见只有他一个，就出来五个人追来，口中直喊：“捉活的！”马保儿看着敌人离他不远了，忙把爆发管拧好，扔下地雷，顺山沟跑到了沟底。敌人追过来见扔下了个地雷，高兴地捡起正看，忽然“轰”的一声，地雷炸了，随着黑烟，三个敌人被炸死，另两个吓得逃回了碉堡。对面山上的民兵们大声叫起好来。

马保儿刚返回民兵工事里，看见从水峪镇那个方向，来了一队

人马。民兵们都吃了一惊，慌忙准备好武器。看着看着顺公路过来了，有四五十个穿黄衣裳的敌人，有六七个牲口驮着东西。民兵们都盼敌人踏响地雷，细细看时，敌人是顺着公路旁边的地里走。雷石柱急忙说："敌人增援来了！有红，你快跑去报告指挥部。南边过不去了，绕碉堡北面，快点!"李有红没答话，背上枪就走，走了几十步，就听到背后民兵和敌人打开了。他头也没回，顺着崎岖的山路，翻沟跳梁，只顾向前奔跑。从骆驼岭北面下去，便到了望春崖这条沟里，渡过那条小河，顺沟绕过了碉堡。

正往前走，半山腰的乱草里有人喊道："站住!"李有红吓了一跳，又听见有个声音叫道："是李有红？"李有红听出这是赵得胜的声音，忙应了一声说："在哪里？"正说间，见从半山腰乱草里钻出个人来向他招手。李有红从对面很陡的山坡爬上去，钻进乱草堆，里边地方宽了，上边也有顶子，原来是望春崖围困组的工事。只见老武和五六个人，正在商量什么问题。李有红没等人问，就急忙说："水峪镇敌人增援来了，有四五十个人，还有五六个牲口驮着东西，我走时已经和战斗队接上火了。"赵得胜忙说："是不是接应敌人撤退？"老武想了想说："说不定。不过要是撤退，不会驮五六驮东西来；恐怕就是增援来了。现在还判断不清。要是增援这么多敌人，他吃水更成问题。"武工队老周也说："敌人要抢水，这条河就是大目标。咱们赶快要加强活动。"老武点了点头，对李有红说："你去康家寨阵地那里，告诉康明理，让把挖地道的工人先撤回来。李村长也在那里，让他通知各变工组注意点。你再去桃花庄阵地上，告一下崔兴智，就说我叫他把民兵带上，到你们那儿去，由石柱指挥。万一敌人是撤退，你们就截住打!"李有红应了一声，顺交通壕，爬到梁上去了。

这里老武和老周、赵得胜，忙派人通知左边工事里，和山顶瞭望哨位上的民兵，注意敌人行动。派出的人刚走了，就听到碉堡上的敌人，向他们上边的山头开了枪，轻重机枪一齐扫射，好像雨打

在窗纸上。不多一阵，对面山上敌人冲下来了。有四五十个人，一部分留在山坡上；另一部分挑着桶担、端着盆子、茶壶等一切能盛水的家具，往沟里冲，快到沟底时，踏响了两颗地雷，敌人都趴倒了。赵得胜们忙开枪射击。随着他们的枪声，留在山坡上的那股敌人，也开了枪，火力十分强，轻机枪与掷弹筒也向这里打来，打得工事周围的石块迸裂，工事内尘土飞扬。突然，工事顶上落了一颗炮弹，架着的门板和土块塌下来了，老武的一条腿被压在土里，有两个民兵受了伤。老武看看工事又被敌人发现了，这里无法支持，忙带上民兵们，顺着交通壕爬到了山顶上。山顶上的工事也被敌人打塌了，敌人的枪炮仍在不停地响，民兵们都撤到山头背面隐蔽。老武们退下去后，就派了两个民兵，爬到另一个山包上监视敌人。

过了一个多钟头，敌人的枪停止了，那两个民兵跑下来说："敌人都撤回碉堡上去了，抢了总有二三十担水！"民兵们听了都气地说："这还围困什么？人家战斗队尽打胜仗，咱们连条河也守不住。"老武见大家情绪很不好，忙安慰说："你们的任务比战斗队大，战斗队把守两眼井，你们把守一条河。这不是个简单事。再说，今天敌人火力太强，要加到战斗队头上，他们也吃不住。"赵得胜说："把守河的任务完成不了，就不能困走敌人；敌人要隔四五天这样大抢一回，咱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老武说："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咱们慢慢思谋。先把工事重新修整好，等闹清这股敌人是常住还是临时增援，咱们再商量办法。"

正说中间，望春崖村里几个老汉给送来饭了。民兵们一面吃饭，一面谈论这事。几个老汉听了一阵，其中一个说："我看把河挖的改了道，就好办了。"有个民兵笑着说："张源叔，尽说瞎话哩，把河挖的改了道？我看搬上座山把碉堡压住更省事！"张源老汉说："你晓得啥？民国十六年，村里就计划过，顺咱村山根挖一条渠，再在当河打一条坝，把水逼到渠里，咱村那二百多垧坪地就都能浇上

水。”另几个老汉也说：“那时渠已经挖了一半啦，没闹成。”老武忙问道：“为什么没闹成？”张源老汉说：“渠非经过德厚堂的坟地不可，人家不让，后来打了官司，人家有钱，根子硬，衙门里派人来看了一回，断下让渠绕过坟地；一算要多花五百个工，人们也就没心思修了。”

民兵们听了，都高兴地说：“这倒是个好办法！”“把水浇了地，这里空成干河槽，让狗杂种再抢！”赵得胜也高兴地说：“就从德厚堂地里挖，为了打日本，只好让他家受点委屈吧！”老武又问：“你们估计连打坝要用多少工？”几个老汉算了半天说：“至少要三百个工。”民兵们都很有信心，说：“修！五百个工也要修！”老武说：“今晚上我和李村长去你们村商议一下，这事也不简单，要动员很多人哩。”又对那个老汉说：“农会主任张勤孝在你村，你们回去告他等着我。”

那几个送饭的老汉，等大家把饭吃过，拿着空罐子走了。民兵们就开始收拾被打坏的工事，在对面山坡上又埋了好些地雷。

到半下午时候，李有红又跑来了，见了老武忙说：“增援的敌人又退回水峪镇去了。我们在公路边庄稼地里埋了几颗雷，敌人踏响三颗。我们和桃花庄民兵打了一阵，敌人死伤了四五个，咱们郝明珠也带彩了。”老武忙问：“伤重不重？”李有红说：“不要紧，胳膊上擦了一层皮。”老武说：“你再跑上一圈吧！告康明理，还是继续挖地道；再告李村长，叫他到望春崖来，就说我在村里等他，有要紧事商议。你今天跑了两圈，总有三四十里地。”李有红说：“三四十里算个啥？一天跑个百儿八十也不在乎。”说完迈开腿走了。

老武把民兵们安顿好，便往望春崖村里来。

第七十八回

大爆炸碉堡飞上天　紧围困敌伪坐禁闭

接连三四天，敌人没敢出来抢水。这时已到了六月底，夏庄稼快收割完了，秋庄稼也锄耧过了。

一天下午，指挥部召集各围困组负责人开会，接到通知以后，参加会的人都陆续到了康家寨围困组后边的山沟里，马区长也在那里。老武见人来齐以后，说道："现在，两件大工程都完了：地道已经挖好，望春崖的水坝也筑起了。"赵得胜说："今天清早河水就干啦，让狗家伙们再来抢！不走七八里地没水吃！"老武说："马区长来检查咱们的工作，我已经汇报了一下。看马区长对咱们的工作还有什么指示，现在就讲讲吧！"

马区长说："我是在刘家岭一带领导围困寨口村敌据点。昨天回到区上，看到你们的报告，今天特意来看看。刘家岭围困办法和你们这里差不多；他们比你们好的地方是：他们利用伪军家属和俘虏的伪军向碉堡喊话，瓦解敌人，这办法起的作用很大，不到十天工夫，就有二十多个伪军逃跑出来了。恐怕你们这一点做的不够，是不是？"大家都说："可不是！我们就没做。"老武说："这主要怪我没想到。"马区长说："现在还来得及补救。不过你们完成了这么大两件工程，也是了不起的事！听老武说，今晚上你们就要炸这个小碉堡，我也想等着看一看，要是成功了，把这个经验也介绍给他们。"大家都说："咱们都看一看热闹吧！"老武说："我们刚才和李村长商量了一下，计划是这样：今黑夜就炸这个碉堡。一方面配合向大碉堡喊话，让辛在汉和那天望春崖抓住的那个伪军喊。"赵得胜说："那个伪军不是送到区上了？"老武说："已经派人叫去了，捎带

把区上那个喇叭筒也借来。雷石柱你们作掩护，天黑时候把战斗队带来。崔兴智你们还是留在骆驼岭上警戒。炸碉堡的事，由李村长领导。炸药拿来了没有？”李村长说：“派人取去了。”

大家又讨论了一下具体办法，便各回了各家阵地。

围困组长们走了以后，老武和李村长说：“马区长，你不是要看地道？走吧！”三个人便相随着走出沟来，从康家寨围困组占的这座山上绕下去，便到了通汉家山的沟里。这沟很窄狭，一面山上是敌人的碉堡，一面山上是康家寨的围困组，两面山坡都很陡。山沟像一条小巷，上边只有蓝蓝的一长条天空。

李村长前边引着路，三个人一个跟一个，顺碉堡这面的山根向北走，脚底下发出轻微的石子碰击声。走了有半里路，又顺山爬到了半崖上，李村长弯下腰，把一堆绿色的乱草推开，便露出了一个洞。孙志强老汉从洞里伸出头来，低声说：“你们看来了？”李村长点了点头，低声说：“炸药送来了没有？”孙志强老汉也点了点头。随手把个油葫芦灯点着套在头上，前边爬进洞去了。马区长们也一个跟一个爬了进去。

洞很小，只能容一个人弯着腰爬。孙志强老汉在洞里像走平路，很快就走出去老远；马区长爬了一阵，腰酸的实在不行了，想伸个腰，刚一抬头，便碰在了洞顶上，忙又低下来，继续往前爬。爬了有二十多丈远，孙志强老汉回过头来，摸着上边的一块石头，低声对马区长说：“这就是碉堡的根脚。挖到这里，可费了大事啦，怕敌人听见，不敢用镢刨；就用铁粪叉一点一点抓哩！”

又爬了几步，宽了一些，已经到头了。隐隐约约听到上边有“嗵嗵”的脚步声，左边几块石头底，塞着五个木箱。李村长低声问：“那两箱还没拿来？”孙志强老汉说：“又取去了。”马区长问：“多少炸药？”李村长说：“原计划三百斤，怕不保险，现在把所有的四百五十斤都放上了，这大概不会有问题了。”马区长又问道：“准备怎样点法？”孙志强老汉说：“人没办法点。我们想下个办法：把药线

都结在一齐，绑上个火香，香周围绑上洋火，香着到洋火跟前，自己就燃着了。”

马区长三个人从地道里出来以后，又回到刚才开会的那个小沟里。这时太阳快落山了。雷石柱已经把战斗队带来，俘虏的那个伪军刘得功，也从区上叫来了。老武对刘得功说明了今晚上让他喊话，问他愿意不愿意，刘得功说：“愿意！碉堡里那些警备队的名字，我都能背来。”接着又把他要向伪军们讲的话，说了一遍。

太阳落山以后，马区长回到了康家寨工事里。老武带着众人出发了。从望春崖阵地那里绕过去，爬上了大碉堡东北面的山头，这个山头比碉堡高，离碉堡也很近，民兵们都伏在山头后边，挖了些临时工事，前边又埋了几颗地雷。

月亮斜挂在天空，人们看见碉堡清清楚楚，四周静寂无声。老武拍了一下刘得功的肩膀说：“喊吧！”刘得功便嘴对着喇叭筒向碉堡大声叫道：“警备队弟兄们！我是刘得功，那天担水被八路军俘虏了，八路军待我很好，让我到后方学习，优待我……”刚讲到这里，碉堡里开了枪，把话打断了。大家都趴在山头后边。过了一阵，碉堡上枪停了。刘得功又喊道：“王小队长、王元禄、李丑旦、刘大有……再不要给日本人当走狗了！过来吧，八路优待！日本人眼看完了，连水也喝不上……”“哒哒哒”机关枪响了，枪声一停，刘得功又喊：“看看因为抢水死了咱们多少弟兄了！这是为了个啥？”又是一阵枪声。

枪声停了后，老武喊道：“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你们替日本人送命，日本人不把你们当人看待，把你们撵在碉堡第三层里住，逼着你们拚命出来抢水，以后水也抢不到了……”他喊到这里，突然见西南面冒起一大片火光，紧接着就是“轰隆隆隆”一声惊天震地的巨响，山沟里四处响起回音，好像山崩崖塌一般，火光映红了半个天空，小碉堡炸倒了！火光中，半个碉堡飞上了天空，又跌在地上，发出巨大的声响。这时，四面山头上，响起了欢呼声，鼓掌

声……大碉堡里边也混乱了，听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惊叫声，日本兵的咒骂声……

停了一阵，老武继续喊道："我们已经把小碉堡解决了！你们这大碉堡也保不住！你们再不要受敌人的欺骗了，八路军是宽大政策，打死日本人反正受奖，逃跑出来优待……"碉堡上又开了枪，枪声打得很紧。枪刚一停，日本人便乱嘈嘈地叫喊。老武对民兵们说："日本鬼子们怕伪军听见，故意破坏啦!"说完，就带着民兵回到了原来的阵地里。

碉堡上一夜没有安宁。起初听见喊话时，伪军们都跑到碉堡院里听，立刻就被日本人赶回了碉堡里。小碉堡炸了以后，整个大碉堡里的日伪军都吓慌了！有几个日本兵，抱着头，哭喊道："死了死了的，不能回国的!"伪军们更加慌乱，低声地骂着，抱怨着。松本小队长和独眼窝翻译官也吓慌了，不知八路军用了什么武器；连忙给水峪镇"红部"打电报，求救兵，一方面准备撤退。这一夜，四面山头上不停地打枪，敌人一夜没敢睡觉。

天明以后，小碉堡上没炸死的一个日军爬过来，才知道碉堡是被炸倒了。水峪镇的电报也回来了，说马上抽不来兵，让再坚持三四天。但是这里水已吃完了，粮也没有了，怎么办呢？日本小队长又派了几个日军押着伪军去抢水，刚走到崖边上，看见小河里干了；忽然迎面"叭叭"射来两枪，前边的一个日本兵，连人带枪滚到了沟里，后面的日伪军，吓得转身跑回碉堡。

原来是昨晚上老武回去以后，就把各村打枪有准头的民兵，抽调了四五个，分成两个射击小组，守在大碉堡的前后两面，专门射击敌人。

敌人吃了这一吓，一早晨没敢出来。到半前晌，碉堡门忽然又开了，里面刚伸出一颗头来，便被民兵们一枪打得缩回去了。这下，碉堡里的敌人，好像坐了禁闭一样，更加惶惶不安，日军哭、伪军骂，因为没水、没粮，整整一天都没吃饭。松本小队长急得像热

锅上的蚂蚁，在碉堡里跑上跑下，没有一点办法。给水峪镇打了几次电报，要求“援军”，要求撤退，回电总是让再坚持几天！说这个地方很重要，汉家山一失守水峪镇就受威胁，并说怕他们单独撤退被消灭了。

到半下午，杨德想出了个办法，和松本小队长讲了一下，便下命令杀了两匹洋马，把以前洗澡池里的脏水，澄了澄，煮着吃马肉。这才算把一天度过去。第二天，仍旧是脏水煮马肉。结果，日本兵伪军肚子都吃坏了，有的上吐，有的下泻，碉堡里一片“圪哇圪哇”声。

第七十九回
宣传争取伪军瓦解　合力围困敌人窜逃

敌人自从被挤进碉堡不敢出来，大小便都在碉堡院里。这里一堆人粪，那里一堆马粪，满院子屎尿横流。死了的伪军尸体就扔在碉堡附近，五黄六月，太阳毒晒，碉堡里臭气熏天，苍蝇成群结队飞来飞去，比茅房还要脏。

这天下午，天气忽然阴了，黑云从西北面拥了过来，电光一闪后，接着便是滚滚的雷声，一霎时雨来了，豆大的雨点，在碉堡上飘打着。松本小队长高兴地跑出跑进，忙叫大家接雨水。这下忙坏了满碉堡的敌伪军，提小锅、搬大瓮、洗脸盆、钢盔、茶杯……凡是能盛水的家具，通通摆到院里了。可是很不巧，雨淅淅沥沥下了几滴，一股西风刮来，霎时又云开日出，敌人满心的欢喜，又变成了忧愁。

伪军小队长王元禄看看这日子再无法过，便思谋办法逃跑。伪军们也是想着各自逃生，可是碉堡外面壕沟上的吊桥，白天黑夜都不放了。这问题愁坏了所有的伪军。

吃脏水煮马肉，又熬过了两天，伪军们因为碉堡阴湿，一伙伙正坐在院里晒太阳，突然头顶上天空里“轰”的一声响，众人大惊，仰头看时，见是无数红绿纸片，满天飞旋着落下来。抢过来一看，原来是八路军用传单弹打进来的“告伪军弟兄书”。上面最后写道：“弟兄们，冲破一切障碍，快快逃出虎口，不然八路军强攻碉堡，你们就要替敌人白白送死！”

伪军们看罢，正要向小队长王元禄请求想办法，只见杨德中队长从上面下来，大家便赶紧丢了传单，躲到一边。杨德过来捡起一张，见是传单，一下撕了个粉碎，命令伪军们把所有的传单都捡到一块，一火烧了，才又进了碉堡。伪军们便在院里咯吵开了，吵了半天，谁也想不出办法。王元禄忽然看见当院栽的两根电线杆，他便对弟兄们说：“有办法了，回碉堡里讲。”众人马上都钻回碉堡坐下。王元禄低声说道：“咱们要跑，没有吊桥过不了外壕；我看到晚上，把院里那两根电线杆拔下来搭上，不就能跑了吗？”众人一听又问：“电杆栽得好好的，怕日本人不让拔！”王元禄说：“去两个人和小队长讲，就说做饭柴一点的也没有了，电线杆的大大能烧。保险他叫拔！”商量已定，马上便去了两个做饭的伪军和松本小队长讲，果然小队长同意。便把两根电杆砍倒了。

天慢慢黑了，星星出来了。月亮上来了。就在这时候，王元禄领着伪军们动了手；悄悄把碉堡门拉开，又把电杆扛出去搭到外壕上，伪军们一个个背着枪弹，悄悄地出了门，到了壕边，一手扶枪，一手攀电杆，链子似的一个跟着一个往过爬。约莫过去了有二十多个人，突然电杆一滚，两个伪军便翻身掉下外壕里，枪碰到了石头上，“喀嚓”响了一声。

在碉堡上层睡觉的日军和中队长杨德，听到响声，急忙就开枪打，子弹雨点子似的向逃跑的伪军射来。还没有过去的十多个伪军，没法再过，便退后躲在碉堡墙根下。日本人打了一阵。听见外面没有动静；下层碉堡的伪军，也不打枪，小队长便叫骂：“开西的！

你们的睡，死了死了!”可是仍听不见下面有什么动静。小队长便跑下来，用手电一照，半个人影也没有了！心内着急，忙集合了十多个日军追了出来。一看，只有十几个伪军站在墙下，小队长立时大怒，抽出马刀，对准站着的伪军，“喀嚓”“喀嚓”，一连砍了两个，把其余的赶回碉堡，拷打审问。跑出去的那二十多个人，半路上遇到了民兵战斗队，连夜把他们送到后方去了。

炸了碉堡的第五天上午，李有红满头大汗，跑到康家寨民兵工事里来了，老武忙问道:“有什么事了？”李有红喘了一口气说:“今天天不明，从水峪镇跑出两个反正的伪军来，说水峪镇敌人要来掩护汉家山敌人撤退，刚才果真水峪镇敌人出来了，远远看去，足有一百多，战斗队已经准备打了。”工事里的民兵们都兴奋地说：“咱们快打吧!”有的把枪都握在手里了。老武说：“不要慌！有红你快去通知望春崖的民兵，让他们攻碉堡。”又回头对工事里的民兵说：“把所有的子弹、手榴弹都带上!”工事里忙乱了一阵，老武握着手枪，亲自领着大家，飞快绕到汉家山南梁上，配合骆驼岭上的战斗队。

老武们走了不远，听见前边枪声一阵紧似一阵，估计是战斗队和敌人开火了，便加快脚步往前赶。枪声越来越紧，子弹从他们头上“嗤嗤”飞过，远远看见对面骆驼岭上一片尘土。

水峪镇增援来的敌人，在骆驼岭中了民兵的埋伏，被打得分成了两三股，东跑西蹿。有一股敌人，被战斗队追着，也从南梁上翻过来，正好同老武们这一队民兵碰了头。老武们正走到山梁上，忽见前面飞扬的尘土里，跑下来一群敌人，老武忙喊道:“敌人！卧倒！开火!”十几个民兵四下散开，从身上掏出手榴弹来，一股气地往前面投，“轰轰”的爆炸声，飞扬的尘土、烟雾，一霎时把个南山梁笼罩得什么也看不清了。

打了一阵，民兵们把手榴弹都打完了；敌人见他们只有十几个人，呐喊着硬冲上来，老武一看形势不妙，急忙招呼大家退，敌人紧

追过来……

汉家山碉堡的敌人，一早接到水峪镇的电报，就做好逃跑的准备。听见枪声，知道是援兵到了，把早已收拾好的东西拿上，从碉堡里出来，刚过吊桥，“轰”的一声雷响，把给敌人背无线电机的伪军中队长杨德，一下炸得骨肉飞散。敌人怕了，忙绕道东南往下走，走了不远，背后望春崖的民兵追来了，一阵急打，敌人死伤了几名，赶快又绕到了南面山坡上。

这时候，正好是老武领着那十几个民兵往下退，忽然又发现左面有了敌人，老武一见自己处的形势十分危险，两面的敌人，相距都不过三四十丈远，再退也不能退了，于是便下了决心，喊道：“同志们坚决消灭这两股敌人！”正在这时，突然后面的这一股敌人，绕过老武们，慌慌忙忙顺沟蹿下去了。紧跟着，看见山梁上冲下一伙人来，不住地呐喊：“同志们！冲呀！”老武一看，原来是老周和雷石柱带着民兵战斗队追上来了，说不出的高兴。马上把自己带的十几个民兵，和他们汇合到一块，继续追击从汉家山撤退的这股敌人。

从水峪镇来的这股敌人，看着碉堡里的敌人退出来了，也忙下了沟里，汇合在一起，向水峪镇逃跑。老武、雷石柱领着民兵在后面集中火力追击；敌人只顾拚命地跑，也顾不得还击了。一个扛着掷弹筒的老鬼子，被打倒了，丢在后面，挣扎着往起爬。民兵战斗队的杜玉贵看见了，说：“这老家伙我认得，在汉家山杀人杀的最多，让我把这老狗处死！”说着，便上了刺刀，端着枪冲到跟前，用尽力气向那个日军刺去，刺死了那个日军，他扛起掷弹筒正要往回返，突然前面的敌人开了枪，杜玉贵腿上中了一颗子弹，倒在地上。民兵们一见，跳上去几个人，把杜玉贵扶下来。

两股敌人汇合了，北山梁望春崖的民兵们也汇合了。民兵们两面夹攻，沟里的敌人边打边退，有些伪军趁机投降了，其余的敌人顺着山坡石路，跌跌撞撞蹿到公路上，和另一股打散的敌人汇合

一处，向民兵们占的山头上打了一排炮，才整起队伍往水峪镇退。刚走了不远，突然又踩上了崔兴智们埋的地雷，当场炸死十几个。敌人着了慌，很快离开了公路，从庄稼地里蹿回水峪镇去了。

民兵们又追着打了一阵，路上拾到好多敌人丢下的东西：钢盔、水壶、皮靴、背包……。老武见敌人退了，忙让李有红去给李村长送信，又派了两个民兵，把杜玉贵背着送回康家寨，然后带着其余的民兵，进汉家山去拆碉堡。

第八十回
汉家山解放庆祝胜利　新政府号召民兵参军

李有红和另外两个民兵，把杜玉贵送回了康家寨，把挤走汉家山敌人的消息一讲，整个村子都轰动了！先听到这消息的人，满街奔跑着，大声叫喊着，每个人都是喜眉笑眼的，说不出的喜欢。

村公所通讯员敲着锣，沿街高喊："汉家山敌人被挤走啦！汉家山敌人被挤走啦！"全村男男女女都跑到街上来了。女人们高兴地拍着手说："罢、罢、罢，可算挤走啦！可活出来啦！"尤其是汉家山搬来的那些人家，更是喜欢得按捺不住，正在锄地的也不锄了，正在打场的也不打了……都回来收拾东西，准备往回搬。一些年轻人们，扛着锹、镢，急急忙忙先跑回去拆碉堡去了。

住在周毛旦院里的张武老汉，一听到这话，哈哈大笑着说："听了咱抗日政府的话，再好也不能了。这一下我汉家山那十几亩庄稼，也能吃上了！"赶紧吩咐老婆收拾东西，往回搬。周毛旦老婆因为住惯了，不想让他们走，张武老婆说："这些日子把你们也打搅够啦！"周毛旦老婆说："说哪里的话！这也是日本人害的，没法子呀！"说着也帮他家拾掇东西。

下午，拆碉堡的民兵，和汉家山的青年们回来了，汉家山搬来的那些人家，说武工队民兵们出了大力，分别请他们去吃了饭。

到第二天，背着、驮着东西，都陆续搬回去了。张武老婆临走，告周毛旦老婆说：“他大娘！听说还要开大会哩，你来串门来吧，咱们这就和亲戚一样了！”周毛旦老婆笑着说：“呵，有空了我去！”两个老婆婆，一个前头走，一个后面送，到村口，依依不舍的分别了。

张武一家回到了汉家山，见山头上的碉堡早拆成个土堆了。街上人来人往，任长命老汉背着他的铺盖，刘善道引着他老婆、女儿，刘福厚追赶着毛驴、驮着东西……家家都回来了，彼此见了面，都是笑着说：“日本鬼子总算打败了，咱又回到咱这老家里啦……哈哈……”

张武回到自己家里，家里冷冰冰的，乱得好像座破庙。老婆老汉急忙打扫、糊窗，忙的手不停脚不停。一阵，听见街上牲口哒哒的过，铃声“叮当叮当”的响；一阵，又听见人们说笑。张武笑着和老婆说：“都回来啦！真是重见了天日啦！当初多亏听了政府的话，要不是搬出去，咱这老骨头不知在着不在着！”老两口正在谈论，门外孙生旺进来说：“张武叔回来啦！”张武忙把孙生旺抓住，亲热地拉他上炕说：“你们可是出了大力啦！来，坐到炕上，抽袋烟！”孙生旺说：“顾不上！人都回来啦，咱们挤敌人填了的井，还没挖开，我才叫人挖去呀！”张武老汉道：“我也去！”孙生旺说：“你有工夫？”张武说：“你们把敌人都打走啦，咱挖挖井还不能？”说罢，跟着孙生旺出来。

两个人沿着大街走，顺便叫人。一说挖井，人们都扛着家具来啦。一阵就集合了二十几个。路过地主吴士登家门口时，听见院里有个妇女“咿咿呜呜”的哭，大家问：“这是怎么啦？”孙生旺说：“活该他倒霉！那时叫他搬家，他不搬；咱们搬了后，留下他，日本人的苦差支不住。后来咱们帮他搬出来，有些东西没来及拿走，被日本人都烧了！心疼的哭哩！”众人一听，都说：“活该！活该！”说

着便分头去挖井。

过了几天，汉家山的人们，差不多都回来了，有几家买卖也开了门；民兵们都集中到这里来警戒水峪镇的敌人，老武和李村长、雷石柱，也住到了汉家山，筹备开庆祝胜利大会。

每年旧历七月七日，汉家山关帝庙有古庙会，自从日本占了就没闹过。老武们商量说：“现在把敌人挤跑了，咱们就凑这天开庆祝大会吧。”干部们都同意。随即分了工，开始进行筹备工作。

到七月初七这天，天气特别清亮。附近各村的人们，男的、女的、骑毛驴的、步行的，穿红戴绿，都往汉家山来了。汉家山家家都挤满了亲戚朋友。周毛旦的老婆也赶会来了，就住在张武家里，张武婆媳喜得像见了亲姐妹一样，蒸下馍馍待客人。吃过了饭，梳洗了一下，两个老太婆，领着孩子，便往会场里来。

关帝庙的大门上，插着红旗，贴着标语，进出的人，就像织布穿梭一般。两个老太婆一边走，一边不住地指指这个，说说那个，看见这样多的人，都不禁叫道：“真是红火呀，三四年也没有闹过个会啦！”

庙院里，人早挤满了。正殿拜庭上，坐着穿红戴绿的妇女娃娃，厢房楼上，也都挤着黑压压的人头。两个老太婆正没个坐处，忽听拜庭上有人叫道：“大婶，到这里来！咱村的妇女都在这儿哩！”周毛旦老婆抬头一看，见是雷石柱老婆吴秀英叫她，忙跑上去，见康家寨的妇女们来了很多，便坐下说话。

正面台上，挂着一条红布，写着“庆祝胜利大会”，摆着桌子，挂着幕布。会场里，到处飘动着庆祝胜利的红绿纸旗。东面靠墙的一排桌子上，摆着民兵们的胜利品：机枪、掷弹筒、步枪、子弹、钢盔……在太阳下面闪闪发光。人们正挤着争看，突然一阵锣鼓声，响着从大门外进来，原来是康明理领着民兵秧歌队进来了。人们围了个圆圈，秧歌队便在场子里扭起来，两面楼上，不断地传来喝彩声。人们看着秧歌队拿的毛主席的像，笑得嘴都合不拢了，说：

“毛主席真是咱的大救星！咱们能在这里开会，真是要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哩！”

门外，作为大会礼炮的石雷“轰轰轰”响了三声，大会就开始了。黑压压的人群都抬起头望着主席台，只见李村长首先登台，嘴角含笑地把手臂一举说道：“乡亲们！咱们今天开的是庆祝胜利大会。咱们把敌人挤跑了，这是件大喜事，今天咱们开这会就是贺喜！”会场上的口号声、鼓掌声，把讲话湮没了。停了一阵，李村长又讲道：“毛主席是咱们的大救星，他叫咱们闹民兵，民兵就能闹好；他叫咱们搬家，挤敌人，搬了家就把鬼子挤走了！挤走敌人，我们重见了天日，我们先要感谢咱毛主席！”

台下喊道：“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是咱的大救星！”秧歌队把毛主席的像高高举到头上，全场的视线都立刻集中到像上，发出了雷动般鼓掌声，画像举得更高，掌声也就更加热烈，好久好久才渐渐停下去。

李村长讲完，请老武讲话。老武一走到台前，全场又响起了一片掌声，台下人们纷纷议论道：“看老武同志瘦成个啥啦，眼窝都陷下去了！”康家寨的人们说：“老武刚到我们村时，满面红光。你想，白明黑夜为咱们熬心费血，还能不瘦！真够得上个共产党员。”

老武精神很大，讲话声音也很高，他从康家寨反维持斗争讲起，一直说到挤走汉家山敌人。他说到特务破坏，害得老虎山牺牲了好多民兵时，人们都气愤地哭了，台下齐声喊道：“给死了的同志报仇！”“彻底消灭汉奸！”他讲到民兵力量一天天壮大，群众齐心合力挤走了敌人，满场子人又都高兴地笑了。最后老武说：“汉家山的敌人被挤跑了；水峪镇还在敌人手里。咱们一方面要加紧生产，重建家园；另方面要齐心协力，再把水峪镇的敌人挤跑！”

老武讲完，台下的掌声、口号声响成了一片，房子被震得都像在摆动。接着，又有农会、妇女、青年、民兵等代表讲了话，民兵秧歌队就在场子里扭开了秧歌，唱着、扭着，满场子充满了愉快的笑

声。

正在闹哄哄的时候，忽听台上李村长大声喊道：“停一下！停一下！有件大事要说！”锣鼓声和人声都停了，人们都转向了台子，只见马区长站在台口，流着一头汗水，手里拿着草帽不住地扇。马区长见人们静了，大声说道：“我听说这里开庆祝胜利大会，刚才赶来，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昨天寨口村据点的敌人也被挤走了……”他的话音刚落，全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马区长等会场里静下来以后，接着又说道：“上级给了我们一个更加光荣、更加艰巨的任务——把水峪镇的敌人挤走。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地方武装；成立县游击队，希望民兵同志们，青年们，报名参加我们的队伍，继续和敌人斗争，直到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台下一阵狂喜，就有好几个青年爬上台去，报名要参军。雷石柱第一个报了名。康家寨的民兵秧歌队都爬到台上了，辛在汉、康明理等人都报名了。张有义还穿着扭秧歌的红袄，就跑到了台前，大声说：“我参军去！”二愣举着枪说：“现在就攻水峪镇去！”孙生旺、辛有根也报了名，桃花庄和望春崖的民兵也挤到台上了……满场子里发出震天震地的掌声、口号声，有的人把手都拍红了，把嗓子都喊哑了。庆祝会变成了誓师大会，纷纷报名参军，要求马上去围攻水峪镇。

会场沸腾了！游行开始了！

报名参军的青年们排成整齐的行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边。他们个个身背武器，胸前戴着红花。雄赳赳，气昂昂地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八路军进行曲》：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

民兵们唱着，群众也唱着。歌声越来越大，越来越雄壮。人民群众的洪流，在红旗引导下，阔步向前……

后　记

这本书，开始写于一九四五年春天。那时晋绥边区刚开过第四届群英大会,《晋绥大众报》上要介绍民兵英雄们对敌斗争的事迹，因为报纸篇幅有限，几百个民兵英雄们的英勇战功，无法一一介绍；后来编委会决定由我俩挑选一些比较典型的材料，编成连载故事。当时并没有计划要写成一本书，也没有通盘的提纲，只是想把这许多生动的斗争故事，用几个人物连起来，并且是登一段写一段，不是一气呵成，因而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在全书的结构上，在故事的发展上，都未下功夫去思索研究，以致产生了很多漏洞和缺陷。比如：一些人物写得没血没肉；性格不突出；没有心理变化；故事发展不够自然；没过程；甚至有些前后矛盾的地方。这许多缺点，也说明了我们工作上不够细心。

《晋绥大众报》上连载的，共九十五回，一九四六年印成的单行本，只合编了前一部分，共三十七回。后来我们就下乡参加了土改运动，没时间修改下一部，所以一直也没有出版。上部出版后，不少同志给我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提出了其中一些缺点与错误的地方，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最近，我们又抽空校阅、修改了一遍，共编成了现在的八十回。初版上部中所存在的一些主要缺点，也进行了一些修改。但由于我们能力的限制，缺点依然很多。我们诚恳地希望各位同志，各位读者给予更多的批评指示，以便将来有机会再版时修改。

最后还有一点声明，写这本书，除了我们亲自所搜集和边区武

委会所供给的一些材料外，我们还改编了报纸上的一些消息和通讯。比如六十一回写民兵从碉堡内活捉出日军，就是根据利润战斗写的。另外在写作过程中和写好以后，好多同志给予我们很多帮助和指导，这里一并致谢。

这本书只能说是一本连续故事，作为一本小说看是很不够的；同时，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集体创作，我们仅是作了一番整理记录的工作。

马烽　西戎

1949年1月于兴县高家村

策划编辑：陶良华　杨　柳
胡玉萍　刘海虹
装帧设计：何　婷

ISBN 7-02-004893-5

9 787020 048939 >

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7-02-004893-5　定价：18.00元

校　记

页	行	误	正
16	3	又把熄妇的一个银项圈凑上，	又把媳妇的一个银项圈凑上，
39	1	一应花消齐由我出。	一应花销齐由我出。

读书中文网
www.dszw.net

观者 OCR、校对
2010 年 8 月 26 日星期四
02:01:08

观者二校
2011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一
2 时 18 分 55 秒

观者邮箱：ljctt@263.net
观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eeseasee
观者 QQ：113946397